

《天上人见证》 目录

前言 第 3 页

第一章 谦卑的开始 第 10 页

第二章 得以吃饱的饥饿 第 17 页

第三章 走向西南 第 27 页

第四章 神让我全家蒙福 第 36 页

第五章 迫害之路 第 40 页

第六章 “彼得的神也是你的神。” 第 51 页

第七章 神期盼我的全心 第 61 页

第八章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第 68 页

第九章 穿过死亡之谷 第 83 页

第十章 凶险的考验 第 95 页

第十一章 禁食的结束 第 111 页

第十二章 神赐予我了一个儿子和诸多弟兄 第 121 页

第十三章 一条来自主的珍贵之魂 第 130 页

第十四章 未来的希望 第 145 页

第十五章 荆棘丛生的墓园 第 155 页

第十六章 浇灌美妙的神力 第 173 页

第十七章 二次入狱 第 187 页

第十八章 一次痛苦的家访 第 197 页

第十九章 神的加油站 第 207 页

| | | |
|----------------|----------------|---------|
| 第二十章 | 前途一条心 | 第 222 页 |
| 第二十一章 | 三次入狱 - 我人生的最低谷 | 第 231 页 |
| 第二十二章 | 奇迹脱身 | 第 240 页 |
| 第二十三章 | 跨出神州 | 第 251 页 |
| 第二十四章 | 重回耶路撒冷 | 第 265 页 |
| 第二十五章 | 在西方四年的投影 | 第 278 页 |
| 第二十六章 | 一种新的迫害 | 第 289 页 |
| 第二十七章 | 突然改变的计划 | 第 298 页 |
| 第二十八章 | 落在地里的种子 | 第 307 页 |
| 第二十九章 | 神的应允 - 光明的未来 | 第 324 页 |
| 附加：来自海特维的一封公开信 | | 第 330 页 |
| 本文编辑者的几段话 | | 第 345 页 |

前言

主耶稣基督的影响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已经有了超过一千多年的历史。祂在中国翻越了多个盛衰的起伏，经历了光辉，也有磨难。

1949 年的浩劫对于神的子民而言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教会最遭罪的那个纪元的一个开端，各种攻击在此之后此起彼伏。1958 年后，政府关闭了所有能看得见的教堂。江青大言不惭地对外宾宣称说：

“中国的基督教已经成为了历史，完全只存在博物馆的橱窗里了。已经消灭得干干净净，被送葬了。”以致在七十年代里，一支美国访华的代表团也向美国政府汇报说：“中国已经连一个基督徒也没有了。”如果我们翻到创世纪一书的最开头读一下，上面写着“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 1：2）这就恰当地形容了当时中国教会所处的状况。中国的教会在表面上看什么都没有，一片死寂。在那段日子里，没有谁敢站起来宣称：“耶稣是我的主。”所有教会都被打得底朝天，没有理由说明祂还有什么生息。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世纪 1：3，4）我满心都是感谢，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能够死而复生的神！我相信神允许一个无神论的政府去打破旧中国教会的坛坛罐罐，这样才能有新的黏土，顺着祂的旨意从新铸造。祂开始只用了很少，却迎来了很多。

中国的教会现在成长到了数千万。这不仅仅证明了神的存在，更多地让世人都看到了祂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

在七十年代，中国教会好像一株玫瑰的蓓蕾，在长久的睡眠后再次向世人展现了它的美。就在那时候，河南省南部的山村里，一个年轻人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并且开始全心地侍奉主。神也就在从此开始，用他的生命刻画出了一条不可磨灭的道路。

在将近三十年光阴的磨练中，云弟兄用他的生命大大地展现了主的恩典，漫流成了众人的祝福。他是主所为这个世代拣选的领袖之一，又是一名勇猛的战士，热诚的做工者。很多徽标，奇迹异能都随着他的事工而来，显出了使徒信心的凭据。（哥林多后书 12：12）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极为正直，高贵的品性，是一名合格的父亲和丈夫。主所赐的喜乐从来都是云弟兄拥有的最强大的力量。他那坚韧不拔的笑容常常能为一处开辟一片蓝天。

我读完云弟兄的这本书以后，心里飞扬澎湃。虽然我在中国和这位可爱的弟兄一起携手共事了二十多年，现在读起来却觉得心里惭愧。

我可以证实，书里的每一段故事都是真实的。作为云弟兄最亲近的同工，最知心的朋友，我感到十分荣幸。虽然他从来都非常尊敬我，把我当作他的牧者，灵里的长者。其实我心里也一直很尊重他。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就是请云弟兄为我们主持婚礼仪式，由他为我们祝福。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在不停地感谢我们的神。诚心诚意地说，这是对神在使用中国教会做工的美好见证。

中国家庭教会 前希尼团契主席 徐永泽

我一口气读完了云弟兄的整本书，真的是欣喜若狂。不管是心里还是灵里都在激动地乱蹦跹。好像我又回到了那段炙热如火的年代，唤醒了太多沉睡的记忆。

我和云弟兄是老乡，早些年是一起在教会礼拜，一起农忙的时候干活的伙伴。不管是哭是笑，或是一起讲道都配合默契。别人不喜欢我们，排斥我们的时候也是一起。我们吃喝在宽敞的田里，躺卧在夜幕下。大小事事都让我们紧紧地粘在了一起，比亲兄弟还亲。

直到那次在南阳被捕以后，我们才分开。虽然在监牢里，我们被关在不同的牢房里，不能共处了。我们却望眼欲穿地朝监狱楼道里喊叫，希望能用自己的声音鼓励对方。只要有机会，我们会传纸条给对方，互相强化各自的信心。

云的见证是血与泪交融而成的。他的这条路上遇到的艰难真的不只是一点点。他从来都没有抱怨，或是说些难听话出气。只要遇见麻烦了，他就祷告，从来都是跪着面对神。

中国的信徒们对云的印象就是，他很勇敢，常常跪着祷告。感谢的时候手总是高高地举着，泪水在面颊上流成小溪。很多难以忍受的经历他都忍受了，神最终不但为云弟兄打开了监狱的牢笼，也在这个新世纪里为他打开了一扇门。允许他成为中国和西方教会的祝福。

云弟兄在联合各个教会方面备受恩赐。他常常能够用异常温柔的方式，把来自不同背景的信徒带到一起，走向合一得胜。他好像一捆缝衣服的线，神使用他把各色的补丁都纫成了一件美丽的大衣。在最近的几年里，我和云弟兄分开了，开始各走各的路了。我心里有些时候埋怨

他，为什么就这么走了呢？当我听说，神在如何地使用他，还有他现在正在用信心走出的道的时候，我的心里只有惭愧。或许是出于对他的敬佩，我也就只有羞愧和自责的份。

在中国的教会里，我见过很多神的仆人走到哪里都显出很大的权柄和能力。云弟兄则显得与众不同，我能从他身上看到的就是一位耶稣的仆人，满是谦卑与和蔼。能显出的是一颗赤诚的人子之心，他来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服侍人的，并献出他的生命。

我为每一位读者祷告，希望他们都能够为这本书而喜悦，被这本书所打动。我得到了多少，每一位读者也少不了。

中国方城家庭教会 张荣亮

九月份的一个下午，风和日丽。一组基督徒聚在曼谷国际机场上，等待着云弟兄的到来。离上一次见到云弟兄的笑容已经有八个多月了。2001 年 1 月份里，他被逮捕了。最初他被监禁的几天里，他险些被监狱机关殴打致死。后来他又被判了七年的有期徒刑。

时不时有些关于他的消息从监狱里传了出来，世界各地都有焦急的朋友在等待他。其中一则消息里，他说：“神要差遣我在这个地方作祂的见证人。这里有太多的人需要耶稣。至于我要在这里待多久，完全全要看神需要我待多久。我不会多待一刻，也不会早走一时。只要神告诉我，我的事工在这里完成了，我就会立刻离开。”

奇迹一般，神的计时是准确的。云总共在监狱里待了七月七日就被释

放了，他原先是被判了七年的有期徒刑。

现在我们一齐站在机场上等他，想看着他走出来。我心想他估计会病恹恹的，在这么多苦恼的考验后，一定异常疲倦。

突然，云出现在了候机厅里。他和我想象中的状况毫不相同！他当时可谓是红光满面，喜笑颜开，开口就说：“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荣耀归于主。”我们一起拉着他的手，低下头开始祷告。身边过往的人流也不顾了，我们都开始开口感恩。

云弟兄就是中国内外都被人们誉称的“天上人”。这个外号完全来自1984 那次事件，当时他被捕了，却拒绝开口讲出他的真名。为了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免得其他的基督徒也被发现。在公安局的重重威逼，要他交待他的姓名和地址时，他就大喊道：“我是个天上人！我的家在天上。”聚集在附近房子里的信徒们听到后，就知道那是云弟兄在警示他们，也就闻讯而逃了。

为了鼓励对基督肢体这样的爱，又是因为众人十分钦佩他的勇气。中国家庭教会的信众们也就称呼他为“天上人”，直到今日。

不得不承认，云弟兄他本人绝非那么属天的一位“天上人”。就像我们每一个一样，他也有自己的苦恼，有试探和软弱的时候。他也明白，除非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身，不然什么都做不了。他曾经有一次对他的妻子德玲说：“我们什么都不是，根本没什么可骄傲的。我们既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财产献给神。祂之所以选择使用我们完完全全出于祂的恩典，而不是因为我们。若是神要为了祂的目的而兴起他人，再不使用我们，我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奥斯瓦-查伯斯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你如果把掌控自身的权力交给神，祂就会在你身上做一个神圣的试验。神的试验没有失败的时候。”对于云弟兄来讲，这句名言太正确了。自从他最初遇到耶稣基督开始，他就一直努力地全心侍奉祂。

云的生命里有很多经历和教训，都可以很好地鼓励当今的基督徒们，只要他们都在寻找主耶稣。

云弟兄的见证很完美地展现了神的美好与热心。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如何把他，这么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从中国河南省的贫困山村里带大。知道走向世界，让撒旦的国度颤抖。虽然经历了极多的磨难，和奇妙的神迹，他都没有把目光移开，一直注视着耶稣基督的人生之美。他一心想让全世界人都像他那样认识耶稣基督。绝不是一位远在天边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位本有永有，满是大爱，无所不能的真神。

我在为书写这本书做调查的时候，我访问了几十位中国的基督徒。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很多这本书里所说的话，所有书里发生的事他们都可以证实。这本书里不少地方都有德玲（云弟兄的夫人）和其他几位中国家庭教会领袖的回忆录。为的是从不同的角度上了解全局，看到更清楚的大体，尤其是云弟兄生命中最关键的几个环节。很多德玲的回忆都是在她丈夫传福音而入狱的时候抄录的。

引证一句俗语：“绝不是一位强者能够撼动世界，而是弱者在无所不能的神手中将撼动世界。”那些认识云弟兄的人都可以证实，他是神的一位谦卑的侍者。不论有什么荣耀，他都不会归于自己，也不会留给世人。

云弟兄想要做的就是以他的故事，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那位真正的天上人 -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亚洲丰收网的领头人 保罗-海特维

第一章 谦卑的开始

我的名字叫刘振营。主内的弟兄们常常称呼我云弟兄。

1999 年，我睁开了睡眼，迎来了又一个秋天的早晨。当时我在卑尔根，挪威西海岸的一个城镇。激动的心情让我的肺腑翻腾着。我在整个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已经连续布道好几天了，向众人见证中国家庭教会的往事。同时我也鼓励他们和我一同重返中国大陆，以及更远的国度去传福音。我的房东问我想不想去玛丽-蒙逊的坟墓参观。玛丽-蒙逊是一位了不起的卢森堡人，作为一个布道人她把福音传到了中国各地。在 1901 年到 1932 年间，她在中国各地连通了基督的血脉，尤其在河南省的南部。那就是我的故乡。

蒙逊女士的身材非常娇小，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她却是个巨人。她除了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当时原有的教会，也揭示了那些教会面临的挑战。蒙逊用奉献的人生告诉了我们如何应该做一个全心意的门徒，如何履行主基督耶稣的契约，并在他的名下忍受世间的一切。她就是这么一个鲜活的例子。

神使用玛丽蒙逊所行的奇迹，异能数都数不清，这一切都和她的使命有分不开的关系。直到她在 1932 年为了赡养她年迈的双亲而重返挪威时，才告一段落。她做的好似基督，在中国的使命完成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了。然而她在中国大陆留下的，却足以让饱和的灵仍旧洗刷着今天的中国。她那狂热和真挚的心血挥洒着中国大陆，改变着中国基督徒的内心。

今天能够访问她的长眠之土实在是个荣幸，这种殊荣只怕在中国人中我是第一人。玛丽蒙逊到河南省时，那里的教会都弱不禁风。如今呢？百万基督徒茁壮地成长着。我在心里感谢着神给我们带来了像她这样的生命。

车在墓园前停了下来。这个墓园就在山谷中的一个山坡上，一条小河从中间流过。我们在墓园中徘徊了几分钟，在数百个墓碑上寻找着她的名字。然而我们并没有看见她的名字，于是就到了墓地管理员那里询问。管理员也不曾记得她的名字，就开始翻查名册，终于在一页的不起眼处看到了一行字我们要找的字。“玛丽-蒙逊，1962 年被葬于此。”自从她 1962 年被埋葬在这里就很多年无人问津，以至今天连墓碑也找不到了。

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我自然很明白追悼死者的重要性，这件事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当地基督徒说她在人们记忆里仍然还占着很大的分量，而她仅仅去了几十年而已就成了这样子。我的心里觉得这个没有字迹的葬坑实实在在是对玛丽蒙逊的侮辱。

这也让我悲伤极了。心情沉重的我走到几个挪威基督徒面前说：“你们必须对这个神的女儿有所尊重呀！你们一定要在两年内把她的墓碑修好，立在这里。如果你们办不到我会毫不犹豫地叫我的中国弟兄从中国飞到挪威来，专门为她造这个墓碑！为了传福音，我的弟兄曾经在劳改场里呆过很多年，造个墓碑肯定不是问题。如果你们真的不关心她的墓碑，他们肯定都等不及来这里做这个墓碑！”

我出生于 1958 年，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我是我家五个弟兄姊妹中的老四。我家坐落于那么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村里，叫刘家庄。位置在河南省的南阳地区。

河南有一亿多条灵魂，是中国人口最大的省。人口的多少，并没有影响我童年时的记忆。那里有很大的空间，有很多的山和树去爬。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是我的童时仍然快乐地度过了，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村六百多人无一不是农民，哪怕今日也是如此，时光的变迁，没有改变他们的职业。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种植着土豆，玉米和小麦。也有少数人种些蔬菜。

我们的家是那么的简陋，四面土坯墙撑着稻草编成的屋顶也就构成了整个房子的结构。下雨时没有不漏雨的日子，冬天寒风总能找到墙上的小孔往里钻。数九寒天我们就烧些玉米杆来取暖。在当时，煤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品。

酷暑的日子闷热难熬。到了晚上，在屋里无论如何不能入睡。我们不得不把床拖到村里的打谷场上。村里人都在空这块地上睡。

河南顾名思义是在黄河的南边。全省的北部都在过去的几个世界里饱受洪灾的痛苦。虽然那地方离我们很远，但是人们说到洪灾仍然谈虎变色。

我们的村子在伏牛山南面的山下，洪灾和外界的干扰并不是什么问题。每次让我们牵挂的事情总是收割的时日。我们的生活也一直环绕着耕种，浇水，收割的圈子转。我爸爸常说，唯一让人忧虑的就是粮食总是不够全家人吃。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到田里帮忙干活。我们弟

兄弟姐妹们谁都得帮着干农活，也就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读过几年书。

河南的大部分人名声不好，人们常说河南人的脾气如同犟驴一样。或许就是这顽固不化的脾气在作怪，在 1884 年，基督新教传道人的首次传道就碰上了钉子。后来，又有很多其他讲师陆续光临这块土地，却无功而返。直到 1922 年，整个河南在多个传道人的努力下，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也仅有 12400 名基督徒。

当时人们说那些被“外魔”宗教迷住的人都该死。这些言语往往会带来暴力的举动。大批基督徒被当众殴打，甚至因为信心而死。外国的传道人 also 面临一样的前景，他们被残酷地迫害着。当时，人们相信这些外国人来这里是要从精神和灵魂上控制中国人，以此达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铺路的目的。这样一来其他国家能更容易地侵略中国。

这些反外籍传道人势力在 1900 年时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全国都有义和团，各地也都私自办了拳会，他们都站到一起去攻击所有外来者。闻讯者大部分都能及时逃走，但是很多呆在中国大陆农村的传道人就难以脱身了。当时，拳会屠杀了 150 多个外国的传道人，以及上万个中国的基督徒。

那些勇敢的灵魂以牺牲的目的来到了中国。把福音带到东方，使基督的爱落到人间，同时服侍了这个国度，也因此殉道。他们为了我们能听到福音而来，为改善我们的生活建造了学校，医院和孤儿院。然而我们还给他们的却是暴力和杀戮。

部分中国人当时想，1900 年的事情应该能永远吓跑所有想来中国的传道人了。然而他们错了。

在 1901 年 9 月 1 日，一艘大船在上海港口登陆。一位挪威的年轻小姐从甲板上跳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她就是玛丽蒙逊。在这个新浪潮里，她是第一位，她用信心藐视着中国过去发生的事。她来中国的全部意图就是要把福音的使命完成，服侍这个国度。

蒙逊在中国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当她住在我的家乡南阳时，她别有用心地训练了一批年轻的中国信徒。

蒙逊与其他传道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一点都没有把自己的形象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她常常对教会的领导人说：“你们都很虚伪！你们不要仅仅口上说出自己对主耶稣的悔过之词，心中仍然抱有各种幻想，不肯全心跟随他。现在还不是太晚，在神的审判前赶快忏悔吧！”这些话就是神坛上的烈焰。

她告诉基督徒仅仅重生，学习并做主吩咐的事还不够，自己也必须时时刻刻从根本上感悟自己重生的真实性，这样才能进入神的王国。她抛开了所有个人形象，而是展露给所有人内心对神的责任。她的足迹踩到的中国中部村镇都响起了诚服的心跳，卷起的火焰焚烧着罪恶。在四十年代，另一个传道人的话语传达到了我妈妈那里。我妈妈那时候也就二十岁。她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那个传道人说的是什么，无论如何她心里对她听到的一切尤感欣慰。她当时最爱做的就是去唱那赞美的歌曲，去找那些在乡间旅行的福音讲师，听听圣经里的话。后来不久后她就开始去教会，并且把身心交付给了耶稣基督。

从 1949 年开始，中国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几年内所有的传道人都被赶走了。政府也随之关闭了所有的教会，把中国国籍的几千名

牧师都囚禁了起来，后来不少牧师为此牺牲。我母亲就亲眼见证了五十年代早期时传道人的离去。当那些传道人被军队押送去了海岸港口时，我母亲难以忘记他们脸上的泪水。他们在这块土地为主的服侍，到此就终结了。

在中国的浙江省温州市，49个牧师被关押着送到了劳改场。在黑龙江和苏俄交界处的劳改场里他们得到了一个罪名，那就是“传福音”。二十年后，这49个牧师中只有一个得以还乡，其他人都客死他乡，在监狱里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在我住的南阳地区，很多信徒都被钉在了教会的墙上，因为他们不肯放弃对基督的信仰。还有些被铁链拴在了马或者吉普车后面，拖死了。由于当权者恼恨一个牧师不停地坚持对神的信心，他被绑在了一根长长的绳子上。这根绳子被一个起重机的长臂拽着吊到了高高的空中。在几百个村民面前，他被这么吊着，指控为“反革命”。当权者最后威胁着，让这位牧师放弃信仰。牧师在空中大喊到：“永远都别想让我出口放弃那救过我的主！”随之，机械臂张开了，绳子跟着松了下去，他栽倒在了地上。

视察人看见他还在呼吸，就再次把他吊了上去，然后又扔了下来。一劳永逸地让他闭上了嘴。不错，这位牧师的此生确实死去了，但是因为他那坚持到最后的信心，他在天上的国度里却获得了不可估量的奖赏。

对基督徒来说，当时的生活不仅仅是艰难。毛泽东在那时候开始了一个国家性的大试验，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大跃进。这个试验导致饥荒

缠绕着整个中国大陆。这实实在在是个后退的跳跃才对，仅仅在我家乡的河南省，八百多万人都在饥饿的绝望中死去。

回想困难的年代，我家村子附近，乃至整个南阳地区的教会固然也不复存在了。基督徒们如同羔羊失去了牧人四散开了。我妈妈被迫离开了教会。后来几十年的饥荒中，对于基督的道也是饥荒。离开神的话语后，我妈妈开始忘记了她年轻时学习到的一切。在那种环境里，她与神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疏远。

2001年9月1日，是玛丽蒙逊登陆中国，开始她布道生涯整整一百年的日子。几百多个挪威基督徒聚在了卑尔根墓地里，开始了特殊的祷告仪式。一块崭新的墓碑被镶嵌在了那块和谐的土地上。它在那里代表着玛丽蒙逊对所有教会，以及每一名基督徒的付出。

玛丽蒙逊的照片，以及她的中文名字也工整地出现在了墓碑上：

玛丽蒙逊 1878-1962

在中国的使命 1901-1932

当我告诉中国的信徒们，玛丽蒙逊女士的墓碑已经被重造好了时，他们都一起满心欢喜地感谢主。

我们应当永远记住那些为了建立神的王国，而牺牲自己的人。他们完全全值得我们的尊敬。

第二章 得以吃饱的饥饿

*“众海岛阿，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哪，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
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以赛亚书 49：1）*

我于十六岁时蒙主召唤，那年是 1974 年。那时，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仍然席卷着整个中国。

当时，我父亲患有很严重的哮喘，终日病痛缠身。后来病情逐渐恶化，发展成肺癌，这癌症又很快危及到了他的胃。医生告诉我们这病无药可治，他必然不久于人世了。这话当时是對我妈妈说的，医生说：“你丈夫的病情毫无希望了，回去准备一下后事吧。”

之后的几个晚上，我们每晚都能听见我爸爸在床上的挣扎声。他挣扎着呼吸，对他是那么艰难。迷信的他让邻居找来了一个道士，说这样能驱除他身上的妖魂。他相信，只因为惹恼了妖魂才导致这般痛苦。爸爸的病掏空了我们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底。不仅仅是钱，还有家里所有能换钱的东西以及家里人的精力。穷困的环境让我九岁时才能上学，十六岁时又不得不因为他的病情加重而辍学。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无奈地沿街乞讨，求亲朋好友们的救济。讨来的东西勉强能糊口。

我父亲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名上尉。由于他曾经和中共军队多次交火，这些日子里也难上加难。很多村民都因此恨他，在文化大革命时自然也屡遭批斗。我知道在过去的战斗中，他曾经杀人如麻。他自己也险些在沙场上丧命。那时候留下的伤疤，默默地告诉了我们发

生过的一切。他的其中一条腿上就曾经挨过十二颗子弹。

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给我取名为“振营”，望我能振一营的人马吧。爸爸的脾气也很古怪暴躁，邻居都对他的刚烈秉性敬而远之。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时曾经指控他，让他忍受了很多折磨和殴打。由于他的勇气，他始终没有承认任何一条罪名，也不肯对他做过的任何一件事去认错。对于拷问他的人他置之不理，也不告诉他们，他在过去的战斗中杀过多少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宁愿被打被杀也不会开口告诉红卫兵想知道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我爸爸也有他的另一面。大部分人只知道他脾气坏，性格古怪。这固然是真的，他对我们说过他的两个原则：一是对外界的东西一定要冷酷又坚强；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强。

我也记得他那温柔的一面。他从来都用全力试图保护我们，使他的妻子和儿女们远离外界的伤害。总体来说当年我和我父亲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都多么希望我父亲的病情能够有所好转呀。但是事实正好相反，他的病情在一天天地加重。同时我母亲的压力也不断地加重，因为她将面临去承担独自养育五个儿女的责任。她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父亲撒手人寰后，我们该如何生活。事情在当时似乎完全绝望了，她甚至想以自杀来了结这一切的烦恼和压力。

一天晚上我妈妈正清醒地躺在床上，突然她听见了一个很清楚，柔嫩又慈祥的声音说：“耶稣爱你！”她当即跪在了地上，泪流满面地悔过所有罪孽，把灵魂再次奉上，交给了主耶稣基督。正如同那个背弃父

亲的小儿子，我母亲回到了神的家庭里。

她立刻叫来了我们所有人，让我们一起向耶稣祈祷。她告诉我们：“耶稣是你们父亲唯一的希望了。”我们听我母亲讲了发生的事情，就都把灵魂交付给了神。于是，我们把手一齐放在了我父亲的身上，整夜边哭边念着简单的祷告词：“耶稣呀，救救我爸爸吧！治疗他吧！”

第二天早晨，我父亲醒来时感觉好多了！这么一个月里，他是第一次有了食欲。一星期后，他的肺癌完全康复了。这实实在在是个神赐给我们的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如同我们家的重生，也随之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如今回首当时的事情还是那么的震撼。我父亲得治疗后，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五个弟兄姊妹仍然都跟随着神。

我的父母对神为他们做的这件事，也是无比欣慰。他们想立刻把好消息告诉所有村里的人。在那个年代，任何公众的聚会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我父母就让我们这些孩子去到各家各户把亲友们都请到我们家里来。

大家来我们家的时候都感觉很蹊跷，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喊他们来。很多人以为我父亲肯定是死了，所以不少人来的时候都披了麻，戴了孝。当他们看见我爸爸健康地站在门前迎接他们时，不少人都惊讶极了。等到大家都到齐了的时候，我父母让他们都进屋里坐，然后关上了门窗。我们告诉了大家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父亲是如何在对耶稣祈祷后得以治疗的。所有来的亲友就这样都跪在了地上，快乐地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那真是个激动的时刻。我不仅仅是一个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也有着不断增强的渴望去全心全意地服侍主。

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阅读和书写，却成为了全村的第一个布道人。从那时起，她就带领了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我妈妈也一样，记不得多少神的话语了，她总是强调的就是让我们把心放在耶稣那里。我们喊着祂的名字，耶稣就满心怜悯地帮助了我们。回想起那些日子里，我就对神安排我母亲做过的事感到吃惊，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个地道的文盲。她要求我们走的路已经完全交付给了耶稣。不少今天的家庭教会领袖最初跟随的，就是母亲领起的信念。

最初，我并不知道谁是耶稣，但是我却清楚地见证到，他拯救了我爸爸和我们的家庭。这些就足够让我很自信地跟随祂了。那时，我常常问我妈妈到底耶稣是谁呢？她告诉我：“耶稣是神的儿子。祂为了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也是祂洗刷了我们的罪恶又带走了我们的痛苦。祂所说过话都被写在了圣经里面。”

我问她哪里还能找到耶稣说的话，这样我好翻看，读一读。她回答说：“所有祂的话都没有了，祂教导的事已经没有剩下的了。”在文革时期，圣经是一本找不到的书。

从那日起，我就渴望得到一本属于我自己的圣经。我问了母亲，以及所有周围的基督伙伴们，到底圣经是什么样子的一本书呀？可是没人知道。有一个人曾经见过一段写成赞歌的手抄经卷，但是从来没见过整本圣经。只有那些最年长的基督伙伴说他们在很多年前曾经见过圣经。我们当时是多么缺乏神的话语呀！

我对圣经是如此的饥饿，而大家都说弄不到，就让我心灰意冷。我母亲看见我绝望的样子就说她记得邻村有位老者，他在文革时期之前曾经是一名牧师。

于是我和其他几个人结伴，走了很远的路找到了那个老者的住所。我看见他时，就用渴望的声音说：“我们都特别想看一本圣经，你是不是有一本？”

那位老者神情紧张地扫视着我们。曾经因为信念，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光阴。他上下打量我之后，看我是个贫穷的孩子，衣衫褴褛，又赤脚，才同情地让我们进来了。可是他仍然不肯给我们看圣经。

我并不埋怨他，因为在当时的日子里整个中国恐怕也没有几本圣经。除了阅读毛主席语录，那个小红本之外，任何其它书都不合法。圣经如果被搜了出来，就难逃被烧掉的命运，并且全家都会被绑在村子的中央被鞭苔。

这位老牧师告诉我：“圣经是一本来自天上的书。如果你真的想要一本就要去祈求那天上的神，只有祂能够给你这么一本天上的书。神从来都是守信的，只要你祈求时是全心全意的，祂不会不理睬任何向祂祈求的人。”

我对老牧师的话深信不疑。

我回到家里就从别处找来了一块大石头，放在了我的房间里。我每天晚上都跪在这块大石头上不断地祈求。我的祷告词很简短，我说：“主呀！请你赐给我一本圣经吧！阿门！”当时我所知道关于祷告的就这

些，我就这样接着祷告了一个多月。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圣经并没有出现。

我跑回了那位牧师那里，这回我是独自去他那里的。我对他说：“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向神祷告了一个多月了，我非常想要的圣经还是没有出现呀！求求你了，如果你有一本圣经就让我看看吧！就让我看一眼我就满足了！我可以不碰它，你拿着让我看一下吧！要是你能允许我抄一些上面的字我真的会很高兴的。”

那个牧师看出了我渴望的心，就再次对我说：“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一本圣经就不仅仅需要向主祷告，还需要禁食哀哭。你哭得越多，你的圣经就会来得越快。”

我就这么回去了，开始每天早晚都不吃不喝了，只有在晚上的时候喝一碗米糊糊。我向我的天父哭着，因为我饿，想让他用话语把我喂饱。接下来的一百天里，我就这样为一本圣经祈求着，直到我真的再也受不了了。我的父母都很确信，我一定是疯了。

很多年后，我回想起这件事，我觉得那是我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日子。就在我祈求了几个月之后的一个早晨，大概凌晨四点左右，我突然得到了一个异象。当时我正跪在我的床边。

在这个异象里，我在向一面山坡上走去，那山坡很陡。我使劲地推着摆在我面前的一辆拖车，那辆拖车很沉很沉。我是想把拖车推开，去前面的村子，到那里能讨到吃的给我家里人吃。可是，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推动它，因为我已经禁食了很久，即便在我的异象里我也很饿，很虚弱。这辆老旧的拖车看起来就要退下来压到我身上了。

这时候，我看见三个人从山坡上走了下来，他们的方向和我相持。其中一人是一位很慈祥的老者，他的胡子很长，正在拉着一辆拖车，里面装满了新鲜的烤饼。另外两人走在这辆拖车的两边。那位老者看见了我，就觉得我很可怜，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热情。他问我：“你饿吗？”我回答说：“我饿极了，我一点吃的都没有。我正要去邻村找些吃的给我家人。”

我哭了，因为我们家真的很穷很穷。这完全都是因为我爸爸当时的病，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因为换药用了，一扫而光。我们这么多年里都没什么吃的，被迫不断地沿街乞讨。当这个老者问我饿不饿的时候，我自然就忍不住要哭了。他的热情让我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没有人让我感觉过的挚爱。

在这个异象里，老者拿出一个红袋子的烤饼，吩咐他的两个仆从交给我。他说：“你现在就立刻吃了它。”

我迫不及待地把它打开，看见了里面是一块新鲜的烤饼。我刚把它拿出来时，它瞬间变成了一本圣经！我立刻在我的异象里跪了下去。我抱着圣经跪在那里大喊着感谢主的话。“主呀，你的名字真的值得所有的赞美！你聆听了我的祷告。你允许了我拥有一本圣经，我一定要一生都服侍你。”

我突然醒了过来，开始到房子的四角找我的圣经，当时我的家人都还在睡觉。那个异象感觉起来真的是异常真实。当我发觉那不过是个梦而已，真的是失落万分，我嚎啕大哭了起来。我的父母急忙赶到我的房间查看怎么回事。他们想我一定是因为我禁食祈祷得太久，而发疯

了。我告诉了他们我所看见的异象，但是我越说他们就越觉得我疯极了。我母亲说：“天都还没亮怎么可能有人来我们家呢？门都还锁得好好的。”

我父亲紧紧地抓着我，他含着泪喊道：“仁慈的主呀，可怜可怜我的儿子吧。请让他清醒一些吧。只要能让他清醒些就算我再大病一场我也心甘情愿。赐给我儿子一本圣经吧，主呀！”

我们三人就都跪在那里，肩并肩地一起哭喊着。

突然这时我听见了一阵隐隐的敲门声，同时有个很轻的声音在呼唤着我的名字。我跑了过去隔着门问：“你是给我拿烤饼的吗？”那个轻轻的声音说：“没错，我们有一份烤饼要给你。”我认出了这个声音，就是我在那个异象里听到的声音。

我赶快打开了门。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我异象里看见的那两个同样的仆从。他们中的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红包。我的心狂跳着打开了这个包，拿在我手中的是属于我自己的圣经！

他们两个快速地离开了，消失在了黑暗中。

我把我的圣经抱在我的心口前，直接在门外跪下了。我一遍又一遍地感谢神对我的恩赐。我向主许诺，从这一刻起我一定要把祂的话语吃透，像一个饥饿的孩子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了那两个给我送圣经的弟兄的名字。一个弟兄姓王，另外一个姓桑。他们来自一个很远的村子。他们告诉了我那位我从未见过的传道人。他在文革时期被整得很惨，为了主的事，险些丧命。在我拿到这本圣经前的三个月里，这位传道人就一直不停地得到主的

异象。神在异象里给他显明了一个年轻人，让他把藏起来的圣经拿出来给他。在那异象里他看见了我们家的房子还有我们村子的位置。

和其他很多基督徒一样，这位年迈的传道人多年前把圣经装进了一个罐子里，埋在了很深的地下。他想或许会有那么一天能再把它挖出来读读。他得到异象后，花了整整几十天的时间去考虑，作出决定。最终他决定顺从神的意愿。他就让这另外两个主里的弟兄帮他，把圣经交给我。于是这两位弟兄就连夜走到了我们家。

从那时开始，我每次向主耶稣祷告都能做到信心充满。我完全相信圣经的话语就是神想对我说的话。我总是紧紧地抓着我的圣经，哪怕我睡觉时也放在胸口前。我一面狼吞虎咽他的教导，一面细心地品味，如同一场饥荒中的孩子。

这是我一生中从祷告而得来的，第一件神的礼物。

德玲（云的妻子）的回忆：在神为我丈夫准备他布道之路的同时，祂也召唤着我去祂那里，成为了云的伴侣。我出生于 1962 年的河南省南阳市区的一个叫银张村的小村子。和云住的村子隔了几里路。

我们家非常穷。家里有我们七个孩子，我们很少能吃饱，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当我回想起我童年的时候，那是一个五味瓶，夹杂着快乐和生存的艰难。我们家的田地离家里有两公里那么远，我们每天都得走上一个来回。不仅仅是走，还要扛着很沉的耕种工具。除此之外，每天也必须赶着牲口和我们一起到田里。作为小孩子，我们的工作就是去把收割后的棉花都搬回家。每个人一趟要搬两篮沉甸甸的棉花回家，篮子则都用麻绳系在了腰上。有些时候走泥路，一不留神就会跌倒在泥坑里。当时，对于我来说，搬那么两篮子棉花真不容易。有些时候不顺利了，就要在路上花掉整整一个小时。

一直让我很痛苦的事，就是我患有血友病。哪怕一个小小的伤口在我手上或者脚上，血液就会流上很长时间不停止。而我又总是碰伤老伤口，有那么些伤痕就总是在流血。

在很大的压力下，我母亲的精神状况有了问题。她那时候在白天还很正常，到了晚上就总是能听见她自己给自己说话，边说还边叫边笑。她有些时候还对着墙说话，仿佛墙是一个人。

后来我母亲听了福音就相信了，她的神智就被神的恩典所改变了，安定了下来，

恢复了正常。在我家和邻舍那里，可真是个不得了的见证。

我最初来到主耶稣面前，是在一次严重的创伤后。我的一个基督徒邻居，这么一位大姐简单地向我保证：“只要你相信了耶稣，祂一定会治疗你的。”

就在我十八岁那年，我把生命交付给了耶稣基督。

我成为信徒的第一天晚上，就跟着去了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当时公安局的人找到了我们，我们就都在黑暗中逃跑了。这恐怕是主让我学习的第一课吧，想跟随主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几天之后，我受洗了。我睡觉时从主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那是一个领着我来到一个湖边，湖水清澈得如同水晶一般。他说我的手脚都很严重地受了伤，告诉我让我在水里洗一下我的手脚。我把伤痕累累的手脚放进去时就清楚地看见我的皮肤都如同重生一般被治疗了。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看见我的手脚皮肤变得像新生儿一样。在异象里的事就在我睡觉的时候的确确实地发生了。

从那日起，我的血友病再也没有复发了。

只因为这么一个奇迹，主的存在对我是那样的真切。虽然那些日子里异常艰难，我们几乎每天都遭受着迫害。我仍然把我的生命寄托在主那里，不去考虑这么做会付出的一切代价。

有另外两位年轻姊妹也和我一起去主那里，我们三个从来都一起去信徒的聚会。由于聚会场所时常变化，我们也就常常必须走一个多小时的路才能走到。结束后，我又常常不得不独自走回家。对于我来说，当时回家的路是很危险的，因为在深夜里黑极了，四处都有可能地痞和野狗。

而在那些日子里，神却一直用着一个奇迹保护我，帮助我看清回家的路。有很多次夜里，在我回家的路上都能看见一个光，约莫着有个十米远左右在我前头的路上。那光就像有个人在拿着一盏灯，给我指引我该走的路。漆黑的夜路让我常常迷失。却又每当我要迷路时，那个光就会出现。它就像一个金色的星星，给我点明走向正确途径的方向。那光并不连续，唯独我最需要指引的时候，它才出现。

就是这么多的经历，让我的信心很快就得以成长。

第三章 走向西南

每天早晚，我都在不停地读着神的话语。我到田里干活时也把它夹在我的衣服里，随时找机会拿出来阅读它。晚上就算在床上，我也把它放在我的胸前。

开始的日子里，由于我只念过三年的书，阅读对我来说很是艰难。难上加难的是我的整本圣经都是由正体（繁体）中文写成的，然而我只学过简体中文。我辛苦地翻着字典去咀嚼每个字眼，才能慢慢地加深我对圣经的理解。

最终，我读完了整本圣经，然后我就开始每天试着默背每个章节。我整整花了二十八天终于能够背下来整本马太福音了。我就又迅速地读了，又背了其它三本福音，然后继续开始去看使徒行传。

这天早上差不多九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在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开始默默地掂量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那段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我不理解的就是，圣灵是谁呀。我就跑到我母亲那里问她，她也不知道怎么理解。她很简单地回答我：“所有我能记得住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为啥不去祷告，去问问神到底圣灵是谁呢？就像你为圣经祷告的那样。”我母亲是个文盲，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对圣经的理解是这么样的浅薄。她了解过的一些段落，都源自过去其他信徒的朗诵词里。

那真是我生命中，意义重大的一刻。我渴望与神同在，了解他的大能。

我发觉去了解他的话语是那么重要。

我就向主祈求说：“我需要你圣灵的大能呀。我渴望成为你的见证人。”

我祷告之后就觉得圣灵所拥有的喜悦充满了我。神那富有爱心的启示一下子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在了我的身上。我以前从来都不爱唱歌，现在却有很多去崇拜他的歌词从我唇间流出。那都是我从来都没学习过的词汇。后来我把它们都写了下来。至今，很多这些歌仍然在中国的不少家庭教会里歌颂着。

我开始等待主对我的指引，而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就在我父母去睡觉前，我完成了我晚上的祷告，背下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躺在床上时突然感觉有人轻轻地拂了我的肩膀和我的头，一个声音说：“云，我将要把你送到西方和南方去，你会在那里为我作见证。”

是谁在和我说话？起初以为是我母亲的话，我就跳到他们房间里问她。

“妈，你刚才摸了我的肩膀，喊我来有什么事吗？”

我母亲说：“谁都没喊你，赶快回去睡觉。”我就又祈祷了一遍，回到床上睡下了。

差不多躺下三十分钟后，我又听见了那个清晰的声音在敦促我。“云，你将要到西方和南方宣讲福音。你会成为我的见证人，为我的名见证一切。”

我一骨碌翻起来，跑去告诉了我母亲发生的事。她告诉我别浮躁，赶快回去睡觉。样子看来她是觉得我又犯神经了。

我就跪在地上开始向主祈祷，“主耶稣呀，如果是你在对我说话，我就在这里敬听。如果是你让我去宣传这好消息，我甘愿遵从你对我生命的召唤。”

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我从主那里得到了一个梦。我看见了上次异象里给我烤饼的老者。他朝我这边走来，盯着我的双眼对我说：“你将要面对西南，到那里宣讲福音，成为主的见证人。”

在我的梦里，我还看见了一大群人聚在了一起。那位老者站在众人前，身上放射出惊人的权柄之光。他告诉我：“你将在他们面前为我做见证。”我顿时感觉很尴尬。在这个聚会上，一个被邪灵缠绕的女子朝我走了过来。老者对我说：“你要把你的手放在她的身上，以耶稣的名把她的邪灵驱走。”我就在我的梦里那样做了。那个女子痛苦地挣扎了很久，就好像她在寻死一样，然后她一下子完全摆脱了那邪灵的控制。所有周围的人都很惊讶，因为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突然在我的梦中，一个小伙子跳出了人群，问我：“你是不是就是云弟兄呀？我们村的弟兄姊妹都已经为你禁食祷告了三天三夜。我们都希望你能到我们的镇子来讲福音，我们都迫切地等着你的到来。”

这个小伙子告诉了我他的名字，年龄和他家的村子。我被他迫切的话感动了，对他说：“我明天就会去你们那儿的。”

清早醒来，我赶快去喊我父母，告诉了他们发生的事情。我说我一定要去宣讲福音，因为耶稣命令我那样做的。我母亲就问我要去那里呢？我说：“昨晚，主对我说了三次话。他告诉我，‘去西方和南方宣讲我的福音’。我一定要顺从他天上的召唤。”

我清楚地知道我得到的这个梦来自神，所以我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很自信，一定会像梦里他展示给我的一样。我告诉我母亲：“我今天出门之后，一定会有个小伙子从南边来咱们这。他今年二十四岁。他会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和灰色的裤子，他裤腿的双膝一定都会有补丁。在他们村的基督徒们都已经禁食祷告三天了。他们都需要我去到他们那里为主作见证。我在今早的梦里就已经见过他了，并且许诺了要跟着他去西方和南方。”

我母亲并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又简单地说了一遍：“一个叫余景柴的小伙子今天会来咱们家的。一定要让他呆在咱们家好好欢迎他，在我回来之前不要让他离开。”

这清早我就离开了我家的村子，开始朝西边走。就在我过一座小桥时，我遇见了一位姓杨的老者，也是一位基督徒。他问我要去哪，我回答说：“今早，主对我说了三次，让我去把福音宣讲到西方和南方。”

这位杨大哥的心被我的话感动得颤抖着。他说：“我正要找你呢。我到这里就是来把你带到西边的高庄，你快点来给我们讲福音吧。那里的弟兄姊妹都听说了你是如何祈祷得到了一本天上来的书的事情了。我们希望你把那书里面的话给我们讲讲。我们为了这事已经禁食祈祷了三天了，他们才让我到这里来接你。”

当我们到了那村子的时候，全村都正忙着收割田里的庄稼。杨大哥朝他们喊着：“这个小伙子就是你们祈祷想见到的人。”他们听见了都立刻丢下了工具跑了过来。

进了屋之后，所有人都围着我坐在了地上。我当时倒是很紧张，因为

我从来没有和这么多一群人讲话过。这么三四十个人都盯着我，上下打量着我，期待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对真理是多么饥饿呀。高庄确实已经有几位基督徒了，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没有相信。

我坐在那里闭着眼睛，把圣经举着高声说：“这就是圣经。神的使者把它送给了我，作为我祷告的回复。如果你们也想得到一本也一定要像我一样祈祷，去追寻神。”

他们都惊异地听着我说的话，嘴大张着。神给我圣经的方式一直让他们很乍异，他们也就不停地希望我教教他们。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布道，我只不过能朗读一下我背下来的经句。因此我就大声地把马太福音从头到尾给他们朗读了一遍，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

我不清楚他们是否听懂了我在读什么。由于我一直怕我漏掉什么或者遗忘哪些经句，我就读得很快，像高山流水一样都读了出来。

当我朗读完的时候，瞬间我被圣灵充满，开始唱起了以经卷为词的歌。而这些歌我以前不曾学习过。

我睁开我的眼睛，我目睹了神的话语是如何充满人们的心。圣灵让他们都开始忏悔个人的罪过。他们都跪在了那里，悔过的泪水不停地从每个人的脸庞上流过。就在那天晚上，仅仅十六岁的我明白了神的话语是多么的有力。只要我把它带入燃烧的心，人人都会被它所动。这么第一场聚会，感谢神的大能，几十个人都把心交付给了耶稣。

他们希望我再多呆一会，继续给他们读读圣经。我告诉他们：“神告诉过我，也一定得去南方的村子里作见证。”可是他们很不情愿让我走，执意要我留下。既然如此我就又把使徒行传的前十二章给他们朗

读了一遍。我许下诺言一定会在背下更多经卷之后，再回到他们村给他们讲我学到的所有。

我正要离开高庄的时候，一个年轻姊妹走了过来问我：“你说你要往南走，你到底要去哪呢？”

我告诉她：“在南方有个叫余景柴的大哥，我今早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去他家的村子。”她听了很惊讶，问我认识他吗。

我说：“没错，我当然认识他了。”

她问我：“你在哪里见过他了？”

我向她解释说：“我就是在主给我的梦里认识他的，就在今早。”

她就站在我面前哭了起来，她说：“余景柴就是我弟弟。”

这位姊妹是她家第一个信主的人。她接着就领着她的全家都来到了主面前，他的母亲和弟弟。虽然他们都已经分开住了，但是他们三个都为我禁食祈祷了三天。主所做的就是如此，让他们三人来到了一起。圣灵所能做的事都是如此的美妙。

高庄的人们都含着爱的眼泪对我说了再见。

我离开了那村子后，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了。高庄离我家有十几里路，乡间小道崎岖泥泞，少说得花两个小时才能走完。我知道余景柴会在 my 家里等我，就开始往我家跑，免得让他等得太久。

我边跑边大声地朗读着经卷，甚至没有注意我在朝哪里跑。突然，我虽然没有丝毫感觉到任何事发生，也没注意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却发现自己已经呆在自己的村子里了！那段路本应该花上几个小时，却只花了几秒。

这个经历至今也让我难以解释，也是那样的难忘。我相信那就是神所行的一个奇迹，就像他如何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里传送腓力的那样。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锁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我到了家之后，我母亲高兴地不得了。她甚至没有喊我的名字，而是喊我撒母耳。她喊着：“撒母耳，撒母耳，那个小伙子确实就像你早上说的那样，余景柴来过了。他的穿着就像你说的那样呀！”我赶忙问我母亲他现在在哪，她却说余景柴已经离开了。我喊道：“妈！我说过让你一定要把他留住的！我已经在梦里向他保证了要去他的村子里布道的。”

我母亲该快对我说：“别担心，耐心听我说完。那孩子今天下午来的时候，就像你早上说的那样，他的名字是余景柴。当我问他是不是姓余时，他对我知道他姓什么很惊讶。我又问他是不是余景柴，他就吓得问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我又问他是不是来找我儿子去你们南方的村子布道的。当时那位余弟兄就惊异地问：‘你怎么都知道这些的？’”

我母亲当时对他解释说：“你们那里的弟兄姊妹都已经禁食祷告了三天，希望我儿子去你们那里不是吗？我儿子已经答应了，他一定会去的。不过他今早去了西边的村子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大概也就回来了。要不进来喝口茶吧？”

余弟兄听了我的话后，高兴得转头就往回跑。急得连他的草帽都

忘在这里了，不过他答应等一会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回来接我。

如此一来我就等着，正在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余景柴走进了我家院门。他已经跑得汗流浹背，很显然是一路跑来的。他的长相正和我头天晚上梦里看见的一模一样。我抓着他的手说：“你就是余大哥哦，就是你们都为我去你们那祷告了三天呀。今早在梦里我们也见过面了，耶稣爱你们，我这就跟你走。”

他抱着我哭了。我母亲这时候也不再怀疑我是否有精神问题了，她就把手放在我们的肩头上，为我们祝福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黑暗中朝南方的村子里走去了。我们到了那地方之后，我就像原来一样把能记得住的福音都为大家背了一遍。

福音的火焰就在那天开始延烧。不仅仅是西方，还有南方。虽然我们在后来为了信心，经受了不断折磨和迫害，但是那起初的时光都一直是甜美的。

神的灵浇灌着那些狂热的魂。他们仿佛是在沙漠中干渴的旅人，狂饮着绿洲的甘泉，那就是神的话语。当时的我不过十多岁却已经被神赐予了能力，领导着两千多人来到主耶稣那里，那不过是第一年而已。在起初的日子里，我对西南的理解也不过局限于邻近的村子罢了。可是在主的洪恩下，那西南的范围不断地扩大着，后来的日子里波及了整个中国，乃至国外。

当我第一次在高庄的时候，主给了我经卷为词的歌曲，让我在人们面前唱了出来。后来人们为了把这些歌记下来，就写在了纸上。

其中一首来自马太福音的歌，唱的是关于耶稣说如果别人打了你的右脸，你就转过脸让别人打另一边。另一首歌唱得是我们应为信心得到的迫害而欢呼。一首歌是唱我们永远不能够做像犹大一样的人，背弃我们的主。

后来相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了，终于让当局有所觉察了。高庄的所有基督徒都被抓了起来，送到了警署里。那里的警官开始讯问他们：“是谁告诉你们耶稣的名的？你们怎么能都相信了这么迷信的东西呢？”所有的信徒们都被快乐充满了，他们肯说的话就是：“我们不会成为犹大的！我们不会去出卖我们的主耶稣！”

那些警官就开始殴打他们，这么一来他们就更快乐了。他们都说：“警官，请不要只打我的左脸，也打另外一边。”所有基督徒都哈哈大笑，被快乐充满。

警官们打累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是疯子！”然后警告了他们，把所有人都送回了家。

第四章 神让我全家蒙福

我感谢神，祂拯救了我的全家。

我父亲归到了他父祖那里，回到了他的天家。他的肺癌被奇迹治疗好几年后，他去了。

我当时既悲伤又快乐，百感交替。悲是因为他去得是如此匆忙，欢快是因为主已经拯救了他。神以我父亲当年的病痛与治疗，深深地为我们全家把根扎在十字架下。

我母亲则像女先知安娜那样。“她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事奉神。”（路加福音 2：23）

我不得不再次感谢神，因为他赐予了我一位贤惠的妻子，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搭档。圣经里讲过：“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箴言 31：10-12）

鉴于神的恩典，祂就赐给了我这样的一位贤妻。

德玲当时选择和我结婚时，不是为了别的，她爱的是去顺从主。做媒的是我们双方的母亲。德玲的母亲是一位诚实守信又善良的妇人，她是个极其热爱神的人。

当我和德玲初次见面那时候，我就对她说：“神拣选了我当他的见证人，那是条充满艰险和背负他的十字架的路。我既没有钱，也时常会被掌权的人们所追赶。你真的愿意嫁给我这样的一个人吗？”

她回答我说：“不必为那些事担心。我和你在一起就永远不会拖你的

后腿。我会和你一起服侍我们的主。”

我们当时就一同去了婚姻登记处。当我们回答了登记处办事员的几个问题后，他就要求我们把名字填在注册表里。他让德玲先出去一下，想和我单独谈谈，我也就按照他说的去了另外一个房间。他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因为办事员看见了我在公安局的通缉名册里。立刻几名警官出现了，逮捕了我。

我和德玲在一起，生活的开端就是这样的。但是德玲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放弃对我的钟情，也从来不后悔主对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召唤。她选择的路是走上十字架的路。

在我们的婚姻这方面，德玲始终承担着家庭和社会的多方压力。她对我仍然保持着不变的忠贞，总是选择站在我这边。甚至为了主的事业，也经历了在监牢里的生活。

我实实在在地说，我没有可能有一位胜过她的搭档和妻子了。

就在我们婚礼后的几天里，我和她一起乘中巴去参加了一个重要的领袖会议。站在车站外面的一个宗教事务局领导认出了我。他一把抓住了我的领口，说：“站好！你这回可跑不掉了，立刻跟我到公安局走一趟！”他另一只手抓住了德玲的手提包。

突然，主的灵敦促我快跑。我朝德玲大喊一声：“快跑！”在那个领导反应过来前我一下跳开了，他扔下了包去追我。他边跑还边喊着：“奸细呀！抓奸细呀！”顿时喧嚣的喊声打破了整个车站的气氛。我跳过了一面围墙，跑出了人群。无疑，那也是奇迹，后来人们说那面墙的高度，根本不是人能跳过去的。

在混乱的人群中，德玲也逃跑了。

但是公安局的人搜查了德玲的手提包，找到了关于聚会地点的线索。

后来他们去了那里，逮捕了好几位在那里等候聚会的教会领袖。

德玲的回忆：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是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邻村有个地方一年举行一次施浸大会。我就在那里被浸成为了新的信徒。当时是十一月份，天气已经很冷了。为了安全，施浸会是在半夜举行的。我们猜想公安局应该不会在这么冷的半夜爬出被窝来抓我们的，但是他们却恰恰这时候搜查了。在一点钟左右的时候，公安局发现了我们，在场的一百多名基督徒全部都被捕了。

当时为所有新信徒施浸的人里头，云就是一位，也是他为我施浸了。公安干部命令我们按两排站开，他们要登记我们的名字。云虽然也站在一排人中，却在公安干部没注意的时候溜了出来。确切地说，就是神蒙住了警官的眼睛，他们怎么也看不见云。

我以前也见过云好几回，因为之前的几个主日聚会都是在他家进行的。不过他给我最深的第一印象还是这次施浸会。我想他可真是胆大，甚至有点疯狂。

按照传统的规矩，我和云的婚姻完全是我们两个人的母亲张罗的。在我母亲被治疗，并被拯救之后，她就一直要我嫁给一个传道人。然而云在那地方是唯一未婚的传道人，所以我母亲也就和云的母亲顺理成章地定下了这桩婚事。

我母亲为了这事也付出了不少。当她告诉我们家人我要和一个传道人结婚时，我爹和我大哥都很不高兴。他们感觉和一个传道人结婚比和一个叫花子结婚还差劲。他们也知道云一点钱都没有，根本不可能到我家下聘礼。他们想尽办法要阻止我们结婚，但是我母亲坚决不同意，硬要我嫁给云。

在当时的中国自由婚姻已经是年轻人倡导的事了，像我们这样父母订婚的实在不是很多。

即便在订婚后我家人也把我看得很紧，他们不允许我去见云。云的村子离我家约莫也只有三里地的路程，但是我们在婚前不曾有过机会见上一面。云的父亲在我们结婚前的一段日子里就去世了，我不曾有过机会见他。

我那时就是个孩子，到结婚那天也才十八岁。我母亲告诉我云是个很穷的传道人，但是他是应当嫁的人。对此，我没有多问什么。我甚至不明白婚姻到底什么，更不知道我的未来会如何。实际上，我当时就是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单纯又天真。

在婚礼前，云和我去婚姻登记处去申请结婚许可证。在我办完手续之后，就被请到外面等候云，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云出来。我就决定先回去。

不久后就听到了消息。云在登记处写下姓名之后就立刻被办事处主任认出来了，因为他是个被通缉的非法传道人，所以公安干部就地把他们逮捕了。公安局的人很了解云，因为他在当时已经把福音传遍了整个河南。

这就是我们在一起的生活的开端！婚期因为云被逮捕而不得不往后推迟。一直到了我们订婚后，有一年多了的时候我们才正式结婚。

我们婚礼的那天阳光明媚，是在 1981 年十一月 28 日。教会的付大哥为我们在云的家里主持了婚礼。当时张罗了二十多桌，每桌坐了八到十个人。也就差不

多有两百人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按照我们那里的传统，既然婚礼在夫家，我的父母也就没有得到允许来参加，不过我的弟兄姐妹和云的全家都在。

我记得那时还开了个布道会，然后付大哥为我们祝福了，就这样我们结了婚。

我们度蜜月的时候去了另一个地方的聚会，一位姊妹和我们一起去的。我们刚走到南阳城外就有个宗教事务局干部一眼认出了云。他一把抓住了我丈夫的领口。

我和那位姊妹赶快跑到了女厕所里，掏出了云的圣经和其它书籍，把它们都赶快撕掉，毁了。如果他们发现云有这些来自海外的书籍麻烦就更大了。

那人一边抓住我丈夫一边大喊着他的罪状。云使劲挣脱跑掉了，后来我好不容易才又找到他。

在我们婚后三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又去了一个聚会，离家三十多公里远。云在那里再次被捕了，但是从保安手里又逃了出来。他也就那时候成了公共通缉犯，根本不可能回家了。即便如此，他仍然接着边跑边传福音，走遍了中国的很多角落。

徐弟兄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叫张荣亮的弟兄，他和云在后来的日子里常常配合在一起。不论是徐弟兄还是张弟兄都是中国家庭教会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徐弟兄对我丈夫说：“你应该作为我们家庭教会运动的代表去和张荣亮配合。”

我丈夫被警察追着的日子真的是很不好过，每天给我带来的压力让人难以承受。由于压力的缘故，我怀上的第一个孩子在几个月后就自然流产了，我们失去了一个男孩。

每当我在火车站和汽车站边看见我丈夫的照片贴在海报上就百感交集。每张大大的照片下面都写着说，我的丈夫是个被通缉的亡命徒。

与云在一起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有趣！无疑我的女性心理不断地追求着一个更稳固的家庭，和更有组织的生活。然而在当时充满迫害的日子里，那种生活是无处可寻的。

第五章 迫害之路

在神的恩典下，我们地区的教会茁壮成长着。神增加着我们的数量，也培育着被拯救的人们，差遣他们到四方去赢取更多的灵魂。起初，我们全村是没有基督徒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基督了，当局自然也就有所觉察，与我们对立的势力也随之而起。

由于我母亲是我们地区的家庭教会领导人，她也就最先遭到迫害。当局把一顶傻瓜帽放在了她的头上，赶着她当街游行。后来，她又被迫参加“重修”课程，为了改变她的“错误理念”。

当我成为教会的领头人时，所有的压力就从我母亲身上转移到了我身上。当局不停地讯问我母亲，我都在哪里活动，但我母亲从来都对这些话置之不理，装作不明白他们在问些什么。讯问过一段日子后，当局就罢手了，他们觉得我母亲可能精神有问题。

我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因为传福音而被逮捕。接下来的几年里，逮捕和公安局的审问，也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

然而迫害并不能让我们软弱，反之，让我们变得更坚强了。压力越大，从福音里冒出的火焰和挚爱就更多，让它更快地传播着。我们就像在埃及受苦时的以色列的子女一样，“*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出埃及记 1：12）

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我父亲于 1977 年去世。他的晚年曾经病痛缠身，异常虚弱。自从他 66 岁时，开始与主同行后，他的病症就再也没有复发过。

他的葬礼给我们带走了很多，也带来了许多。我固然知道他已经被拯救了，在那去天国的路上，但是这些日子里我还是时常想念他。他对我早年教会的事工有着极大的支持。他总是以我为荣，经常鼓励我要全心全意地服侍主。

1978 年的冬天，我们第一次开始为信徒们施浸。在当时的日子里，最安全的方案就是在冻结的冰河上凿开一个洞。当警察们都在熟睡的时候，为新信徒们在这么一个冰窟窿里面施浸。在河南南部，有一次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让一百多人受浸。感谢主的奇迹，不曾有人感觉到冰河是冷的，反倒有人说河水让人感觉异常的温暖。

在七十年代后期，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人归向主。他们都在信心上需要很多的培训和铸造。由于我从 1974 年就归向了主，虽然那时我也才刚刚二十岁而已，我却已经被看作为一名成熟的领袖，长老。

1980 年对我们河南的教会来说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年头。我现在能记得住的就是在那年里，神不断地用大能施行了很多奇迹，治愈了很多。又有很多人超自然地听见了耶稣的话语和声音。在这么惊人的一年里，教会的成长也自然很显著。有很多在 1980 年信了主的人们都成为了后来中国各地教会的领导人。河南省就如同中国的加利利一样，是耶稣的门徒辈出的地方。

有那么一次在南阳的聚会上，到场了好几百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都一起看到了一个异象。那是一艘船在漂浮在云海之上，出现在了聚会人群的头顶上。看到这个异象后，大批的罪人都开始忏悔，把生命交付给了基督。

在南阳市的分水岭村，有个人(不是基督徒)因为疾病身体一直不好。他和他全家都不曾听到过福音。可是一天晚上，主耶稣却向他显现告诉他：“我的名字是耶稣，我是来救你们的。”

分水岭位于一个山沟里，传道人们还不曾有机会去过。那里既没有教会也没有牧师，我对那里的第一次访问所让我吃惊的就是，福音已经传遍了那里的每个家庭，他们都把信心寄托在基督那里。那是主耶稣本人为他们所传的福音！这些初信者们都开始饥饿地寻找话语的教导。在 1980 年 12 月，就在圣诞节前几周的时候，魔鬼开始用不同的方法去试探和分离我们。他用狡猾的伎俩取代了强暴的折磨。政府在那天从我们地区招来了一百二十多个宗教领袖代表。有穆斯林，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的领袖人物都被请来参加了这个会议。

那时候，我不知道政府所组织的所谓三自爱国教会是什么。“三自”所代表的是“自治”，“自养”，“自传”。当时很多基督徒认为是好事，他们很多人都高兴极了，想自此以后信徒们就可以自由地崇拜，而没有干扰和迫害了。我当时去那次会议时，也是抱着想加入这个新教会的念头。如果是神的意愿，我甚至迫切想成为这么一所教会的领头人。当时这个会议是由公安局和当地宗教事务局联合主办的。在会议上他们试图为每个宗教选出一位主席。因为我四处宣传福音而在那里名气不小，也因为我有一本圣经，宗教事务局主任就也邀请了我。

超过九成的到场代表人都希望我能够担任新成立的基督社的主席，但是仍然有几个人说我是个假牧师，因为我不曾在任何神学院深造过。反对我最强烈的那个人姓何，他似乎非常想成为新任主席。他在众人

面前宣称他从母腹中就相信了耶稣！但是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姓何的在文革时期曾经放弃了主，他所信仰的无非是极端自由的人为神学。

在大会上，这个姓何的开始大言不惭地宣讲说相比我，他是一个拥有绝对资格的牧师。因为他不仅仅参加过神学院，还在 1949 年以前学习了传道人所需要学习的课程。他并且向所有的代表人保证，他会成为管理好本区的教会事务的最佳人选。

他还接着说，政府应该立刻裁制我和我的协作人，因为我们在各地所宣传的福音都是非法的。连同治疗他人和驱除邪灵也都一样。他明确地指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得马上停工，因为我们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以及和平环境。

说着说着，他又得寸进尺地朝我们愤怒地大吼了起来。我试着让我自己尽量保持平静，但是我能感到来自神的烈焰在我身体里燃烧。那种感觉就像耶稣驱赶殿宇里的兑币人时一样的感觉。

当这个姓何的人讲完了他该讲的话坐下时，公安局的人却站了起来要求他再继续讲讲“像云这样的假基督徒”。那些领导人都得意地握着自己的手说：“请你再讲讲你所知道的，诸如云和他的同工们是如何破坏社会秩序的。还有他们如何让人们向龌龊的基督教忏悔，这些假牧师又如何能够毁坏我们的国家。”

那个姓何的自感光荣地又站了起来，他开始自信地宣称：“像我们这样的真基督徒对于像云这样的假基督徒，想要反应批评的事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对他的胡言乱语，和在众人面前藐视神的恩典真的是怒不可遏。我再也坐不住了，就轰然站了起来用耶稣基督的名斥止他立刻闭嘴！

瞬间会议上一阵骚动。我感觉到了那圣灵充满的言语来自主，却降到了我的口中，我大声地宣称说：“这个会议不蒙主喜悦！”我又指着那些宣称自己相信耶稣的人说：“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人必然被主所审判。圣经说过圣徒决不可与无信者一同被支配，光明岂能和黑暗在一起呢？神的教会绝不沾染偶像。主和他的教会必然审判你们！”

我还没说完时，就有很多弟兄姊妹噙着泪花拽着我，要我快点坐下。他们想让我在惹上大麻烦前，赶快打住。

公安局和宗教事务局的领导们都狂怒地用拳头捶着桌子，一起站了起来。他们用恐吓的口音朝我吼道：“你以为你是谁呀，竟敢在这场会议里乱插嘴！我在这里宣布，你被取消参加任何类似会议的资格了！”我听到这些话后就站在那里说：“我现在就走，请你们以后也不要再邀请我来这种会议了！”

这就是主如何让我把生命都投入到中国福音事业的开端。对我来说，成长的目标是中国的家庭教会。从那天起，我就清楚地了解到了，主的王国永远不能和世界的政治混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去完全排斥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基督的新娘无论如何也不可以被一群憎恨神的人领导，也不能由无神论的政府所控制。

一个真正的教会绝不是一个被人力所控制的组织，而是一组充满生命的灵石，由圣灵之手所搭建。耶稣基督正是所有大小石头们的奠基石。我走出了那个会堂，就感觉像被放飞的鸟儿一样。顿然一首新的歌曲

从我心里唱了出来：

离家愿负十字架

为了耶稣跑天下

承担痛苦 我爱我主

泪眼茫茫 世人蒙福

风雨辘辘 划面甘露

万事在我心头阻

耶稣之爱来开路

鼓励我的是他的爱和恩典

让我度过了这一天又一天

我开始祈祷说：“主呀，我现在能去哪呢？主呀，我的未来会如何呢？”

主很快就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提醒了我：“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阿，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到几个月里，主告诉了我，他的教会和中国的三自教会应该是如何的不同。

我们深知政府之所以展开三自爱国运动就是为了利用“开放，合法”的教会，达到控制基督徒，并且政治化所有的教会活动。

在我们看来，三自教会的信徒们就如同笼中鸟一样。不错，他们确实仍然有权力为主歌唱，但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让他们展翅不能了。仅仅在强加的限制内，他们能自由地唱着赞美之歌。然而这与家庭教会里，我们跟随神的带领，四处自由飞翔截然不同。我们唱时，所唱出的是来自心底最深处的声音。如果我们被放出来，那就永远不会想回到那个笼子里去。

谁都知道，笼中鸟若是想繁殖，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恰当地形容了三自教会组织里的信徒们。来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所向往的是自由，神给他们指路，让他们穿梭在地区之间，向人们宣扬福音。这种繁殖速度是惊人的迅速。

哪怕中国的今天，仍然有大批真正的基督徒们呆在政府管制的教会里。我从心里感激他们的信心。绝不是这些“笼中鸟”们有些什么问题，实在是那些堕落的领导者和政权有着诸多的问题。

政府领袖们严格地限制了所有三自教会里，信徒所能做的事情。任何事工和布道会的进行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允许。政府毫不鼓励信徒去传福音，尤其不允许任何儿童的参加。更甚的是，圣经中的某些部分也不允许讲，包括主耶稣的再临。牧师们在讲课的时候不能够提到奇迹的治疗，和驱除邪灵。整本启示录都是禁书。

对于家庭教会，任何这样的限制和管制我们都决不能忍受。我们相信耶稣是所有教会的领头人，而不是政府。所以我们坚决要打破三自教会的圈子，反对他们的任何控制企图。

这么一来，中国的当局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捕鸟”计划，因为他们也不能忍受任何不受他们管制的“自由鸟”。有很多时候他们会用伎俩把鸟儿们关进铁栏中去。哪怕在铁栏中，“自由鸟”的心仍然自由，仍然生蛋繁衍，很多灵魂在监狱里也不断地归向主。

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了“逃窜福音”的职业生涯。也就是在一个地方布道后，警察追查时就赶往别的地方去。正如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该做的一样：“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马太福音 10: 23)

1981 年 7 月里，我在一个一百二十多人的聚会里被逮捕。我好不容易从入狱的命运里逃了出来。那是当警车载着我去警署的夜路上，警车的轮胎突然漏了气就给了我逃跑的机会。那天晚上我就在露天的湿地上躺着，朝神喊着：“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为什么不保护我们？”圣灵这时晓谕了我两段经文：“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前书 2: 21)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 30: 20, 21)

主再次提醒了我，应当做的是去西方和南方，把福音讲到那里。神给我的恩典从来都不少，祂期望的也不少。我们必须服从，并且迎接任何祂为我们准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既然我们有很多愉快又平安的

日子，也必然有艰难又充满逼迫的日子。无疑，两者都来自主，祂希望以世事把我们铸造成他所期望的。

那些日子里，我的伙伴们都不能回家，警察无处不在，没完没了地追捕他们。回家就意味着他们会立刻被逮捕。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流窜到不同的城镇和乡村，每到一处在那里宣讲福音。

包括我夫人在内，她也不可能回家。警察找到了我们的家，并且没收了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事工只能在夜间进行。我们在夜里聚会，白天休息，这样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会减小很多。

早期的教会都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事迹鼓励着我们。看看他们，我们就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新闻。几个世纪里，大批的信徒们也一样经历过不同的考验，并且能耐心地承受到底。

主的话语安慰了我，再次强化了我的心：“*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争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希伯来书 10：32-34）

这么几个世纪里，福音都难以在愚昧的中国大陆扎根。我们的土地似乎对福音的根基来说太贫瘠了，但是也只有有神所说的日子里，他的意愿才会实现，他的教会才能成立。考验，迫害和监禁只能让他的福音更快地传遍整个中国。假如我们的生活是安逸的，恐怕我们能做的也无非是呆在自己的村子里。然而就是因为我们的四处逃窜，才让更多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诸多地区得到了这好消息。

不久后，公安局获得了合法逮捕我的批准，我的罪名是“影响社会秩序”。不论是火车站还是公交车站都贴满了关于通缉我的海报。我的姓名和照片也被印刷了几百份贴到了不同地方的电线杆和围墙上。除此之外，不少便衣警察也被派遣到了各个公共场所寻找我们的踪迹。我甚至在几个地方已经被捕了，但是主总是能救我脱离他们的手。

有那么一次，我们在一个谷仓里开展了一场挺大的聚会。圣灵有力地让信徒们感受着崇拜主的愉快，所有人整夜都在那里崇拜。那晚，我疲倦不堪，不得不找个安静的地方躺一会。我就走出了那个谷仓，离开了喧闹的人群。一直走到了离那谷仓不远的一个玉米地里，我就地躺了下来。

我很快就睡着了，并不知道公安局的到来。公安局逮捕了其他带头的几个人，把他们成群地赶到了车里去，准备到警署进行讯问。公安局的人很清楚我也在附近，所以非常渴望找到我。他们甚至知道我离开了谷仓睡觉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我睡在了玉米地里。

临近的所有房屋，住宅都被警官们搜了个遍，却没有找到我。他们决定关掉警车上的柴油机，或许能在寂静的夜晚找到我。

不一会，他们就循着我的呼噜声在玉米地里找到了我。我当时的呼噜的确很响。

警官的铁底靴踢醒了我。可是由于我并没有在那个谷仓里睡觉，所以当局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我确实参加了那个谷仓里的聚会，也就不不得不让我走了。

这么些事情都是我所受的考验的开端。主开始了他的教导，告诉我们

该如何走通这条迫害之路。

德玲的回忆：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教会几百号人的手里也就这么一本新约圣经。后来的日子里，由于国外的“珍珠行动”，一条载着几百万本圣经的船靠了岸。这批热心的外国基督徒大胆地把这批圣经带入了中国。所以最初我们得到的不少圣经都是湿的，必须一页页拆开后，再在太阳下晒干。当时的我们才不管那么多呢，这些礼物可是比黄金还要珍贵得多！

云反对三自教会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来自主的异象。在那个异象里，我看见了我自己走向了一面镶在墙上的镜子。在那镜子里，我看见我的头上顶着两本圣经。

然后我发现我自己能飞了，就像一只小鸟一样自由地飞！直到我飞落到一块岩石上时，那圣经仍在我头顶上。就在我站在那岩石上时，一大群恶人就出现了。他们有些在朝我大骂，有些扬起尘土和石块砸我。他们似乎想把我吃掉，但是我的灵魂却能安全地飞跑。

这就是主向我们显示的将来，那是我们将会体验到的生活。一方面在灵魂上我们永远是自由的，在另一方面永远会有很多敌人试图迫害并毁灭我们。在灵魂上我们确实可以尽情地飞，但是一旦落地就必然体验这样的生活。

对我未来的生活来说，这是个多么清晰的启示呀。在我刚刚得到那个异象的时候我不理解它。随着年月渐渐的逝去，我们所看到的和经历的正是主当年晓谕我的。

第六章 “彼得的神也是你的神。”

在 1983 年里，整个中国卷起了一场非法活动的轩然大波。当时杀人犯，绑架犯随处可见，勒索和卖淫活动也极其猖獗。在难以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反犯罪战术。其中有大批罪犯在公众面前被处决。

不幸的是，当时的家庭教会也被视为非法活动被政府追查，因为我们拒绝在三自爱国运动上进行注册和签字。这样一来，我们也是反犯罪战术的一大目标。所有没有注册的基督徒都被政府和三自教会称为“灵魂秽物”。数百名被缉捕的教会领袖被送进了监狱和劳改场。我所见到的在河南，就有不少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信心在那些日子里被处决。在这场迫害的狂潮之下，徐永泽弟兄和我们都互相交流了一下各自的想法。徐弟兄说：“我们必须为中国家庭教会的未来仔细掂量一下。应当对神交给我们的事情信心十足的时候，也不可以忽略小事。仔细地学习主所想要教我们的一切，有的会从他的话语和生命来，有的会从我们的遭遇和经验来。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地祷告，并时常寻求神的怜悯和启示。让我们建立一个福音培训中心，从这里把福音传遍全国每个角落。如果想建设好一个神的教会，那么我们就必须有良好的装备和充分的准备。”

徐弟兄很快就写好了一本小册子，命名为“建设中国的家庭教会”。这本小册子里，他点出了七点我们的活动最需要注意的圣经理论。感谢神，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了为家庭教会进步而制定的更清晰的计划了。

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怎么计划能够赢取整个中国的计划。然而从 1983 年到今天，福音的传播和同工们的途径早已超出了我们的计划。

按照圣灵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开始把注意力移到了陕西省，那里得到的福音少之再少，也没什么人去那里作见证。那里乡间的几个小教会都非常需要实在的教导和鼓励。陕西作为九朝古都西安的家，那里对福音的阻力大大超过了其它的省份。

我参加了一场河南全省的祷告会，教会领导人说陕西的弟兄姊妹们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急需一些工作人到他们那里，指导他们建立新的教会。于是大家都对我说：“这几天来我们一直为他们的请求而祷告禁食。云弟兄，我们相信那是神的意愿让你走向西方，到陕西去。你带上两个姊妹来协助你，现在就动身去陕西吧。虽然这两位姊妹都没有布道的经验，你可以在路上慢慢教她们。她们都是为福音而战的战士，全心都致力于拯救灵魂。”

去陕西前的那个晚上，我们向神祈求准备好那里人的心，让他们能够接受福音。正在祷告中的时候，突然一个可怕的异象猛地击打了我，让我的灵魂不断地颤抖。我大喊着：“哈利路亚！耶稣的血能战胜你！”周围人都被我吓了一跳。

大家停止了祷告，围了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汗流满面的我告诉了他们：“我看见了一个邪恶的异象。一个可憎的黑兽不停地追着我，它满脸横肉。一把抓住了我，把我按在了地上，并且坐在了我的身上让我如何都没法站起来。它的一只手卡住了我的喉咙想把我掐死，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一个铁钳试着夹住我的嘴。它让我机会不能呼吸。我

又看见一个强壮的大天使朝我飞来，我就用我的全力拿我的手指头戳了那个怪物的眼睛。倒下的我随之被天使扛到了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就喊着：‘哈利路亚，耶稣的血能战胜你！’”

我说完之后，我们一起开始祈祷，然后一起分享了主的晚餐。我们把我们的一切寄托在了主那里。我们三个，就是我和另外两位姊妹在第二天到了陕西的商南县。商南位于陕西省最东南角的大山中，那里的很多穷苦乡亲都不曾见过什么外地人。

当地的信徒得到了我们到来的消息后就当即忙着准备聚会，把周围几个地区的领导人都召集来了。在头一天我为他们分享了使徒和教会的历史。讲到了第二天的中午过后，我的嗓子实在说不出话了。他们就建议我休息一下，让我的伙伴继续代替我讲课。我就问同行的娟姊妹，让她来讲一讲十字架的拯救。

这两位姊妹都不曾在这样的公共场合讲过话，也没有经验站在这么多人面前。娟姊妹由于太紧张了，就跪在台上哭了起来，她的圣经也掉在了地上。大家就同情地为她祷告。

我被领到了一间空房里去休息。我躺在那里，心里念叨着这天早上讲过的那些话。

突然我听到了一声巨响！几个公安局警官一脚踢开了我的房门。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抓着按在了床上，一名警官用全身的重量把我紧紧地压在那里。他的一只手掐着我的喉咙，另外一只手从他的皮包里抽出他的证件，朝我吼道：“我们是公安局的，你们一伙是从哪来的？”

我立马想起了我的那个异象里的黑色怪物。

另外两个警官用一根粗麻绳紧紧地把我的双手绑在了背后，然后又把麻绳绕着我的前胸后背缠了一圈。一个警官看见了固定在墙上的那个红色的十字架，上面的竖架上写着“神如此爱这个世界”，横架上写着“他把自己挂上了十字架”以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过”。

警官们读了之后就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把抓下那个十字架，然后把它绑在了我背后的麻绳上。接着他们就开始疯狂地踢我，接连的重击像雨点一样落在了我的手脚肩膀，前胸后背上。

房主这时候赶了进来，跪在了那里，求警官们放了我。他说：“他真是个好人的，没干什么坏事。请你们要逮就逮我吧。”

警官们推搡着，把他踢了出去，吼道：“他欠老子的，你能还个屁！”这真的是我头一次有机会，真切地分享到了主的荣誉，去承受着基督的十字架。他们扬威耀武地赶着体无完肤，浑身青肿的我朝商南镇中心走着。我想起了那么一段经卷，“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献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哥林多前书 4：9）

镇上的人们看见我被绑着，背着红色的十字架后，一个故事就流传开了。他们说“河南的耶稣”来了，很多人都聚在周围，观看这个奇怪的景象。

就这样我们沿着街道游行，一辆警车缓缓地开在我前面。用一个大喇叭，他们向公众宣布：“这个人是从河南来宣讲耶稣的。他已经严重地搅扰了治安，迷惑了人民。今天我们公安局已经把他抓住了，将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

他们强迫我跪在地上，警官们对着我的前胸和脸庞又是一阵好打。我的头胸挨着拳头，背后也有警官用铁靴踢着我。顿时我的脸上七窍流血，难以忍受的疼痛让我几乎失去了意识，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我又被拽了起来，推搡着走向了另外一条街。他们决定把我的样子让尽量多的人看到。

我抬起头，看着人们投向我的目光。有些人在怜悯我，哭着。看到这些，我觉得我的信心又被强化了。我看准了一个机会，就小声地对旁边的一个妇女说：“请不要感觉对不住我。我是应当哀哭的，为那些我们国家里丢掉魂的人。”

群众们听到我这么说之后，哭得更厉害了。我就被这么赶着，走完了接下来的半天。夜幕降临时，我被赶进了警察局的大院里。

他们并没有为我松绑，只是取掉了我背上的十字架，接着我被锁进了一间大号的审讯室。这间审讯室的门是铁做的，窗户也被铁栏杆封得死死的。

几个凶神恶煞的警官走了进来，他们开始装腔作势地问我很多问题。主对我的心里说：“你的父亲一定會在暗中保护你。”

他们朝我吼着：“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河南。”我回答他们。

我猛地想起我在河南是一个通缉犯。我绝不能告诉他们我家的县城和镇，不然很多其他的信徒都会有麻烦了。想到这，我就闭上了我的嘴，决定不再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我感觉神这时候希望我去装疯，就像圣经里大卫做的那样。我开始躺

在地上，做着无稽的动作，不停翻白眼，四处吐口水。我一个字也不说，公安局的人见状吓了一跳，很快就相信我确实疯了。

很多人挤在警署院里的窗户外面往里面看，想看个究竟。

一个警官走出了审讯室，到隔壁房间打电话联系河南的派出所，想弄清楚我到底是哪个管辖区来的。所有的警官都跟着一起去了，他们都想听听河南那边的情况，剩下我一个人在空空的审讯室里。我仍然被绳索紧紧地绑着，这他们都知道，我一点逃跑的机会都没有。窗外的人群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打电话的警官身上，也在听电话里说些什么。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移开的时候，圣灵从心里对我说：“彼得的神也是你的神。”我就想起了天使是如何打开监牢的门，让彼得逃跑的。“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希伯来书 1：14）

就在这时，绑着我双手的绳索突然松开了！我没有立刻抖掉绳索，而是让它在原位呆着。我决定一定要逃出去，如果我被看见了我可以说我是试图去找厕所。我保持着双手在背后的姿势，用嘴拧开了门把，就这样走出了审讯室！

这时，神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我试着提醒我自己，耶稣基督的血在保护着我。我就这样，从人群中走了过去，没有一个人阻止我，甚至没人对我说一句话！尽管人虽多，神却蒙住了他们的眼睛，所以才没人认出我是谁。

我穿过大院，约莫走到了离审讯室只有十米左右的厕所边上时，立刻抖掉了绳索。我的手脚和胳膊都被绳子绑得麻木极了。看着面前的北

墙，我捏着自己的手。

大门被紧锁着呢，所以唯一能逃跑的途径就是去翻两米多高的水泥院墙。墙头顶上镶满了尖锐的碎玻璃。我盯着墙头站在那里祷告着，希望主能治疗我的手脚和身上的伤。

既然除了翻墙我别无选择，我就几步走过去准备跳。当时，不能浪费一点时间，警官们随时可能再次抓住我。随后发生的事无法用人的理念去理解，但是神是我的见证人，我可以告诉你确切发生的事情。

我抓住了墙头之后，就用全力把身体往上撑。我看见墙的那面是三米多宽的堆肥坑，上面都没有盖子。

我还艰难地试着翻过墙头时，突然我感觉到有人把我托了起来，一下子把我扔了出去！就凭我这么一跳，甚至远远地跃过了面前的堆肥坑！一段经卷随之映入我的脑海，“*我借着你的冲入敌军，借着你的神跳过墙垣。*”（撒母耳记下 22：30）

彼得的神就这样了不起地帮助我跳过了围墙逃了出来！我相信把我托了起来的，就是我在异象中看到的那个天使。

黑暗已经笼罩了整个山区。我就在山间的树林里这么瞎跑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虽然不知道我在往哪里跑，但是我在全力让我跑得离警署越远越好。

我边跑边念着诗篇里的话，抒发着我心中对主的感谢，“*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

靠耶和華。他心確定，總不懼怕，直到他看見敵人遭報。”（詩篇 112：4-8）

多少次我在黑暗中滑倒了，但是神仍舊怜悯地引導我。好幾個小時過去了，我翻過了兩座山又過了一條河。突然我聽見有人在黑暗中喊道：“云弟兄，你這是去哪呀？”

我模糊地看見這個人走到了我跟前，問我：“云弟兄，你怎么變成這個樣子了？”他看見了我的傷口和血，叫着：“云，發生什麼事了？”那時，應該是午夜時分，我根本看不清他是誰，我就小聲地問他：“你相信耶穌嗎？你認識我嗎？”

他回答我說：“早上我也去了你們的聚會，下午你說不出話了我就回田里做活去了。”

他還沒有聽說我被捕的消息。在公安局到來幾分鐘前，他就離開聚會，這完全是神的意願。這位弟兄是個勤勞的農民，他每天除了田里勞作，家務雜事都也很多。他之所以半夜跑出來施肥是為了補上白天耗掉的時間。

我告訴他：“我下午被公安局的抓住了，但是主把我從他們的手中救了出來，幫我跳過了警察局的圍牆。我現在在哪？請你幫幫我。”

這位親愛的弟兄立刻說：“趕快來我家換換衣服吧。”

“不！”我拒絕說：“沒時間了。現在最重要的事是請你帶我去見我的同事和你們教會的領導人。”

這位弟兄的田離聚會點很遠。他把他的担子丟在了田里，領着我走過了一條羊腸小道。最終我回到了我之前被逮捕的那間小屋。

我们到那的时候只能听见人们在大声地祷告。他们在主面前大声地喊着我的名，祈求让他释放我。我走了进去，他们都不敢相信各自的眼睛。他们都惊讶地看到了主的确把我从恶人手中救了出来。他们换掉了我浑身湿透了的衣衫，然后洗了洗我的伤口，擦掉了到处都是的血迹，脸上和手上。

我鼓励了又鼓励陕西的信徒们。我祈祷着，求神把他那富有怜悯的手放在他们身上。我告诉他们：“*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使徒行传 14：22）他们坦然地对我说：“我们一定会继续遵从圣经里的字句。”

泪水从所有人的眼角里不住地流了下来。

天亮前我们结束了最后的祷告，我和两个姊妹三人立刻动身离开了。乘车去了下一个目的地。尴尬的当局像猎犬一样四处寻找我的踪迹，却没找到。几天后，我平安地回到了家。

我们去西方的旅程是充满泪水的，同时也充满了抵挡恶人的奇迹保护。这一切无不归功于神的怜悯，是祂聆听了诸多心挚如火的弟兄姊妹们的祷告。

回到河南后，我很快见到了徐弟兄，付弟兄和我夫人。我见到他们时，我没说别的，说了一段经卷：“*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哥林多后书 1：8-9）

徐弟兄看见我后异常激动。他说：“我们在几天前祷告聚会的时候，

你夫人获得了一个异象。一个声音说：‘云在陕西被逮捕了。他需要一个奇迹帮他脱险。’我们通知了整个教会，所有人都当即为你祷告禁食了。”

听完这些话后，我的眼泪又忍不住夺眶而出。那泪水来自感谢神的爱和仁慈。

让我告诉你那两位随我同行陕西之旅的姊妹如何了。其中娟姊妹就是那位在聚会台上太紧张了，哭起来的姊妹。

神的作为奇妙地打动了这两位姊妹的心，她们两个后来都决定继续单身，这样能更投入地为主的事业尽心。今天，娟姊妹是重生家庭教会网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她像猛狮一样勇敢，充满了勇气和信心。

德玲的回忆：在这段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固了。我心里某处总是告诉我，我们应该有个更平静的家庭生活，我的丈夫应该总在我身边。

当我们下定决心，不计后果地跟随耶稣时，并没有真的想过这段时间发生的事。**1983**年在中国的迫害是异常可怕的。有好几百个家庭教会领导人都会被像罪犯一样追捕，被送入牢房。我们也被迫逃避着当局，对于我们那是一段紧张又痛苦的日子。

这些事情的同时我丈夫去了陕西。他去了那我们从来没有差遣同工的地方讲道。云去了那里的几天后，主就给了我一个异象，告诉我云被逮捕了，但是主一定会救他的。

这个异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认识到了神从来都有着一切的操控权。我们当时不曾有电话。在无法联系的情况下，主为我们联系了！

当我再次看见我丈夫的脸庞时，不仅仅是快乐，也感觉如释重负。他看起来狼狽不堪，脸上被打的伤痕还在，头发也被从头皮上扯得不成样子了。他全身都是伤疤和皮下青肿的淤血，还好并无大恙。我们听他讲了发生的事情，万民之主是如何用奇迹的方法帮他逃跑的。我们都心悦诚服地充满了感谢，和对耶稣的赞美。

经历过这些后，我也就对云将要经历的事更有信心了。我知道那所有都无非在神的手中，和祂的意愿里。

第七章 神期盼我的全心

几个月来我们都像被追捕的野兽一样。从来不知道我们将会在哪里过夜，或者什么时候会在夜里突然被缉捕。

政府和三自爱国运动愚弄了全世界的很多基督徒，让他们认为中国确实已经拥有了信仰自由。很多人都坚持相信中国人已经拥有了权力去选择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信仰。他们不少人也对外宣称中国人再也没有任何因为信仰而遭受的迫害了。

而我的个人经历，同时也是成千上万的家庭教会的经历，事实恰恰相反。有那么一次我被逮捕时，当权者让我选择是被电棍打还是绳鞭抽。他们嘲笑我说：“你看，你有选择的自由。”

宗教“自由”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愿意完全按照政府吩咐的去说，去做，去崇拜神。凡是渴望圣洁生活的人们，希望遵守耶稣的所有教导的人们就会很快发现真实的自由到底有多少。

陕西的遭遇过去了几星期后，我的嘴仍旧时常流血。在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以后，我们教会决定让我到南方的湖北省去看看。

这次旅程中，很多的奇迹都与我们同行。借助圣灵的力量，很多人得到了神的治疗。

那里的政府干部，自然也费了很多心思，想尽办法去逮捕我们。我的伙伴们对我们的安全不敢马虎，他们谨慎地把我的安排到了湖北北边的边界上。

我们在山洞里休息，每当转移的时候，也是完全徒步转移。几天下来，

我们的衣衫都没有完整的了，头发也太久没修理，很不自然地耸着。不少人看见我们就厌恶地看着我们，猜想我们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哥林多前书 4：13）

我在湖北北部花了很多时间。不少奇迹就在这段日子里让人们看到了，福音也让好几千人都听到了。随之，公安局也对此有了觉察，政府很快让湖北和河南的边界进入了警戒状态。

不久后，对我们的迫害风暴随之到来。

各个城镇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有关于我们的海报。上面写着大标语，类似家庭教会必然被打倒，教会头目必然被逮捕之类的话。乡区的大喇叭也开始大声地宣传，声称河南的不法牧师将会被绳之于法。

通知凭借着广播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宣传。广播警告众人不要听我们的话，并且一旦有消息，随时要向政府部门报告我们的住所。

在湖北省北部的和平镇外，我们在一名信徒家里组织了一场聚会。当时西伯利亚的寒风使劲地刮着，让气温降过了冰点很多度才停下。

那天早上，传来了一条消息，一位叫恩神的弟兄进了监狱。风声越来越紧，就连招待我们的基督徒一家也觉得风险太大了。当天晚上，这家人就说，我们不能再继续住了。因为如果当局发现这家人招待了我们，无疑他们家也会入狱很多年。这家的母亲甚至跪到了我们面前，求我们离开。

我就问她说：“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又被警察追捕。天又冷又潮，您如果可以，请最少借我们一套旧毛毯行吗？”她简单地拒绝了我们说：“如果你们被抓住了，公安局一定会从毛毯上追查。如果查出来

是我们家的毛毯，那我们家麻烦就大了。”

既然毫无希望，甚至连铺盖都要不到，我们最终走了出去。在黑暗的夜幕里，感觉到的就是冷，潮，饥饿，还有不停地打抖的感觉。我们走着走着，就时不时有哪家的看家狗朝我们狂吠着，听起来仿佛带着嘲笑的调子。那天夜里真的是黑极了，伸手不见五指。

甚至呼吸起来都感觉非常困难。

这才是神的意愿，他在训练着我们。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了需要向他哭喊，寻求他的庇护和眷顾。于是我们夹着泪水向主哭喊了起来。又是一阵寒风拍打着我们。我和张荣亮以及其他几个伙伴就这么接着走，试着以不停地运动暖和起来。从上牙打下牙的牙缝里，我们唱着歌。在漆黑的冰天雪地里恍惚了老半天后，我们发现我们走到了一片谷堆地里。我们在稻草堆上挖了个坑，勉强能抵御一下寒风。这个坑也就能躺下一个人而已，一位姊妹躺了进去，我和张荣亮继续往前走。张荣亮随手捡了两个破麻袋，我们各自包裹住了自己，希望能暖和些。就这么连跑带走地在黑夜里赶了大概两公里远，我们走到了一个鱼塘边上。整夜公安局都在村子的内外搜查我们的踪迹，哪里能知道我们躲在了鱼塘边上的一片灌木丛里呢。午夜后的温度降了更多。凛冽的寒风开始夹杂着冰雨向我们再次袭来。薄薄的冰片和雨点就这么像钉子一样刺向我们，冰冷至极，直刺骨。我们颤抖的牙齿不停地打着曲子，很久没有进食的胃也跟着唱起了“空城计”。我只能和张弟兄紧紧地偎依在一团，尽量保持温暖。

我们就跪在了鱼塘的堤岸上开始了祷告：“哦！主呀！凭借着你那洒

满十字架的宝血，请怜悯我们的国家吧！请驱散中国上空的乌云吧！”

大概早上四点钟的时候，我感觉勇气全失，独自走着，喊着主的名。

顿时，圣灵给了我一个清晰的异象。

黑暗笼罩了整个天空。一席沙尘暴翻腾着从一片沙漠上飞驰了过来，一下子就把我吞没了。我能听见雷声阵阵却没有一滴雨。紧接着我看见了一排巨浪从北边席卷而来。飞奔的水墙把我托了起来。我喊道：“神呀！救我！”

这异象中又出现了一个大水壶，有一米多高，漂到了我面前。我立刻抓着水壶跳了进去。紧跟着一顶雨伞从天而降落在了我的头上。我抓住了扣在头顶的雨伞，雨水就从伞的四周倾泻而下，我身上却可以滴水不沾。大水把我往前推着，我能听见泥沙石块不断地撞着壶底，我却感觉无比安全。

在壶里，我眺目远望，看到了很多不想看见的景象。很多弟兄姊妹们在全国各地被逮捕，遭到了酷刑的审判，还有些进了监狱，有些被关在了警署里。我虽然能看见这波迫害的狂潮，却自己只能呆在这里，对他们的苦难爱莫能助。我哭喊着。

异象结束了，我开始痛苦地埋怨着神：“你为何无力保护我们呀？神呀！你为什么离弃我和其他的门徒呀？我必然也很快会被抓住，马上就要落入公安局的手里，我还有我的母亲和妻子呀。你为什么这么待我呢？”

主不理我的怒气，没有回答我。

我绝不能回家，否则被逮捕是毋庸置疑的。我也无法帮助那些全国受

苦，被折磨的弟兄姊妹们。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异常失望。我的状况也无非是进退两难。

这些状况也不过是主所利用的，向我展示他所要的是我对他全心的许诺。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我的心里蹦出了一首美妙的新歌：

只要我活着就爱我主，我只爱我主！

全心全力全意爱我主，我只爱我主！

不论发生了什么，我只爱我主！

透彻我的言与行，我只爱我主！

谦卑求知的日子，我只爱我主！

欢快幸福的时候，我只爱我主！

任凭我是饥是饱，我只爱我主！

哪怕我是死是活，我只爱我主！

主为我舍命，我罪全赎清。

我愿献一生，我只爱我主！

我把我在异象中看见的一切告诉张弟兄后，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了。主会保护我们，他必为我们准备避难所。”等不及天亮，我们就接着往前走了。

我更加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不论我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我都在主的手中，他从来都会解救我。在主 的召唤下，我再次开始向前迈 步了。我也顿然对我埋怨主的话深感羞耻和歉疚。但是祂从来都耐心地对待我，全心地爱我，并没有让我得到我应得的。他只是柔和地教导着我，

就像雄鹰教导自己的雏鹰一样。

德玲的回忆：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的团体和会员的发展都让我们非常满意。各界的压力都意味着我们想存活就必须从主那里寻求保护和依靠。同胞们的关爱给了我们心里很大的安慰。为主服侍的日子里，我们也见证了数不清的奇迹。很多超自然的启迪，神的治疗，驱逐邪灵。

艰难的局势并没有大碍。或许也就是因为局势是如此的艰难，才让教会得以飞速成长，速度空前。主降下了复兴的火焰，很快点燃了整个中国。

有些不可磨灭的事情仅仅发生一件就能带领很多很多人走向十字架下的拯救。

在我家银张村里，有个姓张的共产党书记，他很多年里都不停地迫害折磨基督徒。很像遇见耶稣前的使徒保罗。张书记似乎最热心的就是去毁掉所有的教会。

一个寒风凛凛的冬天，我们一行人去了银张村。我们包括我母亲，付弟兄，我和云以及其他几个伙伴。我们访问了那里的一个基督之家，在那里为他们祈祷了。当时来了总共三十多位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像顺势进行一场聚会。

邻居隔着院墙听见了我们的祈祷声就向当地的党委书记进行了举报，也就是那位张书记。张书记很快就带了一批公安警官赶到我们那里。他们都带了警棍和绳索，准备把我们全部抓到警署。

这位书记有个弟弟住在邻近的一个村子，患有精神分裂症。也就正在公安局破门而入，冲进我们的聚会的同时，恶魔带着杀心的邪灵进入了。他。疯癫的他用一把生锈的菜刀砍死了他的八十岁的母亲。（也是张书记的母亲）剁下了她的头，把她的尸首扔到了房外的厕所沟里。

警官们闯进屋院的时候，付弟兄正在带领着大家唱歌。警官们踢烂了门之后，就开始凶狠地用警棍打着付弟兄。年迈的付弟兄被打得奄奄一息，最后毫无生气地躺在了地上。他们就把他那已失去意识的身体用麻绳紧紧地捆了起来。我们能做的也无非是为这位可敬的老牧师祈祷。

他们也把云的母亲推倒在地，狠狠地踢了她。他们没有绑她，因为他们看见了聚会里的年轻人们。他们把所有的年轻人都绑了起来，并没有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回警署。

我们被丢在了一个单间里，他们要等天亮后在收拾我们。晚上就有人向那位书记带来寒心的报告“你的弟弟杀了你母亲！她被扔进了厕所沟里，头被砍了！”急匆匆跑回去的书记也就忘了我们的事了。清早我们听到这消息后，就开始向主呼喊，为这位书记的家庭祈祷。希望他能够悔改，并且被原谅。

那位书记跑到家后，看见他的弟弟躺在床上。他就问：“咱妈呢？她在哪？”他弟弟就说：“我杀了她，把她扔到茅坑里了。”那位书记就发疯地吼道：“你怎么能干这么没良心的事！”他那疯癫的弟弟却笑呵呵地说：“你在那里打那些基督徒，我在这里杀了咱妈，不是挺好的？”他又拔出来那把生锈的菜刀，去砍张书记，幸好张书记身旁的公安警官眼明手快夺了刀。费了好大劲把这个疯子捆了个结实，也带到了警署里。

后来，包括公安干部在内，所有那地方的人都认为张书记是迫害基督徒自作自受，遭天谴。从那以后，那地方的当权者不再打理信徒的事了。这件事让全村的人都很震惊，他们都开始悔改说：“耶稣是活着的真神。”村里人慢慢都成了基督徒，并且受洗了。

所有的基督徒们对张书记的家庭的悲剧表现出的却是真诚的爱。他们全家都被感动了，于是就都谦卑地接受的耶稣。这让我想起了那么一段经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 8: 28）

很多银张村初信者们都承诺要去以全心服侍主。他们决定要把福音带到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耶稣的名的其它地方去。

血在以不同的方式流着，福音跟着迅速地传播着，这就是那艰难的 1983 年。

第八章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腓力比书 1：14）

我得感谢神召唤我的恩典。那些信他的人们从他获得了多么多的能力呀！

不顾那席卷着中国的可怕狂潮，德玲和我在迫害的日子里准备向北方进发。我们一起唱了一首歌，是来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使徒保罗的勇敢宣誓：

现在心甚迫切，我往耶路撒冷去。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们指证，有捆锁和患难在等待我。

我不以性命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们继续和其他信徒会面，鼓励他们多多追寻主的引导。一次祷告会上时，一位神的仆人突然对我说了一句预言：“这次你和你的夫人去北方一定会遇见危险。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主都会和你们同在。”第二天清晨天亮前，我和德玲就跳上了往北走的中巴，去了漯河市舞阳县。一路上经过的许多车站都贴着我的名字和照片，通告公众我是一个危险的罪犯，反革命分子。海报上还宣称我是反政府组织的一个

头目，在不断地蛊惑群众去违反国家宗教法规。

在一个小镇上，我们不得不改乘另外一辆巴士。我一直戴着墨镜来遮挡我的眼睛。很多在车站周围的人们都在看海报上我的照片，我们远远地能听见他们在讨论的海报上的话题。有那么个人说：“谁要是能协助政府逮捕这个亡命徒能得一笔不小的奖励呢。”

一种不可言谈的喜悦弥漫在我和我夫人之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主会安顿照料我们的。我因他的名而成为一个通缉犯确实是无比的光荣。

河南的基督徒们与湖北的基督徒截然不同。他们都甘愿以生命来冒险欢迎我们这些“罪犯”到他们家里。局势越是紧张，他们期待我们到来，并接尊敬神的仆人的爱心就更迫切。

我们又前行了一段，在一个村子里组织了一场聚会。在这场聚会上，由圣灵领导着，我们唱了一首极其感动的赞歌，叫“主的烈士”：

自从五旬的日子里，教会的生时起，主的随从就时刻甘愿牺牲自己。

万人为了生命之冠，而舍命奋起，福音的昌盛分不开主的身體。

合唱：成为主的烈士！成为主的烈士！我愿死在主的荣耀里。

使徒爱主爱到底，甘愿随主走上他的路，承受在一起。

孤独的约翰被放逐，辟特莫岛上度一生。

斯提反死时无怨言，愤怒的人们石头扔。

马太遇难在波斯，暴徒持刀将他刺。

马可死时志不灭，双腿被捆遭车裂。

医师异乡被悬挂，他的名字是路加。

彼得，腓力，西门都爱主，随主走上了十字架。

身陷荒蛮的村落，巴多罗买被活剥。

多马印度惨殉道，五马分尸被撕破。

希律斩首大雅各，利锯杀死小雅各。

乱石之下，主的弟弟雅各牺牲了。

乱箭之中，犹大柱上为主把命舍。

马提亚抛头颅于耶路撒冷城中，保罗杀身成仁在暴君尼禄治下。

我甘愿扛起那十字架，向前迈步。

跟随着使徒们的路径，继续牺牲。

只为万万千千珍贵的魂得以拯救，我要诚诚恳恳甘愿成为主的烈士。

当我们唱完时，整个会场都随之颤抖着，伴随着大大的哭喊声。我站了出来，开始说些关于为主而负重的话题。圣灵降到了我们身上，我们开始诚挚地祷告，为我们的国家求宽恕，甘愿为主而战。

而后，我认识了甄弟兄，一位谦卑又信心十足的弟兄。大家散伙以后，各自去休息去了之后，他仍旧在院子里，为我们的国家祈祷。圣灵清楚地对他说：“三天之内，你周围必然有人会为我的名而被绑被打，甚至搭上性命。”

他把这句话告诉我之后，我觉得这是主对我个人所说的话。我就小声地祈祷说：“父亲呀！我愿意为你的名去经历一切。”

我夫人和我一起祷告着，我们都觉得德玲很有必要在回家的时候去看望一下那些入狱的伙伴们的家属。我和她告了别，向被其他信徒们陪

伴着的她摆了摆手，看着他们朝车站走去。

我们聚会的整整三天里，窗外都是一片大雪纷飞的景象。有些村里的老房子由于屋顶积雪太多，被压垮了。在风雪里，虽然整个村子都是银装素裹，而聚会中的大伙却在主的烈焰里。

1983 年 12 月 17 日，也就是我到那里第三天。半夜时分，聚会告了一个段落。房主为我们准备了热水，要去洗所有人的脚。我夹着泪，洗了我的伙伴们的脚。他们就要求我也坐下。脱掉了我的袜子，就开始用他们的泪水给我洗脚了，然后又帮我把袜子慢慢地穿上。我们的聚会所在的地方叫爱心村，我得说确实如此。

我们几个之后分开到不同的信徒家里去休息了。我们离开前，张弟兄（张荣亮）摘掉了他的大大的围巾，缠在了我的脖子上。

我们刚刚离开聚会所，就有几十个拿着手电筒的在村子边上让我们碰上了。他们朝我们吼道：“你们是什么人？在这儿干嘛呢？”我的伙伴一下子就明白出问题了，扭头就跑。我也转头开始跑，但是已经太晚了。

一个拿着电棍的人朝我跑了过来，上百伏特的电压一下子打在了我的背上。我瞬间躺倒在了雪地里，钻心的疼痛撕裂着我的全身。

他们用钢盖靴踢着我，并且用枪托朝我身上砸。和我一起被抓住的弟兄总共有四位。这时我听见从上方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说：“我知道。”

我认出了那个熟悉的声音，是我的主耶稣的声音，很多个世纪前祂也曾经对在土耳其的士买那被迫害的信徒们说过话。“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但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 2：9-10）

我主知道我要经历的事情，祂也知道我所忍耐的一切。祂的这段话使我得着了很大的鼓励。

甄弟兄的预言也回映在了我的脑海里，痛苦离我而去。一名警官要我告诉他我的身份，他说：“你叫什么？从哪来？立刻老实交待！”他又慢慢地朝我靠近，用更有威慑的口吻说：“快点说实话，要是敢骗我们，我就活剥了你！”

我的心顿时又悬了起来，想起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仍然在附近的聚会地点，他们都有被发现的危险。我心里所想的一切就是得立刻想办法给他们一个警报的信号，让他们知道有麻烦了。

圣灵随之提醒了我大卫王的故事，就是大卫在遇见亚比里克时装疯的事情。

我大声地叫着：“我是个天上的人！我住在福音村！人们喊我晨星！

我父亲的名字是富足的祝福！我母亲的名字是信心，希望和爱！”

警官们就又开始狂踢我，把我拖倒在地上。朝我吼道：“你疯了吗？

什么叫？我们问你从哪来，你的同伙是什么人？！”

当时我面对这东方，就指着前方说：“他们都在那边那个村子里。”我

又大喊了一声：“我被公安警察抓住了！”

警官们把我推到了一边，让我立刻带他们找我的同伙。“领我们去那，

如果你敢说谎我们就活剥了你！”他们又再次狠狠地威胁着。

我走在他们前面，又开始大声地叫着：“我被公安局的人抓住了！我不知道聚会场所在哪，因为我是个天上的人！我不是地上的人！”

我试着让我的喊声更大些，希望我的伙伴们能听见。让他们在被逮捕前快点逃离。

从那天起，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外号在中国的信徒之间成了“天上人”。你们也看得出，我并没有要别人这么叫我，我也实实在在就是个软弱的俗人。而我的外号也就这么来了。

有很多弟兄姊妹并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后逃跑，反而不少走了出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相对他们个人的安危，他们甚至更担心我的安危。我领着警官们走过雪地，走向了东边的那个村子。他们揪着我，催促着：“快点！是哪间房子？带我们进去！”

我就装糊涂，叫道：“哎呀，我弄错了！不是这个村子。我的同伙是在另外一个村子里。”

他们把我撂倒在地上，一起开始揍我，踢我。通电的电棍也再一次地激到了我的身上。无疑，若不是主保护了我，我的性命已断然不存。有些弟兄姊妹们静静地在远处跟着我们。当他们看见我被惩罚时都悲伤地跪在地上祈祷。警官们很快看见了他们。

我不愿意让其他信徒也冒这个险，就再次大叫着：“我是个天上的人！我不知道什么聚会所，我不认识你们这些跟着我的人！天上人不是犹太！我知道的人只有天上的主！”

弟兄姊妹们都明白我是在警示他们，就都扭头跑了。

警官们都快气疯了，因为我耍了他们。我就被他们连同其他四个伙伴一起推进了他们的闷罐车里，准备带我们去舞阳市区。我们五个人被一根绳索绑在一起，如同送上屠宰场的牲畜一样。我站在闷罐车里高声唱着一首歌：

先有血流，才有膏油。

先得净洁，方能从主蒙福。

先必须走过各各地，五旬的日子就来到。

十字架呀，十字架，我永远的荣耀！

他的鲜血把我的罪洗掉。

只有耶稣的血才能洗掉。

我们五个人被扔进了警署的一间囚舍里，寒风往里头刮着让我们周围的温度降得远远低于冰点。周围自然没有任何保暖设备，我们的外套也在刚才被打的时候剥掉扔在雪地里了。我们都不停地打着哆嗦，看着自己冻得发青的四肢，人也开始变得头晕。冰冷的手铐像刀一样割着我们裸露的手腕。

我用手铐敲着铁门和窗户。敲了一会后回头看见囚室的一角有一个破旧的纸箱子，我爬了过去在里面找到了一面破鼓。我就开始用手铐去撞击破旧的鼓面，弄出很大的声响。我也用我最大的声音唱着诗篇的一百五十章：

赞美主，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

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主。你们要赞美我们的主。

我唱着，我心里的喜悦就随之增长。我开始站了起来，继续赞美主。我的冻僵的手脚也渐渐脱离了寒冷的摆布。四位弟兄都在那里跪着，认真地为中国祈祷着。窗外的寒风虽然仍在尖厉地呼啸着，但是在我们的囚室里能听见的只有我们的哭喊和祷告声。

我们击鼓和歌唱声显然是惹恼了看守，但是没人来收拾我们，因为他们不愿意在这种温度下从被窝里跑出来。整晚，我们五个人不断地互相鼓励着，强化着各自的信心。类似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三人，我们明白了只要主的灵所在之处，自由都是可以找到的。不论是冻死人的冰冷囚室还是烈焰灼烧的炼炉。哈利路亚！

第二天早上，看守打开牢门后就领着我们走到了院子里，院里的地面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看守取下了我的四个弟兄的手铐，告诉他们：“你们必须立刻清扫干净整个院里的积雪。至于这个发疯的‘天上人’，他的手铐就免取了。昨晚他可真能折腾，又唱歌又敲鼓，让老子一宿没合眼。”

看守长走了过来，在我脸前挥舞着他的电棍说：“该给你提提神的时候了！”他命令我在他面前跪下。我直接大声地回答他说：“我不会

给你下跪的，我只对我的神下跪！”

他傲慢地打断了我的话，说：“我就是你主子，现在我就是你的神！

如果你给我跪一下，我就马上放了你。”

我愤怒地说：“以耶稣的名义，你绝不是我的神！你只是个地上的警官。我的神是在天上的神，我也是个天上的人。”

他“咔嚓”一下拧开了电棍，吼道：“天上的人肯定不怕电棍，来试试吧！把你的手伸过来抓着它吧！”

几个警官一起抓住我的手，强迫我的手伸向电棍。一瞬间，上百伏的电流咬住了我，就像一只毒蝎不停地蛰着我，又如万箭穿心了。感觉我的灵魂就要被击出躯体了，我叫着：“主呀！可怜我！”

顿时，这根电棍出了故障！他们怎么拧都拧不响了！

我睁开了眼睛，盯着那个敢称自己是神的看守长。他不知是何原因，满脸惊恐，汗如雨下。（甚至当时很冷）掉头就跑。

四位弟兄见证了发生的一切。在警官们抓着我的手去触碰电棍时，他们都在为我祷告，祈求让神怜悯我。

第二天的清晨，我们五个被一起推上了一辆小型警用面包车，把我们送往舞阳监狱。

我走进监狱大门的时候心里在想，这迫害教会的年头里，每个囚室里都肯定关着不少主内的弟兄。为了叮嘱性地鼓励他们，我快走到囚室的时候，在走廊里大喊着：“一个天上的人被送到监狱里了。不会像犹大一样的！不会背叛我的主！”我们走到地方之后，我和甄弟兄，以及其他十位囚犯关在了同一个囚室里。

在囚室里刚坐下几分钟后，我听见门响，抬起头看见又有几位信徒被带了进来。监狱的狱警问一个基督徒说：“你是个天上的人吗？还是地上的人？”

那位弟兄回答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很显然，狱警是想分清楚到底哪些基督徒是像他们刚刚带进来的“天上人”，哪些不是。

一再追问后，最后那位弟兄说：“我只是个地上的人，不是天上的。”狱警指着他说：“既然你只是个地上的人，我就让你呆在一个天上的人的号子里吧。”

他进来了之后，我就跪在那里祷告。我全神盯着他，我的灵魂像火烧一样，因为他为了逃避苦难选择去否认 he 自己是信徒。

我满心热血沸腾地吼道：“不！你不该那么回答魔鬼！”

我站在那里继续吼着：“不！你必须对魔鬼说不！”

他无语地看着我。我用右手的食指在水泥墙面上狠狠地划着，试着写一个“不”字。我的手指按得越来越紧就开始发麻了，流血了。我就用指尖流出的血在水泥墙面上写了：“不！不！不！不要惧怕！不要信人，只信耶稣！”

当这位弟兄看到我用血写成的这些字之后，就对他向魔鬼的妥协深感羞耻和歉疚，抱头痛哭，流着忏悔的泪水。在他或释以后，成为了一位坚定的教会领袖。

有几位上了年纪的主内姊妹临近监狱居住，也听说我们被逮捕了。她们冒着风雪夜里赶到了监狱要递给我们她们最好的毛毯和棉衣。甚至

有一位大姐是拄着拐蹒跚地从雪地里走来的，我只能说她对神的家庭充满了爱！

她们在监狱大门前对狱警说，这些衣物是为天上的人们带来的这些礼物。狱警问：“给谁的？”

她们回答说：“给天上的人们。”

我的囚室是离监狱办公室最近的那间，所以我清楚地听见了全部对话。我听到的是她们的爱，我的心里翻腾着感恩的喜悦。为了让那些可爱的姊妹们能听见我的声音，我就叫着：“我是个天上的人！”

第二天早上，狱警换掉了老姊妹们给我们的礼物，扔进了我们囚室一堆打满补丁的破毛毯，那些好毛毯被扣下了。妇女们也为我准备了一双新靴，一样被狱警盗取了。虽然我们得到的毛毯又老又破，但是姊妹们的爱心确是给我莫大的勇气和信心。

监狱里基督徒的数量确实不少，我们都不得不为主承受着各种殴打和痛苦。同时神嘉奖了我们惊人的耐力，和特殊的智慧去对待那迫害我们的人们。

监狱领导喜欢教唆一些暴力的犯人去打另外一些犯人。只要这些犯人同意这些秽行，监狱领导就会让他们服刑轻一些，也给他们更好的伙食作为报酬。

饭点到了的时候，我们每人得了一小碗红薯粥炖白萝卜。一个星期里，每人能领一个馒头，那么一个白面蒸的馒头。对于我们这些快要饿死的囚犯来说，真的是难得的款待。

这天晚上我得到了我珍贵的馒头后就开始跪在那里，闭着眼睛向主感

谢，拿着馒头的手举向他。我的眼睛还没睁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囚犯从我的手上把馒头夺了去。

有个狱警一眼看见了那个犯人把我的馒头塞在了衬衫下面。狱警就冲上前无情地开始揍他，打了一会又让其他犯人也一起上。然后又把他推倒，跪在便坑里，朝他的头上灌大粪水。

像野蛮的禽兽一般，他们按着他的头在粪水里，直到他快要呛死了。我的唯一感觉就是无比的内疚！我无法控制我自己地大哭着，不为别的，只因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我朝神哭喊着：“哦，神呀！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原谅我的罪过吧！”

第二天早上，狱警把我揪了出去，开始在我的身上练功夫。我在他们的拳脚之下被击倒在了地上，接着就有其他几个囚犯在我的胸前和私处狂踩。我尝到了咸腥的血在嘴里不断地往外流，剧痛让我晕眩。当时我想，我一定就要死了。

我和甄弟兄一直都在一个囚室里，我们装着不认识对方。如果监狱领导知道有两个基督徒在一个囚室里互相鼓励，他们非得气疯了不可。但是当甄弟兄看见发生在我在院子里的遭遇时，他一下子冲了过来。扶起了我的身体，紧紧地抱住了我，叫着：“天上的人呀！我的好弟兄！”他用他的袖子抹着我鼻子和嘴里流出的血。

接下来的几天里，甄弟兄就一直像主的天使一样服侍着我。他不断地用经卷里的话鼓励着我去看向希望。几个监牢的看守和囚犯都觉得他有个和善又仁慈的魂，就渐渐对他生有了好感。

几天之后，公安局安排了一辆车把他带走了，带回了家乡进行判决。

他们朝甄弟兄喊：“快点收拾东西，该是走人的时候了！”

甄弟兄真的很不愿离开我，我们两个人都流着眼泪，对视着跪在地上祈祷。

“平平安安地去吧！”我小声地对他告别。

这位神的儿子就被从监狱里提了出去，也从我身边取走了。

虽然甄弟兄他人走了，但是他的话仍存。有些囚犯开始彼此说：“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呀。”后来，再没有什么囚犯粗暴地对待我了。

有那么一位未信的年轻人，他的母亲是个基督徒，他在我的囚室里呆了几天就发现我有所不同，不同于监牢看守人所说的那样。他开始对其他囚犯说：“云不是个疯子。他是一个为了神的信心而付出了很大代价的人。”

出于爱心和同情，他摘掉了他的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随后的那天，他就从囚室里放了出去，成了厨房里的帮工。不久后就得到了自由，开始为基督献身，致力作一名耶稣的门徒。

在监牢的日子里，我被他们审问了很多次。他们一度认为他们逮到了“大鱼”，却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我的身份。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试图调查我的来龙去脉，好借此抓住我的伙伴们。然而我每每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很显然严重地挫败了他们的计划。我永远不愿意在这种事上牵连起我家乡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鉴于我不肯透漏我的身份，舞阳县总署就致电河南的每个县区，要求他们都来面见调查我，看看我是不是来自他们各自的地区。好几个别的县的公安干部匆匆赶到，又失望地离去，因为我并不是他们心里想

找的人。监狱仍旧不断打着电话给省内各个单位部门，试图查清我的身份。

最终，在我被捕五个星期后，我的身份还是暴露了。1984年1月25日上午八点半，从南阳市区赶来的公安警官一眼就认出了我，他们快要高兴疯了。他们对我说：“你装疯卖傻的样子倒还挺会愚弄这儿的公安呀，你就甭想蒙我们了！就算你掉上几层皮我也认得出你。你从我们那逃跑了几次搞得我们像傻子一样，这会你可跑不掉了吧！”

他们打了我几耳光就把我从背后拷了起来。他们说：“走吧！我们这就把你带回南阳，到地方了好好收拾你。”

南阳的警官们好是感谢了当地公安，说很感谢对我的关照，然后把我扔进了他们闷罐车的后面。关上门后他们开始对我使以老拳，又用警棍打得我遍体鳞伤。

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了整整一天，我的手铐紧紧地勒着我的手腕，血开始流得到处都是。车的四壁都沾上了我的血。手铐深深地割进了我的手腕，一些腕骨已经暴露了出来。我痛不欲生地感觉着自己的呼吸，一呼一吸我都觉得用尽了身上的所有力气了。疼痛和失血让我恍恍惚惚，觉得自己要过去了，又折腾清醒，不得不再挣扎。

我向主喊着：“耶稣呀！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你要让我经受如此的折磨呢？请你现在就接受我的灵魂吧！”

也坐在后面的保安听见我的祈祷声，就拧开了电棍，猛击了我一下。疼痛对我是如此的剧烈，我真的觉得我的大脑和心脏就要从我身上瞬间爆炸了。

我就又对主喊了一句：“神呀，可怜可怜我吧。请你现在就接受我的灵魂。”

主的话语就在这时清楚地临到了我的头上，“你之所以承受，是为了参与我那正在承受的肢体。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将在众国族面前高耸，将在全地之上屹立。”

我一项骄傲的心里突然想到我在教会里的重要性，他们仍然需要我去领导他们。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了祂是神，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人。我认识到了神从来都不缺我的存在，若是祂仍旧会选择用我，没有什么比祂的宽厚的恩典更多。

就这样，痛苦和恐惧都离我而去。

警车最终开进了南阳市的街头，我的家乡。他们放慢了速度。透过车窗，我看见沿街的墙上贴满了海报，通知说：“热烈祝贺公安机关擒获曾试图伪装他的犯罪行径于宗教的斗篷里的基督教反革命分子云！”“反革命分子云的被捕是全南阳人民的福音！”

“打倒反动派云和他的走狗！坚决打击一切云带领的一切基督教会！”看守们拉响了他们的警笛，为了让更多群众看见他们抓到我的巨大成绩。我被捕的消息也迅速地传开了，很多人紧紧地跟在我所在的警车后面，想看我一眼。

但是我心里已经毫无恐惧了。主已经告诉了我，“*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 2:

10）

第九章 穿过死亡之谷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 4：12-14）

我回南阳的漫长旅程上，主在闷罐车里安慰了我：“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篇 46：10）

警车驶进南阳监狱的大门后，我的手铐就被取掉了。他们把我从闷罐车的后背推到了雪地上。从北方刮来的风雪无情地拍打着我。血把我的头发粘在了我的脸上，手摸在脸上感觉到脸和眼眶都深深地凹了下去。我没有鞋的脚在雪里看着像根红萝卜，不成样子的手腕被手铐割出了一条深深的划痕。

我被押进了一间宽大的审讯室。一大批公安干部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想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他们看见我矮小的身材，沾满血迹的脸深陷，头发粘在了一团，他们都开始嘲笑了起来。他们说：“什么？就你？是天上的人？”

警长充满厌恶感地盯着我。他问：“你就是云？你就是那个在全国乱跑，四处找麻烦的云？今天你落到了我们手里，看你还敢不敢从我们这跑了。你最终还是落入法网了。”

公安局的二把手开始高傲地自夸说道：“我们有着遮天蔽日的法网，

疏而不漏。你休想逃离法律的制裁！云，这场战斗你是最终的失败者。你的伙伴们也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包括你的犯罪同伙徐永泽也被我们牢牢地控制住了。你们的教会已经完蛋了，你们已经彻底失败了。你们这些人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公敌，也是我党的敌人。”

这些话让我心里怒火中烧。一个充满信心的灵却在我心里说：“福音会在艰难和困苦中成长，传播直至地极。真理是可以穿透人心的，而真理永远都是真理，没有什么能改变它，它总会征服一切的。”

警官们都在轻蔑地瞪着我。有一个人冷笑着走到我面前，把身体前倾到我耳边小声说：“云，你难道还没受够吗？是不是还想让我们再好好‘招待’你一下？”

我低下头，不予理会。他却接着说：“你应该注意到你的罪行的严重性。我们国家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只要你诚实坦白认错，我们会对你宽大处理的。如果你敢说谎或者不配合我们，那么对你的制裁一定会是严厉的！”

我感觉到我的心是坚强的。因为决定我会面对什么并不是靠人，而是靠这神。一段经文在我的心里沉思着，“*主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诗篇 27：1）

副局长开始发话了，他说：“虽然你罪行严重，劣迹累累，我们仍然愿意考虑对你进行宽大处理，给你一条出路。如果你老实地向我们汇报清楚你们的组织，和组织内部的同伙，以及你们这几年来的所有行动，我可以担保你会立刻被释放。你可以立刻回家和你母亲和妻子一起过春节。”

他估计在想我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而已。我内心很想说：“你真的能保证我一交待我的‘罪状’，就放了我？我可以保证如果你不悔过你的罪恶，去跟随基督耶稣，你死了肯定得下地狱！”

但是我还是把这些跑到嘴边的话收了回去，而是说了这些话：“这么几天以来，我一直被折磨和殴打，并且差不多快饿死了。有些时候甚至疼得我快喘不过气来。很久我都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现在你既然想让我说出我这几年干的所有事，总不能让我现在这个样子交待吧？请给我点时间来考虑，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回想一下。当我记清楚所有这几年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

警官们似乎被我的逻辑弄得很意外。他们觉得我的要求是合理的，就决定把我押送进了一间囚室，去反思我的事。他们问我：“那你什么时候能想好？”我回答说：“我只要想好了就会通知你们。”

穿过了四道铁门，我被押进了二号牢房。一堵高高的红砖墙围着牢房，顶上插满了撑电网的铁架子。院墙的四角有耸立的岗哨，武装齐备的警员站在上面紧盯着院里每个囚犯的举动。

我在我的“新家”里坐稳了之后，圣灵立刻提醒了我几节经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 10：28）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13 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摩太后书 3：1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

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雅各书 1：2-3）

主再次对我说了，“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开始明白主的存在是解脱我于苦难的。我清楚我将面临一场凶险之极的考验，但是我绝不会像犹大那样扭头与我的弟兄姊妹们为敌。我就算被活剥也不会透露我那亲爱的伙伴们的名字。

我决定去依靠神的话语去禁食祷告，如此才能面对我视野里将要带来风暴的乌云。我需要去步随耶稣的足迹，去像他禁食于旷野之中那样战胜魔鬼的试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马书 8：35）

在我呆在南阳监狱里的第一天，我总结到了主的意愿是让我提前为将来的福音去禁食祷告。如此，众多的人们才能亲身体验到拯救。遍布全国的家庭教会才能凯旋。

1984 年一月 25 日，在我的囚室里，我开始了我的禁食。机会就在我开始的同时，饥饿的意识就开始猛烈地袭击我。试探接踵而来。我饿极了，这饥饿的感觉让我难以支撑。

被痛苦地遭试探的是我的决心。那天晚上，监狱狱警长为了表现春节里他对囚犯们的怜悯，就优待了所有囚犯的伙食。每个犯人除了领取一块白面馒头之外，还有一碗猪肉汤，一根芹菜。

对于饥不择食的囚犯们来说，这真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在我们能看见吃的之前，食物的香气就已经徘徊在了囚室周围，走廊内外。送到

之后，所有囚犯都开始狼吞虎咽起来，把所有碗底都舔得干干净净。

魔鬼开始与我理论：“每年就这么一回春节。既然有机会，你就应该好好地吃上一顿才是呀。”我几乎就要向这试探投降了。

自从我在河南的东北被捕时开始，我就没有吃过饱饭，已经瘦了不少了。我除了饿以外，累累的伤痕也让我很痛苦。我觉得我确实应该吃些，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主的话语，“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 4：7）

我就开始祈祷说：“饥饿的灵呀，以主耶稣的名，立刻离开我。”

我把我的馒头，肉汤和芹菜都交还给了牢头，对他说：“请把我的这一份分给这个囚室里的其他人吧。”

饥饿的痛苦顿时离我而去。

食物主宰着监牢里所有的囚犯们。因为我把我的那一份交了出来，他们就开始对我抱有好感，对待我时比较和气。他们吞咽完坐下后，我的囚室的几个囚犯就开始问我，我是怎么被捕的。他们问：“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也会在这里？”我告诉他们我是神所挑选的器皿。

他们问我能不能为他们唱一首歌，我就开始唱了：

北风刮着，南风必起。

现实与神的意愿必不离。

北风固然冰冷，但它的季节与永恒不能比。

不久温暖的南风就会起。

耐心地等待，耐心地等待。

一切必然美丽，得以主的关怀。

当那日子来到时，那日子来到时。

丰厚的恩典必淹没，蒙恩的你和我。

被苦难的压迫的人们，不要再叹息了。

主必为你担保。若是天父不应允，谁能对你做什么？

我囚室的伙伴们都爱听这首歌。有些听懂了，有些没听懂。他们相信的是命，也就是人不能改变的生命。我告诉他们神是管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不是命。我们将面对的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掌握，也取决于我们自己所做的选择。那选择就是我们是否去遵从他的话语。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了他们圣经告诉我们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象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希伯来书 9：27-28）

我鼓励囚犯们去悔过，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

我说了半个多小时后，就因为殴打的伤，感觉头和胸都痛极了。其实我说话的时候它们就已经隐隐作痛了，头是抽痛，胸腔感觉要崩溃。我知道主是希望我休息的，就告诉我的伙伴们：“我很愿意为你们分享更多关于耶稣的事，但是我的头和胸脯都痛极了，现在是说不下去了。我的神告诉过我，我需要安静地休息。因此，从今天起，我都不会去吃什么或者喝什么了。你们把我的那一份分一下就好了，请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看守。他们若是知道，就不会让我把吃的分给你们了。”所有人都为此高兴极了，因为监狱里的人们待遇和伙食都差极了。胃

口就是他们的神，食物是他们的主。

1984年1月29日那天，我又被拉回了那间审讯室里。主审官说：“我们已经给了你几天时间考虑了。希望你现在就能开口，只要你老实说，我们会让你回家和家人团聚。”

我就告诉他：“我所涉及的事有那么多，就这么几天怎么也没可能想清楚呢？我不想大过节的几天，破坏你们的心情，所以请再多容我想几天。”

两位主审官互相对视了一下，回答我说：“云，你是个明白人。我们会让你回你的囚室，但是春节之后你一定得给我们老实地坦白。”

我回到囚室之后，主就对我轻柔地说：“你要安息。不要怕，只要把事情托付于我就好了。不要多看周围的环境，也别看自己，亦不要看其他人。多多地祷告你就会看到我的荣耀。”

日夜我都在冥思苦想神的话语，它们是神圣完美的。我想了又想圣经里的男男女女，那些为了信心而承受的。

我又想了想主耶稣曾经甘愿为神的意愿而托付一切，承受罪孽之人的愤怒。接着我想到了约瑟和他在埃及经历的事。但以理在狮子洞中度过的一夜。斯提反被砸死的时候。冥思中我看到了保罗在监禁的时候写作的样子，又看见了使徒行传十二章中彼得的奇迹逃脱。他们都是云集的见证人们，围绕着我的所思所想。他们做出的榜样一下子驱除了我的恐惧，和我心头的重担。

那几天里，我就像一个躺在母亲双臂中的婴儿一样，安详地吮吸着母乳。

神又净化了我的心。对那些虐待我的人，我的心里没有憎恨或含有丝毫的恶意。我和主保持着亲近的关系。我看出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独靠着神的意愿才来得。这才能让我有机会真诚地去爱那些恶人的魂，那些攻击并且想毁灭我的人。我心悦诚服地想着。我赞美着主，我的灵魂也就充满了喜悦和感恩。

我对主说，直到我看到我的家人为止，我不会再说任何话了。我不愿意说话，因为主告诉过我，我需要休息，并且唯独置信于他。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一周接着一周，我什么都没吃也没喝。我的营养就是主。我知道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不喝水存活的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几天，但是“*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路加福音 18：27）

我不停地想着我的禁食是一个奇迹，我也从没想到我能坚持这么久。我所知道的就是神让我安息，并多多地冥想耶稣的事情。这也就是我禁食的时候心神全然倾注于我的事情。在起初的几天之后，我就没有再多想水和食物了。这么一天天地接着过去了，我的灵魂与耶稣越来越亲密。主的光影在我灵魂中放大的同时，我个人的罪恶之心也就萎缩了。

我听到了耶稣逐字地教导着他的真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 4：4）

为了他的荣耀，神吩咐我去禁食。这绝对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主意，或是什么人能计划的事。我之所以能滴水不沾，颗粒不取地禁食这么久只能有一个原因，就是神希望我如此。我对他的旨意顺服着，才能担保一切，绝不是对个人的牺牲来取悦他。“*听命胜于献祭。*”（撒母耳

记上 15: 22)

时间飞快地流逝着。我在 2 月 11 日的时候再一次被带入了审讯室。

极其虚弱的我只能被我的室友驮着进了审讯室。我的眼睛紧闭着，我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躺在审讯室的地板上。

警官们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没张嘴。他们觉得我是在装模作样，就开始用一条皮鞭抽我。

驮着我进来的囚犯“噗通”一下扑倒在地上为我辩解说：“从云入狱的那天起他的头胸都一直很疼。他都已经十多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迫害我的人不知所措，就只好又让他把我驮回了囚室。

我们囚室里，其他的囚犯们对发生的事也都是目目在历。他们看见了我什么都没有吃，没有喝。大部分时间我都躺在囚室的一角，什么都不说。我的双手也在很多时候都被手铐紧缩在一起。囚犯们都开始对我不吃不喝能继续活着感觉惊奇。日子一天天过去后，有些囚犯们就开始互相讨论：“这个人靠得是什么活着？”

我的身体变得干瘪了，更虚弱了。但是我的灵魂却在变得更坚强。

就这样，从 1984 年的 1 月 25 日到 3 月 2 日我都没吃没喝一点东西。

我禁食的第三十八天晚上，魔鬼试探了我：“云，耶稣也不过禁食了四十天而已。你这么一个仆人要做得比主人多吗？你难道要禁食得比耶稣更长？岂能超过你的主呢？”顿时一团团乌云把我的心充满了。

我从来没有陷入过这么样的绝望之境。在我心中，灵魂的战斗此时发展到了白热化。

仿佛千千万万个鬼魔和邪灵就在我的周身，使出全身解数在攻击着我。

我感觉我的勇气和希望都烟消云散了。我的身躯是那么虚弱，我的心里竟然萌生了想自杀的念头。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我张开嘴想祷告时发现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低哑的耳语一样。我问神说：“神呀！我该怎么做？”在那时候，主并没有对我说什么，但是我明白他在守望着我。我就问他：“主耶稣呀，你为何容我像这样遭受反复的击打？请接受我的魂吧。”

整整一夜我都挣扎着，而后我又回到了主面前，他对我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启示录 3: 8）当我听到这些话以后，我的心就又从容地快乐了起来！在我的感觉里，我就是一个小男孩，他的父亲为他而抵御了恶人的侵袭。“是的！主呀！你知道我的所行！”我叫了出来。

神的声音如同从天而降的惊雷一般震着我。我的泪水喷涌而出。随之我看见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异象。我看见了一排排在我面前的铁门都打开了，一个接着一个。

一大群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男女老少都穿着鲜艳颜色的衣服，他们都在一起崇拜着主。我的心里所饱和的是光明和力量。神赐予了我快乐的灵。在这异象里，我朝主唱着，大声地唱着：“*我一生要赞美主。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诗篇 146: 2）

这个异象还继续着，我看见了我的一生，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的影像浮现了出来，那景象如同一层幕帘后面的。我清楚地看见在我出生的时刻，神就召唤了我到他那里。

在这异象里，我叫着：“主呀，我已经没有机会出去宣讲你的福音了。即便你现在把所有铁门都打开了，我也没有一点力气穿过每扇门了。”但是主却凭借了两段经文，为我展示了他的意愿，当时我却没有细想。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罗马书 11：29）还有“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翰福音 14：12）

主解除了我的痛苦，又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就像一泉活水从我心里涌出，一个喜悦的灵占据了我的心。

我感觉我刚刚穿过死亡之谷。是主让我支撑了下来。

我继续着我的禁食。

魔鬼仍然让不同的坏念头在我的思想里闪现着。他问我：“你死了谁能照顾你的家人？你的神在哪里？他岂没有离弃你让你在这里等死吗？”我冥思着神的话语，去抵抗这些攻击。比如像弥迦书的第七章 8-9 节：

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主却作我的光。

我要忍受主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

直等他为我辨屈，为我伸冤。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德玲的回忆：我丈夫被逮捕之后，就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每天都来帮助我。在我除了要肩负我丈夫被捕的苦难外，还要承担我的妊娠之苦。由于其他信徒们努

力地帮助了我，所以我并没有觉得那段日子那么黑暗难熬。我们村里的很多人都想让我离弃我的信心，我对这些都没有多理睬。

云是在一辆闷罐车里被从舞阳带回南阳的。他在当地警察局里被折磨了整整八个月。我们得到的所有消息都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他的处分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被处死，或者终身监禁。甚至云的大哥也说，云的罪行很严重，他一定会被处决。

监狱外的信徒们都听说云在监狱里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因为他决定去相信主而坚定地站稳立场。有些人能够在向他们的亲属探监的时候，对我们透漏了些流言。他们说有个神人在里头能不吃不喝地活着。小镇上的每个角落都常常听见有人谈论这件不寻常的事。

上千位来自各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们都在不断地为我丈夫禁食祷告，日夜不断。与此同时教会也在增长着。时常有神迹和异象出现，成千上万的人们加入了基督的身体。

魔鬼利用了我的亲属试探了我。我的嫂子就来了我家一趟，她建议我快点 and 云离婚，趁我还年轻再找个头嫁了。不少其他人也开始对我施压，要求我和他离婚，尤其是人们提起他无论如何都会被处决的时候。

我拒绝了听从他们的话。

有不少中国的传道人就是在为福音而入狱的日子里，被他们的妻子所离弃。有一位姓李的弟兄被判入狱了很多年。法庭上宣判他的话声刚落，就听见他的妻子站了起来喊道：“我要和他离婚！”

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第十章 凶险的考验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 4：8-10）

我禁食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我的灵魂却时常提醒我，要把信心寄托在主那里。我知道，他对我的恩典是丰厚的。

由于主告诉我的那些话，四十天后，我仍旧继续着禁食。我不停地祷告，并祈求神宽恕并怜悯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教会，以及整个国家，也没有忘记我自己。我常常在嘴里念叨着诗篇 123 章的 1 至 2 节：*“坐在天上的主阿，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主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就这样，神接受了我心中的意愿，我的禁食和祷告也就得以继续。我面对的灵魂之战越演越烈，这种经历对我来说是前无古人的。

让我为你讲述一下，我得到的异象和异梦的启示是什么样的。它们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是通常一出现，就有重要事情。也有些时候是神要催促我，要我把一些事情铭记在心。我得到的所有异象都很短，有些时候仅仅维持一两秒。经常也不过是一张影像从我的灵魂和脑海间一闪而过，但是它们都是那么清晰又真实，我知道它们都主的启迪。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依靠异象和异梦来生活，也不要追寻它们。

我们应该完全依靠神的话语去追寻耶稣的面孔。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敞开心神，让神能够对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教导。我们所得到的任何异象和异梦都应该仔细地对照经文来掂量。不论什么，如果它来自神就不会和他的话语抵触。

神曾经用异象和异梦对他的子民说话，旧约圣经里有，新约里也有。圣经也宣称在末世的日子讲发生这样的事，“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约珥记 2：28）

这么多年来，我见过很多主给我的不同的异象和异梦，但是只有一两次我是睁着眼睛看见了那异象的。那不是什么我个人的大脑感觉，而是肉眼实实在在看见的景象。其中一次就发生在我禁食第四十天的那个晚上。

我看见了一片沙漠里起了风暴，漫天的黄沙朝我席卷而来。在黄沙里夹杂着密密麻麻，不可胜数的毒虫。有黄蜂，毒蛇，蝎子还有蜈蚣。狂风掀掉了我的房顶。屋顶消失了，四面墙也瞬间崩裂，唯独地基还能稳固地屹立着。卷来的毒虫就开始朝我攻击了起来。

就在我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我扭头看见身旁有个赤身裸体的娼妇。她在使劲撕扯开她的衣衫，暴露着她，叫我到她那里去避难。我迷惑极了。一方面我很想从蛇蝎的毒螫中逃开，另一方面我不愿意逃入娼妇的怀抱。

我想知道我该做些什么。顿时，我母亲出现在了异象里，她就站在我面前。她的脸上很安详，闪着光。她慈爱地说：“我儿呀，赶快

趴下。”然后递给我一块饼子说：“儿呀，赶快吃了它。”

那些无数的黄蜂，蛇蝎，蜈蚣还在不停地咬着我的四肢和躯干。剧烈的疼痛让我难以忍受，就喊了出来：“主呀，救我！”我自己的声音喊了出来后，就让我从这个异象里清醒了过来。我看清了，已经是午夜了，我仍旧在我的囚室里。

这段经历实在太真实了，让我难以相信那只是一个异象而已。

那天晚上我睡下之后，我又从主那里获取了另一个异梦。这个异梦很短暂，当时我并没有理解它的含义。我看见我被抬到了一间白色墙壁的房间。白色的床单包裹着我。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对我说：“把手伸出来，放在床单上。”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床单上被印上了两个血红的手印。我不明白手印是怎么上去的，因为我手上并没有沾墨汁。我醒来之后如何也想不出这梦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时辰到时，主会告诉我。

我用手拍了拍李弟兄，这个囚室里他就躺在我旁边。我用沙哑的声音对他说：“明天我会为耶稣承受更多，因为明天有一个庭审的考验。请你为我祷告。”李弟兄嘴里嘟囔了些话，翻了翻身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大概九点钟左右，我听见有人喊：“把云带出来！”囚室的铁牢门被轰然推开。

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就由李弟兄背着我进了听审室。李弟兄是一个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在他跟随主之前，他是一方的恶霸，以打家劫舍度日的人。他被安排到我身边是为了监视我的，向看守汇报我的情况。这一点我很清楚，他就是个打报告的。

和我在一起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我只不过是个牧师而已。在我禁食的日子里，他看到了我生命的毅力和神所能提供的大能。他也知道我并不是因为犯罪，而被捕。有一天他扛着我回到囚室时，他靠到我面前小声地说：“我对你的耶稣信服了。”之后，他就成为了我亲密的弟兄。

在这个庭审前，我在反复想着，主就在我身边。他是我的力量，是我所喜悦的一切，就像诗篇中所说的那样，“*我将主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诗篇 16：8-9）

我的心神里弥漫着主的恩典，这就让我得到了更多的信心。

李弟兄把我扛着走了出去，我听见他在用比他呼吸更小的声音祈祷着，我知道那是因为我说了这场等待我的考验不一般。警官指了指，让我把我放在地上，让他在一旁坐下。

审讯我的是两名陌生的警官。我嘴紧闭着。一名警官就走上前踢了我一脚，吼道：“云，我会让你今天开口的！”另外那个警官去掰我的眼皮，对我说：“看看吧，云！像你这样的人，我们有得是办法对付。

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放在我面前的是各种刑具，我眼前模糊能看见的有铁链和皮鞭。

另一个警官手里拿着电棍朝我走了过来。他把电压的伏数调到了最大，在我的脸上和额头上噼里啪啦就是几下，接着又不停地电我的全身。瞬间就让我周身都翻滚地剧痛了起来，仿佛万箭穿身，心如刀绞。

圣灵就用了三节圣经上的段落鼓励了我：“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

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 53：7）

“你们蒙召原是为。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前书 2：21）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 1：12）

心中冥想神的话语，主也就强化了我，去继续承受。我很明白，任何我所经历的遭遇都不能和主耶稣为了我所承受的相比。我并没有经历什么痛苦在主耶稣的理解和怜悯之外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 4：15）

主没有让我感觉到我本应感受到的那么多痛苦。警官们踩在我的手脚上，没完没了地电击我。他们也不停地拉扯着我的眼皮，嘴唇，耳朵等等，戏弄我。

我始终没有开口。我当时就是那样皮包骨头，半死不活地一直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发现他们的努力不管用，一个警官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使用了“怀柔”手段。他说：“够了！等等！云，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如果你肯承认你对国家犯下的罪行，并且加入三自教会我们就放了你。可能的话，我们还可以让你成为三自爱国运动的区主席。并且对你以前的行为既往不咎，不再多做处分。”

他又踢了我一脚，问我：“云，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你同不同意？”

立刻回答我！”

在我想张口回答之前，我突然想起了异象里的娼妇，在试图用安逸诱惑我。

顿时我肉体的感觉完全消失了，魂飞天外的我又看见了那个异象。毒蛇，蝎子，黄蜂，蜈蚣都在疯狂地攻击着我，几乎要杀死那躺在地上的我。我也随之理解了主昨晚让我看见这个异象的原因了。

警官们软硬兼施地试图征服我，但是主却让我得以能力，使他们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看到各种手段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时，他们吩咐李弟兄把我扛到监狱医疗所去。

一个矮胖的“白大褂”走了进来，他要求四个看守都离开，要独自和我待一会。“请离开一下，我需要单独检验一下云。”他们都出去之后，这位大夫告诉我：“云，你要是不肯开口，我会让你开口的。”一丝冰冷的笑容浮现在了他的脸上。“这些银针能修理好你的毛病，它们会让你开口的。”

几个看守又被叫了进来，他们扯着我的四肢，把我按在床上。他们掰开我的手指头，手心向下地按在一块木板上。那位大夫从他的包里拿出一根标着六号的针，针头粗大得吓人。从我的左手拇指开始，他把针头对着我指甲下面扎了进去，一根根地扎着。

我当时的感觉无法形容。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难以忍受的痛苦。剧烈的疼痛撕扯着我的全身，让我只能大声地又无声地尖叫着。从有意识到无意识之间跳跃着，我不知道我和我的身体是否在一起。

当这位大夫开始扎我的中指时，主怜悯了我，让我昏死了过去，之后就再无知觉了。也没有了缠绕着我的痛苦了。

我醒来的时候，手和指头都没了一点感觉。有感觉的就是刺痛在围绕着全身跳动，奔跑着。春天的天气并不热，我的汗水却浸湿了几层衣服。我明白了梦里，神让我看见我的红手印在白色的床单上的意思了。

后来李弟兄说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是被强行赶到外面等着，他在走廊里听见了那位大夫的大呼小叫声，知道他在折磨着我。“云，和你的榆木脑袋一起去见你的神吧！”

当李弟兄听见我像受伤的野兽一样惨叫时，他能做的就是去祈祷。他就埋头在了地上，求神保全我的性命。

我回到囚室之后，其他的囚犯们都开始围着我问长问短。李弟兄捂着脸情不自禁地摸着红色的眼眶。他试着讲完事情的经过，又解释都是怎么回事时，他们都觉得我太可怜了。就连这些心如铁石的罪犯们也有些湿润了眼角。

感谢神，是他保护了我，让我得以度过这些考验。我知道神在借助恶人的忿恨来完成他在我身上的目标，如此一来我才真正地打破了个人的私心和愚昧之心。他让我们明白了如何去等待他，如何耐心地承受艰难的生活，如何以一种更真挚的方式去爱神的家庭里的子民。

我经历了这些折磨后，我感觉就像诗篇里大卫所说的感受一样：“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唉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诗篇 102：4-5）

尽管警官和大夫都来回地扎我，踢我，电击我，他们都没有达到他们的意图。所以之后的日子里他们更狂怒了。几天之后，他们就又有了个新计划。一天早晨，我听见监狱大铁门被打开了的声音。一个囚室里的囚犯爬到囚窗上往外张望。他看见了几个穿着整齐的公安干部走了进来。然后就听见看守喊着：“把云带出来！”

他们吩咐李弟兄把我用毛毯裹着背出来。一辆三轮摩托停在监狱门外，准备把我带到南阳医院。在南阳医院里，一位医师察看了我之后，作结论说：“云没有什么大毛病，除了他现在严重脱水之外。我们必须对他进行输液来缓解他的病况。”

一位护士拿来了两罐盐水，准备对我进行输液。护士要对我的胳膊进行注射的时候，我是闭着眼睛的，我听见了照相机的咔嚓声。医师在一旁说：“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根本找不到静脉。我们只管把针扎到他胳膊里就好了。”医师和护士这么做就是为了给写报告和摄影的人看的，他们都来看这么一场上演的戏。

由于他们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我的静脉，就让我在走廊里的一张床上躺了下来。很多人从我身旁走过，都露出了鄙视的目光。“*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主，主可以救他吧。主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诗篇 22：7-8）

在过往人们的眼里，我必然是个可怜又可憎的形象。就像使徒保罗说的那样，“*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

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作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将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

最终，护士把针头戳进了我手臂的肌肉里，因为她始终都没找到我的静脉。写报告的人们都在旁边等得很不耐烦，医务人员显得很尴尬。两罐盐水都被注射进入我的肌肉里之后，我皮肤的局部明显地肿了起来，整根手臂疼痛难忍。

医生和护士们根本不管我的死活。他们只是要摆摆样子登到报纸上，去“证明”政府对我的关注。当局肯定是认为我马上就要死了，所以要向外人看到他们曾经试图“抢救”我。

我回到监狱之后，就接着又是一场等待着我的拷打在审讯室里。我闭着眼睛置之不理。和上次一样，警官强行掰开了我的眼皮。开始一边嘲弄，一边戏耍我，但是我仍然嘴紧闭着。两个警官把我拖回了我的囚室，把我扔在了冰冷的水泥地面上。他们拿走了我身上的毛毯，对我用电棍又是一阵好打。

那一会，我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

我的囚室里的囚犯们再不怜悯我了。这是因为早上被带走的时候，警官对囚室里的所有囚犯都上了一课。警官告诉他们：“云是个狡猾的恶人，是个试图推翻政府的亡命徒。他已经很清楚他的罪行的严重性了，所以就在这里装疯卖傻。不过他的伎俩早就被我们识破了。他想利用绝食的手段让政府难堪。不过今天早上医生已经检查过他了，

什么毛病都没有。既然如此，他就得对他的行为负责。你们这些囚犯最好对这个反革命分子小心点。他在你们囚室呆着确实是你们倒霉。你们最好离云远一点，他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了，立刻向我们通报。你们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我们会考虑对你们从宽处分。”

之后，所有的其他囚犯都开始被教唆着憎恨我，（李弟兄除外）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奖励。

我囚室里的大部分囚犯都被判了无期徒刑，别的一些囚犯也都在十年和二十年之间。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仇恨。宽大处理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天大的恩惠。

之后的日子里，就连活在囚室里都是艰难的。神若是没有眷顾我，死对我是必然的。

当时在我们小小的囚室里，我记不清大概是十五人还是十六人了。我们所用的就是一个粪坑。我的铺盖被人夺去了，扔在了粪坑里。当它被捡回来的时候，气味实在是可怕。

我们囚室的狱霸被看守指使后，故意朝我的脸上撒尿，还喊来其他人一起这么做。这么一来，除了李弟兄以外，所有囚犯都开始朝我脸上撒尿，这样取乐。这样的羞耻实在没什么好笑的，但是我虚弱的身体能让我做的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受苦既然是在心中的，就这么继续忍受吧。

我在想彼得前书里的那些话，“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前书 2：23）

我还冥想着耶稣对我们的许诺，“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

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样。”

（路加福音 6：22-23）

看守也开始经常收拾我囚室的其他囚犯。这么一来其他的囚犯都把怒气撒在了我的身上，都相信是因为我的原因他们才落得如此下场。

每天都有放风的点，这时候允许囚犯们走到监狱的院子里活动。有一天下午，我也被扛到了院子里。在看守的教唆下，人们把我拎了起来，扔进了大粪桶里。那个大粪桶，就是定期收集整个监狱里所有囚犯的大粪的容器。

看守朝我身上撒尿，想看我怎么从大粪桶里爬出来。对于禁食那么久的我当然是不可能的。我整个身体都快要陷进了大粪里，我当时的身体干瘪得只有 30 公斤的体重左右。

看守接着用电棍击我。想让我像狗一样在人屎里爬。他们用钢靴踢着我，把我在大粪里踢得滚来滚去。

他们甚至用电棍捅到了我的嘴里。我难以形容这种电击带来的疼痛，我感觉我的脑子要炸了。今天我回想起那段经历，我都仍然感觉心在颤抖。我真想以死来结束这痛苦。

我既然不能用我的话来形容我的感觉，不如直接用圣经诗篇里的话，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熔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诗篇 22：12-15）

我最终失去了意识。

整个监牢的囚犯们都看见了这些事。看守要求所有人都来嘲弄我，有些侮辱了我，有些忍不住在一旁哭了。

我的姐夫当时也被关在这个监狱的另一个囚室里。他看见了我躺在那里之后，就从人群里跑了出来，要救我。看守用电棍狠狠地打了他，揣了他一脚，还吼着说：“你以为你是谁呀？滚回去！”但是他没有走回去，因为在电流触碰他的瞬间，他就瘫软在了地上。

1984 年 3 月后，冬天的寒风终于止住了，积雪也化干净了，但是清晨依然很冷。我身着破烂的我打着哆嗦，就连身上仅有的这点衣服都是可怜我的囚犯送给我的。

一天早上，是囚犯们入厕的时候，他们都在茅房前排好了队。虚弱的我根本站不起来，看守就揪着我，让我靠在墙上。

我回想着我被捕的那个晚上，就是那个晚上张荣亮，甄弟兄和其他伙伴们充满爱心地洗了我的脚。我记得张弟兄给我的这条漂亮的围巾，他给我的时候还说：“冷的时候，这条围巾能让你保暖的。”

我感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直都跟我在一起，甚至在监狱里也一样。想着那甜美的伙伴们，我的心安定得多了。张弟兄送我的这条围巾仍然在我身上。我把它缠在了我的腰上来保暖，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仍然和其他信徒们绑在一起。

那天没人搭理我，我就安静地靠在墙边靠了一天，直到日落的时候。李弟兄最后被吩咐来扛我回囚室。我回到囚室才发现，看守对我的折磨还没结束。他一把把我的围巾从我的腰上抓了下来。我的围巾上系

着一个家人送给我的瓷杯，是一个上面画满了小小的蓝十字的茶杯。它和我在一起已经很久了，一直强化着我。让我时刻不忘耶稣的十字架和我家人对我的爱。

囚犯们把它从围巾上揪了下来，转手扔进了尿池里，围巾也被丢到了粪坑里。

我感到如此的痛苦，又如此的愤怒。挣扎着用我的全力，我朝尿池里爬去，伸手去抓我的茶杯。其他的囚犯们就开始朝我的手上和茶杯上撒尿。我拿着我的茶杯，紧紧地把它抱在怀里。怒气填满了我的胸膛，我在地上最后拥有的一点东西他们都想夺走，竟不知道这点东西对我有多么宝贵。

我真想开口，狠狠地骂他们，但是主阻止了我，祂告诉我：“*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 12: 17,19,21）

我为我的那种想法所悔过。我开始祝福周围的囚犯们，尤其祝福对我最无礼的那些。

不到两天后，神的忿恨降到了我囚室的所有人身上，所有人的身上都开始生疮了。他们浑身的皮肤都奇痒无比，个个都要痒疯了。

我和李弟兄例外。虽然我曾经躺在大粪里，一直呆在最不卫生的环境里，主却让我远离了这疾病。

看守常常来看我的状况，想看我虚弱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但是他们看见的就是我躺在那里，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做。

不久后，监狱管理人就发现了我和李弟兄利用不同的方法在互相照顾。李弟兄总是仁爱地护着我，避免让其他囚犯伤害我，并且鼓励其他囚犯都善待我。这么一来，李弟兄就被带走了，带到了另外一间囚室里。如今我真正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任何信徒伙伴和我在一起了。看守又一次把我拖了出来，把我扔进了尿池里。所有的囚犯都朝我脸上撒尿。我想哭喊，因为现在的我是如此的孤单。“*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诗篇 69：20）

第二天早上，囚犯们都醒来时发现他们身上都红肿极了。遍身很多地方都长满了红色的脓疱。现在他们碰什么都过敏，就开始不停地挠着，直到浑身都是脓血。

感染了的囚犯们坐立不安，也不能躺下，因为他们浑身疮包和脓包挠破处的疼痛。

看守就来检查我，他们脱掉了我的衣服，想看看我有没有感染。他们觉得这传染病应该是我身上带来的，因为我在粪坑里呆了很久。可是检查结果让他们很吃惊，我是唯一没有染病的囚犯。

囚室里的犯人在挠痒的时候也就没有怎么搭理我了。囚室里的狱老大是感染最严重的，他的全身都是斑斑驳驳的，就连脸上也不例外。其他的囚犯都尽量想和他保持距离。

由于我没有染病，囚犯们就把我的床移到了厕所旁边，挨着囚室狱老大的床铺。为了增加我从他身上染病的机会。看着我一直不染病，不论是传染上的看守还是囚犯都恼羞成怒。

一位姓余的囚犯观察了我一段时间之后，走到我身边和蔼地把他的毛毯盖在了我身上，后来一直都对我很好。我知道，他是神给我的伙伴，代替离开的李弟兄。

一天晚上，余弟兄又来给我盖被子了，我伸出手试着抓住他的胳膊。虚弱得我，声音几乎不能让人听懂。他俯下身子，凑到我脸上，听到了我沙哑的声音，“余兄，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余弟兄点了点头。在黑暗中，余弟兄静静地接受了主的拯救。

狱老大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就更恨我了，因为我一直不染病。他夺走了我的毛毯自己用了，把他用过的毛毯扔给了我。他的毛毯上沾满了他的脓血和灰土。虽然如此，主依然保护我，免受疾病的侵袭。魔鬼利用恶人的手，采取了各种手段对我进行着攻击和恐吓，但是圣灵总是让我在主耶稣中而坚强。尽管我的肉体几乎殆尽，却也搞得敌人狼狈不堪。

囚犯们就开始对我指指点点，互相讨论我还能活多久。有些说：“他三天内就会死。”还有些说：“他肯定连今晚都熬不过了。我敢打赌他明早就没戏了，要是他还活着我就把我的馒头给你。”

他们就这样在我身上下着赌注，但是我仍然活着。那些于神的仆人为敌的赌徒输掉是注定的事。我把我的一切都交付在了公义的神的手中。我再也不是靠着个人力量继续延续着生命，而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公安局既然没有从我嘴里套出任何坦白的話，他们也就不能找到有力的证据驳斥我。他们很害怕如果我死了的话，他们就得向省机关写一份报告。

监狱就安排了几个护士来。他们用器械掰开了我的嘴，用一个装满流食的容器对我进行强行灌食。我没有吞咽一点，都把它们呕吐了出来，流在了地板上。摄影师都在周围拍照，他们要用这些“证据”证明当局采取了各种手段想挽救我的生命。

看守看见我把汤吐了一地，就在旁边嘲笑我说：“云，我们才不管你是死是活呢。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既然我们已经用了所有办法去救你，你却不知好歹地用绝食来抵触政府，我们就希望你早点死得了。你死了我们就可以直接上报为自杀。非得火化你才能彻底解决了你。榆木脑袋！”

十一章 禁食的结束

从 1983 年的下半年到 1984 年 6 月，紧迫的局势一直像惊涛骇浪一样此起彼伏地拍打着我们的教会。教会被煎熬着，好几百个同工弟兄姊妹们都被陆续逮捕了。

我要感谢我的神，他给我的母亲从来都乐此不疲地祈祷着。我母亲早晚都会不停地为教会和教会的领袖们祈祷。她和其他的信徒们都不停地向主哭喊，祈求神的怜悯和教会的复兴。因为牧者们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羊群已经四散得不成样子了。

1984 年 4 月 1 日的晚上，正在祈祷的时候，我母亲获得了一个异象。那个异象让她困惑了很久，因为当时她在村里一直为妇女们接生。在异象里，她看见了一个少妇在分娩时非常困难。她看起来营养不良，怀孕七个月就早产了。一个小小的男婴被生了出来，所有周围的人都说：“这个孩子活不下来了。”他们就把孩子放在了一张亚麻布上包起来，准备扔掉。

我母亲在异象里走上前去对他们说：“让我看看你们的包。”然后扭头对女子和她的家人说：“这孩子不会死的。”刚说完，那个男婴变成了我的样子，我母亲一下子从异象中惊醒了过来。她被情绪所揪住了，失声大哭起来，喊着：“天父呀！可怜可怜我儿吧！”

片刻，一个清晰的声音对她说：“你的儿子不会死。”

自从我入狱的那天起，很多家人和朋友不仅仅在为我祈祷，也想尽了办法去公安机关那里弄清我的状况。但是没有人允许见我。

他们得到的消息就是，我没可能生还。有些打听到的是，我被判了死刑，另外一些人们听说我将要被终身监禁。这些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我夫人和母亲的耳朵里了。

德玲的嫂子告诉她说：“你还是尽早回家找娘，另外找个头嫁了吧。云怎么都不可能回来见你了。”

至今我都对主心存感谢，因为我的贤妻抵御了这一切的试探。她决定要永远忠诚地站在主这边。

就在我母亲得到那个异象的同时，正在睡觉的德玲也得到了主的一个许诺，说我不会死。

在我夫人的梦里，她看见她和我母亲一起去探监看望我。我虽然只剩下皮包骨头，仍然感谢着神。我满心快乐和安详。在她的梦里，我给了她一把钥匙。我神情坚定地对她说：“这把钥匙没有打不开的门！”德玲醒来的时候就立刻明白了，那是主耶稣让她用祈祷来打开所有的苦难之门。

清晨，我母亲和我夫人互相交流了她们所得到的异象和异梦。她们的信心都被大大地强化了。于是她们就跪在那里开始感谢主。她们后来，也把异象和异梦告诉了一些信徒们。

我们教会那时候的领袖只剩下一人了，冯弟兄。他是唯一没有入狱的牧师。他去探访了我家，花了整晚的时间祈祷，哭喊着，求神怜悯我们，给予重生的力量。第二天他对我家人说：“是该去探望一下云的时候了。”

当时在中国想随时探监是不可能的。探监只有在接到监狱的正式邀请

后才允许。

紧接着的翌日，德玲就收到了来自监狱的邀请。大家一点都不惊奇，因为主早已经把该发生的事，全部提前透露过了。

已经过去七十多天了，我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也滴水未进。从我入狱开始，不论是我家人还是教会都对我杳然无音。

与我同事的囚犯们虽然身上的疮伤还没好，就已经开始收拾我了。我差不多就要相信他们说的话了：我就要死了。黑暗，肉体上的折磨压迫着我。而每当这时，就有一个我能觉察到的天使从主那里飞来围着我转，用他的力量几经周折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到我禁食的第七十五天的临晨三点左右，刺眼的光照进了我的囚室。在一个异象里，我看见我在骑着一辆自行车在马路上。车把上坐着一个可爱的七岁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小莘。我认识他。那是在我被逮捕前，他的父母都是爱耶稣的可爱之人。

我的异象里，小莘对我说：“让我给你唱一首歌吧！”他就开始唱：“*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 14：6）我和他一起唱着，声音越唱越大。我被喜悦的灵所充满了！我感觉我就是一只自由的小鸟！

在异象里，我又看见我的躯体仍然躺在囚室里，但是我的目光却能直穿墙壁，看见外面的世界。我看见了很多不同肤色的人们。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有些跪着，有些在站着，都伸出了手在祈祷着。

我想站起来朝他们走过去，随之蝎子，黄蜂，毒蛇等毒虫猛兽又出现

了，开始撕扯我。

重重的撕扯之下，我倒在了地上。我缓缓地睁开双眼后发现我躺在我母亲的怀抱里。我夫人，我的弟兄姊妹们都在我周围，他们抓着我的手嚎啕大哭。我对他们说：“耶稣就是道，他是真理和生命。”

话音落后，我醒了过来。

在这次长长的禁食里，我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奇迹，异梦，异象和来自主的种种启示。每天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力量。虽然我没有圣经，但是我背下来的话语却能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

虽然人们想尽了办法去毁灭我，却不能得手。现在他们的念头转变了，当权者请来了我家人，想利用他们来劝说我进食，开口说话。他们想做的就是在一旁监听我所说的话，希望从我说的话中找到起诉我的证词。

1984 年 4 月 6 日，公安机关派遣了几名警官到我家，吩咐了我母亲和我夫人应该说些什么话，目的让我吃饭和开口说话。但是主已经提醒了我母亲和我夫人，“*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马太福音 7：15）

接着那天的早晨，也就是 4 月 7 日的八点钟。我母亲，夫人以及六位亲戚和同工一起赶到了，站在了南阳监狱门口等候。直到余弟兄把我抬进审讯室的时候，门卫才打开了大门让我母亲他们进来了。监狱看守仍然想诱惑我，说：“云，这又是你的一个绝好机会。只要你开口说话，什么事情都会很好解决的。”

我没有回答他们，于是他们就又疯狂地用一根鞭子狠狠地抽打了我。

电棍也再一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我昏了过去。

渐渐能察觉周围时，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丝暖意流淌在我的全身。那种感觉是躺在一张暖洋洋的丝床上才有的。我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清醒与否。一股温暖流淌过我的脸庞，好像有人在用手爱抚着我的双颊。我想这一定又是一个异象，推开沉重的眼皮后，看到的却是我躺在母亲的双臂间！一滴滴温暖的泪珠撒在我的鬓角和下颚间，让我清醒了过来。紧紧地搂着我的双臂是那么样的充满了慈爱，暖暖地安慰着我的心。我看到母亲的脸上写满了忧伤和痛苦，她那被绞碎的心流出的是泪水，不住地从她的眼角边倾泻着。

德玲就站在她边上。她眼睛失神地睁着，她不能相信所看见的我的身体状况。她扭头对旁边站着的我姐姐说：“这不是他！这不可能是我丈夫！”

我仅仅是一根包着皮的枯骨而已。我的头发都差不多在殴打的过程中脱落光了，耳朵也缩扁了。剩下的头发和长期没有修剪的胡子夹杂在一起，一卷卷一团团地被黑色的凝血粘着。过多的电击让我的皮肤变了形。

我自己的妻子都认不出来我了。

我那颗与生俱来的黑痣让我母亲认出了是我。她嚎啕大哭了起来，说：“这就是我儿呀！主呀，可怜可怜我们吧！”

知道躺在地上的纤细躯体确实是我之后，我夫人昏倒了过去。

顿时主给了我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一下就罩住了我。很难解释那是什么，总之我的感觉就是，我的灵魂已经和我天父合为一体了。

主命令我说：“开口吧！是你说话的时候了！”

我缓缓地张开了我的嘴，我大姐赶快用手捂住了它。她知道看守就在附近监听。她知道我已经有七十多天没有碰任何吃的喝的了。她怕我的话会让我带入更多的祸端中。

我轻轻地推开她的手，喊着：“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诗篇 146：3）投靠主，强似倚赖王子。（诗篇 118：9）”

说话的时候，我的手紧紧地抓着冯弟兄的手，目光也随之望着他。我对他说：“弟兄，财富和荣誉都不能让我们沉迷。威吓和强暴也无法使我们屈服。贫困和艰难挡不住我们要走的路。一定要为了神而坚强，只要你们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的天父已经告诉了我，你们今天会来看望我。”

狱警和看守都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懂我在说什么。主要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哭。我还要接着说时，我的大姐又试着去捂我的嘴。我的每根骨头里似乎都在烈火中烧着，它们在窜着，想打破我的躯体。

我攥着我妈的手对她说：“妈，你儿子我好饿呀！妈，我好渴呀！妈妈，秋天过去的时候，寒冬是多么冷呀。你怎么没有给我送寒衣来呢？”她擦掉了我的眼泪说：“我亲爱的儿呀，不是你妈我不爱你。我们为你捎了很多吃的和穿的，可是都没有能够送到你的手里。我们虽然托了很多很多人给你送东西，都被监狱的看守拿走了。”

我的家人并没有明白我说的并不是我躯体的饥饿和干渴。我们的一个同工听见我说我很饿很渴的时候，就朝监狱旁边的小卖铺跑了去买吃

的。我丝毫不能止住我自己的哭泣。

我就又张嘴说：“妈妈，我不是为了人间的炊食而饥饿，而是人们的魂。妈呀，去传福音来拯救人们，那才是唯一能让我吃饱的食物呀。”

我喊着：“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 4：34-35）

我噙着眼泪说：“我已经禁食了七十四天了。今早在天亮前，主就在我的异象里告诉了我，我将会看到你们所有人。妈妈呀，我都快被他们打死了。如果我死了，我自己确实就这么死了，但是对主的信心却要留下的。妈妈，你难道没有带来羔羊的血和肉吗？”

从卖铺跑回来的姊妹递过来了一盒子米饼，一瓶葡萄汁。我看到了就掰开了一块米饼，祝福后递给了我母亲，我夫人，冯弟兄和我的弟兄姊妹们。我的心碎了，我说出了这样的话：“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舍弃了。吃了它，记住他的归来。”

然后，我倒了一些葡萄汁，说：“这杯是主为我们流出来的血。”大家都低着头，每个人的脸上看起来都十分严肃，我就和他们一起接受了这主的“最后的晚餐”。

七十四天来，这也就是我所吃下喝下的唯一的饮食。从 1 月 25 日到 4 月 7 日，在此期间的我什么都没有吃，也什么都没有喝。

我抓住所有人的手，大喊着：“妈妈，今天我是最后一次能和你们一起享用主的晚餐。”我爬了过去，抱住了德玲，轻轻地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我转过头对所有人说：“我亲爱的妈妈，夫人，亲爱的弟

兄，姐妹们。我们会在天国再见面的。”

泪水止不住地从所有人的鼻梁和腮帮间刷刷地流过。

我的大姐以泪洗面地哭着，抱着我说：“你怎么能丢下你的老妈妈，你年轻的妻子。为了一己之私就走呢？再看看，你的妻子已经怀孕了，你这么待她不是太无情了吗？”

我母亲点着头说：“儿呀，你的妻儿都需要你。你的妈妈也需要你。更需要你的是神的家庭呀。”她小声地在我耳旁说：“听你妈妈的话。神已经告诉了我，你不会死的。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

在主的保护下，我们说完了想说的话。监狱的狱警似乎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虽然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却一点也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

我嘱咐了我的家人：“请多多为我禁食祷告。我永远都不会成为犹大，也永远不会背弃主和他的子民。”

说完这句话，坐在旁边的狱警似乎是如梦初醒一般，恢复了平常的态度。他们用拳头猛敲了桌子，吼道：“胡说八道些什么？够了！都给我滚！”几个监狱看守上前抓着我，要带我回囚室。看守们要把我拖走时，我母亲和妻子，大姐都紧抓着我，不让我走。

我母亲就算死也不想看见我回到恶人的手中。但是看守们个个像冲入羊群的饿狼一样，把我们撕扯开了。就在我家人面前，他们又打了我。把我那年事已高的母亲狠狠地推在了地上。我只能听见我的身后一片痛哭声渐渐远去。谁也说不清，我们是否能再相见了。

我那间囚室的铁门再一次被轰然打开，又被猛地摔上。我穿过铁门时，

还听见我母亲的叫声：“儿呀，记住你妈妈的话！你一定要活着，为了神活下来！”听见了的我喊着：“妈，去宣讲福音吧！让教会都为我禁食祷告就好了！”

我的嘴还没合上，脸上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随之看守把我重重地摔在囚室的地板上。

德玲的回忆：人人都说我的丈夫要被枪毙了，但是我的深处，我很自信的就是这还不是主让他死的时候。这样的感觉似乎非常奇怪。的确如此，不论我的心情多莫志忑不安，也总是不灰心。自始至终，我都不同意他要被枪毙的说法。事实上，即便他被枪毙也会比他终身监禁好得多。如果他死了，那么他也就直接和主结合为一了，得以了永生。

我丈夫在监狱里禁食了超过 70 天，既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当时政府很害怕他会死，就邀请了我们去监狱探监，位置就是在南阳市中心。

那时我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很明显就能看出来。我心里非常激动的就是去告诉云，他就要成为一位父亲了。自从他被逮捕，我们之间就不曾有过任何联系了，所以他甚至还不知道我怀上了孩子。

四月那时候，天气已经不冷了。我们到监狱的时候天才蒙蒙亮，一路上我都坐在云的大姐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在监狱门口，我们会合了其他几位来探监的同工，总共我们八个人。

我们一直都呆在一间屋子里，直到他被带来的时候。

过了一小会之后，一个小的可怜的身躯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他毫无知觉地躺在那里，身上还有几分钟前刚刚被虐待殴打的伤痕。瘦小的躯体让他看着像一个小孩子，塌陷的耳朵卷在一起，像晒成葡萄干的葡萄一样。

当他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谁都没有认出来他就是云。我们都认为这一定又是当局玩的什么把戏，想捉弄我们。我向他们声明说：“这才不是我的丈夫呢！”云的大姐也说：“你们一定搞错了，这不可能是我弟弟！”

只有云的母亲看见了他身上的痣，才知道这确实是她的儿子。消瘦干瘪的他简直看着不像一个人。他的全身上下都包裹着青肿的伤痕，充满脓血的伤疤。黑色的干血粘着灰土，一点点地糊着他的伤口。头发都脱落得露出了头皮。憔悴的面容上，只感觉眼睛看着很大，大张着的嘴里长着一口黄牙。几块破布遮掩着他的躯干和下身。

这不能让我相信。我惊讶得不能说话，不止我，似乎所有人都惊讶极了。我的头觉得一阵阵地飘着，我几乎晕倒了过去。

云醒过来时，几个月来第一次说了话。他的声音仅仅是沙哑的耳语，云的母亲必须趴得很近才能听清楚。当我们清醒过来这就是和我们一起相处了多年的云的时候，我们都止不住地哭着。我们如何也控制不住我们的感情，云的大姐和几位同工姊妹都哭得像泪人一样。他说：“弟兄姐妹们，不要为我哭了！要为人民的灵魂去哭吧。现在让我们一起吃主的身体，饮他的救赎之血。”

一位姊妹跑到了监狱外的卖铺里买了一些米饼和果汁，让我们一起吃了主的晚餐。云对我们说，他不久后就将要和主成为一体了，所以要在他死前在最后一次一起享用圣餐。

我们听到这儿，都嚎啕大哭，谁也不能相信这一切。

当我们从监狱里走出来之后，大家终于克服了感情。我们就在大门外的街道上坐了下来，围成了一个圈。我们向主喊着：“父亲呀！仁慈又公义的神呀！请原谅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怜悯我们，也怜悯那些迫害你的儿女的人们。让他们都得到救赎吧！”

街道上车水马龙，过往的人们听见我们的哭喊声都好奇地围了过来，问我们发生了什么。听了我们那天的见闻之后，很多人都流下了泪珠。

第十二章 神赐予我一个儿子和诸多弟兄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哥林多后书 2：14-15）

我被抬回囚室之后，看守就开始狠狠地踢了我，吼着：“好呀！你装蒜了那么久，今天竟然还敢开口说话吃东西。看我非活剥了你不可！等着吧！”他走出了囚室，铁门在他身后重重地被摔上了。

狱老大开始朝我臭骂，说：“你他妈的就是个伪君子！每天就在那缩头缩脑地装死。老子我奸杀了娘们，现在照样活得好好的。你信耶稣在监狱这儿，我看你就是条死狗！”

另外一个囚犯是个回民，也开始谩骂我：“你背着国法宣讲什么耶稣，胆子真不小呀。像你这样的人就最该死！王法一定会审判像你这样的猪！”

每个囚犯都知道我已经异常虚弱了，不管去哪都得被扛着。他们已经有很多星期不曾听见我从嘴里吐出一个字了。就在这些侵犯的语言说完的时候，圣灵落在了我的身上。我站了起来，面对脸上充满惊异的囚犯们，我大声地说：“我的弟兄们，我有一言，来自我的主。请你们都听好了！”

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谁都不敢相信我居然能站起来，用充满力量的声音说话。皮包骨头的我，死亡时间一直都还是他们下赌注的对象。

然而现在我竟然真的站了起来，嗓音洪亮地说出了话来！

我说：“朋友们，神把我带到这里，完全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从我来到这间囚室的那天起，我就告诉过你们，我是一个相信耶稣的牧师。头一天晚上我为你们唱歌的时候就为你们都分享过关于耶稣的拯救了。我做的所有事情你们都看得很清，你们也知道这么七十四天来我没有吃过一粒米，没有喝过一滴水。我要问你们，几千年的历史里，有谁能这么坚持上七十四天还活着？难道你们都看不出来，这是无所不能的神在展示着一个奇迹，因而保护着我？”

“现在，我的主让我站了起来，为了让你们知道耶稣是活着的真神。你们岂敢在继续活在罪中，多行不义呢？朋友，审判的日子到的时候，你们如何能逃离下地狱的命运呢？能原谅你们罪孽过犯的也只有耶稣。”

“今天，主怜悯了你们，给了你们一个机会去悔改，去接受你们罪恶的宽恕。你们都必须在基督耶稣面前跪下，诚心忏悔，请求神原谅你。除此之外，你又如何能逃离地狱的惩罚呢？”

我的话音刚落，就如同响炮一样人群中炸开了！他们似乎全部都失控了。狱老大第一个“扑通”地一下跪在了地上。哭喊着：“云，我要怎么做才能得救呢？”

别的囚犯也全都跪了下来，就连那个回民也不例外。他们都大声哭着，问我：“我们怎样才能得救呢？如何做神才会原谅我们呢？”于是，所有那些被充满罪恶，心地钢硬的犯人都接受的耶稣为救主，泪流满面地悔改了以前的罪过。

他们开始对他们以前对待我的行为极其内疚。我当面原谅了他们，就像约瑟原谅了他的哥哥们一样。我又加以鼓励，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记 50：20）

我们没有多少水可以用，就每人用了几滴，我为他们施了洗。

有一个站在走廊里的监狱看守听见了我们囚室骚乱的声音，就跑到了我们囚室门前察看。然后他就站在了那里脚像生了根一样，一连几分钟都为他看见的一切惊讶极了。

囚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完全地转变了。心地钢硬的人们突然变得和气极了，这从他们的言语和行为都看得出来。之前的二号囚室是被憎恨和自私所统治着，如今却被快乐和宁和取代了。

很多天里，我都能看见人们的眼里常常含着泪，为神的怜悯而十分感慨。该出去放风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地找机会，向其囚室的犯人分享福音。就这样，福音在整个监狱里宣讲着，很多人都悔改了，开始相信了主！

鉴于神的恩典，他给了我一个新的工作：去敦促监狱里的新信徒们！不久后，付弟兄刑满释放了。临行前，我在厕所纸上写了一段话给了他，希望他能帮我转交给德玲。纸上，我激将性地鼓励她，写着：“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十字架的路。你把生命托付给祂的时候认真了吗？你会对祂坚持你的信心吗？”在后面，我写了一段短诗：

我们都在变弱变老，朋友亲戚们少之再少。

脚下踩的是越来越艰难的道，你却得把主的意愿看得最高。

因为爱你的他，一心都是为你好。

和德玲结婚后，我们一直都想要一个孩子。但是我的照片在那个时候被登在了全国各地的海报上，困窘的时局让我连安身之处都难以找到，更没有什么机会和她花时间呆在一起。就在我被逮捕前不久，我悄悄地回家了一趟，我夫人也就怀上了孩子。

在那几个月后，我被逮捕了。

我在囚室里的时候，一天晚上得到了一个来自主的很清晰的梦。我看见我夫人笑容满面地抱着一个男婴。她走到我面前，温柔地问我：“该给我们的孩子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梦里的我把孩子从她手里抱了过来，立刻一段经文映入我的脑海。是亚伯拉罕给以撒起名的那段，我就在梦中对德玲说：“他的名字要叫以撒。”她笑了一下，满心欢喜地抱着孩子走了。

我醒了过来，再也睡不着了。我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左思右想地掂量梦里所看到的。

就在第二天早晨，也就是 1984 年 4 月 19 日，我的家人给我捎来了好消息。看守平平淡淡地对我说：“云，你夫人给你生了个小子，过几天你家就要请客吃饭了。这里有笔和纸，你夫人想让你给儿子起名字。”

昨夜梦里的话窜上了我的心头。我向看守道了谢，接过纸笔，写下来：

“他的名字要叫以撒。”然后，我又写下了一段话给我的儿子：

致我亲爱的长子以撒：

你出生的时候，你爸爸因为基督耶稣的名而不在你身旁。我儿呀，我

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见到你。人人都望子成龙，但是你爸爸我只希望你能跟随耶稣，爱我们的主。以撒，你一定要把信永远托付给主，遵从他。长大后，成为一位圣徒。

你爸爸

监狱看守接过去看了看，皱着眉头说：“你写的东西和这事毫不相干嘛。”他把纸笔拿走后，把纸条交给了我家人。

德玲的回忆：和云在那次难忘的会面后不久，我生了一个儿子。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为我接生的大妈说我是她见过的第一个没有疼痛就顺产的妇女。我不会骗你说我生产时没有到一点疼痛，但是那的确是蒙主的恩赐。

在我生下我的儿子几天前，还有人要求我去医院把孩子做掉。计生部的家庭政委专门跑到我家对我说：“你丈夫不管怎样都不可能从监狱里出来了。你最好还是为你以后打算一下，不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们要求我几天后到医院做流产手术。

我怕极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人工流产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不去医院，他们一定会追查我，对我强行进行人流手术。

我把我心里的这些重担告诉了我妈妈和其他的几位主里的弟兄姊妹。他们立刻都勤恳地为我祈祷，求神让他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主很快就答复了我们的祈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就提前两个月生产了。在政府还没能有机会对我强行进行人流的时候。当计生管的人赶来查看我为什么不去诊所的时候，他们看见的就是我坐在凳子上抱着我可爱的孩子。虽然计生管的人气得吹胡子瞪眼，也无计可施。

一张小纸条被托人递进了监狱，告诉他孩子的出世。他写给我们的回信就是：“他的名字要叫以撒。”主在梦里给了他启示，要命名我们的儿子为以撒。

以撒出生后的这段日子是异常艰难的。首先我们面临的的就是极其的贫困。赶到我们家的公安没收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锅碗瓢盆，家具和衣物。我和婆婆除了在地里卖力地干活，也别无选择了。她都已经六十岁了，仍然还很健康，很强壮。

以撒出生一个星期后，就来了好几位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帮我和婆婆干农活的，为此他们都奔走了两百多里地到我们家。在南阳地区的农村里，根本看不到有哪个老太太还在田里干活。田里的活一般都由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胜任。这几位弟兄姊妹看见了我婆婆在田里艰难地挑担都执意要留下来，帮她把所有农活干完。

这些伙伴们帮我们把麦子都捆好，堆在了田边就离去了。那天快傍晚的时候，

刮起了大风，看着似乎要来一场风暴。我婆婆就赶快去田里，搬麦子回仓库，以免雨水打湿了麦子。

天暗了下来，雷声阵阵。我婆婆正在堆麦子的时候，满载的拖车一下子翻了过去压住了她的一支胳膊和一条腿上。她就被翻倒的拖车压在了田埂的泥坑里好半天。大雨哗哗地下着，打湿了所有麦子和她的衣衫。我在家里抱着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婆婆的胳膊骨折了，大腿也被严重地压伤了。

那真是一场飞来横祸，狠狠地打击了已经承受到极限的我们。我丈夫在监狱里生死不明，我又遭到大部分亲友们的白眼。在这种情况下，拉扯大以撒已经是非常困难了。如今，婆婆又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一个人在田里干所有农活的滋味可想而知。有那么一天，筋疲力尽的我在干农活时，就直挺挺地躺倒在了麦田里。迷迷糊糊的我醒来后就忍不住地哭了，因为我家人都不认我了。我的嫂子和邻居都瞧不起我，在我背后不停地指指点点。躺在麦田里的我能看见的就是蓝天，我开始唱诗篇的 123 章：“*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主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

在那段日子里的时候，我们教会除了我之外，总共还有九位同工弟兄被送进监狱。很多的基督家庭房子都被搜了个底朝天，被搜出圣经和任何基督徒读物的家庭都被罚了大批的款。

很多信徒们都被搜怕了，但是圣灵却安慰了惧怕的心，给教会指明了新的方向。时间流逝着，很多教会从那段迫害与搜查的日子里又复活了过来。我的教会在那段时间，每晚都要召开祷告会。很快，很多沉睡的灵魂又再次被唤醒了。同时，很多惊人的奇迹都随着人们的祈祷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很多被带到教会的病人都得以治疗了。人们还带来了疯癫和被邪灵缠绕的人们，他们也接连都摆脱了痛苦，凭借着耶稣的名康复了。

在监狱里的基督徒们都在努力地见证着，他们的话强而有力。他们都知道，他们见证的背后，有很多人的祷告，都在对他们的话赋予了主

的力量。逐渐，数不清的囚犯都认识了主。

更特别的是，从那个时候起，有些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都开始接受了耶稣。有些人甚至站出来，勇敢地开始为主而去作见证了。

有那么一个叫“铁佛寺”的村子，离我家大概二十里地，教会的芝姊妹家就住在那里。他的丈夫很有钱，但是不是信徒。相反，他是个祭拜偶像的人。他总是不听他夫人的话，不肯接受耶稣，离弃假神。那段日子里，他的儿子得了一种很严重的怪病。问过很多大夫都不见效。这位有钱人在当地很有势力，因为他有亲戚是中共的高层干部。如今他别无它法，只好听芝姊妹的话，让基督徒们在他家进行祷告聚会，一起为他们儿子祈祷。那天晚上去他家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很多，差不多有几十人。冯弟兄当时去监狱看望了我一次，回去的时候听说了也就去了。

冯弟兄告诉了他们在监狱里禁食和其它的遭遇后，所有人都极为感动。他们在芝姊妹家为我痛哭祈祷了起来，却忘记了生病的孩子。

芝姊妹的丈夫就满脸不高兴，说：“今晚，我之所以请你们来，是为我儿子祈祷。至于你们说的那个云，我倒没听说过。他 74 天什么都不吃还能活着？怎么可能嘛。难道他是神仙不成？”然后，他开始催信徒们为他儿子祈祷：“别再为你们的云哭了。请你们快点为我的儿子祈祷。只要你们的云所相信的耶稣能把我儿子的病治好，我就去联系上头的人想办法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

神的荣耀至上，他听取了伙伴们的祷告。孩子就在那天晚上一下子全好了，他们全家也就都一起接受了耶稣。不久后，芝姊妹的丈夫组织

了他们全村的人都出来听福音，那个村子里的大部分村民从那时起都开始跟随耶稣了。又过了几年，我出狱了以后，访问铁佛村时才从村民的嘴里亲耳听到了这段故事。

而后有一天，芝姊妹对她丈夫说：“我听说云的妻子刚生了个儿子。我们应该带点礼物去探望一下他们一家。这刚出生的孩子是云的儿子，他的神治好了我们儿子的病也救了你。”

就在那天，他带了很多礼物去看望我家人。在门前他看见了我母亲，就上前说：“大妈，我知道你一定不认识我，但是我是来诚心给您送上一些微薄的礼物，表现一下我们对您的感谢。你们既然都不认识我，我就来告诉你们事情的经过吧……”德玲当时在里屋里躺着休息，她听见有人说话之后就出来听。

他仔细地说了他是如何看到神降恩给他家。治好了他的儿子，又拯救了他们家以及整个村子。

他们一起感谢了神。就是因为这位弟兄的缘故，我才能在监狱里得到我儿子降生的消息。

芝姊妹的丈夫有一个表弟就在监狱里工作，是一个监狱的武警保安。其实他就是前面我说到的那个用电棍打我，把我扔进粪桶的那个武警。芝姊妹的丈夫对他说：“云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是说属灵亲戚）云所相信的耶稣是活着的真神。对他好点，好好照顾他。”

这位武警听后，对他做过的事十分内疚。事实上，我 74 天没有吃喝的事情谁都清楚。不仅仅是整个监狱的囚犯都知道，当地公安局里的干部也都有耳闻。

从那时候起，我在监狱里的状况也就日见好转。对我的迫害没有了，甚至我被推选为我的囚室，囚犯们的狱头。

以撒的出生给我们家带来了喜悦。也同时让我人生最阴暗的一年里看到了温暖的曙光。

第十三章 一条来自主的珍贵之魂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雅各书 2：13）

每天我都坚持着去教导囚室里的新信徒们，正义和真理弥漫着整个地方。人人每天增长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更多的是感受到了神的洪恩。很多人不久后就先后感受到了圣灵对他们的敦促。那些他们做过的恶事都像影片一样一幕幕地有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他们都坦白了以前的罪孽，开始悔过。

一天早上，监狱的一位领导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他很客气地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下，给我倒了一杯茶水。他说：“云，我知道你是信耶稣的。所以我决定把一项特殊的任务交给你去做。”

我心里在琢磨，他会不会是想让我向他汇报其他囚犯的举动呢？但是这位领导却接着说：“在九号囚室里有个姓黄的死囚。他每天都在试图自杀，并且发疯似的去咬所有靠近他的人。我们想把他送到你的囚室里，我们希望你做的就是去看好他。保证在他上刑场前不要伤到其他人，也不能让他自杀。如果你让他死了，全部责任就得由你承担。”我听完后，随之的感觉就是。这个姓黄的囚犯一定是主要我去救赎的一条宝贵的灵魂。

回到囚室之后，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的伙伴，他们听了都吓坏了。所有人都表示反对接受他。其中一个人说：“他根本不是人，他就是个魔鬼。”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发表着反对的声音。我等他们安静下

来，平和地说：“弟兄们。我们在相信耶稣前也都和他没什么两样。我们也都和魔鬼无异。既然耶稣拯救了我们濒死的灵魂，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怜悯这个人，像耶稣对待我们的那样呢？”

室友们点点头，明白我说的是对的，就改变了对这件事的态度。他们也开始巴望这个姓黄的囚犯的到来，如同等待一个失散多年的亲友一样。

第二天清晨，黄某就被进了我们的囚室来。我能形容的就是，他如同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那个被一个“军团”邪灵附身的人一样。虽然粗厚的脚镣紧紧地箍着他的双脚，双手也被手铐捆在身后。他却嘴里不停地谩骂，吐着污秽的词眼。毫不在乎地折腾着全身，手脚都被铁索严重地划伤了。他狂躁的面孔里充斥着憎恨，看不出，他只有 22 岁。

虽然黄某的手脚都不能动弹，但是凡是有谁敢靠近他，他就会去试着咬掉他们的鼻子和耳朵。他尽管被紧紧地捆着，却不顾一切地上下乱折腾，蹦跳。直到他的脚踝骨完全透着皮裸露了出来。

在九号囚室里，所有囚犯就像对待畜牲一样收拾他，没完没了地揍他。几天来，没有人愿意给他一点吃的。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把属于他的食物倒在他的身上，骂他。他的衣服上沾满了干饭渣。

有那么一天，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黄某试图撞墙自杀，他用头在墙上用尽力气狠狠地撞了一下，他却没有死掉，而在墙上留下了一个凹陷。

黄走进我们囚室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的囚室非常的不同。每个人的身上都充满了爱和同情的表情。我们坦诚地欢迎了他，把他的铺盖这

类东西整齐地放在了他的床边上。

他浑身都被紧紧绑住了，已经很久没有冲洗了，气味实在是奇臭无比。但是神的爱让我们心里没有憎恨，一成不变地爱着黄某。室友指着我说：“这就是云，他是我们的头，也是个基督的牧师。”我点点头，对他说：“黄弟兄，我们既然都是罪犯，也就没什么可顾忌的。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鼓励他安分地坐下。我从所有人那里要了一点珍贵的饮水，总算弄满了一杯的水。我扯下了我衬衫上的一块布料，沾了沾水去擦黄某脸上的灰土和凝血。

擦完后，我扯下了半块我的毛毯抹去了他手脚伤口上的污秽，抹上了一些牙膏，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他的伤口。

黄某什么都没有说，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他的眼睛大大地睁着，瞪着我们每个人。我知道，主已经用大能触碰了他的心。

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每人分了一点点米饭给我们的新室友。我们一起对着食物说了祷告词，然后用勺子小心翼翼地喂着黄某吃饭。吃完饭后，我们一起唱着一首我教他们的歌，来自马太福音第六章 25-34 节：

天父如此仁慈，吃喝穿戴尽赐。

自视卑微，如他一般，就连野草也得衣衫。

今天吃什么？明天喝什么？穿什么？忧虑又是为什么？天父岂能不晓得？

不要忧愁今天的饭，莫去思索明天的茶。让我们满足的只有我主耶和华。

瞧瞧麻雀四处飞，瞅瞅百合八方长，他们岂会劳作与织纺？

主的荣耀既然不离它们，这价值又焉能超过我们？

弟兄，你在地上没故乡，跟着基督，他愿带你回天上。

而后，我讲了讲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说的那些话，向他比较了天父和我们地上的父亲。用这样的方式我希望他能明白生命的可贵。

那天晚上，正是发给我们每周一次馒头的时候。所有的弟兄们都把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很清楚，他们都饿极了。我就对他们说：“既然今天我们已经给我们的新朋友黄弟兄分了一些米饭和水，各人今晚就好好吃各自的馒头吧。我只希望你们明天能分一些你们的菜汤给他。”

我开始给黄一点点地喂食，然后再去吃我自己的晚饭。

看着我在馒头上啃下的第一口之后，一种悲伤的感觉就涌了上来。一连串清脆的声音开始在我的心里回响着，说：“你如何用你对我的爱，来衬托我为你在十字架上的死呢？当我饥饿，干渴，下了监狱时，哪怕你关照我最小的弟兄，你就和对我没什么两样了。”

我直接就明白了，主的意思是让我牺牲我剩下的馒头，把它给黄某。我扑倒在了地上，眼泪止不住地留着，我向主哭喊着：“主呀，我也很饿呀。我也很久什么都没吃了呀。”

一段经文在我脑中也随之而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露体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罗马书 8：35）

我用手巾把剩下的馒头包了起来，藏在了我的衬衫里，准备给黄某留着。快乐和宁和的灵顿时回到了我的心头上。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看守端来了面汤，在稀糊糊的汤里几乎夹不到面条。我们都分了一些给黄某，可是他仍然很不高兴。朝看守大吼起来：“我都是要死的人了，连顿饱饭都没有吗？你们是想枪毙我之前让我饿舒服不成？”

他喊叫的片刻，主对我说：“快把你的馒头掏出来给他吃。”我没有转过身，仅仅把馒头撕下来了一块，塞进了他的汤碗里。顿时，黄某那如同铁石般硬的心肠土崩瓦解。他从他的凳子上扑倒了下来，跪在了地上，呜呜地哭着。他对我说：“大哥，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昨晚该你吃的馒头，你为什么没吃？我是个杀人犯，所有人都恨我，就连我亲爹娘也恨我。还有我弟兄姐妹，我的对象，没有一个不和我割席分坐的。你为什么要这么爱我？我这辈子都没法报答你了大恩了，让我死了成鬼回来伺候你吧。”

我知道这正是主想让我为他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就对黄某说：“我们这么对你也无非因为耶稣爱你而已。若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对你也会和九号囚室里的那些人一样。我们都应当感谢神，感谢他所差来的圣子，耶稣基督。”

黄某的嘴里脱口而出的话就是：“主呀，我感谢你爱一个像我这样的罪人。”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囚徒就这样泪流满面地接受了主的爱，进入他的心扉。罪恶的沉重担子瞬间从他身上烟消云散了。

所有其他的室友们都很高兴。他们也都认识到了，只有神的爱才能给

予希望，来解放被罪恶捆绑的人们。

黄某接受了神的拯救后，整个囚室的气氛一下子扭转了过来。每个人都开始一起唱歌。黄某不停地渴望去了解更多。我就向他讲了耶稣的一生，包括耶稣教导人们的话，他所承受的和他的复活，以及他将要再临。

我教导黄某说：“自杀也是一种罪。”他听到后，趴在地上哭了，为他所犯的罪忏悔着。他让我把他的领口卷起来，里面藏了一把小刀片。他一直想有机会的时候用它自杀。

铁石心肠的黄某现在一下子向我们敞开了他的心灵，他开始对我们讲他的故事。他的父亲是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个共产党员，很有钱。

黄某在上完高中之后就被安排在了一个发电厂里，成了一名技工。

黄某在二十岁的时候订了婚。他的未婚妻很爱他，但是他那个时候却开始和地方的黑帮勾结了起来。他很快就误入歧途，失足于酒色之间。他和一伙人每天花天酒地，敲诈地铺，谋杀了不少无辜的人，强奸了很多女孩。

不久后，帮里的一个人被捕了。他在被公安局受审的时候，把黄某也供了出来。虽然黄某犯了谋杀罪，但是由于黄某父亲的势力，法官偏袒了他，他仅仅被判入狱三年。后来黄的父亲贿赂了一笔钱，黄某在1983年五月一日就被从劳改场里提前释放了出来。

重获自由的黄某感觉人生毫无意义。他眼前看到的就是，活着仅仅让自己觉得更抑郁。没过多久，他就又和一些不正当的公司搭上了关系。一天晚上，他和一个朋友在外面喝得伶仃大醉。他说：“活着真是没

意思。我们既然活不到一块去，不如一起上路去死得了。”

两个烂醉如泥的人就开始讨论该怎么自杀。他们决定去偷两包雷管，每包都装了八公斤的炸药。很快他们就从黄某原来工作的仓库里偷了出来。

他们为了让他们的自杀计划更有意思就决定先互相厮杀到死。再由活着的人把炸药引爆在变电厂里，一起上路。

看见厂里有几根锋利的钢棍，他们俩就捡起来开始打斗了起来。黄某的肩膀被戳伤了，但是他一下子盖到了对方的头，直接就打死了那人。黄某打裂了他的头骨，脑浆流了出来。黄某吓得慌了神，酒也醒了，撒腿就跑。他也没有去想引爆炸药的事了。

黄某很清楚，政府肯定会追查他。他就决定在全国四处走动一下，再享受一下这充满罪恶的人生。他想在玩够了的时候，回家见家人一次，再去自杀。

黄某买了一把锋利的小刀，用它抢了好几家店铺，来充实旅途的开销。在四处游荡的时候，他找机会强奸了很多无辜的女孩。为了安慰自己忐忑不安的心，他在走访几座名寺时，都进去跪拜了偶像。他放纵欲望的生活并没有让他得到任何满足，却让他心情越来越差。

他哪里也再不想去的时候，就按照计划跳上了一列火车回家，准备见自己家人最后一面。他买了两瓶安眠药，准备自杀。火车在终点站前停了下来，他就赶快跳下了车。他想等到天黑再往家里赶，就躲在了丛灌木里。

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巡逻的警察竟然在灌木丛里找到了他。警察以

身份可疑的名义逮捕了他，很快又从他的包里找到了他用来杀人的小刀，和他已经写好的遗书。遗书里清楚地交代了他的许多罪行。

这回黄某的父親再也救不了他了。最让黄某伤心的是，他入獄的那天他父親送给了他一件襯衫。襯衫的背後寫着：“我現在雖然見不着你，但是我能在刑場上見着你。”

而現在的黃某已經完全悔改了，成了在基督中再次出生的新生命。他一直喜愛唱我教他的那首歌：

我愛耶穌，我愛耶穌！

我一生的每天都愛耶穌！

太陽當頭我愛他，風暴襲來我更愛他！

每天沿着我的道，是！我只愛耶穌！

他的心靈完全地改變了，我們就重新給他起名為黃恩光，因為他是“萬民之光”的恩典。

他的心裡很清楚他不久後將要決定的命運，但是黃恩光卻不停地問我，他如何能讓他人生最後的日子里為耶穌增添最多的榮耀。

通常如果我們在囚室里發出太大的聲響，獄警都會狠狠地懲治我們。獄警會強迫我們把頭伸過牆上的一個洞里，洞的大小只能容許頭伸過去。然後拿槍托或者皮鞭在我們的頭上猛打。所以，我們每個人不論祈禱還是敬拜主都只能小聲地進行，並且時常注意着是否有獄警在牢門外。黃恩光敬拜主發出的聲音太極了，好幾次都有獄警出來阻撓，讓他安靜點。但是由於他是死囚，所以獄警並沒有怎麼懲罰他。

黄恩光自己知道，他已经无可多虑了，所以他唱歌都用的是最大的嗓音。二号囚室也就成了崇拜和赞扬的中心。很多其他的囚犯在其它囚室听见了，也都被他们听到的话感触甚深。

黄恩光要求我在囚室的墙上刻一个十字架。水泥墙面虽然很硬，但是我们都一心想借此让我们的弟兄们蒙福。黄恩光还说让我们不要怕，如果看守看见了十字架，他会承担所有责任。我们有机会出去放风的时候，就在地上寻找着碎玻璃，或者生锈的老铁钉。我们希望能找到它们来在墙上刻东西。

我们不仅仅在墙上刻下了一个十字架，还画了一个地球。然后在十字架的横架底下刻下一行字：“神爱世界。”黄恩光还希望我们按照他说的，在十字架边上画一个坟墓，在墓碑上写上他的名字。借此表示不论如何他都归属耶稣。

我们画完的时候，黄恩光快乐地哭喊着。我们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继续狂热地划着，直到囚室的四壁都布满了圣经的词句，比如：“浪子回到了家。”又如：“把灾难中的信寄托于主。”还写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 3：23-24）

倒也很反常。虽然监狱看守和狱警频频看见我们在墙上留下的“杰作”，他们却对此一直无动于衷。那个十字架和圣经的词句至今仍在。陆续几百名囚犯都看过它们，很多都悔改了，把信念交付给了耶稣。

我们取下了狱徽上的大头钉，当针用。我们又小心翼翼地把线从各人的毛巾上拽了下来。每个人都在自己囚服的左上方缀了个小十字。而

黄恩光的衬衫上缀上的是个红色的十字。所有的新信徒都被此大大地鼓舞了。他们能感觉到有力量在支持他们，有人在激励他们，因为他们的胸前扛有属于主耶稣的十字架。

八月十六日的晚上，我们为我们的黄弟兄施了浸。每个囚犯所能定量获得的水也只有一杯。所有人都牺牲了自己的半杯，我们也就有了足够的水洒满黄的整个头。在我们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最好的洗礼了。施浸后，黄恩光问我：“耶稣能救我的家人吗？我的父母，和弟兄姐妹们，以及我的爱人能和我一起在天堂里团聚吗？”

我就告诉了他圣经所允诺的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使徒行传 16：31）黄恩光也就为此祈祷了整整一个晚上，为了他的全家能够凭借着耶稣，获得神的拯救。

距离黄恩光上刑场的日子一天天近了。他巴望着能写一封信给他的家人。不过他的双手在背后紧锁着，根本动弹不得。

黄恩光在转变成为门徒之后，他人也变了很多，变得非常温和，其实这一点整个监狱的人都有目共睹。我就向监狱领导请示。我说黄恩光已经不危险了，他最少不会再去自杀了。于是，看守给他换上了一套大一些的，更宽松的手铐。由于监牢里的规定，看守不能允许完全去掉它们。所有死囚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捆绑着。

戴上宽松的手铐后，黄恩光请求看守给他一支笔和两张纸。他坐在地上，把纸放在一边，双手挪到一旁也就可以书写了。刚写几个字，他的笔就没有墨水了。他绝望地扬起头，然后弯下腰咬了他的右手中指一下。血就流了出来。他也就是继续蘸着自己的血为墨，给他的父母

写这封信。信中他写道：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虽然见不到你们了，但是我知道你们是爱我的。你们的儿子不孝，请不要为我的死而悲伤。我想要告诉你们一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不会死了，因为我已经获得了永生！我在监狱里遇见了一个充满怜悯之心的可敬之人，他就是云弟兄。他救了我的性命，帮助我相信了耶稣。他爱我，关照我，每天还喂我吃饭。

爸爸妈妈，我就在我去天国的路上。我会为你们所有人祷告的。你们一定要相信耶稣！请你们让云弟兄为你们分享福音。改日，他出狱到家里坐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们我剩下的故事。祝愿你们也获得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王国里再聚。

你们的儿子黄恩光

我安排了人让他们把黄恩光的信偷偷地带出了监狱，交给了他的父母。黄恩光受洗的日子是十六日，给他父母写信在十七日，而十八日也就是他即将走上刑场的日子。

在黄恩光生命的最后那天，监狱的气氛似乎异常紧张。执勤的看守是以前数量的双倍。每五分钟就来一个狱警检查所有的囚犯。他们用手电照着每个人的面孔，保证一切都在掌握中。我们都知道，若不是因为有囚犯将要在翌日被处决，是不会有这样的事。

八月十七日的晚上，主引导我去洗黄恩光的脚，这样就符合了耶稣的教诲。黄恩光他自己很平静，仍然笑着面对其他的囚犯们。他对每个

人都说：“我们会在天堂，那个王国里再见面的。”

第二天的早晨，我们的早饭被提前送来了。上午八点钟的时候，看守拿着一张名单，喊着名字。出乎意料，我和另外一位洪弟兄也被喊了出来，看样子是又一次听审。真巧，怎么会就在同一个早上呢？从头到脚，我们都被看守们绑得结结实实。

黄恩光在要被带上刑场的时候，他又最后一次靠在了我的怀里。哭喊出了他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们在天堂再见吧！”

院子里，看守在黄恩光的双腿上踢了一脚，他扑通一下跪在了那里。他的手铐和脚镣已经被摘掉了。他的头上被放了一顶帽子，大大的两个字我远远就能看见。上面写着“死囚”。

这条珍贵的魂呀！那也正是我看到亲爱的黄恩光这一生的最后一眼。之后，他们就带他去了处决犯人的刑场了。在那里，狱警将用枪射击死囚的后脑。

我听见了那枪声，永远地把黄恩光送入了耶稣的怀抱。

我的心里充满了悲伤，也又同时洋溢着快乐。我所能做的就是去感谢我们的神，他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看见了自己的一个弟兄走上了去神之王国的路。*“在主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篇 116: 15)

九名男女被从南阳监狱里提了出来，他们将要面临的是游行和公开审判。我就在这九人之中。那天里，我们在敞篷车里被拉着全城各处游街。我们的罪行也被一个大喇叭用响亮的声音念了出来。我的心里激动万分，从来没有想到会有机会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能游行于众人

面前。我的心里被快乐填满了。

去公审的路上，我再也不能控制住我心里的激情了。黄弟兄升华到荣耀和永恒世界的事仍然在我脑海里翻滚，我就开始放开嗓门向神高歌起来。刚开口，警长就挥舞着警棍恐吓我：“闭嘴！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敢唱歌？再唱我就活剥了你！”

我们九个囚犯是被铁链捆绑在一起的，如同捆绑牲畜的那样锁在了敞篷车上。车正在绕城转的时候，一场暴雨洒了下来。瓢泼一样，让我感觉湿到了骨子里。好似天堂降下的活水，洗刷着我。我大声喊着：“主呀！在你恩赐的雨露后，我是多么饥渴呀！让你的洪恩如同倾盆大雨一样，浇灌下来吧！”

我继续大声地唱着。很多人，都三五成群地挤在雨伞下面，惊异地盯着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是本地人，大部分其他的囚犯都羞愧地低着头，唯恐被亲戚和朋友们认出来。

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姑娘，年纪应该也就二十上下。她也在车上，就站在我旁边。她的名字叫晓薇。她之所以被囚禁在这里，是因为她和邻居争吵的时候撕破了邻居的衣服。那家人认识有权势的干部，就罗织了罪名，找来警察逮捕了晓薇和她的母亲。晓薇虽然也是个基督徒，但是她从来没有坚定地与神同行过。

我在唱歌的时候，她在一旁默默地哭泣。她问我：“你怎么在这种地方还高兴得起来？”

我就告诉她：“我怎么能不快乐呢？就是因为今天，我觉得我为耶稣所经历的一切都值了！”

晓薇听见后，脸一下子红了。我接着唱我的歌：

哪怕世人都恨我，朋友们全离弃我。

不论肉体作难，殴打，辱骂，鞭笞。

情愿舍我命，甘心溅我血，为我父在天。

高戴生命之冠，入殿神之王国。

晓薇止不住她的眼泪，掏出手绢擦着。我对她说：“晓薇，圣灵为你而悲。浪子回头金不换，回到家里，你的天父一直在等待你！”

泪眼朦胧的她忏悔了，喊着：“哦，主呀！怜悯我吧，一个罪孽深重的人。请原谅我的过犯！”我为她祈祷了，又感谢了神的怜悯。她的心里重新充满了喜悦和宁和。晓薇又踮着脚，用她的手绢擦下了我的眼泪。

车子继续朝我家那个村子的方向开着。晓薇突然转过头问我：“我听说有个勇敢的神仆叫云，他就住在这个村子里。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怎么了？”

我笑了一下，转过头说：“你是很想见他，不是吗？”

她回答说：“我只是在我的教会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他的见证。我哪里能见到他呢？”

我说：“云就是正在和你说话的人。”

再一次，晓薇眼泪汪汪地在感谢主，她觉得我们相遇完全是主的恩赐。

之后的旅程里，穿过各个小巷时，她一直紧紧地抓着我。

每个在车上的囚犯都淋得湿透了，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武警也一样，

拿着轻机枪的他们虽然有厚大的雨衣，仍然在狂风暴雨中不住地打抖。在这么受罪的天气里，武警官兵也没有怎么留神我们。虽然安排了公审，却没有一个居民来参加。这样一来，会议就被取消了，整天对当局来说都很失败，一点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身上的锁链和麻绳在回到警署的时候就都被取了下来。警官们都去会餐，大吃了一顿。我们得到了允许，在他们吃完的时候，去吃他们的残羹剩饭。

警官特别给了晓薇一个馒头，因为她是唯一的女子。她走了过来，小声对我说：“云大哥，我想把这个馒头给你，请你收下吧。”

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很清楚，她肯定也很饿。她看见我不收就哭了起来。我就想起了主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 20：35）于是，我满心感谢地收下了她充满爱心的礼物。我掰开了它，把大的那块回赠给了晓薇。

我们一起吃了，感谢主为这精彩的一天，回荡在丰厚的友谊中。

第十四章 未来的希望

我禁食 74 天后才见到了我的家里人，那是入狱后的第一次。

后来一段日子里，他们又有了更多机会来看望我。每次他们都向我分享，神的王国是如何迅速地增长着，全中国都是一片丰收的景象。狱警一直在监听我们的谈话，他们却丝毫不明白我夫人和朋友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对我的探访大大地鼓励了我，强化着我。

这时候，公安局仍然想方设法在四处搜集起诉我的证据。他们甚至到其它的省市，把一切有关我的案例全部都收集了起来。

一天早上八点钟，监牢的大门打开了，我再次被带去听审。主审官是个矮个子，大概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他那双乌黑的眼睛里，盯着我，充满了厌恶感。

副审个子瘦高，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的年纪。满头白发的他看着似乎有些智慧。这人虽然脸上不显厌恶，但是看得出他也是个伎俩之徒。他走上前对我说：“云，你应该清楚，我们政府对你是如何的宽大。由于你的身体状况，我们已经给了你几个月的时间去修养恢复。现在你已经很健康了，你也有了足够的时间去考虑你该说些什么。只要你低头认罪，这回就是你的机会。”

主审官开始审问我：“你去过多少省市？组织过多少活动？你去访问过的人们都是谁？谁指使你们的？你们都宣传了些什么样的反动资料？你都说了些什么话去煽动群众反对政府制定的信仰法规？你是不是教导过推翻三自教会的话？教导你的跟随者不要去那里，因为那

里是堕落淫秽的地方。”

我只简单地回答说：“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主审官狂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他吼道：“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抵赖！那边的同志，把播音器拿过来。”一个唱盘的播音器被拿了过来，放在了前面的桌子上。

播放键被按了下去，立即就有一段几年前我讲过的课被播放了出来。隐约，还能听见信徒们的哭喊声夹杂在后面。在唱带模模糊糊的声音里，我在说：“弟兄们！不要被淫妇所迷惑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在主耶稣内的信心……要像非尼哈那样，随时手上拿好你们的矛，敬仰你们主的名。（民数记 25：6-18）时刻坚定自己，不要像犹大那样背弃主。崛起吧，我们甘愿成为一代烈士！去宣讲真理！”

录音带滚动着，我能听见一些弟兄姊妹们在祈祷的声音。我还听见了亲爱的徐弟兄的声音，还有英弟兄，余弟兄。他们的声音让我犹然地兴奋，这些话语在我耳朵里回荡着，心里燃烧着。同工们的祈祷声给了我无限的鼓励。

一首歌也在带子里，被我大声地唱了出来：

大胆地鼓起勇气，大胆地鼓起勇气！

主和你从来都在一起，只要大胆地鼓起勇气！

虽然鬼魔万万千，恶人无数来为敌。

信我救主，莫去怕。只要大胆地鼓起勇气！

而我最后在结束时，说的那段祈祷文是最让公安局上火的。我祈祷说：

“主呀，请你驱走我们国家上空的乌云吧！打击那些控制我们领袖的邪灵。主耶稣，改变我们国家政府的政策吧。解放那些在监牢中的弟兄姊妹们吧！让我们的国家以你的旨意，而被管制。主呀，怜悯我们中华吧！在这代人里，让你的领袖从教会中崛起吧，让他们为义事和真理而站出来。像但以理和以斯帖那样。让我们听从你的声音，而不是人们的声音！”

随之在场的人们都齐呼：“阿门！”

录音带被“咔嚓”一声按停了。我抬起头，看见主审官的脸上泛着一丝得意的笑容。他说：“云，你自己也听见了你说过的祈祷文。徐永泽的声音也应该很清楚吧？你反动的迹象已经是无可抵赖了。从你自己嘴里吐出来的。你谩骂我们的领袖是邪灵，又说三自教会是淫妇。这回可总算被逮了个正着！现在立刻给我老实交代吧，除了徐永泽和你之外，带子里录下来在场祈祷的到底还有些什么人？”

我被录音带里的祈祷和赞美声陶醉了，被强化的心感到无比地坚强。我真的想再感受一下那种感觉。于是，我顿了一下，回答说：“我不可能告诉你那些人是谁。因为这些声音都那么嘈杂，一点都不清晰。请你们再播放一次，让我确认讲话的人。”

主审官被我的话惹得狂怒。看着他的眼睛要喷火的样子，拳头打在桌子上，一只手指着我吼道：“混账东西！这里什么都有，你少再装蒜了！现在证据如山，你立刻给我跪下，自己把带子里的祈祷文给我重复一遍！”

几个保安一起上前，在我的腿上猛地打了几棍，强迫我跪在了那里。

他们边打边怪叫着：“跪下！快跪下！”

而这一时刻，主的力量充满了我。一个声音就这么在我心里讲着话：“不要怕！在主里，一定要坚强。哪怕万万仇敌包围着你，你也要在耶稣那里安息。只要大胆地为主鼓起勇气！”

看守接着打我，朝我身上踹着，我突然从心里朝主审官喊出了响亮的一段话：“你有什么权柄让一个神的仆人向你下跪？你毫无权柄！你的问题个个都毫无理智。现在就以拿撒勒人基督耶稣的名，我命令你们都跪下！我会把手放在你们身上，祈求我们的主原谅你们的罪孽。跪下！你们都得跪下！快跪下！”

主审官，监审，和警卫全部都一下子楞住了。几分钟里都大眼瞪小眼地盯着我。随之，他们狂吼着回到了现实之中。主审官恨不得一下子把桌子拍塌，尖叫着发疯地吼道：“你这个反革命分子，简直是狗胆包天！这是十恶不赦的无耻卖国行为！你竟敢当面命令国家公安审判向你下跪？痴心妄想！”

在我的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我想说：“我是个天上的人。在耶稣之中，我无比的坚强，如同金刚。你们都甭想击溃我！”

那位年级大一些的警长站了出来，和气地说：“好了，好了。云既然召开过那么多的布道会，他记不起来带子里的某个会场也数正常。云，我们可以现在就把你送回你的囚室，再好好反思它一下。下次我们把你提出来的时候，希望你能老实地交待我们的问题。除了这个带子之外，我们拥有的证据太多了，请你不要抱有什么蒙混过关的幻想。你若识时务就好好地考虑，然后交待。明白吗？”

我明白他们是计划好，想让我感觉我的处境无望，而用时间折磨我。我能想到的就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些话：“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哥林多后书 1：10）

这些法官们都绞尽了脑汁，用了他们能想到的所有办法，试图让我去坦白我的“罪行”，然而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答复。能想出的最野蛮的手段已经用过了，不曾换来我一句认罪的话。这样一来，他们就决定把我的案子交给高级地方人民法院处理。很快，一个预审被安排好了。我走进那审判厅的时候，我惊异地看见，那主审官就是我表哥！感谢主，他向我显明，那不过是魔鬼的一个伎俩罢了。我的表哥说：“我们拥有很多有力的证据来指控你。你反政府，影响治安的举动再明显不过了。你曾经点评，说我们的一切作为都是黑暗的，是被鬼魔控制的。你不仅仅攻击了我们的信仰宗教法规，还煽动群众试图推翻三自教会，和我国政府。”

“依靠我们拥有的这些证据，若想让你终身监禁，或者判处你死刑可一点都不难。现在告诉我，这些资料是不是属于你的？今天，我们决定再次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只要告诉我你们的犯罪活动，和你的那些伙伴同工所做过的事。我一定会对你宽大处理的。”

在他说完话之前，圣灵就在我心里晓谕了我一句话：“云，你是个属于我的利未人。你和你的亲人毫无瓜葛，因为你是属于我的。”

我就直接回答说：“虽然你是我表哥，但是你工作是为了共产党，我所服侍的是耶稣基督。我所能做的就是坚持我信的。你说的那些关于

我的话题确实无误，但是我对于其他人做的事就丝毫不知了。”

我表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就这么哑了一小会。然后他说：“云，你还是听我一声劝吧，不然你会后悔的。你在审判官面前的时候不能像这个样子。你得改变态度，否则你只能把你自己陷得越来越深。”没话说，我只能再次被送回了囚室。

不久后，我的案子再一次被递交上地方人民法院。我被捆绑着，押在一辆三轮摩托上，被全副武装的狱警在两边夹着。我的伙伴们都为我诚恳地祈祷着，我由此从心里感到无比的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么大的一个大厅里。大厅前是一个很高的讲台，上面有很多空座位。我恍惚着，不知道应当在哪里就座，就顺势在一个大圆椅上坐下了。主审官接着走了进来，立刻狂怒地喊着：“你这个疯子囚犯！你竟敢坐在法官的位置上！立马滚下来！”

我并没有为此而觉得丢人。我就回答他说：“这能是我的问题吗？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该坐在哪里。”我心里很清楚。有一天，我将和主同座于他的宝座之上，去审判各国，甚至去审判所有的天使们。

审判开始了。我首先得知的是，今天的主审官和所有地方陪审官员全部都是为了我的案子而来的，他们都坐在了长桌后。还有大概四五十个视察和做客的官员也在场，他们坐在后面的席位上。这些人中间，有的来自书记处，有的是公安局的，还有宗教事务局的，以及一些三自教会的代表人。

所有的“物证”都被摆放在了我的面前：圣经，灵修的书籍，磁带，我的手稿抄录全部都摆放在了这条长桌上。有一封徐弟兄写给我的个人

信件也在其中，上面安排我去服侍整个河南南部以及湖北的那些教会。

主审官问我：“云，这些肮脏的东西都属于你吧？”

我站了起来说：“这些东西并不肮脏。这些是神圣完美的东西，被全能的神洁净了。”

主审官皱了皱眉头，他接着问：“不管你说它们是什么，总之它们都是你的东西，没错吧？”

我丝毫不惧怕地回答说：“让我仔细查看一下这些东西吧，好让我能认准它们到底是不是。”

一个保安递给了我那本我的圣经。我打开了它，看见封面后面写着一段经文。那是徐弟兄写的，写着：“*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 5：6）徐弟兄在给我这本圣经的时候，在上面签了名，也写下了日期。那页上，还有我的名字，以及我的签名。我对主审官说：“不错，这是我学习用的圣经。”

接着，他们又递给我那本我的心历日记，我检查了一下，本子叫“沙漠中的清泉”。我看到它就像看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一般。我紧紧地把它抱在了怀里，然后打开了它，为那天的一段经文就显示在了我面前。是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辨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我知道这是神对我此时的许诺。我知道我必须遵从他，把信念交付于他，去走主为我拣选的那条路。我无惧地指着所有桌子上的东西，用宣布的口音说：“主审官，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看所有桌子上的东西了。我料想这些一定都属于我。”

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我的态度很满意。主审官说：“我这就给你播放一段录音磁带，你听清楚了。”听了几分钟后，我就说：“磁带里，说话的声音就是我。”

主审官接着就追问我，关于我的同工和其他教会领导人的信息。我也就尽量以尊重的口吻回答说：“鉴于你的公正，我并不知道其他人的什么事情。”

在全场将要进行半个小时的商讨前，他们告诉我，他们将在商讨后宣布对我的审判结果。他们在商讨的时候，一旁的公安局代表说，我要么会被判无期徒刑，或者直接被判死刑。我心里想，我最少应该会被判刑到八年左右，因为我原来的同工领导也被判过五年到八年的有期徒刑。

很快，那些官员们回到了大厅各自的座位上。我意外地听见，主审官宣判着喊道：“云，我们本次审判的结果宣判你有罪，将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在劳改场服刑。”

仅仅四年！我不敢相信！我被快乐的心神而鼓舞着，因为神给了我未来服侍全中国的希望。必然主为我还准备了很多事去做。

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的爱妻，和我可爱的儿子玩耍。如今，未来的希望在我面前闪耀着。有一天，我又可以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在教会祈祷了。最少，现在我可以放心地梦想这些事情了。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把一生都浪费在牢笼之中。

在我回监牢囚室的路上，我的感觉只有翻滚的喜悦，不断地回荡着。同时心里也充满了感谢，赞美神的仁慈和怜悯。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

我囚室里的弟兄们，他们都一起举起手，崇拜着主。

过了几天，那是在我 1984 年 10 月被判刑后。一个漆黑冰冷的早晨，曙光还没照射在南阳的土地上时，我被从南阳监狱押送去了信阳的劳改场。我将要在那里继续服刑。

德玲的回忆：云被囚禁的那四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凭着祈祷，我能够从主那里得到一些解脱。还有一些热心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常常帮我，减轻我个人的负担。

在那段日子里，我和主之间的关系开始了恶化。我生以撒之前，我曾经一直都和主走得很近。每天都阅读他的话语，崇拜他，向他祈祷而被他的快乐充满。以撒出生之后，我就经历了那么一段晦暗的时期，我的信念变得非常脆弱。那时，我常常灰心地看待很多事。至今回想，就困惑我当时是如何度过那段日子的。

以撒两岁的那个夏天，一次关键的经历镶嵌在了我的心里。在夏天的月份里，高温常常使室内过夜变得非常闷热。村里人大都把床拖到室外，找一棵大树下睡觉。在我信心全失的时候，魔鬼就开始让我有了种种异想，让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祈祷。如果需要祈祷就在睡梦中与主交流就够了。

那天晚上，我婆婆去了一个信徒们的聚会，我和以撒躺下就睡了。然而就在这时，我看见了脚方向的床前出现了一个鬼魔的身影。那怪影黝黑地攒动，我吓得一时不知所措。

我立马张口开始大声地祈祷，心里所能想的就是主。我喊道：“我以耶稣的名，与你征战，撒旦。我坚决反对你所说的那些谎言。你想让我以睡梦祷告的谎言离弃主的道，你妄想！耶稣的名，你必然被捆绑！”

祷告着的我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邪魔气息从我身旁涌过。我的皮带当时挂在床头上，皮带的一头系着的铃铛开始自己响了起来。我立刻明白，魔鬼想用这铃声扰乱我的祈祷，我就继续专心祈祷，不理睬铃声。一小会之后，那邪魔的气息消失了，我们的身旁充满了平和的气息。

有很多邻居也睡在外面，所以不少人都听见了我的喊叫声，在猜想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婆婆当时正在回来的路上。她走到离村子还有两里地的时候就听见了祈祷声，她以为是十多个信徒的祷告会呢。她就跑着回来想一起祈祷，但是她看见的只有我一个人在祈祷，让她惊讶极了。

在这么一个转折点后，我属灵的生命再一次逐渐地成长着。

在我丈夫被囚禁的日子里，神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有那么两个特别的奇迹我愿意讲一讲。

对于我和婆婆，我们两人去管理田里的庄稼总是很无望。我们总拿不定主意该做些什么。那年我们决定种红薯，至于种红薯有什么要领，我们全然不知。种过之后，我才从邻居那听说，红薯必须把每株苗放半米的空间，而我种的每株苗都只有几寸远！

那个夏天，我们村里村外都听说了我愚蠢的种植方法，所有人都在时不时取笑我们。我也就成了当时人们口中的笑料。

可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常听见邻居们都在骂娘。因为他们的地里，那年收成都不好。不少种红薯的人们挖起来的红薯都只有半个碗口那么大。

等到我们把我们家地里的红薯挖出来的时候，谁都不敢相信。每株红薯都有脸盆那么大！那真是个不得了的奇迹，所有人都明白了，神在照看我们。

邻居们从那之后也就对我们和气了许多。也再没有什么人把我丈夫看待为一个可憎的罪犯，而是一个被冤枉的无辜者。这么一来，所有周围的人也就“*将善人和恶人。事奉神的和不事奉神的，分别出来。*”（玛拉基书 3：18）

这第二个奇迹是在以撒三岁的时候发生的。我们每年都得卖掉一些粮食来维持，因为我们既没有饲养牲畜，也没有购买化肥。若是年头不好，就会非常糟糕。

因为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卖粮钱去买盐油酱醋和必要的日用品。

这年我们种的是小麦。经验不足的我再一次把麦子也种得太紧密。长出来的时候，像地毯一样铺满了整块田地，泥土被完全遮掩着。

就在收割前一周里，天上突然下起了猛烈的冰雹。比鸡蛋还要大的冰块噼里啪啦地地砸了下来。雹子刚开始下就能看见远近的农田，全都被打得稀烂。整片地面被卷得平平整整。我和婆婆看着这景象都跪在了地上哭喊：“神呀！怜悯我们家吧！”

也就如此，大奇迹发生了。我们家的田是唯一被主所保护的。我们的麦子都还直挺挺地站着，没有一个雹子落在上面过。而整个地区的其它每块田，能看见的都是凄惨的景象。

冰雹停息后，人们都跑了出来，也就都目睹了我们是如何被主基督耶稣所眷顾的。这也是另一个很不得了的见证。

我们家都在快乐地收割田里的小麦。邻居们都只能收拾起剩下的烂麦子，打磨之后丢去喂猪。

回头想想看，困苦都不足为题，主对我们总不变心。

第十五章 荆棘丛生的墓园

我被押送到的是信阳监狱劳改场。信阳位于河南省的南边，与湖北省交界处。方圆几十里内都是一个很大的茶叶产地。信阳四周，阴冷潮湿，全年都没有几个晴朗的日子。常常大清早迎来的就是浓雾和点点滴滴的毛毛细雨。这种让人心灰意冷的天气却招来了成群的蚊子，当地也生长有好几种致命的毒蛇。

我们的劳改场里关押着五千多名罪犯，被分别被管理在四个场地里。我刚去的时候就被分派到了灌溉稻田和管理鱼塘的单位。仅仅在我们的这个单位里，就有超过一千名囚犯。

每天早上，我们必须忍受政治洗脑，和军训类似的体育训练。每一天都得活动个不停，从日出到日落，整整十四个小时，七日无休。

我们需要用手去把鱼塘里的淤泥都抠出来，然后在蚂蟥和毒蛇横生的稻田里劳作。我去那里的第二天，就被派去用背篓扛土石。一天到晚做的就是去背着沉重的背篓爬梯子，然后把土石丢到临近的山坡下。这段日子里我感觉到，我是如此的虚弱。每日所得的一点点吃的，无论如何都难以支撑个人的体力消耗。很多次，我在爬梯子的时候昏死过去，掉到了背后的坑里了。

不论什么时候，手持器械的看守都站在四周盯着我们，并且想办法随时整治我们。谁敢在哪里马虎一点，或者动作拖拉一些，就会很快有看守拿枪托子往他的身上一顿好打。那段日子真的是能用生不如死来形容。

每天晚上，我们回到各自的囚室里，很多人的胳膊腿都肿了。很多次，我丝毫没有力气爬上我的床铺了，就直挺挺地躺在了床头的地板上睡了。

全身的力气似乎都蒸发了，那日子太苦了，我根本就不能再承受了。我不知道我如何才能活过每一个恐怖的明天。

更糟糕的是，信阳离我们家乡有三百公里远。我的家人如果想探访我，会非常困难。头几个星期里，让我感觉虚弱的不仅仅是肉体的虚弱，更多的是灵魂上得不到任何的激励。

我找不到勇气，因为那是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我憧憬着，想见到我儿子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在南阳监狱的时候虽然也被无情地折磨过，但是我最少知道我的家人，爱我的人们都在身边。而面前的考验就截然不同了，很多事让我时时牵挂，遭受慢性的折磨。到了信阳不久后，我就写了一首诗来形容我当前的环境：

春夏秋冬，雨雪绵绵。暗无日天，雾笼山峦。

蚂蟥，蚊虫，毒蛇与我相伴。皮鞭，电棍，绳索挥舞不断。全然一座荆棘丛生的墓园。

鬼魔缠身入墓园，离开再带七个半。枷锁难改负心汉。

不悔改，不重生，得救成长难上难。

万物皆在更新变换，赞美主度过一天天！

1984 年底，春节前的一段日子里，我们都被强迫去写一份年度总结汇报，以及一份对来年的计划摘要。

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写。我心里思索着，一段经卷也就浮现在了我的心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启示录 2：5）

我就提笔写了一段诗句，承认我在后半年里，与神同在的生命变得软弱了。由于物质上的不足，所致我的生活都开始围着食物和睡眠转了。对于我来年的打算，我写了我要向主悔改，求他的宽恕。我发誓一定要在每天的早上五点和晚上九点都祈祷，并且思索神的话语。

从那天起，我每日都有了固定的时间与主交流。他就取走了我的软弱，赐予了我他的刚强，工作的沉重也就变得容易承受了。

一天，监狱的狱警长找到了我，对我说：“我已经读了你庭审资料。附录的标签上写着你是个反革命的国家公敌，但是我知道你只不过是基督教的一名牧师，想让人们去相信耶稣而已。我也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政府要把你这样的人送到劳改场来。”

他说到这里，我就忍不住哭了。遭遇如此不公的待遇，我心里不能说没有一点怨气。也就是这时，主告诉我：“不必为你个人所难过。这皆为我所要对你做的，你要继续走下去。”

感谢我们的神，他清楚我的软弱之处，也明白我不足的地方。这位狱警长对我已经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想察看我是否有试图越狱的举动。他看到我不会越狱之后，就把我从鱼塘的工作调到了农田里。这样一来，我每天的工作也就成了挑粪。需要做的就是用桶挑粪水，到菜地里给土地施肥。这个工作比担土石容易了很多。

除此之外，我还被派到洗囚服的单位，兼职洗涤。有些时候还兼管为文盲囚犯写信给家里人。主的恩典降于我身上。有很多囚犯听说我是个真诚的基督徒之后，都开始对我敬仰有加。

有那么一天，一个看守对我说：“在菜园单位里工作的，有个七十多岁的天主教神甫。你们认识吗？他倒是个不错的基督徒。”

这个人也是被标上了反革命的名头。他被判了十年的徒刑，因为他拒绝加入政府管制的天主教爱国社。这已经是 he 在这里服刑的最后一年了。

我第一次和这位姓余的神甫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了。既然我不是公教徒，他和我说话时很冷淡，并没有向我问好。我就为他祈祷了，想办法去为他做些服务。午饭的时候，我把一些奶粉倒在了他的杯子里，还分给他了一些我的午餐。

不久后他就看出了，我虽然不是公教徒，但是我的确是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他也听说过我经历的事情，以及我如何禁食了七十四天。

久而久之，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余神甫给我看了他的个人灵魂手册，写着他的经历。他并不想以分享信心而招来更多祸端，所以他一向谨慎。为了避免麻烦，他要求他的天主教友不要带圣经来给他。这么多年来，他虽然没有神的话语，还是走过了这段路。

我的家人有幸来了一两次，他们把圣经的零散章节藏在食物和各个物件里传给我。有那么一次，我夫人给我送来了一张烤饼。那真是个好饼子！因为圣经的一部分都藏在饼子里。还有那么一次，我在快餐面的包装里找到了一些零散的书页。

我和余神甫一起分享了圣经，随之我们的友谊节节高。他是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能流利地阅读拉丁文，希伯来文，英文和文言文。

不久后，余神甫就刑满释放了，他还去访问了我们家。我们的同工很高兴地给了天主教徒们很多本充满爱心的圣经。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得好。余神甫在释放后，升任为一所地下天主教堂的主教。他确实确实是个爱神的人。

主为我传福音而作见证，打开了很多扇门。在劳改场里，有一个叫石周霸的囚犯。这个人在八岁的时候就被送到寺院里，当了和尚。

这位姓石弟兄是个很专业的书法家，也有超凡的武功。他有一次在街上时候被小偷偷了钱，他回头就用功夫在那小偷的头上劈了几拳。不想竟然打死了那个小偷。

由于石弟兄的功夫了得，出动了好几个全副武装的武警，他们狠狠地打了他。当时，石弟兄不甘示弱就还了手，打伤了两名警员。他本人最后被枪托打断了胳膊，捆绑了起来。他后来又经历了无数非人的拷打，最后被送到了信阳劳改场的监狱里。

在监狱里，有不少人向石弟兄打听佛学。还有很多小伙子整天师傅长，师傅短地要求他教授些功夫给他们。

我觉得向他传福音压力很大。那天晚上，我们坐下聊了一会，我对他说了很多。就在那天晚上，石周霸接受了耶稣，对他的罪孽悔改了，重生了。他拿出他的佛经，念珠和神符，要求我毁掉它们。

很多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们都不曾有过一个完整的家庭。我就一一向他们分享福音，不少人都把生命托付给了耶稣。我们就在鱼塘里为这

些初信者们施了浸。其中有两位信心很坚定的弟兄我仍然能记住，一位弟兄姓郤，另外一位姓孙。姓郤的那位弟兄刑满释放后，他建立了一所自己的教会。

1985 年的圣诞节，沈弟兄和安弟兄都为了家庭教会的事来监狱探望我。监狱里的圣诞节对信徒们来说是痛苦的。我们渴望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庆祝主的诞辰，却被逼迫着继续干着每天的苦活累活。

两位弟兄到监狱向我传话的时候，我正在地里挑大粪。当局很快就派人来驱赶他们，但是他们走了这么大老远赶来就为了见我而已，所以他们不肯离开，在大门外默默地站着等候。

我听说有人来探望我后，就往监狱办公室那跑。一般来说，囚犯是不能随便接待探望者的，但是我在监狱里名誉很好，我就有了机会向牢头解释。我告诉他：“我家里的两个亲戚来探望我了！他们现在需要用厕所，却被堵在门外了。请你让他进来，让他们到院子里用厕所。如果可能，让我带他们去厕所，这样我可以和他们短暂地聊一小会。”牢头不可思议地直接点了点头，批准了我的要求。

我和两位弟兄一起走着，随意地谈论着。他们告诉了我不少近期发生的事情。1985 年对于全中国的家庭教会都意义重大。福音在神州大地上飞速地复苏着，每日都有上千的灵魂归向了主的教会。直到今天，我们回首 1985 年，仍然看得出那一年是中国基督徒们旅程的转折点。每一则消息在我耳朵里都是振奋人心的鼓励，我的眼泪开始被充满快乐的心挤了出来。

我们三个走进厕所之后，就一起开始崇拜着主，欢庆着圣诞的日子。

我跪在了肮脏的地面上开始我的祈祷：“主呀，我们能崇拜你的地方，也就只有这个充满污秽的厕所了。我知道你所能领会的比这多得多，因为你离开荣耀的天上，降生在污秽的马槽里。你甘愿顺从地走在那条承受的路，我们今天就这么崇拜你。”

他们两个也在我旁边跪了下来。我们拉着手一起向主祈祷，一遍遍地互相鼓励着。

这时候，一个名叫勇的囚犯突然走了进来，看见了我们。这个人是个火爆脾气，并且经常向上层打小报告通报囚犯们的行动。也就因为这个，他成了监狱的一个组长。勇大声喊叫了起来：“云，你竟敢把外边的人带到劳改场里宣扬迷信活动！我这就让上级知道你干的一切。”

我当时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圣灵充满了我。我嘴里吐出了命令的话：“以耶稣的名，你如何能在永生的神面前说这样的话？现在我就命令你跪下，忏悔你的罪过！让主进入你的身心，他或许会原谅你。”

顿时他如同被晴天霹雳轰倒了一般，勇跪在了下来。我们三个一起把手放在他的头上，为他祈祷。我明白了，只要是顺从神的旨意，奇迹随时都会发生。何时何地，都不会是障碍。

勇接受了主之后，他也就成了我一个亲近的伙伴。他的心一直很向往神的话语。由于他之前惹了太多的麻烦，监狱里很多囚犯都非常恨他。他成了基督徒之后，所有这些人也就都不停地找借口告他的状子。

有那么一天吃午餐休息的时候，勇一个人卧在床上偷偷地读我的圣经。那本圣经我一直都藏在卧室里的，不想竟然被他找到了。结果看守发现了，毫不留情地把圣经夺了过去。勇忍不住了，和看守打了起来。

几个看守都冲了过来把他按住了，他几乎咬掉了一个看守的指头。勇被看守们五花大绑，捆着带走了。

两个弟兄赶快冲到我那里，告诉我发生了的事情。我说：“让我们一起祈祷，让神能够伸出援手给勇。”我之后去见了看守们，想缓解一下局势，可是他们都在气头上，没人听我说的话。

正在那时，凑巧我看见一个牢头从那边走了过来。我跑到铁门前对他说：“王警官，勇读的圣经是我的。我很清楚，这次发生的事很严重，但是求求你，请把我的圣经还给我。”这个姓王的牢头一直都对我不错。他的咽喉有挺严重的炎症，天天都能听见他时不时地咳嗽。

我听见王警官扯着嗓子在办公室里喊，很显然是在对勇说话：“你以为你在哪里都能打架吗？到时候我们就会好好地收拾你！别的先不说，把云的圣经交出来。”

几天后，局势平稳了一些，王警官传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坐。我进去坐下后，他前倾着身子对我说：“云，我读了你的圣经，我却不明白我为什么读不懂。”

我意识到，这是神所要赐予我的一次机会。我就告诉他：“如果你真的想理解圣经，也不难。但是首先你要敞开心扉，接受耶稣。相信他，他就能帮你理解这本书里所教授我们的。王警官，这本圣经不仅仅能告诉你如何做会被拯救，耶稣也会治好你的喉咙常有的炎症。”

就在我眼前，我看见圣灵是如何感动了他。我关上了他办公室的门，对他说：“王警官，请你跪下。耶稣会来到这里，让你蒙福。”

他跪下了，并且还说了这样的祷告词：“耶稣，我相信你就是神。请

你治好我。”

我把手放在他身上，他悔过着，接受了主。神也就如此解脱了他的痛苦，他立刻完全康复了。从那一刻起，我们王弟兄也就成为了一个基督的门徒。神让他高升了，让他站在了一个更多权力的位置上，他却总是记着我。他又把我从担粪的活调到了铁匠车间打杂。后来我也兼职负责给看守们送开水喝。

这么一个新工作让我获得了更充分的时间去读圣经，去祈祷。我的家人探望我的时候，我也可以把他们请到车间里会面。

除此之外，还有些其它的杂事也由我负责了。比如圈养，看管一群羊，还有给鱼塘里的鱼定期喂食。在此期间，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我明白了如果我想让我的羊群们跟着我，我就绝对不能去打它们。喂鱼的时候，就有了不少机会和鱼塘做工的囚犯们搭话，向他们传福音。不久后，一些鱼塘工作的囚犯就开始相信耶稣了。

这样一来，劳改场里的我，也就在白驹过隙的日日月月中度过了。1986年过去了，迎来了 1987 年。时时地，囚犯们都能够听到福音，所致他们中很多人都信了。我大部分时间在忙碌的事就是去教导，检点新的信徒们。让我最快乐的，莫过于看见他们都在神的恩典之下成长，并且把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

最终，日月如梭地让我盼到了 1988 年，离我被释放的日子就剩下三个月了。我兴奋地追思着，想象着我再一次拥抱我的爱妻德玲。我的儿子以撒已经四岁了，可是我们都不曾相识。非常遗憾的就是我没有能够看到他迈出的第一步，也没有听见他吐出的第一句话。我猜想他

应该一定很像我，最少说我希望如此。我又如何能对小孩子说清楚他爸爸身上发生的事呢？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监狱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收到了一份中央政府传达的指示。所有政治犯都被押去出席会议。接着我们得到的信息就是，这一系列的事都是因为我的缘故！这回我的麻烦大了。

政府在我的家里进行了搜查，没收了很多本国外出版印刷的圣经。除了圣经，还有很多封来自海外中国牧师写的信件。其中的一封信就是徐弟兄给我写的，也就是这封信触动了公安局的神经。

在徐弟兄的信件里，他写道：“美国的葛培理（美国的一位著名牧师，福音讲师，点击[这里](#)察看他的个人简介）即将来到中国访问。他将要会见我们的主席和总理。我希望能够和他见上一面，或许他能让你的案情有所改变，得以提前释放。你要快些写下来你在监狱里被如何对待的，你的一切经历。”

这封信确实被秘密地送到了我的手上，我也迅速写了回信。不巧，两封信都一起被公安局找到了。

我回信中的一部分写道：“苦难让我学到了很多。我并不为我被囚禁而心存不满，因为神是真正公义的法官。他会让一切不公正的事扭转。这个我所在的劳改场犹如一个巨大的墓园。没有哪个囚犯能多喘一口气。手铐脚镣的折磨之下，我们还得每天从早到晚承受累断脊梁的活。我爱我的神，也就是我太渴望去接近那些人们的魂才被逮捕，才有今天。虽然我肩上的十字架沉重极了，但是这能和神的恩典相比吗？我的心里除了快乐，只有不断唱出的新歌曲。向我主唱着，哈利路亚！

荣耀都归神，我们的君王！”

当他们找到这封信的时候，警察们立刻驱车去了我所在的劳改场。他们在半夜赶到了，就立刻提审所有我囚室里的囚犯们。盘问一切和我相关的问题。我则被捆在了场院中心的旗杆上了。

一辆闷罐车开来了，我被七手八脚地塞了进去，接着他们把我带到了某处。我被推下车后一连穿过了几道铁门，最后在一个幽黑的小囚室里被锁了起来。说是囚室，更形象地说是个铁盒子。高度不过肩高，伸出双肘就碰到了墙壁。既不能站起来，也躺不下去。我的双手又被手铐在背后箍了个结实。

这个囚室似乎已经很久无人问津了，一阵阵霉腐的恶臭从地板上散发了出来。我感觉恶心，头也随之晕晕乎乎的。贴着地板的皮肤能清楚地觉察到地面的潮气，半夜湿冷刺骨，寒气逼人。我回想那件小囚室时，我不当它是个房间，那就是我的一个临时冷冻棺材。

我面对的矮门上有个小小的窗口，仅有的一点点光，大部分也被三根铁栏挡住了。

在这个囚室里的第二天清晨，我蹒跚地爬到窗口前往外看了看。我看见的是很多鸟儿在鸣叫，在树梢的枝头间飞舞着。我那沮丧的心开始唱着新的调子。我好似一只笼中鸟，渴望的也不过是自由罢了。我思念的是山川和树林，心中的归宿是翱翔于天云之间。

眼看再过几个月，就是期盼已久的自由，如今似乎都成了泡影。我的麻烦似乎更大了。我心里禁不住问主：“我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获得自由呢？哪天我才能再次为你作见证，把美妙的故事分享给众人？”

我尽力地伸出双手，喊着：“主呀，我愿意遵从你的旨意。我的神呀，请求你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地方？我在哪里？我为什么会在这？”

很快，主的话语就临到了我头上，那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我心头梗塞的乌云也就瞬间被驱散了。

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囚室里，快乐在我心里横溢着。我说：“主呀，我感谢你。我才十六岁的时候，你就把那种狂热的渴望给了我。让我记住你的话语，并且紧紧地放在心上。我感谢你所赐的圣经，如此的可贵。如今，我还有一事要求你。请你在这里再赐我一本圣经吧，好让我咏颂你的话语。”

我突然听见有人在外面正在打开铁门，接着就是我囚室的门。两个警官把我揪了出来，抓着我，把我送到了一间审讯大厅里。我到那里的时候，公安局长和好几位省领导，劳改场场长已经坐在那里了。他们的面孔看起来相差无几，都是冷酷无情的样子。我打量着四周，却找不到合适的座位。公安局长突然发话了：“跪下，你这个该死的犯人！你知不知道你犯下了多少滔天大罪？”

或许他不知道吧，这么多年来，我对类似的恐吓和威胁早就习以为常了。我也就没有跪下，却回答他说：“自从我被捕开始，我对监狱里的每条规定都不敢马虎。我一直屈从于领导们和指示，对于该做的事没有发过牢骚。对于同室的囚犯们，不停地给予他们帮助。一连两次我都被选为监狱里表现最好的囚犯，我在这个劳改场里难道做了什么

错事吗？”

这位警官的脸随之变色，狂怒地吼着：“闭上你的臭嘴！你是个狡猾的无赖。你的资料我们这里都有。四年前你曾经装疯过，还有一段时间用绝食的手段要挟政府。我们对你进行判决的时候是想你或许有悔改之心，才判了你四年。不想你竟然在劳改场里变本加厉地开展你的宗教活动。再把你关在这里只怕你非得把监狱闹个底朝天。

首先你联络外国人，从海外收取迷信读物。现在离美国的那个宗教代表团来中国还有几个月，你就已经知道他们要来了。除此之外，告诉你的人是徐永泽，这个人是全国头号通缉犯！

第二，你总是持强硬态度对待国家政府和我们的宗教法规。你攻击我们的三自爱国教会，污蔑他们是荡妇。在过去的四年里，所有资料都表明你的态度不曾有所改变，也没有对你犯下的罪过有所醒悟。

第三，我们一直像父母一样关心你在监狱里的生活，你却不知好歹地写诗讽刺我们的劳改场像一座墓园！还说是长满荆棘的墓园！我们政府已经费尽心思想让你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你却屡教不改，对我们的努力不屑一顾。”

他的火气随着他的话也在慢慢地不断升温。他最后大吼着：“今天我们就得给你好好地上一课！让你清醒一下，规范你的行为。”

“把云带走，好好规范一下他！”几个警官被叫了上来。

我就被拖到了一间用刑的囚室里。我双手被手铐箍结实之后，电棍，鞭条，刺棒也就都上来了。很快我就皮开肉绽，全身是伤了。在我失去意识之前，主的话在我头上回响说：“这是我的召唤。你要为神的

话语和耶稣的证词而耐心地承受。”

等我再次清醒的时候，自己正毫无生气地躺在冰凉的地板上。几个看守一起拽着我，把我再一次拖回了那个小小的囚室里。这回更糟，我的手脚都被紧紧地锁住了。

就在那天晚上，主给了我一个无比清晰的梦。梦中的我看见手铐脚镣都被奇迹般地扭断了，我自由了！我在梦里读着一本学习用的圣经。我在向很多监狱里的弟兄们讲道，鼓励他们为主去多多作见证。还有那位天主教的余神甫也来了，他对我不停地说：“耶稣在处处得胜！主耶稣在处处得胜了！”我对他说：“我刚被锁在这个小囚室里的时候，我就向神祈祷，希望他能给我一本圣经来学习。”然后，就在梦里，我们两人一起感谢了我们的天主。

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手铐脚镣仍然在老地方紧锁着，但是突然我听见圣灵对我说：“把你的手放松下来。”我就松开了一直紧攥着的手。就在我眼前，手铐随之从我双腕上掉了下去！我对我在梦里所看到的一切，开始向主祈祷。我说：“我的主耶稣呀，我深深地爱着你。感谢你给我权柄去歌唱，求你再给我一本圣经吧。”

早晨八点钟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一位监狱的领导打开了铁大门，朝囚室里的我说：“云，虽然你罪行累累，但是我们还是很尊重你的信仰。昨天我们商议过了，决定把你的圣经还给你。快过来拿吧！”

我赶忙把手铐放回到手上。伸手接过了圣经，并且向这位监狱领导道了谢。他又对我说：“云，请你好好地学习你的圣经，对你的罪行有

所悔改，做个有用之人。”然后他锁上了牢门，离开了。

我跪下了，泪眼痕痕地感谢主的这件厚礼。我可以基本上相信，我的梦已经成真了！任何囚犯都不曾得到过允许，掌握一本圣经或者任何基督读物。然而也就在这不可能之上，神不可思议地给了我这本圣经！依靠这件事，神让我明白了不论人们对我的计划是多么恶毒，他都不会忘记我，也不会放弃掌控我的人生。没有什么政府或者什么人有能力去阻止全能的神去履行他的意愿。我再一次回想起了我十六岁的时候，当神奇迹般地为我提供了那第一本圣经。如今，三十岁的我，孤身一人在这个幽黑，肮脏的小囚室里，神所要准备的一切仍然抹之不去！

我用颤抖着的双手，缓缓地翻开了我的圣经，翻到了最后一页。眼前写着：“*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示录 22：20-21）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就在这个阴冷的囚室里与世隔绝地度过了。只有那么一点点光芒能从窗口照进来，不过足够让我阅读了。也就在开头的十天里，我把整本圣经又读了一遍。我花了些时间背下了五十五章经文，从希伯来书到启示录。

在理解他的话语方面，神帮了我很多，更多地增加了我对神的敬爱。时光默默地度过着，也正是珍贵的时光允许我一直沉浸于，和耶稣在一起交流。他让我看见了一幕幕中国家庭教会的未来。让我看到了我们应当如何走遍与福音隔绝的那个世界，在主回来之前重新回到耶

路撒冷。

在我的四年服刑期结束前，我获得了一个甜美的梦。我看见了一位满头灰发的老妇人。他的手上拿着一轮皎洁的月光，她笑着朝我走了过来。我看清楚了，她就是我亲爱的妈妈。我跑了过去，紧紧地搂住了她。她用慈爱的双眼看着我，说：“我的孩子，不要怕。”

我醒来的时候，灵魂里充满了喜悦。我心里唯独感觉失落的就是这只是个梦，太可惜了。不过我为这个梦祈祷了，我希望它能成真，我一定会再次见到我妈妈。

三天之后，大概快中午十一点的时候，一个看守突然把我带去了领导的办公室。我刚走进去，就看见了我母亲冲到了我面前！她抓住我就哭了。她看见了我紧紧地铐住的双手，削瘦的身材，皮肤也因为长期不见阳光变得蜡黄。她的眼泪也就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我说：“妈妈，请你不要难过。这都是为了耶稣的缘故。”

母亲止住了我要说的话，她说：“你妈妈心里都知道，你的妻儿和家人们都在日日夜夜地想你，盼你早点回家。我儿呀，记住你妈妈的话‘一定要聆听上面的话，遵从神的声音，什么都不用怕’。”

她抚摸着我的手碰到了我腕上的手铐，那紧锁着我双手的钢铁让她的心都要碎了。看着我们的看守开始催我们：“快点，快点说完该说的话！你应该清楚外人访问是不允许的，我知道你妈妈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不容易。你就快点在我们被逮住之前，说完你要说的话吧！”

我妈妈就赶忙对我说：“儿呀，我跑到这附近，找了你三天才找到这里。谁都不知道你到底被关在哪里了。但是昨晚主的天使在我的梦里

对我说：‘不要怕。你一定会见到你儿子的。’今早这个看守就在监狱大门前看见了我。他也是个信徒。他知道我是在找你。他就告诉我：‘你儿子一直被锁在一个小小的单间里禁闭。’也就今天，这位好心肠的弟兄让我们相见了。”我妈妈转过头对这位看守说：“神必然因为你的善举，而让你大大地蒙福。”

我问这位看守，我可不可以写一封信给我的妻儿。他就给我找来了一些纸笔，取掉了我右手上的手铐。我的手颤抖着，写下对我想对我心中的家人说的话。劝说他们要坚持对主的信心，不断地向迷途者布道。我该回囚室的时候，又回头看了看我母亲那慈爱的双眼。她看见我在看着她，就向我挥了挥手。

徐弟兄后来听说他写给我的信被当局截获了，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决定亲自前往北京一趟，去见一见葛培理。他认为这值得担一些风险去做，因为这样才能中国的现况真相大白。徐弟兄一直担心的就是，神在中国的教会是被三自爱国运动所顶替着，而不是中国所有的家庭教会。

美国的讲师们制定了和三自教会会面的时间为 1988 年的 4 月 17 日。通过一个达成共识的朋友的介绍后，徐弟兄被安排到了同一天的下午会面葛培理。

这个预定会面却并没有如期进行。

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官在 4 月 16 日下午四点的时候，逮捕了正在公园里散步的徐弟兄。由于我们之间的那些通信，当局们提前，对他的

意图有了警觉。也就筹划了一次大型的保安行动，为了阻止他得到机会去见葛培理。

徐永泽被抓的消息很快在全球都传开了。有个外籍基督徒公开对此写了一段话：“按照他所做的本质和相关的影响力来看，徐永泽足以被称为是‘中国的葛培理’。这么说来，他试图见葛培理而被逮捕确实确实是个当局的讽刺。”

由于徐弟兄勇敢的尝试，他也就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最终在**1991**年被释放了。他虽然一直被关押在河南省镇平县的一个监狱里，却没有被审判。

第十六章 浇灌美妙的神力

“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诗篇 66：10-12，16）

在我服刑的四年结束前，我招来了更多的麻烦。如今，我身陷于这么一个小小的囚室里。满脑子里能想到的就是：我这回死定了。

一天早上，看守来把我拖了出来，带着我去了一间公审厅，开始这场这么多天才安排好的公开审判。在此前，我才刚刚向主祈祷了一阵，并且用全心崇拜了他。

看守看到我脸上灿烂的喜色就惊异，问我：“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美梦了？让你这么高兴。”我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唱着我的歌。

看守打断了我，说：“恐怕你高兴不久了。今儿个你就得试着从阎王鼻子上爬过去。只怕你晚上的时候也就没的唱了。”

他检查了我的手铐之后，就把我推进了审讯室。已经有八位官员就坐了，在那里等着我。旁边的一个桌子上放着五花八门的刑具。神已经取走了我心中的所有恐惧，我也就审视了一下这些工具，并没有为此心中苦恼。

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

一位审判官开口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云。我完全有权力再判

你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监禁。只要你敢拒绝配合我们工作，或者对你的罪行供认有所抵触。”

我看了看他，但是并没有张嘴。

县公安局的副局长说：“云，从我们拥有的资料来看，你和徐永泽这个罪犯有过很多的联系。你们和外国人互相有过瓜葛，一起密谋反对我们政府。只要我们想做，这些事实都足以让我们判你死刑。但是，现在我希望你能够交待清楚，你所犯下这些罪行的最终目的。告诉我们徐永泽背后的主谋是谁？只要你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我们就可以对你宽大处理。不然的话，你就只能让你自己后悔。”

我中烧的怒火猛地窜了上来。我站了起来，举起了我缚住的双手，大声地喊着：“什么都不用废话了！我早就准备好一死了，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你们想怎么做，就做吧！”

说完后，我再次坐下了。

我内心深处反复地说着：“主耶稣，就算他们把我杀了，我仍然爱你。”整个厅子里的人们都大眼瞪小眼，呆若木鸡。一个来自省政府，看着很老练的主审说：“好吧，云。我们知道你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政府是很愿意帮助你的。我们并没有想杀你的意思，你不要心里不安，想想我们问你听到的吧。你今天可以回到你的囚室。几天后我们会再叫你出来，希望你能够好好回答我们。”

当我再次独自坐在潮湿的地板上时，我唱了一首歌：

主呀！明日渺茫，心中朗朗。

既被你拣选，生死无可恋，爱在我心头，言行皆应天。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大概上午九点钟，监狱总管亲自来到了我的囚室，把我拉了出来。他开口说的话，让我听了很惊奇，他说：“云，收拾你的东西，准备走吧。”

我就问：“发生什么事了？”

他回答我说：“我们这就把你送回你老家县里的监狱，那里有另一个审判在等着你。”

我就上了一辆警车，一路开回了南阳。我的铺盖，我的衣服，我的圣经，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属于我的东西都和我一同回到了南阳。我本人坐在警车的后座上，双手紧紧地被铐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武警把我夹在中间。车开到南阳的时候已经是接近黄昏的时候了。我从离开家乡到此时，已经有将近四年了。他们并没有把我直接送进监狱，而是带着我走进了一间大院子里。我看清楚了院门口的牌子，上面写着“地区公共安全局”。

看守把我的手铐卸了下来，让我洗了洗我的脸和双手。接着我被带进了一间看着非常豪华的会议厅。十多个人已经在里面等着我了。公安局局长，宗教事务局的领导，地区共产党代表，还有一些三自教会的领导人都在场。

公安局长先开口说：“云，我们认为你很清楚你自己处境的严重性，我们也就不必再绕圈子了。按照我们的刑法来看，我们是应该给你更长入狱的判决。但是我们考虑到你实在太愚昧，非常顽固不化。我们几个单位讨论了之后决定，我们可以让你回家。”

圣灵这时对我提醒了他的话语，“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辨我。”（约翰福音 19：11）

另一个官员跟着作了补充说：“在释放你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们几个条件才行.....

首先，两年内你都被剥夺政治权力。这点惩罚应该没什么可说的，毕竟你是个政治犯。其次，这两年里你都得被管制，由警员紧密监护。第三，你必须每月都向公安局作报告，告诉他们你这个月里都做了些什么。第四，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允许离开你家住的村子，不准到任何地方去布道。如果有人到你家去见你，你都要及时通知当地政府。如果你隐瞒不报，那后果是严肃的。第五，你必须加入一所三自爱国教会，这样才能被我们国家政府所认可支持。”

这五条都被一一读了出来。接着，一对纸笔放在了我的面前，要求我在条件协议上签字。

我就很有礼貌地回答说：“尊敬的领导们，有那么一条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就是第五条。我不会，也不可能去加入一所三自教会，因为那实实在在是一所国家创办的政治机构。我既然被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力，那我也就没有什么资格参加三自教会。”

他们感觉我这么说是潜在原因的，也就不知该怎么回答。这样一来，他们对我最后说的就是一句听着很严厉的警告：“云，我们知道你从来都是个狗改不了吃屎的家伙。我们也明白让你转变观念太难。别把你自已想得太聪明。只要你敢继续煽动你的跟随者们来反对我们国家的宗教事务政策，你这辈子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不一会，我弄明白了他们已经为我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趟公车也就是这一天的最后一班。他们派了一辆车，把我送到了公车站。我的心里爆发着喜悦和感激。

那是 1988 年 1 月 25 日，从我被一辆警察的闷罐车带回南阳起，整整四年了。我还记得那时候，被痛苦地铐在钢条上，四处都沾满了我的血。我也记得，从我 74 的禁食开始，今天也是整整过去四年的日子。我最终被从监狱里释放了！

在午夜前，我挨到了村子门口。我走向家里的这条路是这么黑暗，凄凉。我当时十分激动，又满心的不安。我心里明白，在我不在家的日子里，我的家人受了很多苦。

我沿着这条小道，从一栋栋破破烂烂的民宅边上穿过。浓烟从屋顶上的烟囱里往外冒着，隐约能看见攒动的火星，闪闪烁烁地在冰雪中保护着各家各户。

我看见我家的房子了。我顿了一下，止住了脚步。这好似大梦一场。在这四年里，我经历得太多了，但是神却从来都忠实地守候着我。我对那些可怕的折磨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即便如此，神也对我忠实。我曾经被拽来拽去地在法官和法庭之间周旋，神对我一样忠实。我渴了，我饿了，在极度痛苦中绝望迷失了，但是神仍然无时不刻地守望着我。

经过了这一切的一切，神忠实地爱着我。他不曾离弃我，也没有让我失望过。他的恩典从来都是丰厚的，我不足的他都供给我。

不！我没有为耶稣在监狱里受罪。应该说我和耶稣一直同在，而此，

我感受到了他真实的存在。那是一种快乐和宁和，每天都如此。在监狱里的那些弟兄姊妹不能说是为了福音而受苦。实实在在地说，如果谁人说他受了苦难，那他就还没有经历过与神亲密的接触。

从一方面说，我虽然现在自由了，却反而对离开监狱心中不快。打心眼儿里说，与主内的伙伴们灵性上的友谊是那么深，如此的甜美。仿佛我们都已经粘在了一起。我们彼此都充满爱心地服侍着其他人，坦然地互相摊开心扉，谈论各自的人生路。牢门外的世界，人们都在为世事奔波，忙碌不停。大部分人际关系也仅限于透过肌肤的深度。

我的家人并没有想到我会这个时候回来。他们虽然知道我会在这段时间里被释放，但是一直也不曾得到政府部门的通知。我到家门口的時候，大门是紧锁着的。我敲了敲门，随之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的爱妻德玲，她满脸表情只有惊异。她赶忙推开门把我拉进了屋里。我儿以撒已经入睡了，德玲却一定要把他喊起来，他们两人都瞪大眼睛盯着我。我知道，要让他们相信我自己就是真正的我，对他们来说一时很困难。或许德玲还在以为这只是个异象或者梦呢。

以撒已经四岁了，但是我和他彼此不曾谋面。他紧紧地贴着他母亲，还在问：“他是谁呀？他才不是我爸爸呢。他到底是谁呀？”这话让我听着心如刀绞。不过此后几天里，我儿渐渐和我熟悉了，我们的关系也就亲密了许多。

当时我们都跪了下来，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团聚了。然后，我紧紧地抱德玲搂在了怀里，我们都开怀大笑起来。整整一晚上，我们都分享着充满泪水的故事，为了神赐予我们的一切我们都承受了太多，太多。

我的母亲不在家。她仍然在南阳奔走，希望查清我什么时候会被释放的消息。政府并没有理会她，也没有派人回复她的任何请求。我被释放后的第二天晚上她才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你可以想象她看见我在家的时候，那种喜悦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被释放三天后的晚上，我得到了一个奇特的梦。虽然奇特，但是我很明白它是来自主。

在我的梦里，有一大群基督徒都在追赶我。我身上有一团鸡蛋大小的光，所有看见光的基督徒们都想从我这里得到它。我想把光藏起来，可是光还是透过我的衣服，到处都在照射。不管我怎么做，人们还是在后面不停地追我。

我醒来的时候大汗淋漓，衬衫被汗浸透了。我把德玲喊醒，对她说：“我们必须一起祈祷。我刚刚做了个可怕的噩梦。”我把梦里的经过给她说了一遍之后，德玲说：“主是在告诉我们，信徒们会到处找你，你怎么也没法藏起来。而政府就会通过这个手段，把他们都逮捕起来。这或许就是他们把你释放出监狱的原因。他们把你当作引蛾子的烛光。只要信徒们来了，上头就会派人发动猛烈的反扑行动。”

梦渐渐成真了。在我回到家里两星期后，我们家附近开了一场公安民事大会。在大会上，他们宣称中国拥有绝对的宗教信仰自由，又再次批评了所有的家庭教会。当地政府在大会上表明他们已经掌握监控了局势，并且公布了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所强调了五条。那正是我被释放前他们让我同意签字的五条。这很显然，他们想让我当众出丑。

一天清晨日出前，几个很重要的同工来到了我们家。他们领着我去了

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会议。我的心被圣灵的灼热的火烧着，我们就一同为复兴而祈祷了很久。很多年轻人都一起在主面前哭喊着。我们为了神的旨意，再次把生命奉上。

很快圣灵的炙焰就烧遍了整个我家的地区，南阳。在很短的时间里，无数的奇迹就此发生，成千上万的人们抛弃了自己的路，顺从了主。这火焰并没有就此止住，而是向四周都延烧着。

我一直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出门都很困难。如果我想离开村子，我就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每个月我都得往公安局里坐很多次，为了说清楚我参与过的所有活动。对我来说，这实实在在是个肉中刺。

有一天，我祈祷说：“主呀，你告诉彼得，我们必须顺从神而不是人。所以我以后不会再向政府汇报我的活动了，我只会去顺从你。”

瞬间，神就对我的内心说了一句话。*“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彼得前书 2：13，15）

这样一来，在头两年里我就一直做好我该做的事，每月向公安局汇报。我也利用所有机会去向公安警官们分享神的话语。我在汇报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我去哪里布道传福音。那些构成我的汇报的事，总是由主每月给我的启示和话语。

1988 年 3 月，我听中国南方已经有圣经的流通了，广州城里就有。那是一批外国的基督徒们从香港运载入境的这些圣经。我又听说有一位常年居住在香港的美国牧师全心地爱着中国，他本人能流利地说汉语。我夫人鼓励我去广州看看，访问一下这位美国牧师。最好再为教

会多带回来几本圣经。她让我不要多想关于地方政府的事，她会想办法帮我找些借口，开脱离村的这件事。

整整坐了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我来到了广州，面见了这位美国的弟兄。他告诉我他如何地爱中国，愿意为中国的子民牺牲全部心力。我的心被他的话触动了。这是我第一次和西方的信徒打交道。他们很快就带来了一包又一包的圣经，堆在我面前。这对于我们的家庭教会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呀。

从那以后，时不时有一些少量的外国人到我们中讲课。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的欣慰，也感谢他们所提供的圣经以及很多其它的重要教材。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安排他们的住宿都成了一个老大难。每天我们常人都在早晨五点钟起床开始祈祷，祈祷和早饭后就开始为主勤劳地工作，直到将近半夜。家庭教会的信众们都在听信的时候，偏爱去听较长的讲道。很多中国的讲师一次就能非凡地讲上几个小时，不加停顿。每次都在用餐的时候休息一下，之后再一连讲上几个小时。这样的讲课日日都如此。然而我们发现有些外国的讲师只能讲上 45 分钟左右，他们也就语尽词穷了！后来我们就只欢迎那些一次最少能讲上两个小时的来。

1989 年对于家庭教会来说是个很关键的枢纽。在这一年里，我们开始为了丰收而联合了起来。在 6 月 4 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屠杀改变了诸多民众的心。所谓的共产主义很快就在数亿群众的眼中败坏了，人们在这个转折点后都开始追寻灵魂的真理。

在 1989 年里，圣灵的力量以爆炸的形式发展着，在神州大地上以各

式各样的形式穿梭着。没有多少人在这段日子里想加入共产党，更多的人开始来到了教会。

在 1978 年到 1989 年这段日子里，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年长的农户。1989 年后，不断有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学子和政府官员开始跟随基督。甚至有好几位老一辈的共产党员也都离开了空虚的马克思主义，决定接受耶稣。

就在我家乡的村子里，福音在兴旺地发展着。村里的一些共产党员都退了党籍，信了耶稣，受了洗，一切开始布道传福音了！很多罪人们找到了救恩，身上有病的那些都得以痊愈。福音的力量也就成了村里人谈话的核心题目。人人都被这种无比真实的神性，以及不可思议的力量所感化。包括我们家那些邻里，曾经在我入狱的日子对我夫人百般歧视的人们也都悔改了，成了信心坚强的信徒们。他们都对以前所作所为，内疚不已。

在我 1983 年被捕的时候，我大声喊着：“我是个天上的人！我家在福音村！”如今这真的实现了！神的恩典的的确确让我们的村子成为了一个福音村。

虽然政府当局也很清楚，很多人得了救赎，并有奇迹。但是他们决定呆在警察局里，不去打理家庭教会的事情。他们害怕和我们接触，因为他们也明白，正在运作的力量有多么的大能。他们也知道和神的子民作对，既危险又愚蠢。

一伙的同工们虽然都没有接受过培训的深造，但是各个都被圣灵充满。每当他们讲道，人们总是被他们教授的学识所震撼，也就让耶稣的名

传遍了很多地方。“他们.....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奇，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使徒行传 4：13）

那段时间里，所有的教会领袖们都天天乐此不疲地忙碌着。很久都没有人好好地吃一顿饭，或者回家看望一下家里人了。“马其顿人”到处都是，四处召唤着我们到他们那里传福音。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季节里，我们能做的就是赶着日程，争取和神的速度并行。趁着有光的日子，把丰收的果实带回神的谷仓里。

曾经有那么一回，我被请到了浙江温州市，参加一个特殊聚会。好几个了不起的奇迹就在那里发生了。盲人睁开了眼，聋子听见了，瘸腿的健康地走路了。非常需要主的人们都在我们周围。他们中很多人都想来摸我的衣服，希望能够借此得到主的治疗。最后，不得不让六七个身强体壮的同工们一起把我抬出了聚会场。

不久后在安徽省，有一场超过两千人的聚会。有四个人，认识他们的人都说他们似乎是被鬼魔缠身了。我在讲课的时候，他们被带到了聚会场前面。很多年都没人能管制他们，医疗专家们都试着给他们治疗，但是只让他们的状况雪上加霜。

四个人中的一个非常地仇恨教会，他曾经多次想谋杀牧师们，并且在牧师面前大吼让他们跪下朝拜他身体里的鬼魔。由于他很危险，警察在他犯病的时候常常都用手铐把他捆绑结实了。信徒们都为他祈祷了一段日子，但是并不见效。

当我们一起以耶稣的名为这四个受苦，被折磨的人祈祷时，三个人立刻得以自由了。也就那个充满谋杀之魂的人，他不停地挣扎。我们继

续专注地为他的灵魂自由而祈祷，一直祈祷到凌晨四点钟，但是他嘴里只有不停地吐出诅咒和威吓的大吼声。他吼着，能听出来，他尤其想杀了我。他身体里幽黑的力量不停地对着我嘲骂着：“你说你有能力击败鬼魔吗？你永远都甭想把我赶走！这就是我的住所，我哪里都不去！”

几个小时又过去了，我们用尽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我们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祈祷，但是无一见效。最后，大家都沮丧地停了下来，所有人都要完全虚脱了一样。我们坐下说：“主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也就在这瞬间，如同彻底失败的我们中圣灵有了猛烈的涌动。那个被鬼魔附身的人疯狂地颤抖，乱摇晃着。我们都赶快跳了起来，把手放在他身上，那个邪灵一下子就离开了他。

那天早上，我们又学了一课。当我们自己筋疲力尽的时候，不是我们的失败，而是打开了神那无限的资源大门。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正是我们在神眼中坚强的时候。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如狼似虎地填充对神的饥渴。除非你也经历过这段日子，不然就很难去理解发生的事。在有些地区里，神把他的力量浇灌得如此密集，人们在去聚会的路上就被圣灵所大大地感动，认罪了。他们甚至都在路上跪下，忏悔各自的罪过。

需求是如此之多，我们一时作难，不知下一步如何所措。张荣亮弟兄和他的同工们就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做呢？到处都在请我们去领导他们得到救恩，获取治疗。这岂不成了蜡烛两头烧了吗？”

有这么一天，我就听见了一个清晰的声音对我说：“去旷野里祈祷吧，你必须先祈祷再布道。祈祷在先，然后才是布道。”

那时候最大的一个领导负担，就是去开始对新信徒展开训练活动。之前我们对传福音太专注，现在决定不仅仅要赢取灵魂，更多的要去培养他们。看着他们成长为真正的主的门徒。

在 1989 年 4 月，我们开始了一个筹划周密的训练程序。很多这些最初的圣经学院都坐落在山上开凿的洞穴里。

当神开始做事的时候，我们最希望能做的就是和神轻松地同路。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所制定的计划和策略都显得愚蠢，毫无思考的价值。即便思考，成果也很快就被卷得一干二净，如同狂风暴雨下的一顶雨伞。

我获释不久后，就按照我当初在监狱里允诺黄弟兄的那样，走访了他的父母。想想看，在白驹过隙的瞬间里，从黄弟兄信主到上刑场，直到今天已经有三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当然，他的父母仍然保存着他们儿子用血写的那封书信。

我告诉他们：“虽然你们儿子的肉体的的确确已经死了，然而他的灵魂还活着，他已经和耶稣一起在乐园里了。他用血给你们写的话也是活着的。今天我来，就是来告诉你们，关于你们儿子对你们的最后一个请求。他说过，你们一定要信耶稣！”

黄恩光的双亲都是共产党员，社会的上流人物。我能看得出来，圣灵在冲撞着他们的心，但是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成了基督徒，代价是

沉重的。

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就在我们的谈话间杳然而逝。最后他们卷了一叠子钞票，塞在我的口袋里，为了感谢我的来访。我却把钱掏了出来，放在了茶几上。

我对他们说：“我丝毫都不想带走你们的钱，我来是为了你们的魂呀！就是现在，以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命令你们跪下，接受耶稣为你们的救主！”

黄恩光的父母立刻伏在了地上，泪眼痕痕地在主面前忏悔了他们的罪。直到今日，他们都谨守着诫命，跟随着主。

第十七章 二次入狱

“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察，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创世纪 39：20-23）

自从 1988 年 1 月我被释放之后，直到 1991 年中，中国各地的教会都不断地邀请我到各地去布道讲课。主使用着我，把他的话语传播入了很多穷乡僻壤，给那里的人们分享，很多罪人都来到了基督面前。我们就这么披星戴月，没日没夜地干，连好好地吃上一顿的机会都没有。早上起得很早，把时间与主一同分享。全天都劳碌于讲课，教授，以及在各地之间奔走。到了半夜才能把接近崩溃的身体栽倒在床上。在第二天的太阳升起前，我们也就差不多都醒了，准备再接着干。

偶尔能够回家一趟，住一段时间，我们也得忙碌于田间。为了补上那些我们离开时所累积下来的农活。

1991 年开头的时候，主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警告了我。*“你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支持着我继续服侍的燃料殆尽了。

在 1991 年的 5 月，又一个猛烈的迫害大潮开始向着家庭教会涌来了。

一天晚上我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夫人突然从一个梦里翻身爬了起来。

我能感觉到她的心在砰砰地跳着，眼神里充满了恐惧的神情。她惊叫着说：“我们必须立刻把圣经带好，离开这里！”

我让她安静下来，询问她到底做了什么梦。德玲说：“外面挂着大风，下着大雨，我的心里只有空落落的感觉。我推着一辆自行车在泥泞的小道上走着。车上放着两包我最爱看的基督读物，太沉了，根本推不上山。我毫无力气去推车的时候，我发现我哪里都去不了了。在我累得虚脱晕倒前，一条小路呈现在我面前。我就把满载的车推到路旁休息。云，主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你不遵守他的话，你就会被带到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神是在警告我们。让我们趁现在天还黑着的时候赶快离开这里吧，让我离那些想害我们的人远远的。”

我对我夫人说：“再过几天就是收割麦子的时候了，再等几天看看吧。有必要了我们再动身。”

我脑中对我的逻辑性有那么一点点自得其意。我想让德玲看明白我的观点，但是她却对我说：“如果你不听我说的，你很快就又得吃苦了。你的心越来越愚笨了，所想的就是自己塑造一个自己的英雄形象。就连别人的建议也听不进去了。你一定需要祈祷，悔过，让神再次净化你的心。”

甚至那个时候，圣灵也对我说了马太福音第二章的十三节：“...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走...”他也对我说，立刻起来离开，但是我并

没有听取这个警告。

正是因为我几个月来都靠着自己的力量。我的身心，灵性都蒸发了。我灵魂的视野暗淡了下去，灵的耳朵被淤塞了。一种不知哪里来的虚荣占据了我的心堂，好似一团杂草呛塞着整个心灵。我不再听从神的声音了，而是用我人为逻辑思考着，靠我个人的智慧抉择着。

我的同工们也警告了我不要呆在家里，我也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我并没有净心地听从神的指示，这也就是我失败的根本。我因为过度劳累感觉十分疲倦，心里也一种想往后栽倒的感觉。

服侍工作仿佛成为了一个偶像，为神的工作替换了对神的爱。我把我从一切从那些为我祈祷的人眼前挪走了，而是扛在了自己肩头，用的是自己的力气。就这样，直到神决定干涉他的慈爱和怜悯。

我仍然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和其他教会领导们一起开始祈祷。我仍旧每天读我的圣经。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出于自己长久以来的习惯和责任，而不是和耶稣的关系中淌出的心潮。

这年年初的时候，中央政府公布了一项逮捕所有教会领导人的通知。凡是拒绝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领导人都在名单之上。一条新的法律也就此颁布，要严惩一切非法的教会活动与聚会。这条法律的颁布代表着当权人士可以随意合法地迫害我们了。

德玲的那场梦之后的第四天，几个便衣的公安干部埋伏在我家门口。我被他们捆绑了起来，带走了。其实每三四天，他们都会来我家门口等待一会。只不过我外出和回家的时候，都和他们等待的时候错开了。由于我没有遵从主，也不曾敬畏祂，我夫人，同工们和我都一同再次

入狱了。主看见我服侍时疲惫的身心，也就让我蒙恩，得以在牢笼后歇息。与他同在的同时，更多的是从灵魂的内心得以学习，成长。

如果你也是个主的仆人，千万千万要谦卑。时刻警惕，不要陷入我遭遇的错误之中。我们的主所忌的就是我们没有面向他。他从来都爱着我们的魂。如果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得比和耶稣的关系更重了，哪怕是为耶稣而做的事业，那我们就会陷入主所说的诱惑中去。如果你发现你的灵力用尽了，那就停下来！反思休息。你的灯之所以能发光，需要的是饱满的油。若没有来自主的油，你哪怕是世界的光也会灰飞烟灭。记住这段话：*“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 30：15，18）

在我的庭审上，我被指控犯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法官严厉地警告我说：“今天，我们就把你送到大安监狱的劳改场里。我们早就听说，你是个有本事让世界闹个底朝天的人。我们也知道，你不管到哪里都宣讲基督教，几天之内就能让人们跟着你说的话走。你要是胆敢在大安胡闹，我们就给你好好上一课，让你一辈子都别想忘掉。”我和我的一个同工川弟兄都被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看守给我们戴上了手铐，让我们坐在了另外两个罪犯中间。接着我们被推进了一辆车里，是去拘留所的车。我们将要在被正式送往监狱里之前，在拘留所里呆上几个月的日子。

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了我的罪，以及我的自傲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到了拘留所后，我开始悔过，满脸泪痕地把自己抛向主的洪恩和怜悯之中。祂原谅了我，并且再一次地增添了我的信心。

当我踏进监狱的时候，圣灵对我的心说了这么一段经文：“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得前书 3：13-16）

每一个新来的囚犯都会被一顿毒打和折磨“欢迎”到囚室里，最少说开头的几天如此。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以前进过监狱的人，十分真切。大部分动拳头的工作并不是看守执行，而是每个囚室的狱老大。这是那些野蛮人树立威信的手段，让所有新来的明白谁是老大。看守常常站在不远处静观，并不做什么去阻止。

我对挨打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却没想到一个警官已经听说了我这个信基督的牧师被送了进来。他不想让我挨打，就走来问我：“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信耶稣的人？”

我回答说：“不错，你也信耶稣吗？”

“不，我家人都信耶稣，但是我不信。”他这么对我说的。

我就告诉他：“你是你们一家之主，为什么不自己也相信了呢？”

他笑了笑，但是并没有回答我问的问题，他只是简单地说：“这些事我以后再和你慢慢说道吧。现在先说说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吧。”

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我就对这位和气的警官说：“如果可能的话，请

松开我的手铐。它已经绞破了我的手腕。”

他之后又问：“你想不想给你的家人传话出去？我很愿意帮你。”两天之后，我的家人和同工们都可以来监狱探望我了，这都凭着神的祝福，以及这位警官的帮助。我十分感谢神。因为这和我 1984 年第一次入狱的经历截然不同了。

我入狱五个月的时候，也就是 1991 年 10 月里。公安局派遣了一队武警特种部队，押送着我和其他几个囚犯，从拘留所带到了大安劳改场。位置在河南省西北部的汝阳县地区。

我们到了的时候，领头的看守就宣布说：“这个人是个很难缠的家伙，他是一个反动头目，叫云。”几个监狱的狱警都围了上来，问我：“你是不是认识徐永泽？那个反革命分子的老大。你应该也认识一个被人们称为‘坚信的恒’的牧师吧？”

我只是回答说：“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人。”

狱警拿出来我的文档说：“少说瞎话蒙人了。我们都知道你就是那些人的犯罪同伙。”

在劳改场的前几天，我不允许和任何人搭话，也没有准和我说一个字。所有的囚犯都在想，我一定是个穷凶极恶的人。不是凶杀犯就是强奸犯。我也就被他们轮流狠狠地打了。

那里的人是最需要福音的人们。整个劳改场里到处都是奄奄一息，面黄肌瘦的人们。他们要不就是得病了，或者严重地营养不良。有些病得严重的一天到头都躺在那里，生不如死。

最初的几个月里，看守都对我看得很紧，但是我从来没有提到过什么

政治上的问题。主用他怜悯的目光，让我看清楚了所有其他人。只要有机会，我就为那些得病的祈祷，并且向我的室友们传福音。

我做的时候，尽量伪装着我是个有经验的按摩师。我在对生病的囚犯们按摩的时候，我就悄悄地向他们传福音，为他们祈祷。这样一来，很多人都泪眼痕痕地接受了主耶稣，他们的软弱之处也随之得以治疗。很快，所有的囚犯和看守都知道我是个信耶稣的人，耶稣能治疗和拯救的力量都与他们同在。

有一天，我在向一群囚犯们分享福音。主赐予的快乐在我心里回荡。有几个看守看见了就说：“你看，这个罪犯竟然比我们还开心，我们可是有自由的人啊！咱们让他唱一首歌吧。”于是，我就唱了一首我最喜爱的赞歌，“让世界知道我有位救主，他的名字是耶稣”。

每次那些囚犯回到他们的囚室里的时候，他就教其他囚犯怎么唱我教给他们的歌。当然还有那些我说的话，也被他们反复地讲了一遍又一遍。这些人在不顾一切地试图理解这灵魂之光，因为衬托着这光的是他们艰难的生活和绝望的处境。他们原想自己没有什么未来，毫无希望和快乐。而如今他们拥有了神的话语，那好似一颗无价的珍珠。

有一天，一个监狱领导脖子酸疼就找我，让我给他按摩一下。我就在给他按摩的时候，也一边和他聊天。很快他就发现，我并不是档案上写的那样。他就对我说：“你和公安局警告我们的说法一点都不一样。说实话，我也观察了你几个月了，所有工作人员和囚犯对你的印象都还不错。这样吧，我们决定让你来管理你们囚室。开导教育囚犯们的心态和品行都由你负责吧。还有，一定要好好地监督他们，让他们完

成每天该干的活。”

监狱领导们对我态度确实有了好转。他们把我调到了劳改场的前厅办公室里，做的活也多种多样。有些工作甚至包括如何组织活动，用于开导囚犯们。还有权力去选择在监狱广播喇叭上播放什么音乐。我都成了监狱里的自由人了，就连上表汇报给政府的资料也归我编写。监狱里罪犯们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某些出色表现都在上面。

我几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我父亲当年的病，意味着我必然得待在家里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但是如今主却又使我高升。我得在四个不同的单位之间奔走着工作：经理处；教育处；收支办；卫生部门！其他的有些囚犯甚至是大学毕业生呢，可是我却得了恩宠，只因为主要把我高抬。

我这两次入狱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合起来看，倒是可以看出神对我生命的安排。这些经历连成一串，正像一个对我深造极为重要的神学院一般。我对神的了解加深了，他也教导了我该如何去活着为他去作见证。如今，我再也没有像第一次监禁时，受到那么多非人的折磨和迫害。

我第一次入狱的那四年，正像约瑟被扔进监狱里的那样，被人辱骂，逼迫着。而我的二次入狱也如同约瑟，在神的面前得以提拔，把他放在了有权柄和影响力的位置上了。我还学到了一段经卷的真正意义，*“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惟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诗篇 75：6-7）

当然，我还得说清楚，我并不可能做任何我爱做的事。我的同工们还

是不准来见我，只有那些得到官方所批下来许可证件的人才准到劳改场来探监。在那时候，仍然有很多我的信徒伙伴们也都被公安局追捕着，所以他们也不值得为了探访我，担这风险。

我得不到多少外界的信息。我既不准给外面送信，也拿不到外面人想写给我的信件。虽然障碍重重，主仍然以惊人的方法帮助了我。

在监狱围墙的外头，往往有那么一排摆地摊和开小店的人。这些小店在围墙上也开有很小的小洞，允许囚犯从这个小洞里买些吃的和别的小玩意。

有一天，我发现一位店主身后的柜台上放着一本三自教会的赞歌本。我就问道：“喂，我能不能看一下那边那个本子？”她板着脸回答我说：“看我的本子干嘛？根本就和你不相干。”她把那本子塞到了柜台底下。这位大姐是个去三自教会的信徒。她是在想所有的囚犯肯定都是恶棍，并没有想到我会对她的赞歌本感兴趣。

我就说：“我看到那个本子是个赞歌本。我很想看看它，说不定我能唱里面很多首歌呢。”

她呵呵地笑着，说：“里头一个好人都没有，你看了也没用。”

我就接着博得她的信任，说：“大婶，我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我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才在这监狱里的，都是为了耶稣的见证呀。请让我唱一首本子上的赞歌给你听吧，求你啦。”

她面对着我，似乎对她刚才说话的态度有所羞愧。她就把本子打开了，翻到了一页我耳熟能详的赞歌。我的泪从心里流到了眼角旁，我唱着：
赞美神到永远，感谢我的救主万万年。

看呀！高高在上的是神之子，只为你我，十字架上被钉死。

神的爱胜过亲友。罪人呀，凭着神的恩典今天就得救，魔鬼在我们面前四处溜。

看呀！高高在上的是神之子，只为你我，十字架上被钉死。

这位老姊妹抹着快乐的泪水。她把她的手伸过小窗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对我说：“让我么的主安慰你的心！这本子你拿走吧。”

两天之后我又回到了她的小店前。她告诉我说，她那天回到家之后，主就对她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 25：40）

她并不知道该帮我些什么能让我更快乐，于是她为我炒了几盘子菜。让另外一个姊妹给我悄悄地把美食送了进来，好让我为了耶稣的名而蒙福。

她希望我能常常到她的小店来，这样我就可以把神的话语分享给她和她的朋友们。她们与主一起的友谊变得越来越深厚了。

这位可敬的姊妹成了我的信使，帮我把信件从我手中转交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又如此折返。

神使用了她，大大地安慰了我，哪怕仅仅凭借这扇小小的窗口。

第十八章 一段痛苦的家访

有这么一天，我正在劳改场的广播间工作，用扬声器大声地播放着福音歌曲。

忽然，似乎有人在底下的庭院里喊我的名字。那是监狱教育处的处长，随后跟着一位女士，她是医疗所的主任，两人都在仰着头看着我。我想，糟了，肯定是因为我播放了基督歌曲，这下麻烦大了。他们喊我，让我立刻下来，我就跑了下去。

教育处处长向这位医生介绍我说：“云是个很棒的人。他从来都没有违反领导的指示。你看，我命令他跑下来，他都不敢含糊。”

我就问他：“领导同志，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处长就对我说：“让我为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管理医疗所的首席医师，她找你需要你帮她个忙。”

这位医生说：“我已经听说了，别的囚犯和看守都说你在按摩，推拿方面非常得法。我想知道，你是在哪里被培训的？”

我松了口气，原来不是要责罚我播放了基督的福音歌曲。我就回答说：“我从来都没有接受过什么按摩培训。我只不过是个基督徒，我想要做到的就是去帮助，解脱那些病痛缠身的人。”

这位医生就倾心地讲述：“我的父亲因为血液疾病，现在身体很不景气。现在他已经半身不遂。我们带着他去过很多个城市，名医都问了个遍。有一个专家建议我们找人进行长期推拿按摩疗法，或许能减轻他的痛苦。”

你按摩的名气我都听说了。我已经办理了特级许可证，你可以跟着我暂时离开监狱，到我们家好为我父亲推拿一下啊。我请你务必来试一下，行吗？你就在我们家里吃饭好了，我们都不会把你当外人看。如果我父亲能够康复，我一定保证让你早些出狱，好让你与你的家人团聚。”

在她说完话前，圣灵就开口对我说：“这就是你给我荣耀的时刻。你一定要前往。”我顺口对这位医生说：“好，我这就跟你去。我也可以提前保证，我不会想着利用这次机会去逃跑。这一点你无需担心。”我跑回囚室之后，就把事情告诉了川弟兄。他为我祈祷了一遍，对我说：“感谢神，他对你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厚。”我回到那位医生那里，就跟着她到了她父母的住所。

那是一栋装饰很典雅的别墅，摆着松软的沙发，桌子上的盘子里放满了新鲜的水果。这位医生让我坐下吃些东西，我拒绝了说：“感谢你的盛情，但是我正在为你的父亲禁食祈祷。我希望你不要在意，只要我祈祷，他就一定会在主那里大大地蒙福。”她的母亲似乎被我的话感动了，我看见了她的泪珠划面而过。

由于医生女士必须回医院工作，我就推心置腹地对她说：“你安心去吧。我不会想着去逃跑的。我需要时间了解一下你父亲，这样我才好给他按摩。”

我对这位可敬的老者讲述了耶稣是如何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他的罪和他的一切病痛。我鼓励他说：“现在，你可以开口请基督耶稣进入你的身心。相信祂，你就一定能够得治疗。”我劝他不要左思右想，因

为“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 6: 2）

我把手放在这人和他夫人的肩上，用充满快乐和希望的话安慰他们。他们都泪眼痕痕地宣告了各自的罪，请求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虽然，他并没有明显地感觉到有所好转，但是我知道神已经得到了他的真心，他的身体一定会在不久后得以治疗。

黄昏过后，我才回到劳改场，我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川弟兄。我们就又一起祈祷了一遍。

那天晚上，那位医生从医疗所回到家的时候，她父亲告诉她：“今天你带来的那位先生，云大夫真是个大好人。他真的是全心全意地爱神。明早你一定要把他请来和我们一起用早餐。”

说实话，那医生的父母都没有看出来我是囚犯的身份。他们都还以为我是个从医院里请来的大夫呢。

在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那位医生就找到我，告诉我头天晚上的事。她请我到她家那里用早餐，主要还是因为她父亲想验证神对他所做的一切。

果然，老人的身体很快就得以了康复，他已经可以自如地上下楼了。这对于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说，仿佛是个神话。他就把这件事的经过见证给了他的老伙伴们，并且到以前他得罪过的人那里，向他们道歉，请求他们的原谅。

耶稣的名不论在监狱里还是在监狱外都得以传播。我们充分利用了所有机会，把人们带到了耶稣脚前。川弟兄和我成了监狱里未被官方承认的“狱牧”。

由于那位被治疗的老人的大胆见证，消息很快越传越远，一直传到了监狱劳改政治部委员那里了。那位医生也向他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说：“如果这都是真的，我一定要把云送到洛阳，让他在那里的按摩学院里深造。在让他回来的时候，他能帮助很多人呢。”

因为我是出不起这个钱的，所以监狱甚至做出了决定，要包下我将要在学院里的花销！三天后的早晨，我坐着警车从劳改场赶到了洛阳市，那里离劳改场大概有 70 公里。监狱的看守们也被安排跟着我，保证我不会逃跑。我从学院的教授那里，学了所有我能学会的按摩技巧。每天如此，在学院和劳改场之间奔走，带着一堆厚厚的书去学习。

很快，我就被升职了，担任在医疗所里的工作，和其他大夫们并肩工作。我每天那都为上百人按摩，也总是借此机会向他们分享福音。这些人里，甚至有些身居高位的共产党干部呢！

很多我按摩的病人都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坐，因为他们希望我能把福音也传给他们的家人。人们都在如饥似渴地寻找着耶稣，因为他们的心灵是那样的空虚。

我第一次在狱中的时候，我夫人怀着以撒。而我这第二次被囚禁的时候，我的女儿以琳已经七个月大了。

1992 年 3 月的一天，德玲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监狱看望我。

他们赶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以撒看见我的那一刻，他叫着跑到我身边，恨不得钻过铁栏杆来抱我。看守把他揪了回去，以撒发疯地尖叫着喊：“妈妈，为什么他们不让我见我爸爸？”

我如何也止不住眼里的泪水了。每次我家里人看望我的时候，他们都会被监狱的看守们欺负。后来的日子里，德玲对我说过：“若不是因为对耶稣的爱，我永远都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地方了。”

每次家访，我的家人只准见我最多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有太多的话要说，但是由于看守都一直紧紧地盯着我们，没有可能随意畅谈。总是有那么一种感觉，仿佛我和我亲爱的德玲根本就不是夫妻一样。为了福音，我们都离别了太久，太久。我们能在一起的时光总是紧绷绷的，环境的压力让那原本就很短的时间显得更短了。我们能快快交流的就是教会的信息，根本没有留给浪漫温馨的话语一点缝隙。

有那么一次，我的儿女在看守抓住他们之前，猛地蹿到了我的监牢铁栏前。我用双臂抱住了他们。他们都说：“爸爸，我好爱你呀。”我能说的也就是：“我也非常地爱你们。”

看守却把他们从我怀抱里都拽了回去，还说：“云，如果你真的这么爱你的儿女，你也就不会呆在这个囚室里了。”

我注意到了，我儿子每次来都穿的是同样的衣服。那就是他在我被捕前穿的那件衣服。虽然他已经长高长大了不少，可是穿着仍然是那一套衬衫，那一条裤子。每只鞋子上都破了那么一个大洞。我的目光在德玲，以撒，以琳身上迂回了一遍，他们都瘦骨嶙峋。我意识到他们在家一点收入来源都没有，想得温饱都很困难。

我问以撒：“你想不想你爸爸？”他告诉我：“妈妈说了，我们没有钱来多看望你，我没也没钱买新衣服，新鞋。不过我们都一定会在家为你祷告的。”

我问过他几次：“你上学上得怎么样？”可是以撒却总是低着头，不愿意回答。

后来他还是哭哭啼啼地告诉我：“爸爸，我很想上学，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和我们一起在家。老师没有一个喜欢我的。她还给其他的学生们说：‘以撒和他家里的人都愚昧地相信耶稣。’我们班里的同学都欺负我，说：‘你爸爸就是个大坏蛋，蹲监狱罪有应得。’”

这话让我听着心如刀绞，无言以对。我试着让我的表情展现出勇气，告诉以撒说：“孩子，你刚出生的时候，你爸爸就把你献给了主。你一定要好好地学习你的圣经，在你还小的时候多多地祈祷，这样未来你就可以更好地服侍主。我们在别人打骂我们，欺负我们的时候应当高兴呀，因为那都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我尝尽一切办法，去安慰我的家人，我说了很多鼓励他们的话。但是当我看到我亲爱的德玲和孩子们无辜的样子，我就忍不住跪在那里，双手捂着脸痛哭。

我这一生虽然受过很多折磨和拷打，甚至电棍曾经捅到了我的嘴里。我被人毒打，践踏过，疼得想死。我滴水不沾地禁食过 74 天，但是我心里在告诉我自己，那最痛心的经历不是别的，唯独是看到我家人探访时的状况。他们个个都饿得皮包骨头，衣衫褴褛。他们有多么艰难，我都能看出来。德玲的脸上仍然强做笑脸，但是她所在的绝望处境，我是清楚的。

作父亲的本能在我心中大吼着，要我成为我的可爱儿女们的好爸爸，也应当成为我的亲爱的妻的好丈夫。然而我能做的也只有为他们祈祷

了。常常我心中埋怨着自己，没能够尽到作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对于我想拥有的那个家，我心中有莫大的内疚。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比这几次家访还要让我痛苦的事了。

虽然直到今日，我也没有分文能从家里掏出来给我的子女。但是他们都是如此地爱着主耶稣，并且有一颗同情他人的心。有一次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一个家庭教会的领导人就去看望了我的家人。他问我儿子：“以撒，谁是最爱你的人？”小以撒回答的就是：“我天上的父亲最爱我。耶稣最爱我们所有人。”

我听说了这件事之后，我极受感动。

我仍然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就向主发誓，一定要让所有中国被囚禁的基督徒们的家人衣食无忧。不让他们再承受类似的绝望之境。从那以后，我就做了很多工作，为了赡养很多被囚禁的信徒的家人。

有人会问：“难道各地的基督徒们就不能照顾好各地囚禁信徒的家属了吗？”

他们当然可以，只要他们有能力做到他们都会去做。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需要照顾的人太多，一些援助根本无法缓解。举河南南部作为例子吧，有一个村子就有三百个基督徒都被逮捕了，而那个村子的全部人口也就只有一千而已。可以说是瞬间，全村的家庭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一夜间劳力都没有了，没有什么人能再给他人援手，所有人都得受罪。

很多人都在为监狱里的基督徒们祈祷，但是他们却常常忽视了那些基督徒的家属们。他们才是遭罪更多的人。通常，政府会到这些囚犯的

家庭里，没收所有值钱的东西，就连锅碗瓢盆，家具和器皿都不放过。

最后连衣物被褥，牲畜，粮食种子也会被一概取走。

政府曾经有一次突然搜查了我家，没收了所有和我有关系的物件，甚至我父亲那张极其珍贵的黑白照片。如今，我只能从记忆中追思他老人家了。

类似的证词，在中国的基督徒口中说出过成千上万遍。他们都为各自的信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愿意为你在这里讲一讲其中一段。

有一位名叫袁蒙恩的姊妹，来自上海一个非常宽裕的家庭。她是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当她 1967 年入狱的时候，他的儿子十一岁了，女儿九岁。她在监狱度过了一年后，公安局为了“同情”她的状况，监狱主管就对她说：“过去的一年里你的表现不错，所以我们要对你加以奖励。你需要做的就是写一份保证书，悔过你的罪行，然后你就自由了，可以回家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了。你的上帝肯定想让你好好照顾好你的骨肉，不是吗？”

为此，当局还安排了她的孩子都来到监狱见她。袁姊妹看到他们的时候，心都被扯碎了，她的充满母爱的泪水从眼角旁刷刷地淌了下来。当权者也就在这个时候质问她：“你要什么自己选吧。你要你的耶稣还是孩子们？如果你要耶稣就继续待在监狱里好了。如果你要你的孩子们，你就可以立刻回家。”一双纸笔交给了她，让她写下她的决定。他们在阅读她写下的决定时，对她写下的两排大字惊异极了。上面写着：“耶稣是不能替换的。就算是我的子女也不能替换耶稣。”袁姊妹选择了继续待在监狱里，监狱主管就朝她的儿女大吼着：“听着，孩

子们！你们的妈妈根本就不想要你们！她根本就不爱你们！”

在此之后，袁姊妹又被判了 23 年的徒刑。

她在 1981 年被提前释放了，那时候她的儿子已经 34 岁了，在西藏做政府部门的工作。这些年来，袁姊妹没有见过她的儿女们一次。他被政府领养后，在专门教育无神论思想的学校里带大的。他常常被灌输洗脑，被教育说是他的母亲提出要和他们断绝关系。很多基督徒试图访问他，向他分享福音。可是他回复的话就是：“你的耶稣让我妈妈永远都离开了我，我为什么要相信他？”

袁姊妹不远千里到西藏找到了她的儿子。可是他不认他妈妈，怒吼着声称他没有母亲，并且把袁姊妹从房子里推了出去。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儿子。

跟随主基督耶稣的路是艰难的，与我们同路的常常是苦难和折磨。但是没有什么我们经历的，能够和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经历的相比拟。我常常担忧的是人们教导时，普遍心里抱有的“幸运”观，认为只要我们跟随着主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全又从容。这和经文告诉我们的截然不同，也和我们在中国大陆上经历的截然不同。加上我在监狱里的这么多年，我总共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不同的处境中被逮捕了不下三十次。

去跟随着神是一种召唤，而不仅仅是为他而活着，更多的是也要为他而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 14: 8）

德玲的回忆：作为一个在中国服侍主的人，从来都困难重重。这重重困难中的一个就是我和我丈夫在一起的时间是如此的有限。

云第二次进了监狱之后，我的生活变得是无比的困难。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甚至对他的行为有些不满，因为他总是说的都是神如何让他蒙福，使用他为主赢取了很多人。他甚至得到了一个通关证，可以让他随时离开监狱！

而我一个人也就只能守活寡，和两个孩子一起陷在家中。我们没什么能吃的东西，我的儿子也不准上学，我们一分钱都没有。如此大的压力在我们的肩上，我几乎想要寻死了。

有些政府官员来过我们家，告诉我我们违反了政府制定的“一胎政策”。我也就不得不去当地的警署那里，把两个孩子留给邻里和亲戚们照看。

因为第二胎，我被判罚款 4000 圆人民币。可是我根本无力偿还，公安局也就来了，砸倒了我家的大门作为惩罚。他们还把我婆婆抓去了，拘留了起来，还不提供食物给她。在中国那个时候，全家连坐都还是很普遍的。计生办的人把我抓去了，强行给我做了截扎手术，为了避免我生更多的孩子。

我回到家后，我心里非常难受。感觉自己在身体上，精神上，灵魂上都被褻渎了。极为沮丧的我失声痛哭起来。

云没有入狱的时候，他一般都会长期在外讲道，大部分时候和徐弟兄一起。他们两个都是两手空空的人，无可施舍。有一次，云回来的时候给了我五块钱，那也就是他在全世界上有的东西了。

但是你不要想错了，我丈夫绝对不是吝啬的人。其实他也就是我所认识的人们中，最慷慨的一位了。他自己不能赡养我们完全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钱过。

由于他的慷慨之心，使得我们的生活非常困难。我有两个小十字架，是别人赠我的，我对它们系有感情。它们对我来说是相当珍贵的礼物。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怎么都找不到它们了，不久后才明白是云把它们赠给了别的信徒了。他似乎从来都看不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有什么价值。他所喜欢做的就是送给别人一切去让他人蒙福。他这颗伟人的雄心，让我有时不得不为此遭罪，时时提防。

而我最钦佩我丈夫的也唯独是他与神之间紧密的关系，还有他对他人的那颗爱心。即便那些毫不值得信赖的人，他也总是能一视同仁地对待。

第十九章 神的加油站

我在大安监狱的劳改场里总共呆了 19 个月的时间，当然那还要加上我刚被逮捕时被拘留的 5 个月。我原本被判了三年的徒刑，却因为表现好获得了减刑，在第二年就出狱了。这两年就这么飞快地流逝了。德玲接到了我获释的通知之后，就立刻赶到了劳改场去接我。办理完离开监狱前的手续后，我们就准备离开办事处。我们正要启程离开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紧接着我被安排和政治委员会主席会面。

我们都大吃一惊，心里胡思乱想着大概发生了什么。我想恐怕是教会里又出了什么事，把我搅入了更多麻烦之中了。我吩咐我夫人赶快离开，并且把我随身带的一些物品也带走。其中包括一些我在过去的两年里用心写下的笔记。

当我走进主席办公室的时候，我看到几位公安高级官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了。我被安排坐在一边。主席开口对我说：“云，上次我访问省局处办公厅的时候，我特别询问了你的案子。局里人都想知道你是否真的对你的行为有所忏悔。我告诉过他们，你在过去的两年里做得都相当不错，你还当过监狱囚犯们的模范典型。他们也对这些消息相当满意。”

我回答他说：“我非常感谢您，以及所有监狱管理机构在过去的两年里对我的关照。”

一旁的看守伸手过来，把释放证明交给我，说：“云，你现在自由了，可以离开了。”

我走出监狱的日子是 1993 年 5 月 25 日。德玲仍然在监狱大门外焦急地等着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和我夫人都不停地把感谢归于神的怜悯。我赶到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母亲一起把感谢归于主。我都明白，我母亲为了我的事，心都快碎了，这么多年来磨难都一直是她肩上的千斤石。她还每日毫不松懈地为我祈祷。我们一起唱了一首歌，接着我和我亲爱的夫人又接着祈祷了一阵。

孩子们已经安然入睡了，我们不忍心把他们吵醒。我在他们的房间里悄悄地转了一圈，凝视着他们可爱的小脸。让他们坐在我的腿上，我抚摸着他们的脸，我感到无比的幸福。随之，于此全然不同的一幕又浮现到了我的眼前。我看见他们在监狱的铁栏杆后，看守站在一旁，听着我们的一字一句。

门外的田野里，一片丰收的景象（五月末，小麦丰收），而我心中的那片原野上，需要为主所收割的永恒丰收更多，更广。那是一个灵魂丰收的季度。在主所赐予的安详与快乐之中，我们躺下休息了。

第二天我就遇上了一个新的考验。主突然晓谕我和德玲，离开这里，去爬我们村子旁的一座山。在那里寻找神所要指点我们人生的路。

我夫人建议我，应当以培训年轻领袖为首要任务，去填充现在中国教会的需求。我对这个建议没有意见。但是我知道，我所需要立刻着手的工作都已经堆积成山了。我才刚被释放几天而已，一位教会领袖已经为我安排了好几个会议的日期。还有一个弟兄邀请我和他一起到另外几个省市走一遍，为了培训和强化各地的教会。甚至还有个弟兄开了个基督门徒培训学院，希望我能来帮工。

为了吸取上次的教训，我婉言拒绝了这些邀请，而是和我夫人一起等候主所为我们安排的话语。

经过一个星期的禁食和祈祷，我突然听到圣灵对我说：“加油站。”主再临的日子里，他的跟随者必须有足够的灯油燃烧。他向我们显明了，唯独那圣灵的灯油才是这个世代最需要的。我们必须培训好有工作能力的人，让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把主的身影随身带着。

主耶稣的意愿对我们而言是很明显的。在中国这片大陆上，有太多的瓶瓶罐罐都空空如也。没有足够的人扛着神的灯油去灌满他们。他不愿意让我们再次独自陷入忙碌的苦战之中，而是让我们点亮其他那些神的仆人头上的火苗。让他们也充满信心地服侍基督的肢体。

我们召集来了教会的领导人和长老一起会面商讨。他们也已经为我祈祷了很久，求主给我指示教会该走的路。

当时，我还没有把我看到的“加油站”的异象分享给他们。付弟兄对我说：“我每天都为教会祈祷了三四个钟头，但是我对圣经的真理了解得还是很有限。我不识字，也就只能记住那么几段话。我知道很多牧师和他们的孩子都丢掉了他们对耶稣最初的爱，都回到了这个世界之中了。”一边说，付弟兄的眼泪跟着从眼角滚落了下来，他接着说：“云弟兄呀，现在你总算回到我们中间了。你能不能把我们的年轻人都叫来，教导他们该如何跟随主？”

站在一旁的晟姊妹又补充了几句说：“你和川弟兄在监狱里的这两年，我们的教会好似一个孤儿院，大家都好像迷失了方向。每次聚会来的人都很少。轮到讲课的时候该教些什么也总是没主意。不少同工们都

得离开服侍的工作，去自食其力挣钱去赔偿干部加给他们的罚款。”

我看到大家都在默默地流泪，我意识到建立一个“加油站”的的确确是神的召唤。如果没有好的培训，神的光也只能早晚熄灭在我们之中。

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神所给我的“加油站”的异象向在座的所有人讲了一遍。大部分的同工们都是朴实的庄稼户，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听明白。几分钟的沉寂后，付弟兄开口问：“加油站？！难道我们得想办法做生意吗？我们整个教会也就只有那么一点钱呀。现在正是收割的季节，我们一定得多花些钱帮助那些家里已经断了粮的邻里呀，还有那么多寡妇和孩子。我们现在怎么也开不起加油站呀，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我听了哈哈大笑，对他说：“我要开的是圣灵的加油站！”再次解释后，他们总算明白了我的意思。

祷告会之后，我们选出了三十名年轻的信徒，让他们接受这第一次“加油站”的两个月培训。培训地点在山顶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直到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才真正领略到了神的大能在我们之间。奇迹也随之发生，大批的人们都来到了主这里。这才仅仅是我们认真贯彻培训方案的开头而已，让我们送更多的同工进入收割的原野上吧。这第一个加油站我们起名为“先知撒母耳培训中心”。

在学习的过程中，每个学生都要轮流读完整本新约，并且每天试着牢记一章经文。开课一个月后，大部分学生都已经把整本马太福音铭刻在心，能出口成章了。

我们的起居，饮食都在一起，完全在这个山洞里进行。在此之前，常

常因为互相不能体谅各自的性格，纷争和嫉恨也常有。可如今，似乎我们都在这个加油站里黏糊到了一团。我们学会了如何一同祈祷，怎样真诚地彼此相爱。

起初的时候，八成我们的学生都不了解该怎么样在公共场所祈祷。几个星期后就好了，现在他们会祈祷了，肩头的担子也就是那些迷途的灵魂了。

每个清晨，我们都在四点半的时候起床，洗漱。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开始一起敬拜主。然后我们再花个把钟头的时间，为我们在原野上的同工们祈祷。一直到八点的时候，第一节课开课。每天我们吃两顿饭，上午十点一顿，下午五点一顿。每个人都轮流去准备吃的，以及其它的一些日常杂务。晚上的时候做所有的功课。

这真的是一段奇妙的时光。每天都有难忘的经历，那是神用他的祝福，淋浴一般浇灌着我们。

1994 年 1 月 5 日，轮到我在早饭的时候奉上感谢了。我发现食物只有我们通常时候的一半。我夫人来了，对我说：“我们现成的面条和蔬菜已经吃完了。”德玲和汉娜姊妹都提议就此总结这些天来培训的科目，让学生们回家，开始把培训中学到的东西进行实践。

我坚决不同意！我鼓励所有人继续去依靠充满的圣灵，虽然这意味着我们将要饥肠辘辘地坚持。我说：“如果我们只不过因为没有吃的就解散这个培训班，那就如同这些战士们连装备都没有备齐就要上战场了。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去用信心祈祷，等待主将要提供给我们的。”

那天晚上，大部分学生已经躺下歇息了以后，我和一些领袖们都跪在

了山洞的灰土里祈祷。主向我们显明了，那最关系时局的事是去差遣工人到最穷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那里的人都还没有听到过主耶稣的名。

我们把这个计划告诉学生们的时候，他们都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完成这项工作。每个人都原意把自己的躯体献为活祭，交给主的服侍工作。那天晚上之后不久，就有好几封信从全国各地送到了我们这里。那些来自最与世隔绝的地区的信徒们有来自贵州的，广西的，湖南的，西藏的，甘肃的，还有青海的。他们都请求我们前去帮助他们。

这些年轻的工人们都满载着神的灯油。他们去了中国各地，都获得了欢迎，以及赞赏和感谢。他们成了实实在在的福音战士。1月26日那天，我们的教会元老们一起按手在这些年轻同工身上，把他们送入了原野里。他们从我们家乡为起点，向神州四方散去了。

而我们面对的最大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根本掏不出钱来赞助我们的新工人。

培训结束后，我回到了家里。有一封匿名信在等着我，那是一位弟兄给我写的，他说他有急事要和我立刻建立联系。我们村那时候还没有安电话，我就赶到了临近的镇子里，用店铺里的电话拨通了他的号码。我大吃一惊，回话的是个一口美国腔调的人！他似乎听见我的声音很激动。

他的汉语说得实在很勉强，但是我至少明白了，他是想来见我一面。我们就计划好了，第二天晚上，在郑州市里会面。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却在挂下电话后就此失去了联系，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了。我去

询问了好几家宾馆和旅社，他都没有住宿在那里。我就只好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家里。

后来我才查明，他当时住宿在了一家小旅社里。因为错过了会面的机会，他哭了整整一天。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送了另一封信到我的住址那里。我就再一次千里迢迢地绕到了郑州市，这次我们总算见了一面。

我们互相问好以后，他就说：“主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让我去联系你，这些礼物都是为了赞助你们的工人们准备的。”他交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包了满满一包钞票。

我此程回家，心里充满了四处迸射的快乐。我道明白了所有发生了的事之后，我们都感到无比幸福，主从来都提供我们工人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跪下，开始感谢主所带来的恩惠。虽然这些钱会花完，不过这件事大大地强化了我们的信心，更加信任他所准备给我们的未来。很多中国南方，以及安徽省的家庭教会在这个时候开始兴起了。张荣亮他们的一组人开始了一场“福音月”运动。那是在圣诞节和春节之间，要求每个教会会员都带最少三个人进入基督。对于教会的领袖们，这个标准再高一些。他们在同一段时间的标准是让最少五人来到主面前。这么一来，福音的传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家庭教会经历了空前的成长壮大。第一个福音月结束后，一万三千名新信徒都受洗了。

那些新信的基督徒们都得以培训，并且倡导参与第二年的福音月运动。作为这个运动的总结，福音月运动开始两年后，总共有十二万三千人都受洗归主了！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都一次次看到了喜人的长势，

可以说是“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创世纪 41：49）

“福音月”直到今日也仍然在继续着，这让全国的家庭教会都经历的指数爆炸般的成长。越来越多的工人们愿意加入先知撒母耳培训中心接受培训，也就有更多的一批批新工人被送了出去。

很多早些时候在学习中心学习过的工人们回到了那个山洞里，讲述了神如何奇妙地帮助了他们的服侍工作的见证。这也就更多地鼓励，又强化了我们对此的信心。

在这段日子里，我的德玲也努力地去完成联合所有中国教会的使命。我们走遍了全国各地，培训各地的教会，好让他们也送出工人成为福音的先锋。我们对他们都加以鼓励，让他们也各自建立培训中心。培训中心的影子很快就在四地传开了，他们也很很快看到了，为神的王国所做的一切如何茁壮地成长了。很快，他们那里也送出了有好几百人名工人。

在我们旅行的路上，我们访问了一位住在广州的老姊妹。她对我说了一段很特殊的话。她谆谆地提醒我说：“云，你不能仅仅爱你的神。从现在起，你也要爱你的妻，和她常常在一起。”

这段告诫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不得不承认说：“自从我们结婚开始，我都没有能够花多少时间和我的妻子在一起。我这十几年来，要么就是入狱，要么就是在四处奔走。从现在起，我确实需要改变我的思维方式。我会把神放在第一位，紧接着的就应当是我的家人。走向丰收稻场的路，应该由我们一起走，继续做服侍主的工作也必须共同成

长。”

我相信，我的第二次入狱是我婚姻的一个十字路口。主也警告了我，我如果不能悔过，改变自我并认清我的初衷，我必然会丧失自己的家庭。虽然我的这个观念，许多其他家庭教会的领导人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我悔改了，如今也就不至后悔。那些不赞同的人认为为主的工作应当高于家庭。从那时起，我开始把对神的爱放在第一，对我家人们的爱放在第二位，第三位才是对我服侍工作的爱。

在我出狱不久后的，一次，我被请到了一处的家庭教会里，为那里的教会同工们讲课。我说的就是家庭的重要性，应当如何把对家庭的爱放在服侍工作前。我分享着我的心声，随之我看到了很多领袖们都在眼中噙着泪水。无疑，他们都需要听到这么一课。我讲完后，他们都不停地鼓掌，不断地流泪。我所说出的来自我自己的经验，也完全来自全中国各地弟兄姊妹们的见证。他们中很多人都妻离子散了，因为他们在四处奔走，讲道上面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以致遗忘了他们的骨肉情。

我教导教会们不要被法老的诡计所迷惑了，他试图让摩西和亚伦把女人和孩子们留下，唯独让男人们去崇拜主。（查看出埃及记 10: 10-11）

我提倡所有当领袖的都要把自己的家人算在自己的服侍工作里。如果能把自己的爱人和子女一起带着，就一定要带着。我指出了，就算是使徒们曾经面对过类似的左右为难之事，促使保罗都疑问道：“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矶法一样麼？”（哥林多前书 9: 5）

当时我讲课所在的那个家庭教会同盟会主席却反对我的言论。我讲完之后，他私下指责了我说：“云，我不敢相信你竟然利用这个机会，讲这么一堂课。你难道是想毁掉我们的同工们吗？”

这毫不奇怪，那组教会的很多领袖们家庭和婚姻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他们中很多在服侍上显得如此的“成功”，同时家庭却支离破碎。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无数长处之中，这是个极大的致命弱点。

后来我们又得到了邀请，走访了风景如画的桂林市。我们向那里的家庭教会分享过个人看法之后，我被介绍，认识了一位来自斯堪迪纳维亚（北欧）的弟兄。碰巧，他也正在访问桂林。他听了我的看法之后，赞不绝口地说：“阿门，阿门，阿门。”他还问我们：“我们能帮些什么忙呢？”

我告诉他：“你们要好好地配合家庭教会的理想，多多地在你的信心上和我们一起投资。作为一个欧洲人，你在中国不论走到哪里都鹤立鸡群。但是你既然有心去做一个仆人，明知代价却毫无畏惧，我很愿意带你去河南一起培训我们的同工们。除此之外，我们也急需你的捐赠，最要紧的是希望你能帮我们解决圣经和教学资料短缺的难题。实在因为每个教会都成长得如此迅速，我们的圣经总是不够用。”

我的这位新朋友就直接了当地问我大概需要多少本圣经。我随口而出就说：“其实三四万本一点都不算多。”他回答说：“立刻就提供给你们十万本圣经怎么样？我们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就和我的同工们商量，如何能够安全顺利地把这些圣经送到中国各地的教会里去。

他后来又对我说：“主就是差遣我们来帮助你们的，为了团结所有的家庭教会。我们来中国绝不是为了想支配，或者控制什么。我们也不是来度假消遣，或是造阔气的教会来的。我们已经把一切的一切交付给了神，那是他安排给家庭教会的前景。我们想好好地服侍你们。至于方式嘛，将由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局势来决定。”

那时，我如何也没有想到，几年后，我在服侍工作上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弟兄们并肩作战。主使用他祝福了我和我的家，以及中国的众教会。

主耶稣把我们带到了如此一个地境，在这里我们能够影响上百万的信徒们，好好地为他们服侍工作去装备他们。很多海外的信徒们都来到了中国，一起帮助我们培训同工们，差遣他们出去，成为新的一批批主的战士。这些海外信徒有些是西方人，还有不少是海外的华人。好些人都被主所做的事所感动了，慷慨地为同工们提供了很多具有实际性意义的帮助。我们对这些义士的善举尤其心存感激，但是我们总是要记住，所有的帮助都终究来自主。我们必须注意，我们从来都不能期盼人去给我们所有的需求。

当我们在中国四处游走的时候，我们的钱也仅仅够路费。吃用都得想办法从别的地方凑钱，而主总是准备，所以我们每次的开销正好够数。我的家人仍然住在一栋难遮风雨的老宅里，房子的四角砖瓦都危如累卵。我们的衣服虽然不说破烂，也已经都是缝补后的老衬衫，孩子们的鞋子没有不开口掉料的。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时间，还有一点钱，那都应该多花在培训工人们身上。毕竟他们

是要去最穷最困难的地方。十一奉献的道理我们都明白，若是我家有十只鸭，那最肥最大的鸭子必然归于主。当然，还有鸭子生的鸭蛋。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每个人每月能领两块五毛钱。主要是给每个人一点钱去买些必需品，比如纸张还有牙膏什么的。即便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仍然设有奉献。我们把仅有的一点钱都为主存了起来，到获释的时候随身带出去，交给主。

有一天，我回到了“加油站”里，我们接手在一组弟兄姊妹们身上。他们马上就要启程去四川省了。魏弟兄问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说：“你们没有分文，却要远离家乡的地方去了。你们最怕会发生什么事情？”

新工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怕饥饿也不怕挨打。我们都愿意为福音而死！我们唯一怕的事情就是远离了神的身影。请为我们祈祷，好让他和我们每日都同在。”

这批传道人后来都为福音遭受了很多苦难。他们为了糊口又不误传道，都玩命地干了很多繁忙的重活。有些去给其他人家喂猪，有些上山砍柴，剩下的还有些人去挑粪。很多人看到了他们生活中所行的一切，还有听到他们作的见证，也就相信了耶稣。

并不是我们每次聚会都有这么光辉的成功，中国的家庭教会也不是事事亨通。总有些人不是那么愿意听从我们的教导。我们在山东省就有这么一次经历。

在山东，几个教会的领袖们安排了一场为时七天的聚会。在第六天下午的时候，约翰弟兄在讲课，一些山东的信徒们开始在我们的话里挑

刺。他们询问约翰很多关于启示录里话语的问题，那都是些很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约翰只好回答说：“很抱歉，圣经里很多的宝藏都仍旧是隐秘的。也就是最伟大的圣经学者们也难以说清这些话。”

这时候一位老者，是那里一位教会的长老，和另外两个人都站了起来。他们大声地说：“你们这些从河南来的讲师都闭嘴吧！你们个个都年幼无知。人贫智短，什么都不懂。你以为你连这些经卷都说不清，就能教我们吗？”

那三位老者都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动身离开了。他们还要求他们教会的会员一起走。我跟着他们走到了庭院里，大声地祈祷说：“噢，主呀！为这些可敬的弟兄们感谢你。求你指引他们，不要因为我们对经卷的无知而恼怒。”

两个显得极为不满的领袖在那里哈哈大笑，指着我说：“云，带着你的兵回你们老窝去吧。把你们的大旗卷好回河南去吧。”

我明白这样的事能发生，完全是因为魔鬼的挑拨。流着真诚的泪，我请求他们回到会堂里。允许我们一起祈祷，来追寻主的意愿。他们为之所动了，也就一个个安静地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我请求在场的每个人都都跪下追寻主。我要求所有人都开始为各自的罪悔改。神的爱随之浇灌在了我们中间。我听到了周围响起了一片倾心的痛哭声。我站了起来，述说了我自己的罪，接着周围的弟兄姊妹们也都跟着开了认罪的口。

那三位长者走上前来，跪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他们低着头说：“云弟兄呀，请你一定要原谅我们说了那些粗鲁，冒犯你的话。”所有在场

的会众们看见这三位长者悔悟的心，也都跟着跪下了，开始一同噙着泪祈祷。那里的长老要我们再多住几天，到山东其它地方走走，讲课。

尽管我们一直都在忙碌，四处奔走，但是回到家里的生活依然很艰难。我在中国各地访问了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很多人的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很多都是因为“一胎政策”的缘故而受到了影响。

政府强制让很多基督徒母亲打掉她们二胎的孩子。很多姊妹们也就被强迫抓去，做了绝育手术，使得她们不能再生育了。凡是那些超生的家庭，都被罚款的处理害得一贫如洗。政府也会把这些家庭的一切福利保障取消，包括医疗和教育补贴。

我听说了这些怀孕的姊妹的遭遇以后，让我心急如焚。她们都对此束手无策。我祈祷之后，一个主意猛地冒了出来！我告诉她们：“堕胎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罪，我们决不能这么考虑。如果你们愿意秘密地把孩子留下来，我可以负责把他们带走，让他们在一个基督家庭里长大。”这些家庭都非常乐意，很快我感觉我好像成了亚伯拉罕，众民的父亲。而这些被收养的孩子背后有不少残酷的故事。有两个来自四川的单身基督徒女青年自愿加入我们的服侍工作。她们来河南的路上，一伙社会黑势力把她们劫持了。一直把她们绑架到了一个离重庆市两百里远的山区地带。

这两个长相俊俏的女青年就实实在在地成了枷锁后面的性奴隶。就这么样一年后，她们两个找到了机会，得以逃了出去，最后找到了家。这些辛酸的日子，让她们都在心理上遭受严重的伤害。

我就赶到四川，见了这些女孩子和她们的家人。她们中的一个在逃跑前的一段日子里已经怀了身孕。女孩子的父母都要打掉孩子，但是我请求他们不要夺取这个孩子的性命。他们都显得很不愿，直到我说：“只要你们的女儿剩下这个孩子，我愿意负起一切责任。”

就这样一个女婴降生了。她被起名为杨牧爱，表示牧人的爱。我们照顾她了一段时间，直到我找到了一家同意抚养她长大的基督徒夫妇。

德龄的回忆：由于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我们也就被政府收拾得很惨，还罚了不少钱。云也没有提前通知我，他那天回家的时候，怀里就抱着一个女婴回来了！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的聚会，那里的领袖就讲述过类似的烦恼。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的妻子已经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

政府派人去了他们家，说他们严重违反了“一胎政策”。他们必须同意做人工流产，不然母亲就得被监禁起来，一直到生产为止。然后孩子要被带走，溺毙。

云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他感觉自己的那颗爱心在流血。他就对那位弟兄说：“不论你有什么打算，都要留住孩子。圣经说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 127：3）赶快让你的夫人藏起来，直等孩子出生了再说。这孩子的抚养费用还有别的责任，我都来承担。”

云也就这样，把一个个新生儿都带回了家。我们总共收养了十个或是十一个孩子。我不敢保证到底是多少个，因为他并没有把他们全都带回家来让我看。我只是总能听说，云又负责收养了某家人的孩子。

有些孩子是来自牧师的家庭，那些牧师大多数都碰到了被囚禁的遭遇。家里人由于负担太大，没有能力养活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也给了我们，那是一名基督徒女孩被拐骗到了城里，被强奸后怀孕生下的。

云不停地帮助他们找基督徒家庭归宿。虽然有些家庭收养了孩子，但是这些家庭也很穷，我们仍然需要经济上给他们很多帮助。我们丝毫不算宽裕，但是云总是相信神会补足一切。不知为何，似乎事情总是发生得像他所相信的那样。

我一开始的时候，对我丈夫把孩子们抱回家的事挺不高兴的。我就问他：“你有什么毛病呀？你要是这么想多要孩子，你不给我说？”但是后来，我听说了每个孩子背后的故事，我懂得应该耐心地去同情我丈夫做的事。

凭借着我丈夫的榜样，我理解了神的怜悯之心。其实也就从那个时候起，众多教会都开始照顾，抚养那些弃儿和孤儿们。

第二十章 前途一条心

1992 年和 1993 年这两年是一段特殊的时光，培训活动在中国各地开展着。与主同在的日子硕果累累，这美妙的果实对每个人都显得是那样的可喜。神要赐福于我们的时候，魔鬼总会活动起来。他会做一切去阻止神的王国的发展。撒旦试图用艰难困苦来扑灭主的烈焰，但是神不停地在他的灯台上添加膏油，火焰也只能涨得更高更烈！

1994 年初，神向我显明说，所有不同的家庭教会网络都得合一。只有如此，他才能真正地把他的全能展现在神州大地上。

自七十年代起，中国只有过一次家庭教会运动。既没有联络网，也没有正规组织，只不过是一组组的热心信徒们聚在一起崇拜主，学习他的话语而已。领袖们大都互相有所知晓。神在艰苦的日子里，不停地把他们带到一起。他们都逐渐懂得了团结在一起，与枷锁和牢笼相伴的生活使他们学会了互相信任。在获释之后，很多这些人也就同甘共苦地发展福音事业。在起初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是真的齐心协力。经历迫害让宗派的隔阂在中国教会之间无处可存。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边关变得开放了，很多海外的基督徒都想知道该如何帮助中国的教会。最开始他们做的就是从香港往内陆走私圣经。我们对这些礼物实在是爱不释手，解了燃眉之急。

一次，我和其他几位家庭教会领袖们乘火车去了一趟广州，从西方朋友那里接手圣经。我们聚在一起呆了两天后就带着这些珍贵的礼物乘车回家。我们开心极了，也就彼此之间都十分相爱。

然而，几年之后，还是这几个同样的使团组织。他们开始把一些其它的书籍放在装圣经的包上面。这些书大都是关于某个宗派的神学见解，以及富有针对性的话语解释。

我相信，这些书籍是后来让中国教会之间团结气氛崩溃的导火索。

这些小本子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崇拜。有些说我们必须说灵言才能成为真正的信徒，还有些说只有以耶稣的名受洗（而不是父子，圣灵）才能得救。其它的一些资料教导了很多极端的信念思想，甚至有一部分还对教会中的女子职权有所争议。

我们读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本子之后，很快就被弄得晕头转向！教会之间开始分开了，有些相信这个，也就和相信那个的翻脸了。已经不是为耶稣讲课，而是讲课来互相驳斥有不同观点的信众。

后来，我们的外国朋友给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他们给的有现金，照相机，还有其它的一些他们认为会对我们服侍主有帮助的物品。我清楚地记得，这些物品如何让领袖们开始有了纠纷。在我们每个人邪恶的心里，都在互相质问：“谁该多拿些书走？”或者“为什么那位弟兄比我多拿了那么多钱？”

事情发展得一团糟。在一两年里，中国的家庭教会分成了十个，或者十二个分会。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家庭教会联络网。

家庭教会面对分裂显得那么脆弱。有些时候，某些海外人世会来多拉拢一组二流或者三流的教会领袖。他们常常都拿出一些“赞助金”，然后顺手把他们名片也递过去。用不了多久，就又一个新的教会运动开展起来。这些外国人原本是想狂热地援助我们，却反而让家庭教会们

之间反目为仇，越变越小，越变越弱。“*我们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马书 10：2）

我绝不能说这全都是外国朋友们的错处。我们自己的心也总是在错处里转悠，丝毫禁受不起试探。我也不能说我们不需要和世界上的其他基督徒们来往。我们非常需要！我们有极大的需求，我们祷告请求神提供他所为我们选择的一切，这样包括来自外国基督徒们的。而动机一定得是单纯的赐予和接受，这些礼物应该由教会的领袖们直接经手，而不是年轻的服侍者。免得他们被这些礼物试探，去试着篡夺领袖们的权力。

领袖们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条心站在主面前了。我们明白，让现状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对我们“新信仰”的妥协。

这样的状况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不断缓缓地恶化。直到有些家庭教会联络网相信他们有绝对的真理，就开始鄙视其他教会组织，论断他们为异端。应该以一切代价去避免和他们交往。领袖们也不再互相沟通，之间的爱也没有了。

我们在中国各地走访的时候，我们面见了各个组织，宗派联络网的信徒们。我注意到了，很显然，他们间的灵魂隔阂已经楼台高筑，无可缓解。主也就给了我一个担子，让我去追寻家庭教会之间的统一。我也就开始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领袖们，一起商讨这个看法。

我和张荣亮又见了一面，他是当时最大的教会联络网领袖。还记得吗？在多年前的那场迫害狂潮里，我们被恐吓着赶得乱跑。就是张弟兄和我在那个冰天雪地里，偎依着冰冷的鱼塘。也正是他，把自己的围巾

取了下来，缠在了我的颈上。那是 1983 年，我被逮捕前的那个晚上。我告诉了他我的“统一”看法之后，张弟兄呵呵地笑着：“根本不可能！你所要带到一起的组织都是典型的异端。我们和他们之间没什么可说道的。”

听了这话很不是滋味，我真想给他一拳，但是我也明白张弟兄已经为其他那些领袖们的所行伤透了心。过去的几年里张弟兄一直都很敬仰徐弟兄（徐永泽），徐弟兄则一直担任重生家庭教会联络网的领袖。有那么一次他听说徐弟兄参加了一个聚会，那个村子离他们只有二十公里。

由于他们已经几年没有见面了，张弟兄就决定自己骑自行车去找他聊聊。张弟兄骑着车到了村子门口的时候，徐弟兄的站岗放哨的同工就把他拦住了。他并不认识张荣亮。为了对工作认真，他不允许张弟兄进去，要求他立刻离开。但事实上如果徐弟兄知道张荣亮来了，他会自己出来拥抱这位久别的弟兄。

也就是因为这么多的可惜的事故和误会，不信任和纠葛也就从家庭教会领袖间萌发了出来。他们的心里已经互相抱有敌意了。

我也去了东部的一些沿海城市，比如上海，还有温州。我遇见了一些那里教会的领导人，他们大部分都是些年长的老者。他们也无一认同我的观点。他们说他们从来都不会去和其它组织打交道。

我带着沉重的心离开了那里，失意又茫然，或许这个工作就到此为止吧。让教会一条心的想法，看起来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这时，圣灵对我说：“不要哭。你不是第一个让我的子民团结的人。很多其

他人也被如此召唤了，只不过他们没有把信念坚持到底。”

我就再次下定决心，把身心献上，为了主所给我的理想。神也就用马太福音 19 章 26 节鼓励了我：“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第一个突破点在于 1994 年我和徐弟兄以及他的妹妹徐永玲的会面之后。我分享了让中国教会差遣布道人把福音带到国外去，这么一个理想。但是我也说了，除非所有的家庭教会都消除仇恨，聚散为合，否则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徐弟兄，这么一位神的忠仆对我说：“从今天起，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从我们开始，我们应当像约拿但和大卫一样亲密相爱。”

徐弟兄和他的教会群首先开展起了统一运动。

我们又安排了张荣亮和他在方城县教会领袖们和我们面谈了一次。这可是迈开了一大步，因为他们教会群和徐弟兄的教会群说起来积怨已经很多年了。在张弟兄到来前，我们专注地祈祷了一阵。范弟兄说：“徐大哥，我相信主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对你说，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他接着说：“我感觉当张荣亮和他的人来了的时候，你不能直接就坐下了和他们谈话。你也不能一开始就和他们一起祈祷。他们来的时候，你应该立刻跪下来，给他们每个人洗脚。”

徐弟兄，这位全国有超过百万信众的领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同意你说的话，这是主的吩咐，我会去洗他们每个人的脚。”

翌日，张荣亮和他的同工赶到了。每个人都互相问候了一下，然后各自就坐用餐。之后谈话就开始了。双方整整十三年里，都不曾打过一点交道。他们心里都自认为有绝对的真理，对方做得再好，也已经误

入歧途，信仰荒谬。

气氛也越来越紧张，直到最后感觉上好似一场商务会议。很多人都在互不相让地同时讲话，并且讲得话题都毫不相干。很多旧伤疤又开始迸裂，两路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沉到了谷底。徐弟兄似乎已经错过了洗脚的机会。

张弟兄拍了自己大腿一下，站了起来宣布：“这么谈论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让我们一起祈祷吧，祈祷完我们就该哪来回哪去了。”

范弟兄在徐弟兄的背上推了一把，提醒他说：“快！弄些水来，做主吩咐你去做的事！”

张弟兄正在闭目祈祷，徐弟兄跪在了他的面前，缓缓地脱掉了他的鞋，褪去了他的袜子。张弟兄睁开眼睛，就被眼前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他不敢相信，徐永泽这位中国最大教会运动的带领者，伟大的教会领袖竟然跪在了他的面前，给他洗脚！张弟兄声泪俱下，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了徐弟兄。

徐永玲也拎来一桶热水，开始为张弟兄的同工，丁姊妹洗脚。他们两人一起跪在了地上，紧抱着对方默默地淌下了热泪。

十三年的口角，辛酸事，嫉妒的仇恨都被洗掉了。屋里的每个人都开始寻求主的原谅和怜悯。很多领袖们都互相坦白着自己的罪。那真是段不可思议的时光。这蒙福之处的地板上被泪水集成了汪。

大家一起唱了一首歌：

日落西山头，思乡心已久，我们是一家，永远不分手。

少小离家四处走，各奔其程放荡游。孤苦地独自疼痛，才懂互相的忧

愁。

弟兄携手一条心，福音大道一同行。百河万川东入海，你我一家无止境。

从那天起，这两路家庭教会也就都下决心，只要有机会就一同工作。神的爱彻底克服了我们自己的心事。

主在徐弟兄的心上又添加了一个重担，那就是同样去联合其它的家庭教会。我们就一同拜访了很多各路教会的领袖们。凡是不愿意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教会团体，我们都问了他们是否原意加入我们的统一运动。我们称之为“希尼团契”。我们相信的是以塞亚书里所提到的“希尼”应该指的就是中国。“*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来。*”（以塞亚书 49：12）

我们同他们一起祈祷，分享对统一的看法。慢慢地，我们也就在主面前蒙恩了，这些领袖们也就看到了团结的重要性。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主。

很多领袖们之前不曾见过徐弟兄。他们听信了流言，也就反对他的行动。而当他们亲自听到徐永泽本人嘴中说出他的所信的时候，再看到他生命中圣灵带来的果实，他们都明白各自是受了蒙骗。那果实就是徐弟兄的诚恳，和善。他们都拥抱着接受了徐弟兄，因为他是个实在的圣民，真切地相信着主耶稣基督。很多坎坷被踏平了，统一的口号变得更真切，更有力了。各个领袖都开始互相在对方的教会里布道，互相唱其它教会的赞歌。在为主工作的时候，也一同筹划策略。

1996 年初的时候，很多高层领袖都同意了联合在一起的主意。不过还有很多二层，三层的年轻弟兄们对此有些看法，不愿意互相接受。他们仍然想走各自制定的路子。

我就为了统一中国的教会，对神立下了一个契约。我对他说：“主呀，从今天起，我既不吃鸡蛋，也不吃肉了。直到所有的教会领袖们都真诚地互相接受。”有一天在领导会议上，一位弟兄发现我没有动荤菜。他就走过来询问原因。我实话实说了，他就立刻也大声地宣布说：“从这一刻起，我也不动荤了。直到所有的中国家庭教会能够携手同盟。”在 1996 年 10 月里，希尼团契里选出了五个人，担任第一批长老。徐永泽被选为团契的主席。张荣亮，王新才，沈一平和我被选为各地的家庭教会联络网代表人。

进入了十一月份，我们五位教会联络网领袖在上海开展了第一场正式的希尼团契会议。神再一次推进了一条新路，推倒了一面死墙。几个领导人都承认，以前他们曾经对别的教会怀有厌恶感，积怨多年。他们向神悔过了，又请求那些人的宽恕。

徐弟兄站起来说：“我们不能再接着跟随自宠的路子走了。我们应当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跟随着神的意愿改变自我。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坚强，离耶稣更近。”

虽然不能解决所有差异带来的矛盾，但是教会领袖们最少已经初次互相有了认识。大家也都看到了彼此之间的共识远超过独立的理由。他们也注意到了，各自神学理解上的不同，都并没有关系到根本信仰问题。

每个人也都从各自地方代表口中，听到了神是如何在其他人的组织里奇妙地运作的。大家一起把荣耀归给了神。我们决定都到其它教会里走访一下，讲讲课。把圣经和其他导读资料也和所有人分享一下。这样一来也就不会有海外资源分配不公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领导们一起用了圣餐，纪念基督身体的契约。这距离上一次中国教会高层领袖们一起用圣餐，至少有五十年了。

统一运动后来一直进行了下去，直到你读到这页书的今天。在 2002 年里，领导人们决定去掉了希尼的名号，直接以主内弟兄相称而不要名号。这样一来，就又有几个家庭教会的联络网参与了进来。在 2000 年 1 月的一次特殊会议上，所有领袖们首次对所有教会联络网信徒们的数量做了估计。总数为五千八百万人。

第二十一章 三次入狱 - 我人生的最低谷

1997 年 3 月，十一名家庭教会的领袖一起聚在了河南省的省会，郑州市。我们计划着在一个公寓的二楼碰头。参与者包括一位年长的美籍华人姊妹。却不知道，一个政府的内应也尾随着她来到了这个会议。我们谁都蒙在鼓里呢，但是事实上徐弟兄和其他几位领袖在我们进这个公寓前已经遭到了逮捕，带走了。手持器械的公安民警都埋伏在公寓四周，等待我们剩下的几个人去自投罗网。

天黑了下来，开始下雨了。我给公寓打了个电话，询问徐弟兄是否已经到了会场。一个生疏的口音回答说：“哦，你快点来吧，到楼上来说话。”

我们赶到的时候，公寓那间房的门是半开着的。我们推开进去，立刻看到的就是一排枪口直直地对着我的胸口！警官上前抽掉了我的皮带，用它把我的手困在了背后。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才能逃脱。在我的手被捆绑结实前，我向后猛地一窜。背后的窗口被轰地撞开了，我大喊一声：“快跑！”然后纵身跳了下去，脚着地了。

我没想到公安局竟然出动了十几名武警，都在窗口下静候着。我笨拙地从高高的窗台上摔在了地上，脚被严重扭伤了。其实楼下的警官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敢从这么高的窗口上跳下来。我落地后的瞬间，我们都对视着，大声惊叫着！

警员们冲了上来，把我牢牢地按在了地上，开始对我拳打脚踢。用重重的靴子在我身上狂踩。又揪着我的头发，用警棍痕痕地抽了我的脸。

我的骨节之间被他们打得咯咯作响。接着他们又用可怕的电棍对我进行了电击的折磨。

我被打得这么狠，我能做的也就只有在地上卷成一团，注意力都集中在耶稣身上，试着忽略那些重重的打击。最终，我不省人事了。

我挨得打是如此的突然，我没有死掉也实实在在地是个奇迹。后来，我想起了诗篇里的那段话：“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篇 124：2-8）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被关进了郑州城市公安局总部的囚室里了。徐弟兄和其他几位教会领袖也和我在一起。我浑身都是警官大靴上的泥，耳朵也被打肿了，这会阵阵的耳聋。

我们了解到，逮捕我们的命令是直接从北京中央政府传达下来的。他们不知如何，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在计划着联合。家庭教会同盟早就是共产主义无神论政府的肉中刺了。他们在想若是教会统一，必然对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没有什么好事。北京的命令迫使河南省级行政长官对我们的案件严加处理。他们并不理解神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王国，他们惧怕的就是我们的统一，会使言论聚合成一股政治力量。或许这个政治力量能奠基一个在野党派，再加以严重威胁国家稳定。政府拍摄下来了整个逮捕过程，消息很快就走漏了出去。中国境内，

乃至全世界不久后都知道了。

我们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我们几个被用手铐和麻绳捆在了一起，然后竹竿和电棍就像雨点一样上来了。说实话，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做好了随时上刑场受死的心理准备。

当局试着收集了很多证据来指控我们。我们被逮捕的第三天，他们就驱车去了我家南阳市。他们到那里的时候，当场捕获了很多正在聚会的信徒们。总共有 120 人，包括我夫人德玲在内。德玲和其他几个重要的聚会领袖被认了出来，送进了监狱。大部分其他的信众被拷打审问后，罚了一笔钱放掉了。

在我的审庭上，主审官问我：“云，我对你已经受够了。你这么多年来一直抵触政府，还把社会搞得天翻地覆。你已经从我们的手里逃跑过很多次了。这次不惜跳楼摔断腿，也想逃跑。云，我问你，如果你还有机会逃跑，你还敢试吗？”

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说出真话：“主审官，你问得很好。我不想扯谎骗你。如果我还有机会，我一定会试着逃跑。我被召唤来是到全中国去宣讲这好消息，我必须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去遵从神置于我身上的召唤。”

主审官还有所有在场的警官，保安都对我的回答大为震怒。主审官咆哮着说：“你这个不法之徒，如此大胆！我非得打断你的腿不可，看你还如何再逃跑！”

我被带进了一个审讯室，几个看守把我按着，劈腿坐在了地上。我求他们不要打我摔折的腿，但是一个满脸凶相的人却铁了心，硬是抽出

了他的警棍。为了保证我没有可能再逃跑，他们狠狠地打了我的小腿很多下。他完全毁掉了我的双腿，直到我再也不能忍受这剧痛，躺在地上像受伤的野兽一般叫着。扯裂心肺的疼痛贯穿着我的身体和心神。我能做的就是集中精力想主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承受的一切。

我想我必死无疑了，但是主却保全了我，因为我还没有走到这条路的尽头。我膝下的腿部已经被打得完全是乌黑色的了，一点知觉也没有。我从头到脚整个人都浑身是伤，皮开肉绽。

折磨我的人把我拖回了囚室。我心里不论如何也想告诉他们，他们永远都甭想打破我的灵魂。我就哈哈大笑着说：“我要感谢你，今天给我这么舒服的按摩。我感觉好多了，感谢你们！”

在我的听审之后，我被转移到了郑州一号最高安全监狱里，所有弟兄们都被关在了一起。我独自一人禁闭在一间囚室里。这间囚室就在执勤室边上，另一边是关着徐弟兄的囚室。每个看守都以为我神智出了问题，给了我两个外号，一个是“疯子”，另外一个“瘸子”。

一开始，我就被不停地连打带问地收拾了两天。从第一天的早晨八点，直到第二天的日落后才结束。审问的人不断地轮流上阵，好让我不停地被压力所迫，整夜都如此。在此期间，我没有获得一点食物和水。只要看守一打我，我就反复地喊着：“耶稣呀，救我！救我呀！主耶稣。”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办法，能让我的思维从加在我身上的痛苦中逃离出去。

最初这两天后，我们就被关在了一起。我们每两天仍然要接受一次审讯。我虽然身体状况日下，他们却仍旧不停地用各种手段折磨我，希

望以此方法击垮我的灵魂。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被带到丁水警署去接受审讯，还有些时候被带到郑州第九公安总部。我们也就每次能尝试两种不同折磨的滋味。他们尤其喜欢打我们的头部还有手脚。

我身上没有一本圣经，我就只能从记忆力冥想神的话，含着泪水为众多教会祈祷。我用最大的声音喊着圣经的经卷，坚持神的诺言：“*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跌仆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诗篇 27：1-3）

我日夜都这么唱着。有一次，一个执勤的看守气疯了。他问我：“你这个专业的囚犯，我看你这样下去就最好在这里呆上一辈子吧。”

我回答说：“不会的！只要主要我离开的日子到了，我就会立刻获释。”

最少，我要把外表上显得勇敢无畏，内心却沉浸在痛苦之中，充满了悲伤。一次审讯中，那个警官说我很可能被判终身入狱，或者如果我表现有所改进，我会被判十年到十五年的徒刑。

面对如此昏暗的未来，我嘴里开始发牢骚埋怨主，甚至责怪他说：“噢，我的神呀，我只是想传播你的福音，却如今陷在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囚室里，连走路都不能。你是如此的无能，连保护我都没有做到。”

由于我不能行走，就由三个信耶稣的囚犯轮流背我，包括徐弟兄在内。他们背我往返在审讯室，厕所和囚室之间的路上。我被关在一间和其他领导人们分开的囚室里，所以我们每次都期待着这短暂的相伴时光。从囚室到刑室得上三层楼，这样也就提供了很多机会让我们交谈。徐

弟兄每次把我背到刑室里去都心里不忍，但是我告诉他不必担心，就算他不做还是会有其他人被派来做。我们能在一起时，也就这宝贵的几分钟，不过它却非常多地强化了我。让我在外面得到了鼓舞，去坚强地忍受了黑暗的刑室里经历的拷打和凌辱。

徐弟兄说话从来都很温柔，他并没有告诉我，他到底经受了什么。但是有那么一天，我看见他独自一人往囚室这边走了回来。他原本是个身材魁梧，行动迅速的人，现在却在走廊里一瘸一拐地依着墙蹒跚。我明白，他也被折磨得很惨。

一名年轻的看守有些时候也负责驮我的工作。他看到我很痛苦，也知道我没有得到过一点医治。这位年轻人就同情地对我说：“我这会真正看到了一个为耶稣而受难的人了！”

我惊异地看着他的面孔。他接着说：“我从警校毕业以后就在这里工作了。我家也是信耶稣的，虽然没有你信得那么真诚。为什么还会有像你这样的人信耶稣，为耶稣布道，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

我告诉他说：“你此生都可能没法看到我能得到的赏赐了。但是以后的日子里，我能从耶稣那里得到的赏赐也都全凭我的遭遇了。”

这位年轻人也就不情愿地履行他的工作，那就是拷打我。但是他总是找一些不疼不痒的部位打，没有怎么伤着我。

一名“假囚犯”被放进了徐弟兄的囚室里。他装成了一个基督徒，但是很明显就能看出，他不过是个呆在囚室里的卧底，他的目的就是收集越多越好的资料。他在其他囚犯面前常常装作对我同情的样子，还问过徐弟兄：“你觉得你会试着逃跑吗？”我的腿都已经瘸了，没想到当

局还害怕我会找机会逃跑。

有一天，囚犯们该轮流去厕所了。那个卧底的病倒了。他的脸苍白，看着毫无生气，死神似乎在敲他的门了。我就告诉看守们：“我有按摩的经验，请就给我五分钟好了，我就能让这位病人有所好转。”

那个看守就把我背进了那间囚室。我进去的时候，徐弟兄看着我的眼神仿佛烈焰中烧。他点了点头就开始祈祷了，我也开始把手放在病人的头上开始以耶稣的名祈祷。一小会过去后，他感叹着说：“我感觉身体里有一股暖流。”

几分钟后，看守回来问：“按摩得怎么样了？”

病人回答说：“很不错呢，我感觉快康复了。”

主完全治好了他。为了表示他的感谢，他用了些他的钱和权力改善了一下我们的伙食。这次事件发生以后，很快就有不少监狱的看守都要我去给他们推拿一下。他们也常常身体酸痛，这样一来他们就对我的态度变得和善了。

虽然那个人是送到我们囚室里监视我们的，神却使用他成为了给我们的祝福。他声称他自己是个信徒，还说他夫人能想办法偷偷送进来一本圣经。更有可能应该是当局为了让他装得更像个基督徒，为他准备了一本圣经。说实在的，他没有读圣经的兴趣，我就把圣经借来了，早晚都捧着学习。我又把很多经卷抄在了纸上，传递给了其他几位弟兄，让他们凭借着神的话语互相强化。

一段日子过去后，徐弟兄在厕所的墙上刻画下了一副图画，教导信徒们要坚持信心，不要背弃主。我看到了，就在画底下加了几个字“鲜

血，死亡，见证”。

不久后，徐弟兄找了块厕所用的手纸，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和一些经文在上面。他把它卷好了，塞在了一个馒头里面，然后扔过了监狱大厅，丢在了我面前。他写的是：“自从教会的开始到今天，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背负起了他的十字架，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徐弟兄还暗示我，若是我有机会，就应该找机会逃跑。

一个又一个的星期过去了，我对我的状况越来越沮丧。看起来仿佛主已经遗弃了我，让我在这个监狱里永远腐朽下去。我的腿被摧毁了，灵魂也要被摧毁了。每天晚上我试着把瘸腿支到墙上，这样能多少减轻我的疼痛。

我的爱妻德玲也被囚禁在了女牢里，我不知道我的两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这真的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德玲的回忆：由于我们不同一般的生活，我们的孩子也就跟着经历了很艰难的岁月。但是，他们也从基督徒伙伴们那里获得了很多爱，让他们从痛苦中学习。没有哪个以撒那么大的孩子能禁受得起他面临的压力。对他最艰难的日子是在**1997**年的**3**月和**4**月里。当他的双亲都因为福音入狱的时候，他才仅仅**13**岁大。在中国，如果双亲都入狱，那么孩子就要被交到政府，然后让他们得到“受保护环境”。这就是去用洗脑的方式给他们灌输无神论思想，不断煽动他们，让他们去恨他们的父母。

在我和云都入狱了的时候，基督徒朋友们把以撒和以琳都从我们家乡转移到了南阳市里。他们在那里用化名就学。但是公安警官却在四处寻找他们，他们被迫又转移到了郑州市里。甚至在那里也不安全，最后孩子们被送到了远离家乡的山东省，由那里的一个基督徒家庭负责了照看他们。

对于以撒和以琳来说，那是一段极其艰苦的岁月。在几个月里，他们就转学了三四次。以撒有很大的责任压在他稚嫩的肩头上。他必须照看好他的妹妹，并且在此期间去体谅他父母身上发生的事情。

后来我们得知，在山东的时候，以撒每天都在地上四处张望。他希望能捡到别人遗失的钱。他们当时居住在那个家庭也是穷得揭不开锅。

我获释之后，我就偷偷地溜出了河南地境里，要见上我的孩子们一眼。我看见以撒的第一眼，他就告诉我说：“妈妈，我活着压力真大呀！”

我就问：“以撒，你不过是个孩子而已，哪里来的什么压力？”

我那只有十三岁的儿子就回答说：“爸爸又进了监狱。我们怎么活下去呀？未来真让我忧虑。”

第二十二章 奇迹脱身

“你起来站着。”（使徒行传 26：16）

在我这一生的最低谷里，我满心酸楚地埋怨着主。

那年我虽然只有三十九岁，却已经看不到未来的一点希望了。我告诉主说：“我小的时候，你就召唤我去到西南传福音。我如今还怎么做呢？我只能抱着自己的断腿在牢房里坐着，乖乖地在这里腐朽下去，直到我死的时候。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你的话欺骗了我。”

等待我们的到底会是什么？各种说法被谣言一时鼓得人心惶惶。就连监狱外面的信徒们也知道我们这次被捕事态非常严峻，因为逮捕的命令是中央政府直接传达下来的。

也就是这时候，徐弟兄建议我找个机会试着越狱！我知道徐弟兄是个和神关系密切的人，他总能细心聆听神的声音。我就和气地回答他说：“我的双腿都被打得稀烂了，独自一个人被铁牢门锁在这里。我连走路都不可能，怎么逃跑？我看你的腿没什么问题，你怎么不试着找机会逃跑？”

1997 年 5 月 4 日的晚上，和过去的六个星期一样，我伸手去抱我的瘸腿。我把腿支着，靠在了墙上，疼痛在我的身体里穿梭着。这样是减轻剧痛的最佳途径。血液从腿里倒流出来以后，麻木的感觉也就能让我安然地度过一夜。

第二天清早，在我最消极无望的心情里，主给了我一句振奋人心的诺

言，来自希伯来书，“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希伯来书 10：35）我醒来时这些话就在我脑子里回荡。

监狱里渐渐熙攘起来，我开始读圣经的耶利米书。主也就把它联系上了我的伤痛和我的处境，那种方式是何等的亲密，何等的有力。这就像圣灵直接对我说了一段话一样：“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你全然弃掉犹大麼？你心厌恶锡安麼？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惶.....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耶利米书 14：17，19，21）

我好似耶利米。我这么失落，看着好像主已经永远地把我抛弃在监狱里腐朽。我朝主喊着，重复着耶利米的话：“神呀，为何击打我，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主呀，请你不要把目光从我身上挪走。”

我接着读，有读到了：“我的母亲哪，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耶利米书 15：10）

又一次地，字句从纸上蹦了出来，跳进了我的灵魂里。那是个神圣的时刻，好似万民的神降在了我的囚室里，面对面地和我交流着。

我心里的伤痛太多了，我就开始在主面前往外倾泻着。我哭泣着说：“主耶稣啊！就像耶利米说的一样，人人都与我相争，出口咒骂我。

我不能承受了，我已经走到此生的尽头了。”

我嚎啕大哭着，眼睛被溢出的泪水灌满了，红肿了。

我主，我父亲安慰着我，安慰着我这么一个孩童。祂用接下来的一段话消除了我的疑虑：“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耶利米书 15： 11）

我内心最深处的灵仍然哭着，向主诉说着耶利米书里的话：“耶和华万军之神阿，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乾的河道麽？”（耶利米书 15： 16-18）

我问了祂很多遍，为什么我在如此痛苦之境中呢？这已经不是我能忍受的了。我的信心被压扁了，能想到的就是去找一条绝路。

神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地抓住了我，那既是严厉的警告也是允诺：“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耶利米书 15： 19-21）

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一个不可思议的异象突然出现了。我那时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清醒的。

我看见了我夫人德玲，她就坐在我的旁边呢。她已经被从监狱里释放

了出来，正在准备了一些药材。她正在甜美地笑着，给我包扎伤口，上药。我感觉被很大地鼓舞了，就问她：“你已经被释放了呀？”

她回答说：“你为什么不去把铁门打开呢？”

在我回答她的话以前，她从这里走了出去。异象消失了。

主对我说：“这就是我拯救你的时刻。”

我立刻懂得了，这个异象就是主要给我的，意思是让我试着逃跑。

我的单间囚室和徐弟兄，以及其他信徒们被关押的囚室隔着一堵墙。

我们事先已经约定好了信号。若是我们中的谁有了麻烦需要祈祷，就用拳头锤墙两下。

隔壁徐弟兄听到了我的锤击。

我喊来了看守。他走到牢门前问我要做什么。我告诉他：“我现在就要用厕所。”

驮我的工作，一直由徐弟兄胜任，看守就打开了他们囚室的门，吩咐他快点出来背我去茅厕。只要有囚犯出了他们的囚室，走廊的一扇大贴门就会关上，为了防止任何脱身的机会。那扇门的后面是一个旋转式的楼梯，直通到监狱的底层。我们仍然是被完完全全地关在这里。那扇门允许从里面进来的人随意打开，但是从内侧不可能打开。

每层楼都有一扇铁门保护着，通常每扇门都有两个看守轮流站岗，在大门的左右两旁。我若是想走到监狱的场地上去，就得穿过三道铁门，至少绕过六个荷枪实弹的看守。

徐弟兄走到了我门前。他看见我的第一眼就用带着命令的口吻说：“你必须逃出去！”他转身回到他的囚室里，拿着他的牙刷和毛巾，这样

看守们就会以为他只是去洗漱间而已。

徐弟兄回来的时候，再一次认真地说：“云，你必须想办法逃出去！”我身上当时仅仅穿着内衣裤，我就赶快套上了裤子。我有一条长长的手纸卷，上面写着约翰福音和彼得一书的经文。这算是一条真理纸卷，我把它缠在我的腰上。我祈祷说：“主呀，你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我，我必须逃出去这座监狱。我现在就遵行，试着逃出去。若是那些看守朝我开枪了，求你把我的魂接回你天上的家里。”

我的腿都已经被打瘸六个星期了。现在哪怕碰到一点点挤压，双腿都会剧烈地疼痛。不过我相信神对我一连三次的启示，那都是要我去试着脱身：一是凭着他的话语；二是凭着他早上给我的异象；三是凭着徐弟兄。

我后来就学到了，每当主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的时候，没有用人为逻辑顾虑的时间，也不要顾忌我们面对的事态。当我们明白那是神告诉我们该做的事，就像我当时处在的情况下，不加所思地去遵行才是正确的选择。若不去遵行，就是代表着我们相信我们比他更有智慧。等于去说自己更懂得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

那一刻就在 1997 年 5 月 5 日早晨八点前。若是我们自然而然地思考，那这个钟头正好是逃跑最困难的时刻。监狱里大部分活动都在这个时候进行，所有的看守都会值班蹲点。

我蹒跚地拖着脚步走出了我的囚室，朝走廊尽头紧锁着的铁大门那边走了过去。我心里想的都是去顺从神。我注视着前方，在自己紧促的呼吸下祈祷着，陪伴我迈出的每一步。

若是一个看守想打开这扇三楼的铁门，他就可以操控开关打开。铁门两边互相看不到另一面，因为那是用实铁打造的，一个小小的窗口也被一块黑布蒙住了。也就在我走到门前那一刻，另一位神的仆人，慕圣弟兄从外面往囚室这边走了进来，门也就为他打开了。那天早晨他是被叫到院子里扫地去的，这才回来。慕圣与我擦肩而过，我就对他说了一句：“等一下，不要急着关门。”甚至我没有打乱自己的步伐，就这么走了出去。主所准备的时间不早不晚，耶和華以勒！

我听见在我背后的慕圣，用耳语声说：“你就这么要出去了吗？云弟兄。你不怕死吗？”我回头看见他一脸的疑惑，然后就是他转身钻进了他自己的囚室里。

事实上，当时有一个看守跟着慕圣，押送他回囚室。也就在他开门的时候，一个电话从走廊那头的办公室里打了进来。看守转身过去，接电话了。

在走下旋转楼梯的路上，我看见一根扫帚靠墙摆放着，我就拿在手里接着走下了楼梯，来到了二楼。一个手持器械的看守坐在他的桌子后面，面朝着第二道门。这道门有些时候会敞开，因为总是有看守会被安排到这里执勤，就算门开着也不算有多大危险。就在这一刻我要迟疑的时候，圣灵敦促我说：“现在就走过去！彼得的神就是你的神！”难以说道，主似乎蒙住了那个看守的双眼。他直视着我，但是双眼却丝毫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我本以为他会说些什么，但是他连眼珠都没有转就这么直视着，难道我隐形了吗？

他一个字也没从口中吐出。

我走过去之后，没有再回头看。我知道，我的背上随时都可能挨上一枪。我继续默默地求主随时接受我的魂，心里想着这一刻应该就是我此生最后的时光了。

我接着往楼下走，既没有人阻止我，也没有哪个看守来对我说一句话！当我走到通往院子里的铁大门前，我发现它是大开着的！这才怪呢，这通常是安全措施最稳妥的一道门。两个看守应该在这道门旁把守，一个在门里面，一个在门外。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没有一个看守站在这里，并且门大开着！

我丢掉了从三楼拿下来的扫帚，迈步走进了院子里。晨光是那么刺眼，让我打了个哆嗦。我就这么从几个看守身边走过去，却没有谁说些什么。我漫步着，走过了监狱的院门，我不能解释，它也是半开着的！

我的心跳个不停！我已经站在了郑州一号最高安全监狱外的街道旁边了！我后来得知，这所监狱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囚犯外逃的历史。

也就这时，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在我面前刹住了。司机是个接近三十岁的青年，他打开车门问我：“你要去哪里？”

我坐进去之后回答他说：“我必须立刻回我的办公室，请开得越快越好。”我给了司机一位我认识的基督徒家庭的地址，那家人就住在郑州，监狱也就这样离我而去了。我又对他说，若是前面堵车了，就换条路绕一绕，最好不要停下来。

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仿佛在做白日梦一样。我不敢肯定到底这一切发生了没有，或者我仅仅是在做一个美梦。我不知道主是如何办到的，那些从来都是紧锁着的门，为何为我大开着？我现在

知道的就是，我坐在一辆出租车上，正在朝我的朋友家方向开着。

我们到地方的时候，我让司机等一下，我去借一些钱来付给他。

我爬到了那个单元楼的三楼，按了两下门铃。那家的女儿隔着防盗门盯着我，她一眼就认出了我是谁。她激动地喊着：“啊！云弟兄！你被从医院（我们的暗号，就是指监狱）里放出来了！”

我就对她说：“没错，我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但是不是凭着普通的办法。你能先借我一点钱吗？我去付车费给出租车司机。”

她那么激动，就忘记了开门，转身去拿钱，最后她把足够的钱给了我。

我就跑下楼，把司机要的钱付了。

这家人热情地欢迎了我。那家的女儿说：“整个教会都为你和其他同工们禁食祈祷了一个多星期了。昨天，圣灵告诉我母亲说：‘我会释放云，他会先到你们家。他会和你们在一起待一段日子，和你们一同祈祷。’”

“我的父母告诉了我们，你一定会来，我们就准备好了一个秘密的地方给你藏身。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人知道了。我母亲也给你准备了一些食物和衣服。快点换上衣服，我们赶快去那里吧。”

我们一起祈祷过之后，他们给了我一辆自行车，一个家里人坐在我后面给我指路。去那个藏身之处的路上，他聪明地避开了所有堵车的大路，都选择了很多小胡同走。似乎因为我的逃跑，各地已经设有了路障。

我开始蹬自行车的时候，我才刚刚发现，主早已经治好了我的腿和脚！

我心里一直都在专注地想着顺从主，以及准备挨枪子。我甚至没有发

现神对我的治疗。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什么。从我的腿被棍子打坏到我逃跑的那一刻，我的腿都一直是紫黑的，完全不听使唤。别说走路了，就连站立都不可能。我最多当时能做的就是扶着墙爬几步。

慕圣弟兄后来告诉我，当时我在三楼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我行走是很正常的。这样说来，主必然在我仍旧坐在囚室里的时候就治好了我的双腿。我骑着自行车，脑海里涌上了一段神的话语：“*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希伯来书 12：13）

我们到达那个藏身之处的时候，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倾盆大雨泼洒过了整个郑州城，狂风推得窗户咯咯作响，撂倒了停在路旁的很多自行车。那是一场很大的暴雨。虽然接近午时，天却是一直黑压压的。

我进到这个避难场所之后，就独自呆着了。这家人仿佛天上的天使一样待我。他们总会找一个家里人早晚都在那个避难所外面放哨。

不久后，基督徒朋友们纷纷告诉我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也就是那天晚上汇报关于我逃跑的事。交警，公安局的人，还有不少解放军官兵都出动，四处对我进行搜寻。他们搜查了郑州的每家每户。还在好几个重要交通要道上设置了路障，对过往的车辆进行清查。每个公交车站，火车站和飞机场上都调遣了民警。

我又听说，警犬也被用上各地寻找我的踪迹，可是他们的这些努力都落空了。我在主所预备的避难所里是安全的。那场风暴大大地妨碍了当局的搜捕活动，冲刷掉了所有我留下的痕迹。

神让我想了起来，在十三年前，我在监狱禁食 74 天的时候，他给了

我那个不可思议的异象。那就是一连串的铁门都打开了，一个接着一个。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所许诺的事的确成真了。我不禁要对神的忠实和良善感觉惊奇万分。只到我写下这句话的今天，我都要说，那次从监狱里奇迹脱身是我人生里经历过的最奇妙的事。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香。就像一个新生的孩子，睡在主的怀抱里。

徐永泽弟兄的回忆：云弟兄试着跳出窗台逃跑，结果摔断了腿。在那之后看守们就狠狠地打了他，还多次猛击了他的腿，以致他不能行走。

当我看见云那毫无意识的躯体被扛了回了他的囚室里时，他的整个脸庞都沾满了泥。他们狠狠地打过他的头，一段时间里，他也丧失了听觉。

我们被押送到郑州的监狱了以后，我就一直担任驮云上厕所和去审讯室的工作。这完全因为他的腿已经瘸了，稍微碰一下就剧痛。也就这样，我们有了短暂的机会去互相说些鼓励的话，主内交流一下增强各自的信心。就算我们不能说话的时候，仅仅互相看看对方的眼神也能给我们很大的强化和友谊。我和云就这样沟通，在神的恩典里一起经历了很多。

我告诉过云，主是要让他逃跑。主一定是让我把这个告诉他。我感觉到了，神是要让云去逃出去，却要我留下。

一天早上，主直接显现给云了那是逃跑的时候。也就在他走下楼去院子里的时候，一位主内的弟兄走了进来。保安门也就在云走到门前的时候为那位进来的弟兄打开了，云就这么走了出去！

那位弟兄立刻跑到了我们囚室，告诉了我们他看到云走出去了！所有囚犯们都巴到窗口前往监狱院子里看。我们都眼睁睁地看见云走出了大铁门，走向了自由！

神的这个举动，用怜悯和大能极大地鼓励了我们。我们再一次看到，对神而言没有不可能，什么不可能都没有。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没有什么能够发生在神的子女身上，除非那是他的意愿，或者对我们生命的计划。

我相信神选择在这个时候释放云，是因为监狱里的看守们嘲笑了云，以及主的能力才打伤了他的双腿。他们当时说的是：“我们就想看看你怎么逃跑！”而主不会在什么挑战面前逃跑！

云逃跑几分钟之后，一些看守就发现他不见了，结果搜捕活动就开始了。当局做了一次彻底调查，他们想弄明白如何一个瘸腿的囚犯竟然能够从最高安全的单间禁闭室里走出去，又如何就这么消失了！

最有趣的是，他们的调查结果是，云并没有得到任何其他人为辅助就逃跑了。既没有其他囚犯，也没有看守的帮助。

我可以作证，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因为他全凭着统治一切的万军之神。

慕圣弟兄的回忆：我倍感自豪能够见证云弟兄在 1997 年的那次越狱，全凭着主的手。

早上七点钟的时候被喊到监狱的院子里做工。我走回来的时候，一个看守一直盯着我回来的，我们站在门前等门慢慢地打开。我不敢相信，我看见云走了出来！我们谁都知道他是个瘸腿，单凭着他走路就已经足以惊奇了。他从我身旁走了过去，而那个和我一起的看守丝毫没有看到他！

直到我回到我的囚室里，我才意识到，自从云的腿被打坏之后我就没有见过他走路。我也是在监狱里四处背着他的三个人之一。看守都喊他“瘸子”。他的双腿被打之后是完全地淤血肿了。他的那种状况下，什么都不能做，就连衣服也得我们帮他洗。

让我明白云是要逃跑的时候，我就立刻跪在地上求神救救他的性命。我以为看守们是故意把他放出去，好设计在院子里把他射杀。我爬到囚室的窗口上看着他穿过了院子，最后消失在了大门外。

那个时候，最少院子里有三十个看守在执勤，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云正在逃跑！他甚至和几个看守擦肩而过。

不一会，就是一场大暴雨倾盆而降。

监狱三楼的一个看守在云逃离几分钟后就发现云不在他的囚室里。他到处找，喊着：“瘸子，你人躲到哪去了？”开始的时候，那个看守看着很轻松的样子。但是几个云有可能在的地方都找遍之后，他就开始有些焦虑了。五分钟后，他按响了警报，整个监狱都因为云的脱身翻腾了起来。

监狱当局把我们都审问了一遍，我就老实地说了，我们并没有用任何方法帮助云。为此，两个看守都丢掉了他们的工作。

第二十三章 跨出神州

我从监狱里逃出来之后的那天早晨，我就要求我朋友去联系一个郑州的家庭教会领袖。去告诉他我已经逃出来了，我会在晚上访问他们家。

那天早上 11 点的时候，我夫人从主那里得到了一个异象。德玲被释放的时候比我越狱早两个星期，也一直藏在其他信徒的家里头。

在她的异象里，她看到我被释放了。我就面对着她坐着，脸上充满了喜悦的神情。我请她一起去召集所有教会长老和同工们，开个会议。她就指着我说：“你敢去吗？你就不怕吗？你不怕你会死？”我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她得到了这个异象后，就乘车去了一趟郑州。她去的第一站正好是我那天晚上要去访问的教会领导家！

我夫人进了那对老夫妇家里以后，他们就问她：“你听说了吗？那位神的仆人云弟兄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德玲结结巴巴地说：“你说什么？真的吗？他真的逃出来了吗？”

我夫人一屁股坐了下来，开始讲她早些时候从主那里时候得到的那个异象。那位弟兄大笑起来，大声说：“哈！这就说来，主的信息交流速度比任何电话和电脑都快呀！”

晚上我到那家的时候，我不敢相信，我看到的是我亲爱的德玲，还有几位其他的同工们都被招来见我了。

神带领我走出监狱的前一天，祂也给我过一个异象，让我看到我的夫人已经自由了。之后她得到了我自由的异象。而现在，凭着神那大能

的手，我们团聚在一起了！我们拥抱着对方，一起唱着诗篇里的歌：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中就说，耶和華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

（诗篇 126：1-3）

虽然我已经自由了，我真的想见一见那些还在监狱里的同工们，与他们分享神所做的一切。很难去说我们几个在狱中的基督弟兄之间，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我心里很牵挂他们，为他们的安危心中仍有余悸。

德玲的回忆：在我被释放后的两星期里，我都一直秘密地住在两个姊妹家里。有一天她们外出的时候，主就给了我一个清晰的异象。我看见云自由了，他正要准备去什么地方参加一个会议呢！我就问他：“你是怎么逃出来的？现在就这么忙？”他回答我说：“凭借主的帮助我逃了出来，我现在必须去宣讲福音了。”当那两个姊妹回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她们，主向我显明了云已经不在监狱里了。那时候，所有的基督徒们都认为云会被枪毙，要么也是终身监禁，这两位姊妹也就都不信我说的话。她们说：“噢，你一定是太想他了。你的丈夫被关起来了，我们也很为你这么遭罪难过。”

她们都以为我疯了。一位听了朝我不停地大笑，另外一位满面忧愁。她盯着我的眼睛看，想看看我是不是真的疯了。我不想理会她们，就乘了公共汽车去了郑州。

几个小时后，我得到了消息，云自由了！

我丈夫越狱的整个过程，还有我得到那个异象，让我对神的大能有了扩展性的新理解。那是第一次，我明白对于神来说，丝毫没有不可能的事！

在郑州的所有教会领袖们都要求我们快点动身转移，离开得越远越好。

他们相信，继续呆在城市里会非常危险。

警察仍然在四处搜寻我。我的脱身似乎对政府来言，尤其是对监狱当局来言，是相当的难堪。

后来我还听说，甚至公安局派了一些女性密探到城市四处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她们假装成基督徒，还四处询问说：“我们是云弟兄的朋友，听说主帮他逃出来了。你们知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她们是想打听一下我的下落而已。

由于当时我和德玲都被逮捕了，所以孩子们都被送到了外省，由一对基督徒夫妇照看。我们也就安排好了时间，准备去和孩子们团聚。

就在这么一个酷暑的天气下，我们一家与几位教会领袖们聚在了一起。我的小女儿以琳突然跑了进来喊叫道：“妈妈！有警察来了，快点让爸爸逃跑呀！”

一听见警察朝这边过来了，我们赶快爬上房顶，准备跳墙逃跑。又听见下面喊说，警察朝别的方向去了，不是抓我们的，才从房顶上爬下来。虽然总算松了口气，但是这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时刻能回想起当时我们身上的压力。

那时候，德玲开始告诉我，她祈求神能打开一扇自由的门，让我们过更安稳的家庭生活。她担忧的是这么一个紧张的生活方式，总会影响我们的孩子。

我当时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感觉胸口一直很疼痛，呼吸时常困难，我就找了个诊所拍了一次 X 光片。医生严肃地对我说：“你的肺患上了肺结核，甚至有可能已经生成了肿瘤。”他建议我立刻去大医院里就诊，我的夫人就对我说：“这是神的意愿，要你休息一下。”

一开始，我顽固地拒绝了这些建议，我想继续接见所有的基督徒们。后来我家乡的几位教会领袖也来见我说：“你必须停住手上的工作，

花些时间等待主的指示。当局在到处搜寻你。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千万不要回家。不管是考虑到你自己的安全，还是其他的信徒。”

从我十六岁那年从河南开始宣讲福音，这是第一次所有的门都对我紧锁上了。我从监狱里奇迹地脱身的事情都传开了，当局也就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把我逮捕归案。教会的领袖们知道，若是他们把我请去了讲话，公安局很有可能会发动突袭，这样所有的在场者都会面临严酷的刑罚。风险太大，没有人能承担。所以他们就都建议我注意隐蔽，不要再展开任何公开的服侍工作了。

在我患病的这段时间里，我感觉非常的作难。我不愿意独自与神一同休息，我想休息在为神的工作里。我再一次地觉察到，失去主那里来的安息，我成了一个工作的狂人。我如此狂爱地为主工作，那是我的自信所在，快乐的源头。而神一定要从我生命里剪除这尊偶像。

我的病患允许我获得了更多家庭时间，让我与妻儿们在一起。我们一同祈祷，期待主对我们人生下一步的指向。

一天早上的祈祷中，主的灵降在了我身上。祂像一位朋友那样对我说：“我会把你送到一块新的田野上。你将无法理解他们语言中的一个字。那里会有很多张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却要听从我的命令：‘去吧，唤醒那些民众！’”

我把这些听到的话分享给了我夫人和孩子们。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把这些诺言铭记在心，埋藏了起来。

另外有那么一次，我冥想着使徒保罗的一生和事工。主就对我说：“你赶紧...不可迟延，因你为我作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他又

接着说：“云，你要动作快些。离开中国，不要延迟！你为我在中国作的见证已经圆满了。这些民众已经不会再接受你在他们间的一切事工，因为他们都因为你胆战心惊。”

第二天，我接到了老朋友打进来的电话。他的话证实了神对我的指引，因为他并不知道主对我说过什么。他说：“云弟兄，主向我显明他准备了一条新的服侍之路让你去走。那是为了实现你而是他对你那次召唤：‘去西方和南方宣讲福音。’”

电话挂下之后，我确信这是主要领着我走向一个全新的方向。

我把这一切都和我夫人说了一遍。德玲从心底同意，那确实是主要我离开中国，走向西南。

但是想回来问题就又麻烦了。我并没有护照，此生都没有踏出国境半步过。我不可能去办理护照，因为我有犯罪记录。我若是去，首先就会被逮捕。

我们就开始祈祷了，把这个需求呈在了主面前。

不久后，我会见了几位基督徒弟兄们。我给他们讲了主对我的召唤，一位做生意的弟兄就明白了。他说主让他给我他自己的护照，他对我说：“云弟兄，这是我的护照。既然是主在领着你，你就用它好了。不必为我担心。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到我头上了，我也自认了。”

我们看着护照，新的问题就又有了，因为照片上的这位弟兄，长相和我毫无相似之处！他已经谢顶了，还戴着眼镜。我的头发非常浓密，面孔也完全是另一幅样子。这位弟兄的年龄也不用说，比我大很多。应当相信主，他已经告诉了我去世界上的那些国家宣讲他的福音。我

离开中国的日期已经定好了，是 1997 年 9 月 28 日。我买下了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

我临行前的那天，我在北京的一所家庭教会的圣经学院里教了一整天的课。这所圣经学院成立时，我曾经协助过一些事务。当我讲到神命令我去把他的福音带到世界各国的时候，所有的学生们都有了很大的感触。他们都开始泪流满面，热诚地为我祈祷。我请求他们从今晚到明天正午都不要停止祈祷，那也就是飞机起飞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们也就晚上都在熬夜祈祷着，用祈祷声声唤着主的名，求主保护我，成就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还时常能想起来那些可爱的学生们拥有的挚爱，那是对主的挚爱也是对我的挚爱。我写这句话的今天，这些学生在中国的各地服侍着神，有些在西藏，有些在内蒙古。

起飞前的那天晚上，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又很紧张。我从来没有乘坐过这么大的航线上的飞机。我心里明白，如果我被逮捕了，那就会被扣留遭起诉。一旦当局发现我就是那个逃出监狱的囚犯，除非主再次伸出援手，不然被判死刑是毫无疑问的事。我要保证自己的所行在主的意愿之中，这样才能有祂的许可证。或许那天晚上，哪怕一个人向我持有保留态度，我可能就会直接取消我的计划。但是我的所有学生和同工们说的都是鼓励的话，以及对我的使命加以肯定。

我和另外三个同工也整晚都在追寻主的保护。清晨的时候，整夜的焦虑让我身心疲惫，好似雅各和神的摔跤。我止不住地想会有什么是发生在我身上，若是机场的海关问起我来了，我该如何应对？更让我忧虑的事情还有别的。过不了几天就是十一的国庆节了，这个时候北京

的安全检查比平常要严格得多。

黎明前的最后一段专注的祈祷中，一位我的同工说：“神的忠仆呀，不要忧虑。我有一言给你，从主那里来。”然后，他就说了这段经卷：
“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创世纪 27：20）

这段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概括了我身上发生过的事。凭借着众人的祈祷，主把这一切都迅速地筹集好了。我曾经是个断腿的人，坐在看不到未来的监狱里。如今，不过短短几个月后，我就已经准备好离开中国了。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出国，虽然我既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护照，还是个首要的通缉犯。

我回答的时候用的是使徒保罗说过的话：*“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使徒行传 27：25）

在黎明前，神就给了我一句有力的话，作为警告：“你走进海关大厅的时候，只说我吩咐你说的话。”与此同时，一句经文也跟了上来，“*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 10：19）

在北京机场外面，我把德玲和孩子们喊到了身边，请求他们为我祈祷。德玲说话很镇静，因为她对神要领我离开中国很放心。

由于我从来没有办理机场通关手续的经验，一位弟兄就跟着我，告诉我怎么样填表，在哪里排队，在哪里缴关税。我听明白之后就独自走进了海关大厅，心里念叨着主说的话：“你走进海关大厅的时候，只说我吩咐你说的话。”

我一边排队，一边等待着我的档案被检查。最终，我排到了队伍的最

前头。我一手把护照交过去，然后又掏出我的登机证。那位警官看了看护照上的照片，又看了看我，然后开始哈哈大笑，说：“哈哈！这哪里是你的照片嘛！根本就不像你！”他转身拿着护照，走到另外一边的服务柜台给那边的警官们看。那边也传过来了一阵讥笑声。

我当时的心确实极其平静，难以置信的平静。头天晚上我是极其焦虑不安，但是主既然已经清楚地告诉我，我要离开中国，那我也就有了百分之百的自信心了。我的所行完全在他的意愿之中。一种超自然的平静淹没了我的心神。

那位警官又串了旁边的一间办公室，走回来重复说：“这才不是你呢！”他决定查清楚我到底是什么人。我直视着他的眼睛，燎原大火从我的面孔中浮现了上来。

几分钟过去了，排队的旅客们变得不耐烦了，都开始责备那位警官花了太长的时间。看到他们都不满了，警官也就让我站在一边，让其他的乘客继续正常通过。

他检查完毕的时候，他对我说：“很明显，这份护照不是你的。就算我让你通过，你也不可能得到德国当局的入境许可。他们只会让你在登上下一趟航班直接飞回来。”

不敢相信，他在我的护照上用印章盖了一下，说：“快过去吧！”

这位警官这么做，看不出有什么人的逻辑。我只能说，主掌握着大局，才让这位警官如此做了。

然后我穿过了海关检查的X光机器。我把我的行李放在扫描仪器底下之后，我注意到一名警官在盯着我，一边对着他的对讲机说话。我走

上前拎起来我的行李，但是这名警官也什么都没说。再一次凭借着神的大能之手，我得到了通关许可。

在候机厅里，我用公共电话亭给我的一位弟兄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过来了。短短的几分钟后，我登机了。机舱的大门关上以后，中国航空的喷气式飞机远离了停机坪的摆臂。很快，我已经腾空而起，离开地面了！奔流的快乐和感恩从我心里涌了上来。从飞机轮子离开机场的那一瞬间，我就开始情不自禁地大声歌唱：

主呀！你拣选我于你的万民之中，你展开你爱的双翅遮盖我。

你的恩典拯救无数迷失的魂，告诉他们如何活在你的光中。

我要赞美你到永远，永远！

前排的旅客转过头看着我，心里思索着这么一个疯子是谁放上飞机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中国。我很快就可以在万民万国面前，把荣耀归于万王之王。

在漫长的旅程中，我回想着我的人生，感谢着主广阔无际的恩典。我知道我自己是基督肢体在中国的零星而已。我什么都不是。那绝对不是我有什么超能力或者特殊技巧，神才拣选了我成了各国间的使节。那完全凭借着他难以言说，白白称义的恩典。

十个小时过去后，飞机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着陆了。我开始在移民柜台边上排队。

排到我的时候，那位德国警官目光扫了一遍我的护照。他就立刻扬起眉毛，死死地盯着我的面孔。他对我说了几句话，我什么都没听懂，

我也就仍旧微笑地站在那里。他指了指，让我站在一边。

另外三名警官走了过来，分别审视了一遍我的护照。他们知道这个护照不属于我的。就都摇头晃脑，用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停地说：“nein, nein...”（nein 是德语里的否认词，等同于英语的 no）

那一刻，一段经文映入了我的脑海里，“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箴言 28：1）神的火焰在我胸膛里燃着，我用审判式的眼神盯着那个警长的眼睛。那个警官看了看我，在我的护照上印下了印章交给我，做了个手势让我通过！

全凭神的恩典！

我已经在德国了！我乘上了一辆车，载我去一位牧师的家，圣灵对我的心说了这么一段有力的话：“就如同我带着你离开监狱，离开中国一样。我还会带着十万名华夏子孙离开中国，在亚洲各地成为我的见证人。”

两天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德玲和孩子们，他们现在离我远在中国。我告诉了他们，主已经平安地把我带到了德国。德玲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就告诉她，我感觉现在我就像婴儿时的耶稣，被约瑟和玛丽亚带到了埃及。只有主知道我该什么时候回去。我就和德玲一起为主作了个庄重的契约。若是两年内的局势都不允许我回到中国，就请求主用奇迹把我的家人带出中国，和我团聚。

我着陆两周后，一位主内的朋友带我去了汉堡的难民拘留中心。那里的警官听说了我的经历之后很惊奇，就把我送到了东德的另一个难民营。

因为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我也就不可能证明我自己的身份。政府官员就带着一个中文翻译，问了我很多问题。主要问的都是我过去经历的事，包括我的逮捕，以及我如何从监狱里逃了出来。我就实实在在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言语很不礼貌。那个翻译还说，让我不要在编造荒谬的谎言了，这只会对我的申请造成不利因素。他说，从来都没有中国人能从德国政府获权，以难民的身份居住超过两年。

也就在这几天，有些消息灵通的德国基督徒们听说了我已经离开了中国，到了他们的国家。这些可爱的弟兄们中，有些曾经和我一同在中国做过服侍工作。他们来到了难民营里，拿着几张报纸上的文章。文章上写有我的名字，都是我被逮捕以后，三月份里发行的。这些德国弟兄们还带了一些照片，对着照片上的合影指指点点。有他们也有我，那是在中国，他们想证实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我。他们签了很多份文件，竭力地支持我。看起来，德国驻北京大使馆也开始调查我的声明。很快，他们就弄清楚了我的身份。

在拘留中心我接受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他们看到我的身上还有在中国受刑时留下的伤疤。结果表明我确实得了肺结核，甚至可能是肺癌，我就必须待在医院里慢慢疗养。其实我肺的毛病已经得上十几年了，那是从监狱里看守踹我前胸开始的。

虽然拘留所的设施都很简陋，但是比起中国的监狱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我们允许在白天的时候到四处走走，当然最多允许离开拘留所的距离不能超过五十公里。

我的难民申请被审核的时候。我总共在医院里住了 69 天，又在拘留中心住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德玲的回忆：云奇迹般地从监狱脱身后，全国各地都开始搜捕他。四处都很严密。教会的领袖们告诉他，现在他既不能培训同工们，也不可以再参加会议了。毕竟这对于信众来讲，风险太大。公安局紧紧追寻着他的踪迹，和他有联系的人都有一定的危险。

云逃跑后的一个月里，我们一直藏在湖北的武汉市里。而藏我们的那家人整天心惊胆寒，晚上连睡觉都不敢。

后来我们迁到了山东。住在那里不久后，我们发现那家人也是夜不能寝。他们都对他们各自的安全忧虑极了，万一云在他们家里被逮捕了，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就向神哭喊着：“主呀！我们还怎么服侍你呢？不管我们去哪里人们都会处于挣扎的边缘，不能入睡。”

神似乎对云说了，他可以试着离开中国，去西方。我们为这事祈祷了一个多月，要查明这是不是神的意愿。最终，主对我们做了肯定，这的确是他的计划。我们就把时局的一切都寄托在主那里了，祈求说：“天父呀，若这是你的意愿让云离开中国。我们就求你不论如何，都让他离开时平平安安，不出什么差错。”就这样，云从北京奇迹般地登机了，离开了中国。我们都知道，这完完全全出自神的意愿。

两年的时间转眼即逝。在芬兰的一次聚会上，我分享了我从监狱脱身的见证，还有神是如何让我离开中国的。

聚会结束后，一名从事商业职务的基督徒走上前来，告诉了我的和我的翻译一件让我难忘的事。也让我明白了在我离开北京的那天，主对我是如何的怜悯。

这位芬兰的弟兄说：“我是在一个电力通讯安全局工作的人。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签过几个合同。当时我们在中国的很多个海关大厅里安装了智能声音识别软件，包括北京的国际机场里。”

“借助隐藏好的麦克风，这些程序可以快速让官员识别出有嫌疑的乘客。因为它会自动核对电脑资料库里的声音，也就是通缉犯们的声音。

你的声音绝对在他们的资料库里，因为他们掌握的你讲课的录音太多了。”

“若是你那天在北京机场上开口了，不管你说什么，你都会被就地逮捕。”

我感谢主，因为他是睿智的，又是如此地怜悯我，不错那时他对我说的就是：“你走进海关大厅的时候，只说我吩咐你说的话。”祂当时没有吩咐我对那里的官员说任何话，我也就一直沉默着。

去遵从主，从来都是值得的！

我亲爱的徐弟兄，就是他和我 1997 年一同在狱中的时候，告诉我应当逃跑。我现在已经远在西方了，他仍旧在铁窗后面。

神也为徐弟兄行了一个大奇迹。很多人相信他会被判处死刑，事实上我们被逮捕几个月后，就有报纸在全球范围里误报说徐永泽已经被枪决了。

在徐弟兄的公审上，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答复任何指控。他声明，所谓“公审”的人，所行已经超越了合法裁决权。他就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后来因为不知名原因被减刑到仅仅三年，于 2000 年的 5 月份被释放了。我们知道这一切少不了大奇迹和主的祝福。

这狱中的三年里，徐弟兄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折磨和痛苦。监狱的官员甚至把他的双腕各自铐在铁门的两边。这样，当门打开的时候，他就被扯着离开了地面，人也就成了十字形。这时候他就会感觉到内脏器官被扯拉得无比疼痛。

折磨他的人们会把门缓缓，关上一些，给徐弟兄一瞬间的喘息之机，

然后门再次张开。他们就这么重复着这个过程，一次又一次。也就让我的这位亲爱的弟兄后来对我说：“我终于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必然经历过的感受了。”

2000 年 5 月里，我在美国开展一次讲演旅行。我事先知道了徐弟兄会在那时候被释放，我就想给他一个惊喜。因为徐弟兄在监狱里一直被看守得很严密，他并不知道我在 1997 年脱身以后，又发生了什么。这三年来，他或许猜想我被害了，或者再次被捉获了，还是仍然四处逃窜。

他自由地走出了监狱几分钟后，我就打了他同工的手机。我再一次听到了徐永泽低沉，浑厚的声音在回答我。“亲爱的徐弟兄，”我激动地大喊着，“我是你的老室友云弟兄呀！我在从美国给你打电话呢！神用他大能的手，把我带出了中国！”

我听见徐弟兄无比欢快的声音在大喊：“哈利路亚！神既然把你送出了中国，这样一来中国和西方的教会就可以一同互相协助福音工作了！”

我们都叫着，聊着，太激动了。想用短短的几分钟把过去丢失的时光都补回来，那是自从我们在监狱里最后一次互相对视着。

早些年的时候，我一直把徐弟兄当作我的信心之父。我敬仰他，因为他是位中国教会了不起的领导人。当然，近些年来我仍然很敬仰他，只不过我更觉得徐弟兄是我主内的一位不平凡的弟兄。在我自己的家庭之外，徐弟兄就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也是福音之路上最好的一位同工伙伴。

第二十四章 重回耶路撒冷

虽然从中国与耶路撒冷之间相隔了千山万水。而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与这块圣土的历史关系如此紧密，挥之不去。

有些古老的历史文献甚至记载过，福音曾经沿着这条路，仅仅在耶稣复活后几十年里就进入了中国。七百多年前，著名的探险家马可波罗也是沿着那条路来到了中国。这条重要的渠道让各种药材和瑰宝流通着，新的宗教得以传播着。远征的军队随着这条道路，迂回于中国内外。在另一端，耶路撒冷是这条路的一个小站。货物也从这个小站，分别送往北非，欧洲和中东。

欧洲的贵族最初从中国进口到一种奇妙的生物时都十分惊奇，那就是能吐出丝绸的蚕。久而久之，这条古道也就应其名而生，成为了如今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

今天，丝绸之路周边的众邦国都是全世界离福音最遥远的国度。三个最大的宗教大本营盘踞在那里，阻挡着福音事业的进展。那里就是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的核心地带。在世界上那些没有接触过福音的总人口中，超过 90%都住在丝绸之路的周边国家，不少与中国接壤。二十亿人口都在这块土地上经历着生老病死，却完全不晓得耶稣牺牲的好消息，也不知道那是他们唯一赎罪，进入天国的路。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神最初领导着一组名叫“耶稣家庭”的组织，徒步把福音从中国带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倡导的主题就是“回耶路撒冷”。其它的一些中国教会组织也陆续开始怀着类似的梦想，有

了相同的看法。也就开始一些传道运动，去影响那些亚洲和中东的国民。

耶稣家庭成立于 1921 年，是由一名叫[敬奠瀛](#)的基督徒在山东省开始的。在耶稣家庭里，所有成员都要变卖所有财产，然后均摊给其他的家庭成员。五大口号概括了耶稣家庭对基督的承诺，还有他们的生活作风：“牺牲，弃世，宜贫，受难，效死。”

他们的目标有的针对城镇，有些是农村。不管去了哪个地方，他们都会把福音讲到那里。他们做事为公的榜样，和耶稣家庭的基督之爱让很多旁观者为之惊叹。吸引了很多寻找生命答案的人。还有那些无家可归，极其贫穷低贱的人。很多失明者，乞丐都加入了耶稣家庭，并且在基督里找到了永生。

随着他们继续成长，耶稣家庭遭受了很多痛苦的艰辛。这个移动的社会团体走到一个地方，常常遭到那个城镇里人的打骂，讽刺。也没有人制止这些的行为。不管他们哪里讲道传福音，总会有几个人原意舍弃他们拥有的一切，去跟随耶稣。

四十年代晚期的时候，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个耶稣家庭的组织了，总共大概有两万名中国的信徒在名下。

很多个组织都相信，神要召唤他们去徒步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顺着丝绸之路宣讲福音，并且在那些地区建立起神的王国。一队信心充满的布道人走了花了几年的时间走了几千里的路，走到了边关小镇喀什。在中国西北角的新疆省境内。

1995 年的秋天，我在中国核心地带的一次教会聚会上讲话。主给了一个强烈的渴望。那就是差遣很多中国的基督徒，让他们成为传道人去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统治的土地上去。我鼓励信徒们，从全世界的角度上去追寻神。我说仅仅继续他们现在的事工是不够的，还要把他们的视野放开，去展望一下中国周边的各国。

我含着眼泪，唱着一首我从回耶路撒冷运动的书籍里学到的歌：

西边把头扬，丰收的原野空荡荡。

我主多悲伤，他问谁愿为他前往？

眼里泪汪汪，鲜血四溅我胸膛。扬起基督的旗，拯救垂死的羔羊。

末世的战斗临近了，号角的声音更响了。

穿神的铠，戴神的甲，砍断撒旦的魔爪！

死亡四处敲门，人间在罪里沉沦。生要携手行，死亦无所恨。

携手同行靠信心，希望让我见光明。全家上下共立志，扛起十架去远征。

让我们去远征，重回耶路撒冷！

我唱歌的时候，我看到了人群里有一位老人，很明显他极其地受感动。他不能自制地泪流满面。我不知道他是谁，我的心里只是想，我的讲话居然这么有力，引起了如此的反响！这位老弟兄，头发胡须都是花白的，他缓缓地走到讲台前，想对我说话。满屋的人也就沉默了下来，恭听他要说什么。

他说：“我是主的仆人赵西门。四十八年前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工们

写下了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我的同工们，无一例外，都已经为了耶稣的名牺牲了。”

他接着说：“我就是重回耶路撒冷中的一员。我们都步行着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在我们到过的每个村镇里都宣讲福音。一直到 1950 年的时候，经过了很多年的艰辛我们走到了新疆的边关小镇喀什。我们在那里停了一段日子，办理签证进入苏联。我们都对要来临的事既紧张，又激动！在我们能迈出国境之前，毛主席的共产党军队就占领了新疆全境。他们立刻封锁了边区，开始贯彻他们的武力统治。所有我们运动里的领袖们都被逮捕了。我们五个人都被判了四十五年的徒刑，加劳动改造。其他的那些领袖都很久以前就死了，我就是唯一活下来的人……为了那个梦想的缘故，我们想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而我则为了主，沦落为阶下囚三十一年。”

我们都懵了。我们各自坐在那里嘴惊讶地长着，泪水划面而过，一滴一滴地流在地板上。

我问这位神人赵西门，说：“大叔，你再多告诉我们一些吧。”

他就又接着说：“主召唤我们去完成这个梦想的时候，我才刚结婚四个月。我漂亮的新娘刚刚发现她怀上了身孕。我们当时一同被捕了，都被囚禁了起来。在监狱里的生活太艰苦了，她也就流产了。”

他擦了一把自己的眼泪，接着说：“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们杀了很多传道人，还有那些相信了传道人的话的人们。1950 年我刚刚被逮捕的那几个月，我两次从铁窗后面看到了我的爱妻。在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她。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我才得知，她早已经撒手人寰了。”

很多人都开始放声地哭了起来。我们都感觉自己站在了一块圣土之上，主就在我们周围环绕着。

我就又问西门大叔：“你被从监狱里释放之后，你心里还想过要再把重回耶路撒冷的梦想继续下去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唱了一首歌给我们听：

狂风刮了多少年？乌云聚了多少遍？

在冰冷的雨水中，我能看见神的坛。我们牺牲神悦纳，那是最大的恩典。

神子的领袖们哭破心，耶和华的羊儿皆散尽，寒风阵阵让我泪难凝。

好牧人哪里去了？神的勇士在何方？

在何方？你们都在何方？

赵大叔唱完后歇了一会，我就又问他：“大叔，你的心里到底还有没有那个想法了？”

他就又开始唱了：

耶路撒冷是我的梦，耶路撒冷在我泪中。

圣坛的火焰里找到你，你在耶稣钉痕的手中。

泪痕的深谷里漫步走，穿行赶往天国的家里。

足迹踏遍死亡谷，四十年来泪尽干。耶稣来毁死亡锁，祂来打开荣耀门。

先人为我洒血泪，与我共迎神之辉！

他声音颤抖地说着：“几十年了，我在劳改场里面对着西方，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对主喊了出来：‘我的神啊！我的双脚如何也踩不到耶路撒冷的土地了。我们的梦想都破灭了。天父呀！我求你从中国兴起一批新一代的基督徒们。让他们不畏生死地，把福音一路带回它开始的耶路撒冷去。’”

我握着他的手，向他保证说：“这个神给我们的梦想不会就此终结！我们会把这个梦想继承下去的！”

我们一起安慰了赵大叔的心。他就用他神圣的手按在我们身上，为我们祝福，并且鼓励我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路加福音 24：46-48）

他劝我们说：“你们必须认清十字架这条路，是要流血的路。你们必须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回教国家里，一路带到耶路撒冷。睁开双眼展望西方吧！”

那次聚会是我人生中一个关键的枢纽。我感觉神把一支火炬从这位老者的手里交到了我的手里，交到了诸多家庭教会的手里。完成这个梦想的责任全都搭在我们肩头上了。

其实，主早已经把回到耶路撒冷的梦想放在了我的心头。与赵西门在一起的这次聚会后，它成了我生命的首要方向。我逐渐开始清楚地明白，中国家庭教会的使命是要去击溃世界上剩下的灵魂中的歌利亚。那是佛陀的所在，穆罕默德的家室，以及印度众偶像的地域。为众民在主耶稣再临前，去那里宣讲荣光四射的福音。

你们要明白，我们说“重回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也不是想急着去那里开什么重要会议。耶路撒冷在两千年前是福音的开端，我们相信这天国的福音将要在地球上绕一个圈，再回到它的起点。我们的目标绝对不是仅仅去想耶路撒冷城传福音，而是那成千上万未曾与福音接触的民族。那些众多处于中国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城市，邦国。

重回耶路撒冷的梦想，如今已经成了希尼团契名下的家庭教会里的首要任务。这绝对不是我们要开展的众多项目之一，而是所有活动的中心。我们每日三餐都会交流一下有关的话题。祷告时不断地祈求神去兴起更多的劳工，去移去所有的阻碍。我们的梦中也在不停地追思着它。

几年前，希尼团契的领导们一起对重回耶路撒冷的参与者们祈祷了一遍。他们然后走访了每个家庭教会的联络网，询问他们各自有能力培训多少送出海外的传道人。最后他们把这些承诺的数量加了起来，总共有十万人。这么说来，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就可以送出十万名传道人到海外布道了！

进一步地进行历史剖析，离开中国的丝绸之路其实有三条。最为众人所了解的那一条从西安开始，横穿中亚地区，直到核心的穆斯林国家。第二条重要的贸易渠道是通过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直抵不丹和尼泊尔。然后回转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最后连接上去耶路撒冷的大道。第三条大道从中国的西南出发，那里是没有福音接触的少数民族所住地区。往前走就是越南，接着往西可以走到老挝，柬埔寨，

泰国和缅甸，直到印度。这条路穿过的都是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云集的世界。

我们考虑了这些事实之后，教会领袖就遵从神的吩咐，从这三条道上与福音同行。圣灵已经对有些教会网络有了特别的召唤，让他们专注地针对某一个地区。例如一个教会网络的家庭里，他们已经在西藏地区开始开展了事工。他们很自然地深入了西藏的佛教世界。另外一个教会网络也已经担负起了，传福音给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的责任。很多这些部族领地都和越南，老挝，泰国以及缅甸接壤。那个教会网络后来也就担负起了从南道走的责任，从南边走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我们也不傻，也知道这些国家并不欢迎福音的到来。我们也想到了，类似阿富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不会善待到他们土地上的传道人。

我们也能理解，如果我们想差遣传道人，就得先对他们全副武装。要训练他们的语言文化技术，这样才能让他们最有效地为主尽责。今天，大概有好几百名基督徒在国内学习外语，比如英语和阿拉伯语。他们都在准备，日后中国以外的传道事工。

我们也明白，中国各地家庭教会过去三十年遭遇的迫害和不平等待遇，那都是神对我们的训练。主要要把我们打造成完美的传道人，去踏入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国度。

有一次我在西方讲课，一个基督徒告诉我：“我为了中共的倒台祈祷了多年，这样基督徒们可以自由地生活。”这可不是我们要祈祷的！我们可从来不要和政府作对，从而诅咒他们。相反，我们要明白神掌

握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也有政府的生息。先知以赛亚对耶稣的一个预言就是：“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以赛亚书 9：6）

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如此使用了中国的政府，这样才能够把他的儿女锻炼成他所期待的模样。不要专注地祈祷着去推翻政权，我们要祈祷的事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不要为迫害的结束而祈祷！我们不要请求把肩上的担子减轻，而是让自己的后背更结实来承受。这样世人才能看到神和我们同在，他们才会让我们继续以神的爱生活着，继续彰显神的大能。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当然在那些穆斯林，佛陀，印度国家里，我们也可能碰到我们不曾在中国经历过的事。最坏的遭遇莫过于被他们所杀，而这就表示我们将升华到充满荣耀的地方，与我们的主同在于永恒之中！

重回耶路撒冷传道运动没有硝烟，也不会动用任何人用的武器。也不是一组穿着花哨，华而不实的特殊团体。而是一支神用五旬之火所净洁的大军。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男男女女，为了福音尝遍了很多年的艰辛苦难。从这个世道的话来讲，他们一无所有，毫不起眼。而在灵魂上，我们各个都是基督耶稣的精兵，百里挑一的大能勇士。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 1：27-29）

神呼唤了成千上万来自家庭教会的勇士们，各自用鲜血写下他们的见

证。我们将要穿过中国的边疆，带着神的话语走进穆斯林，佛陀和印度的世界。千千万万的人们都愿意为主而死。他们会看到的是众多的灵魂得以拯救，也会唤醒很多在西方沉睡的教会。

在过去，很多西方的传道人把鲜血洒在了中国的土壤里。他们的榜样激励着我们，不论神的命令会把我们领到哪里去，我们都有心去效死。我知道很多我们的传道人都会被捕，遭受毒打，甚至为福音牺牲掉性命，但是这些阻止不了我们。

神不仅仅只用过去三十年的苦难之火精炼过我们，他也精炼了我们当走的路。比如，我们从来都承诺要在各自的家里聚会，好好让当地的信徒们得以成长。从来没有想过要造个什么教堂之类的建筑。这就让福音迅速地传播着，当局很难发现我们。允许我们把本有的资源直接运用在福音的事工上。

有些人对差遣传道人离开中国的事实有所不满。他们问，难道不应该让中国教会在自己国家里先打了胜仗再去别的国家吗？对于这种不合乎逻辑的问题我只能回答说：“又有哪个差遣传道人的国家能说自己的国民都得到了拯救呢？”

如果我们就停留在这么一个地方。在把这个地方的工作做完前都不去做更多，那这个世界就永远不可能完全地得到福音的影响。神必然预备好我们当走的路，既要打赢家乡的仗，也要同时把新的工人送往地极！相信我，我们的这个向世界伸手的梦想，并不代表着我们将会对中国的努力有所松懈！

两项工作将来会携手同行。

事实上，我相信让中国教会自强不息的最佳方式就是去多多地有所活动，向其他国家伸出援手。只有信徒们全心放在服侍主，追寻丢失者的时候，神才会赐福于他们，让教会锋芒不减。若是我们变得如此自闭，自我为中心，对他人得失都斤斤计较。那撒旦就已经取胜了，教会的锋芒也就全无，形同虚设。

我一开始就知道，重回耶路撒冷的使命需要高昂的代价。这里的代价固然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价格，更多会是中国人的流血牺牲，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而受苦。很多都会一去不复返，他们都要明白他们很可能再也不能回到祖国了，也将离开他们所爱之人。

重回耶路撒冷将要耗费的钱我们也想到了。虽然我们的教会都十分贫困，不过我们已经攒了上万块钱了，足够资助我们的传道人一段日子。就像当年在马其顿的教会一样，很多中国的信众们把他们的一切都捐赠了出来。*“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哥林多后书 8：2-3）中国的众教会都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自从我 1997 年从中国外逃出去以后，我就一直负责为重回耶路撒冷训练传道人，放入实际行动。

第一批传道人送离中国的时候是 2000 年 3 月，总共送出了三十九名传道人，后来三十六个人都在越境的时候被捕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灰心，各自回家祈祷之后，又找到了别的路子穿过了边疆。

一年多以后，在塞外的中国传道人数已经超过了四百人，总共有十

几个国家里都有了他们的足迹。天上的闸门渐渐为他们打开了。

每个回耶路撒冷的传道人都要接受几大重要的训练项目，如下：

1. 如何为主去受苦，效死。我们反复查看圣经对受苦是如何说的，也考证了主的子民在历史里是如何舍弃自己的生命，只为了福音的传播。
2. 如何为主见证。我们教授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该怎么样为主作见证。包括在火车上和巴士上，甚至在警车上，或是去刑场的路上。
3. 如何为主而逃跑。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主会把我们领到监狱里，让我们在监狱里为祂作见证。但是我们相信，魔鬼也会利用监狱，阻止神召唤我们去做的事工。我们教传道人们一些特殊技巧，比如从手铐里脱手的技巧。还有如何从二楼跳下避免受伤的技巧。

这绝对不是一所“普通”的圣经学院！

如果你曾经访问过我们为重回耶路撒冷建立的培训场，你就知道我们在多么认真地完成神的使命。你甚至可以看到有人背后被手铐铐住，从二楼的窗户里往下跳呢！

神奇迹地带领我离开中国后不久，希尼团契的元老们就都听说了。他们就任命我当“授权代表”，在其他国家为家庭教会说话。

希尼团契的元老们就起草了这么一封信给我：

我们真诚的云弟兄，你是我们主基督的忠实伙伴，充满了从神那里来的圣灵的能力：

你是如今神所称之“以色列的战车兵马”！因为你基督的王国扩张，是你带来胜利的喜讯。

亲爱的弟兄，你是希尼团契众长老委员会当中，神所差遣的人。你要担当起中国家庭教会在海外代表人的责任！

神为你展现了，凭着他的指导，尊他为主，以生命为基础，把教会放在中心，你培训同工就是突破的重点。发展的方向很多，那都是用武之地。要感染世界上的万国万民，这样你脚下所踩到的地方，才会成为你所能从神那里继承的产业！

向回民，佛教徒，印度教徒的方向开路吧。为此走遍欧美亚非澳！我们祈求主会给你智慧，从上头赐你力量，让你的话语都充满了天上的权柄。就如同参孙捆绑狐狸的尾，不论走到哪里，烈焰就要烧到那里。

祝愿你完成神给你的神圣之使命，把那福音带着直抵耶路撒冷，直到最后一个圣徒的名归在教会的名下。让佳偶预备好欢迎良人的路，迎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世间的众王国归于我们的王！这神圣的目标是让他成为万王之王，直到永远，永远。

我们已经准备去和所有的神仆们一同努力，全世界的神仆们。那一切他的肢体，从领受到的各种灵魂恩赐，去尽力把神那完美的使命实现！亲爱的云弟兄，希尼团契的所有长老们，所有的神仆们都确信。主会强化你，让你完成他委托你的工作。带领你，在你的前头开路。我们所有同工都是你坚实的盾牌。盼望主的意愿早日实现，行在天上那样也行在地上。阿门！

第二十五章 在西方四年的投影

我在西方教会里最初的经历非常有趣。一个路德会就离我当时所在的德国难民拘留所不远。周日早上的时候，我就和其他信徒们一起去参加了他们的主日聚会服务。我在嘴里模仿讲道人的话，试着理解几个德语单词。

我在中国习惯了以后，我就看不惯很多这些教会聚众的“奇怪”行为！我坐在这么一个古典建筑最前排的长凳上，面前就是高高的讲话台。那位牧师全身都是清一色的教士服，走上台职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看着我。虽然大厅是如此宽敞，会众也仅仅由数量少得可怜的老妇人们组成，她们年龄看着都相差不大，发色灰白。

那位牧师和老妇人们似乎对我很有好感。虽然我们不能在语言上沟通，我们仍然能够微笑着互相面对。我的看法就是，这位牧师一定觉得有个穷酸的中国人每周日笑嘻嘻地坐在他的教堂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段日子之后，我又坐在了另一所西方教会的前排听课。与那个德国路德会里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那是位于纽约市的泰晤士广场教堂。我就要在这所教堂里讲课了。

我睁大了眼睛扫视了一遍面前非凡的景象。一个多民族的唱诗班穿着统一的服装，一起高声地用全心向主耶稣唱着。我的背后坐着几千纽约市民，他们都从灵魂深处颂扬着对神的赞美。

很荣幸，我去过几百所西方的教会讲课。我要说，我最欣赏的教会之中，泰晤士广场教会就算其一。

因为那里有一种气氛，充满了恩典和火焰，让人们的双脚不得站稳。真理的灵敲不停地打着人们的心堂，使所有感觉到的人都迫不及待地去倾听神的话语。

在这所纽约中心的大教堂里，我闭着眼睛去感受，真的好似我又回到了中国。

我抵达法兰克福半年后，德国政府批准了我的难民身份，我获得了一份旅行文档。几位西方朋友就来探望我了。我们一起祈祷，为了辨明神领我离开中国的目标。还为了我们能够如何一起工作，把荣耀归于神。

我们也从神那里追寻了智慧，如何把我的妻儿们带到德国来，能和我团聚。1999年5月里，德玲和孩子们从中国的西南入境到了缅甸。他们在那里待了一阵子，希望能够在短期内办理好必要的手续，然后飞往德国去。

神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去向很多西方的教会分享福音。我一直和我位忠实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朋友们一起同行，我不论走到哪里，他都为我作翻译。这位弟兄也就是我多年前在桂林市会面的那位，神让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们可以一同服侍主了。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走遍了广阔的欧亚大陆和北美洲。鼓励各地神的子女们尽力发挥他们的能力。激进他们和中国的家庭教会配合工作，

一起深入全中国。这样我就会看到神的王国一路挺进，直抵耶路撒冷。我去了缅甸几次看望我的家人，但是始终不能把他们带出缅甸。办理离开缅甸的手续比我们最初想的要困难很多。由于我家人安顿在缅甸有所延迟，也就没有找到合适的圣经学院供孩子们去上学，所以我的孩子们都去了公立学校里上学。

我到西方之前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有这么多教会的灵魂都在沉睡。我以前一直推测西方的教会一定非常强大，又充满活力，因为他们都能够把福音带到我的国家。他们的所行是那么坚韧不拔。很多传道人都是鲜活的榜样，就在他们的身上，性命全然不顾，都是为了耶稣的福音而活着。

在有些场合，我在西方教会里讲话相当的作难。不知道少了什么，让我内心感觉难受。很多聚会都是冷冰冰的，缺少了我在中国拥有的那种烈焰，和神的身影。

西方的基督徒们大部分都有丰厚的物质储蓄，而他们却在走着下坡路。金银他们都有，却不愿意起身走耶稣走过的路。在中国，财物的缺乏常常让我们不得不放弃所想，这依然不能阻止我们为神做事。我能自豪地说，中国的教会就像彼得在美门前，对那个瘸腿的乞丐说的那样：
“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使徒行传 3：6）

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我祈求神使用中国教会让西方教会再次站起来，在圣灵中行走。以中国现在的状况，中国的教会根本不可能沉睡。因为总是有事发生，促进我们必须紧张地前行。你在前行的时候若是紧

张，那就难以入睡了。如果现在面对的迫害消失了，恐怕我们也会自鸣得意地呼呼入睡。

很多欧美的牧师都告诉我，他们想要看到大复兴的来到。我也很频繁地被别人询问道，为什么中国就有了教会的苏醒，西方却看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言难尽，但是有那么一些原因是很明显的。

我在西方的时候，能看到高大宏伟的教会建筑，昂贵的器具，奢华设施的和各式各样的乐器。我可以确认的就是，西方的教会不需要更多的教堂了。这些建筑群是永远不可能带来你们寻找的复兴，任何物质财富的嗜好都不可能带来复兴。耶稣实实在在地说过：“*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 12：15）

想要做到复兴，首先就要让大家回到教会来，那才是遵从主的话。神的话语若是丢失了，什么都不能补全。讲道人的影碟，圣经讲解磁带多得数都数不清，但是我看不到多少含有神的话语中那些真理的锋芒。唯独真理能够给人绝对的解脱。

神的话语若是空缺，那就不仅仅是知识的空缺，也少了对话语的遵从。这样能做的也就少了，也就没有实在的行动。

中国的信众经历复兴的时刻里，就有成千上万的福音讲师都被差遣到了万国的各个角落去了。神坛上的圣火他们也随身带着。而神在西方运作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你们在那里停留，只想常常喜悦他的所在。造出的坛也造在你们的个人经验之上。

直到你愿意被经文改变为止，你都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文的意义。

所有真实的复兴都源自信徒们对主以行动的答复，去拯救灵魂。若是神真的在你的心中有所作为，你就不能接着保持沉默。火焰从你的骨髓中迸溅，像耶利米说的一样：“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利米书 20：9）

更多地来说，也只有当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他，分享福音给众人，我们才能真正地从生活中领会到神的恩赐。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给腓力门的同工们写信时，写下了：“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作的。”（腓力门书 1：6）

我看到过人们在西方的教会里崇拜主的样子，好似他们已经在天堂里了。总是会有人带来一些安逸的话说：“我的儿女们，我爱你们。不要怕，我和你们同在。”我并不是说我反对这些话，但是为什么就没有人能听见主说的别的话呢？比如“我的儿呀，我要把你送往亚细亚的旷野，非洲的阴影里。你要当我的信使，为那里人民的罪献出生命。”西方教会的众人仿佛满足他们最少地向神的奉献，而不是最大地奉献。我亲眼看到那些教会里该奉献的时候，男男女女们打开了自己肥大的钱包，寻找着面值最小的硬币。这种态度永远不可接受！耶稣给了我们，他全部的生命。我们能够给神的也只不过是少许的生命，时间和金钱。这是如何的羞耻！都要为此悔过！

我很想念在中国时，奉献的那种方式，这或许听着怪怪的，但是确实如此。每逢领袖们在聚会上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位工人明天就要启程，去服侍主了。”立刻，所有人都会倾囊地奉献，我说的倾囊那是

完完全全拿出手头上的所有钱财。工人也就能用这些钱当路费，第二天启程时买汽车票和火车票时用。

恐怕对于当时的我们，也没有什么手头钱的概念。我们手头上的钱就是我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全部。

一个教堂和你的同在不能取代耶稣和你的同在。在很多教会里，我看到耶稣却在那里不受欢迎。在启示录里耶稣说过：“*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示录 3：20）

通常这段话是去邀请他人接受拯救时说的，但是事实上耶稣说这句话的含义完全不同。他就站在劳底细亚教会的门前敲着门，想要进去。绝不是所有西方的教会都在沉睡！我所访问过的西方教会里，有那么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很强地对远离福音的国家，有使命上的牺牲责任感。我不是指几个地区性的教会互动，也不是在自己国家里的某个城市造教堂。而是到那些福音最贫穷的国家，灵魂最黑暗的地区建立神的王国。那些地方，没有人听说过耶稣的名。当你把你的时间，祷告，金钱都投入那里的时候，很快你也就能从你的作为中感受到神的祝福。

大使命未曾改变。有很多教会都在试着让天堂落人间。但是也只有西方的教会都遵从了这个大使命，带着福音直到地极才能如此实现。否则人们也不过是以神的名儿戏一下而已，毫无真理可言。我看到过多少华而不实的教会呀，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果你真的想看到神行动起来，两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去学习他的话语，并且遵从他所晓谕

你的话。

1999 年在芬兰的时候，我被邀请去那里的聚会讲课，当时有上千名各地教会的领袖都在场。主讲者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著名讲师。每次他开口时，说的都是神的恩典和爱。在祈祷的时候，人们都在伏地上哈哈地笑着。

我讲完的时候，我要所有人都跪在耶稣的十字架前，他们就都开始流泪。神要真正有所作为的时候，眼泪总是会先开路。他的祝福永远不会临在用心不良，自我尊大的人身上。耶稣的十字架总是要成为我们一切所行的中心。

只要你这样行，大复兴就会来到。你难道不愿意为神和为神的工作献出一切吗？“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 12：3）

很多基督徒们也问过我，为什么神迹，奇观和各种异能都会如此眷顾中国呢？西方为什么不常看到呢？

西方真的是什么都不缺，一切都是相当有保障的。从一种方式来说，你根本不需要神。我的父亲因为胃癌病倒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就变卖了所有家底，倾家荡产想为他治病。当我们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那唯一的希望也就只能巴望神了。绝望中我们扭转头看祂，见证了祂怜悯地答应了我们的祈求，也就治愈了我的父亲。从中，我们就理解，神若是能做这件事，别的也能。信心从此增长，神迹也就来得多。

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奇妙的神迹并不是治疗或者别的什么，而是被福音改变的生命。我相信，我们不应该追随神迹和异能，而是要神迹和异

能都在福音被宣讲的时候跟着我们走。我们的眼睛不会盯在神迹和异能上，而是永远注视着耶稣。

中国每个家庭教会的牧师都肯为福音赴汤蹈火。若是以这么一种方式活着，何愁看不到神的恩典？怎么会没有奇妙的大事呢？

有一块心病，近几年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不能够在我亲爱的母亲身边陪伴她。

她七十出头那年，我母亲患了中风，有了些偏瘫的症状。做过一系列检查之后，医生诊断说她的状况没有什么康复的希望了。我得到的消息是说她已经行将就木了，我当时正在监狱里，无法见到她。

她从医院里被接了回来，等死。很多的信徒们都来了，一起为她祈祷。瞬间，就在这么多位信徒的面前，她突然恢复了神智，开始张口赞美着神！很快她又恢复了往常的体力，还来了监狱看望我。她亲口告诉过我，若不是因为神的怜悯，我必然再也见不到她的面了。

几年后，也就是在我离开中国之前的那一年，确切地说是在 1996 年 9 月。我在外省布道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得知我母亲再次昏迷不醒，中风发作了。

我挂下电话后，立刻离开了聚会场，赶上了当天那趟火车回河南。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我看见我母亲的脸色扭曲着，显得十分苍白。

我母亲睁开了眼睛，耳语对我说，她想穿上白色的寿衣，准备见耶稣。然而那天，主清楚地对我说了，她的病不会致死。我就用了这大权柄，诚恳地为我母亲祷告，以耶稣的名斥止疾病。接着，我母亲就感觉到

了气力在她身体里流淌着，她立刻从床上走了下来，开始四处走动了！我看到，她的脸上扭曲的肌肉不见了。那些医生们看到的时候，一个二个都惊得呆若木鸡。

1998 年夏天，我抵达欧洲以后，我的母亲第三次病倒了。这回大家都没辙了，都认为她的死期是到头了。就连我自己的家人也是信心全无，为她穿上了寿衣。他们甚至已经买下了一口棺材，叫人交送到了我家里。

我母亲是我一生中最亲密的人。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都一同走过，经历了快乐，也有苦难。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地球另一边的瑞士布道。我打电话到家里，要求把话筒放到我母亲耳旁。我问她：

“妈妈，你听到了吗？耶稣爱你！祂要治好你的病！”

就在她听到“耶稣爱你”这四个字的时候，她从床上跳了下来，在地上欢快地跳起了舞来！主再一次救了她，把她从死亡的爪里拉了回来。

最后，2000 年 12 月 5 日，我在德国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从中国打来的电话。我的母亲已经去了，与耶稣同在了。我渴望去为她出殡，但是我过去的“罪行”是我在中国被逮捕的保证。我哭着，为我母亲感谢着神，感谢他赐给我了这么一位母亲。也感谢祂让我母亲为了福音，承受了如此多的磨难。犹如一条狂风暴雨中的小船，她被这么多年的考验和灾难敲打着，如今终于停泊在了平静的海港里。

一盘葬礼的磁带送到了我手里，让我在悲伤的时候得到了安慰。好几百名家庭教会的信徒们都参加了葬礼，其中包括好几名高层领袖。有很多弟兄姊妹，我都已经很多年没有谋面了。这本书上写过的好几位

领袖都去了葬礼，都在那里对我母亲表达最后的敬意。

对于那些领袖们，去参加葬礼风险相当大，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遭受当局的追捕。有些已经是在逃多年的要犯了，名字都在中国的最高通缉名单上。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来了。他们都在南阳地区聚齐了，只为了在这块土地上致敬于她。多年前的当初，也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认识了神。

在葬礼上，徐弟兄站起来说：“今天，虽然云弟兄和他的妻儿们都不能来参加今天他母亲的葬礼。而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都是她老人家主内的子女们。”

我为母亲感谢着神。我还能想起，他是如何在二十六年前从天上向我们伸手，拣选祝福了我母亲，后来也波及了我们。虽然我们如此贫穷，如此不起眼，住在中国普普通通的一个角落里。

我又想了主是怎么从那天起，就大能地运作着。通过我们家的人，也通过了其他成千上万的众人。让我们今天就能在河南省里看到有好几百万的信众。更多的，好几千万的信徒们散布在全国各地。

我能想起来那一切。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我母亲就在祈祷时，承诺我加入全世界的使命里。那些日子里，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中国那时的边防是何等的严密。可是凭着信心，她相信神能够做到人所不能的，也就在这么多年后，她的祈祷得到了应验。

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事，那就是我不曾好好地给我母亲说过最后的道别。我们之间最后一次告别是我越狱不久之后的事。当时我知道，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家都不可能再团聚了。我母亲亲自对我说

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儿呀，你啥时候回来呀？”

我不想让她难过，就回答说：“很快的。妈妈，我很快就会回来。”

德玲的回忆：我们到了缅甸以后，感觉到的就是未来很茫然。我知道的就是，若是神让我们前行，我们就要前行。若不然，我们也不能去做。其实对我来说，那段日子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每天我们都能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在中国四处发疯地奔走了几年之后，现在我和孩子们总算可以顿一顿脚，过上正常的生活了。自从 1996 年起，我们就求神，让他为我们创造一个宁和的环境，只为了家庭生活的幸福。

当时看起来，我们确实必须在缅甸住上一些时日，所以以撒和以琳也就都在那里的学校登记入学了。我觉得孩子们在缅甸真的很争气，我感觉很自豪。以撒是个聪明的孩子。这只能归于神对他生命的特殊教导。云在监狱里没吃没喝禁食了 74 天的时候，正是我怀着以撒的日子。由于他地上的父亲为了耶稣而受苦，天父也就担当着他父亲的职责。以撒既然因为云的入狱不能入学，神也就亲自教导着以撒。

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欺负过以撒。他经历的事，没有几个他那个年纪的孩子经历过。我们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东躲西藏的时候，他也一直随着我们奔波。直到今天，我们走出了国境，走到了这个他不能通晓语言的国家里。

的确如此，不论是以撒还是以琳，他们最初都不懂一点缅甸语，因为缅甸语和汉语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凭借着神的帮助，他们学得是那么惊人的快。我们入境缅甸 18 个月的时候，以撒已经成了他们学校的尖子生了！他还获得了特殊奖励，名字被公布在了新闻报纸上，真是让我们担忧。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并没有完全的合法性，本来就想隐姓埋名地生活。

过去的经历并没有让以撒变得怪异，他仍然和他人一样。今天，他会说的语言包括汉语，云南话，缅甸语，傈僳语，景颇语，还有德语！他这么聪明只能说是神亲自教导了他，因为我们多年无望地寻求着帮助。以撒全心地爱着神。他在圣经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宣誓说：“我愿意把我一生都献给主，去服侍他！”以琳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殊宝贝。她自己对主的心很柔嫩，但是却仍然有很坚韧不屈的个性。她对人常常抱有怜悯之心，而至于论真理的时候她从来不妥协。

神赐给我和云的子女，是最受他宠恩的子女。

第二十六章 一种新的迫害

2000 年 9 月里，我去了加拿大，进行一次为期三周讲课。当时的旅行日程相当紧凑，每个城市的聚会都安排到了晚上。这次难得的机会让我兴奋不已，我要为了神，向整个加拿大的信徒分享他在中国为我们做的事。以此鼓励加拿大的教会，和我们合作，一起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

我飞往多伦多之前的那个晚上，我从主那里得到了一个鲜活的梦。我看到我自己站在一间教会的屋子里，准备着我讲课要用的材料。我打开我的圣经却看到所有的笔记都不见了。我就想，它们会放在哪了呢？我把自己的钱包掏出来，放在圣经上页面上找。突然有一只大老鼠从我背后的墙角里钻了出来。它瞬间就窜上来吃掉了我的钱包，然后像闪电一样钻回了它的洞里！

我感觉这只老鼠肯定是邪灵的化身，想攻击我，绝不是一只普通的老鼠。

在我的梦中，我勃然大怒。找了一根铁棍，就往洞里捅，想把老鼠捅出来杀掉。我感觉到铁棍子通到了头，我想老鼠肯定被捅死了。我就把棍子从洞里拔了出来，老鼠也窜了出来。老鼠窜出来以后，落地就变成了一只公鸡。

这只公鸡不停地叫着，边跳边叫。它扑扇着翅膀，发出了很大的噪音。我抡起棍子砸它。砸到它的头的一瞬间，它又变化了，这邪灵变成了

一个留着长发的女人。她畏缩着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打我？我也只不过像你一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让我走吧！”

我回答说：“我不管你是谁。你偷走了我的笔记，又偷走了夹在圣经里的钱包。”我赶过去挡住门头，不让她逃跑。我知道这是个鬼魔，不是女人，我就狠狠地打了她的头。她倒在了地上，昏了过去。

接着，我就从梦中醒来了。

我左思右想都不解，就求主明示我这个梦的含义。

抵达加拿大以后，我就把这个梦对我的同工们讲了一遍，让他们一起分析一下。吃早饭的时候，我对我的翻译员说：“主向我明示了，将会有人试着把神的话语从我手里夺走。又想窃取家庭教会事工需要的金钱支柱。我在灵魂上会遭到他的打击。我们和他对立的时候，鬼魔就会有两种对策。”

“一种就像我梦里的公鸡一样，我们会遭遇非常直接的强烈攻击。他会非常的招摇。然后就有引诱众人的灵出现，想和我们理论。装出无辜的样子，试图阻止我们为主做的事工。他的本钱全都是谎言和诡计。”

第二天在多伦多，我被安排对一个基督徒电视节目进行讲话。面谈之后，一位弟兄拿着一张打印纸走了过来，那是他从电子邮件上打印下来的。他神情沉重，缓缓地对我说：“云弟兄，我们现在必须坐下。我有一份很不好的消息必须告诉你。”

翻译员立刻开始帮我们交流，他告诉我这篇文章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基督报社记者写的。上面写的事已经在今天早上，被全球几万读者都

过目了。至于这个写文章的人我不认识，甚至没有听说过姓名。他声明，他的文章摘抄来自一位匿名的“中国密探”，他这么做也就要达到狠狠地对我一击的目的。

他说我 1997 年从监狱里奇迹脱身是个谎言，说我在监狱里禁食禁水 74 天也是虚构的。他还指出我的腿从来都没有被打断，甚至说我根本不是希尼团契的长老和代表人。

那篇文章的其中两部分最让我痛心。文章里很直接地说了我的家人现在都在缅甸，这么一来他们就都危险了！他们的安全让我心头猛地一揪。我想到的不仅仅是缅甸当局会读这篇文章后会搜查他们。更多我想到的是中国政府也会希望缅甸能把他们送回中国，在中国再受刑罚。

我原本想在圣诞节的时候去缅甸和家人一起过节。去年（1999 年）是我十三年来第一次和我的妻儿们一起过圣诞节的。那十三年里，有七个年头的圣诞节我都是在监狱或者拘留所里度过的。剩下的五年，要么就是在外讲道，或者四处奔波逃窜。

现在既然这篇文章公开说明了他们的位置，这个圣诞节我也就不可能去了缅甸了。想到这里，我心中一阵沮丧。

文章里，第二部分让我痛心的是指控的部分。上面写着，“他就像卖主的犹大一样，在 1999 年的镇压中把所有的高层领袖们都出卖了……他让中国境内的家庭教会现在变得四分五裂，所有的活动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这些话让我读在嘴上，痛在心里。自从主 1974 年显现给我那一刻起，凭着神的恩典，我在中国不曾出卖过任何一位信徒。我在监狱里遭受折磨很多年，原因也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做基督肢体内的犹太。

我要感谢主，他在昨晚就提前让我看到了那老鼠，公鸡和女人。

在后来的几天，我的整个加拿大之旅都泡汤了。基督徒的领袖们读了那篇文章以后，都考虑取消我们之间的聚会。

不到 24 个小时，各个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们，包括希尼团契长老在内都查明的形势。徐永泽，张荣亮还有其他几位很有名的领袖们就一起签了一张证明，对外传真了出去。指出那些指控完全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且对我的希尼团契代表人身份加以了肯定。

这次袭击看起来似乎是被精心策划的，正好和我在加拿大的旅程一致。之后的日子里，这种新的迫害一直困扰着我。

在中国的时候，我一直常常被殴打，尝试过电棍的折磨，还有种种的凌辱。我心里曾经想过，现在我在西方了，所有的迫害应该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能写出这么霸道的文章呢？我对我的基督徒朋友们倾诉了一下苦水说：“为什么人们不能和我们交流一下呢？读读我们的档案也好呀。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就不能去自己查明真像呢？其实真像就在这里，很显而易见的！”

我的翻译员就对我说：“云弟兄，这些人不来主动和你交流，因为根本就不想知道真像。在中国，基督徒们被刑罚和牢狱迫害着。而在西方，基督徒遭受的迫害都来自其他基督徒说的话。”

这种新的灵魂迫害，绝对不比以前在中国身体上遭受的折磨轻松。这不过不同罢了。

我在祈祷时哭喊着，求主给我增添心力。我从我的心底愿意原谅那些在这次袭击幕后的人。我们的旅行也必须继续下去。

我们又去了温尼伯，埃德蒙顿还有其它几个加拿大的城市。主大能地运作着，很多教会的信众都加入了中国家庭教会的祈祷，愿意和我们为伴。

徐永泽的回忆：我们听说云弟兄在西方遭受流言袭击的时候，都很担心。家庭教会领袖们就以希尼团契几位长老的名义写了这么一封信，为他辩护：

云弟兄是一位神的仆人，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组成的希尼团契五位长老之一。圣经中很明白地说过：“*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提摩太前书 5: 19）我们在这里愿意一起作证，来证实云弟兄曾经与我们同工，是主的忠仆，为基督的苦难作了见证。他也是一名被圣灵所膏的基督的勇士，真理的勇士，这个世代福音的先驱。他的事工强大地见证了圣灵的所在。

在 1996 年，主使用他开始了我们中国的希尼团契。他不仅仅是五位长老之一，他也是神的一位守信，诚实，爱主，可靠，纯真又敬畏神的仆人。哪怕在教会外，他也是有口皆碑。他也是一名孝顺的儿子，一位好丈夫，好父亲。

在此我们可以说，我们都亲眼见证了，他从来都试着拥有基督耶稣一样的处世态度。凭着这个，我们才敢说他对神的心无可指责。家庭教会支持所有全世界神仆们的事工，我们有一致的祷告。我们希望在主的家庭里，他让众人蒙福，从东方直到西方。他的所有证词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真实！

希尼团契的长老以及很多同工们勤恳地在主内为他祈祷，为他作证。从他的背后，对他的事工加以全力支持。我们愿意在此重申，他被授权，允许在世界各地全面代表希尼团契。

祝愿不论是中国教会还是海外教会，凡是基督的肢体内的成员都要一起共事。

互相造就，这样基督耶稣的福音才能更快地波及全球，乃至重回耶路撒冷。

阿门！

主可以在一名基督徒的生命以很多方式带领他。我相信，不论走的是哪条路，信徒都会早晚遇到苦难。主给了我们这些考验，让我们时时谦卑。依靠他，让我们得以给养。

在圣经的彼得前书里说过，“*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得前书 4：1）我相信，若是折磨和痛苦若是增加，罪也就少了。我自己当然不能说我已经达到“克服罪恶”的那一步。我在受苦的时候也有事仍会埋怨主。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成熟的基督徒，遭遇苦难的时候仍然会被情绪所动呢？很多人想避免去考虑，甚至假设没有这么一回事，结果不过欲补弥张。有些人只想硬着头皮忍耐，希望有所缓解。这或许是个好些的办法，但是却亏缺了神所希望他的每个子女都应得的完全胜利。

主想让我们去拥抱折磨，如同拥抱一位至亲的朋友一样。我们要能够深深地理解，当我们为了耶稣而受迫害的时候，那是神要我们蒙福。虽然听起来离奇，凭借着神的帮助是可以达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福音 5：11-12）

我们在基督之中是可以达到这么一个地境的，人们毁谤我们，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所在不是这个世界。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保障都在天上。我们为他的名遭受更多的迫害，那就是天上将要得到的更多赏赐。

人们恶言中伤你的时候，要喜悦地欢笑。他们若是说了诅咒你的话，多多地把祝福还给他们。你如果在经历一条充满痛苦的路，去拥抱它你就会自由！

你只要学会这么做，这个世界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

神既然目睹了一切，所以我遭受了折磨和殴打，心中并不恨那些折磨我的人。从来不恨。在我眼里，他们是神使我蒙福的工具，是他的拣选的量器让我净洁，让我更像耶稣。

有些时候，来中国访问的西方人问家庭教会领袖们，他们在哪所神学院就读过。我们回答的时候是开玩笑，当然也是很严肃的一个玩笑。我们说我们都在“圣灵个人献身圣经学院”（监狱）里面被培训了很多年。

有些时候，这些西方的朋友们会弄不明白我们说的意思，他们就问：

“你们在那学院用了什么些什么教材呢？”我们就回答：“我们用过的教材就是锁住我们的脚镣，还有抽在身上的皮鞭。”

在这样的监狱神学院里，我们从主那里学习了很多宝贵的课程，那是从书本上永远都学不到的。我们这样才更深地了解了神。我们认识到了他是如此的美妙，对我们的爱有多么大，又是那么忠实。

为主而入狱的基督徒们都不是在独自受苦。人们常常听到我的见证之后，就说：“你在监狱里的日子肯定暗无天日，痛苦不堪。”我对此回答说：“你说的是哪里话？我是和耶稣在一起的，有着压倒一切的快乐。他亲民地与我同在，给了我无限的宁和。”

人若真的说自己受罪了，那也就说他还从来没有感受到神的所在。想要去拥有神的身影，就要走过艰难和苦难，也就是十字架的路。或许你没有因为你的信念而遭受毒打，也未曾入狱过，但是我相信每个基督徒仍然会在此生有各自的十字架去承受。在西方，可能会是嘲讽，

谣言，被人们弃绝。当你经历这些考验的时候，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不要逃避，也不要与其争斗。而是友好地拥抱这些考验。你只要这么做就不会感觉不到神的所在，也就会得到他的帮助。

神的儿女受了苦时，你要明白完全是因为主允许这样，它才会发生。他绝对没有忘记你！魔鬼是不可能把你夺走的！耶稣对他的儿女们许下了这样美妙的诺言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约翰福音 10：27-29）

我第一次入狱的时候很是艰难，心里疑虑着，神怎么会让如此的事发生呢？慢慢地，我开始明白他那层更深的目的，比与我共事更深。他要了解我，也要我了解他，深深地亲密连在一起。他知道最好的方式，去得到我的注意力，那就是让我在铁栏后面休息一段日子。

每当我听说某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们，因为基督的名在中国被囚禁了。我并不建议大家为他们获释去祈祷，除非主明白地对我们说可以如此行。

小鸡要孵化出壳前，必须在温暖的地方保护上 21 天。你要是把这小鸡带出那个环境早了些，它就会死。类似鸭子需要在他们壳里呆上 28 天的时间才能孵化，哪怕你在第 27 天取出它们，它们也必然会死。神若是允许他的儿女入狱，那就在背后总有一个原因。或许这样，他们就能为囚犯作见证。也有可能神要让他们领悟更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去用个人能力，不是凭着神的意愿，把他们提前拽出监牢。我

们也就完全可能阻挠了他的计划，那信徒或许也就没有能够获得，神要他们获得的东西。

也有人问我关于中国的牧师能获得哪些权利。实在地说，一个牧师毫无权利，更实在地说，他只有当作奴隶的权利。事实上，每个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都是奴隶。他们若不成为基督的奴隶，就是罪的奴隶。我们的“权利”都在耶稣的掌握中。我们要如此屈身跪下，完全依靠他。

中国的基督徒们要感谢全世界的很多信徒们。因为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是经历囚禁，迫害，总会有很多人试着伸出援手。然而，所有援助的努力都应该经过祷告的洗礼，保证它们都扎根于神的意愿中。若不然，只能徒劳，招致祸事。

若是一名基督徒毫不惧人，世界又能耐他如何呢？

第二十七章 突然改变的计划

我的妻儿在缅甸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 2001 年里，一个计划开始着手，要让他们先想办法入境到泰国，再去德国，这样我们就能够团聚了。德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他们的签证，保证他们能够获得和我一样的难民身份。

他们在缅甸已经居住了很久，甚至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办好了缅甸的身份证。缅甸北部总是有那么一些中国人被遣送回国，因为身份不明的原因。这曾经是最担忧的事，毕竟中国政府还在追捕他们。当时我们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后来我们才明白，身份证是可以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

2001 年 2 月，是我最后一次飞往缅甸。我的家人都是那么激动，他们都还在为出境做各类筹备工作。德玲，以撒和以琳将要飞往缅甸与泰国交界处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们会找机会步行入境泰国。我将要在他们之前到，在那里和他们会面。

正如同我们一生中发生过的很多事，我们的计划出了大差错！

我离开缅甸前的两天的那个晚上，主就给了我一个至今记忆犹新的梦。我看到我和全家人正在离开缅甸。以撒走在最前面，他过界的时候似乎很紧张，但是还是跨过了海关，平安地入境到了泰国。

接着，我在梦里第二个通过海关。那位安检员命令我打开行李。他在我的行李里头找到了我的身份证，就让我进了一间审讯室。在梦里，

海关安检员的面孔我看得很清楚，审讯室我也看到了，是一间很老旧很破烂的屋子。

我从梦里醒了过来，看了看，才清晨五点。我对德玲说：“主让我们小心应对可能会有的麻烦，尤其是过境的时候。我们应该再多祈祷一会，求主保护我们。”

我也对以撒说了我的梦，告诉他要热切地祈祷。他在下午的时候就乘机去了缅甸东南部的边关小镇，大其力镇。德玲和以琳则会在明天去和他会和，一起入境到泰国。

不敢相信，以撒的飞机才落地几分钟，缅甸的武装和掸族独立军打了起来！战斗非常激烈，是真枪实弹的交火。几个星期里，飞往大其力镇的班机都被取消了。以撒也就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们也不可能去他那里了。

在同一天，我在当地的圣经学院里，把我的梦告诉了那里的学生，请求他们一起祷告。学生们都对我说：“亲爱的云弟兄，不会有问题的。想要过境是很容易的事，你不要怕。”我心里也就舒坦了很多，觉得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而我夫人呢，我得感谢神，她给了我几句真诚又理智的警告：“你不该现在就感觉这么良好。神既然提醒了你，你就必须听从他。你把你的身份证留在我这里吧。你要是带着，肯定会引火上身。”

我没有听取我夫人的这个建议，也把主给我的梦暂时放到了脑后。几个月来我在多国间奔走，走遍了几百个会场，事工是那么繁忙。我母

亲也才刚去世不久，我仍然心中有着很多悲伤，为她的辞世惋惜。其实我的心一直都没能平静下来，却也没有时间调整。

在这种状况下，我似乎对自己的“能力”相当自信。主又要教我一课来让我懂得谦卑。他要告诉我，若是我凭借了任何他以外的资源，我是注定要失败的。我过于相信我的德国护照。在我心里，我不知为何，竟然相信这个护照会保护我脱离任何危险，解决任何可能面临的问题。每当我回头看看缅甸曾经发生过的这段事，我完完全全地明白：神不会为任何人改变他的法则。你若是违背了他的法则，落入困境是必然的事。

如此，我违背了神的法则，我就落入了困境。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了仰光国际机场的海关大厅，准备登机启程去泰国。我立刻就感觉有些不自然。为什么呢？因为我面前的景象和梦中看到的毫无差异！我梦里看到的那位安检员就站在那里，他看了我的护照之后，要求我打开我的行李。在我的包里，他找到了我的缅甸身份证。过目以后，他的情绪立刻变得很紧张。他接着把我带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让我在那里等候一会。我懵了，这就是主让我梦中看到的那个破破烂烂的审讯室。

由于掸族政权引起的战争突然爆发，所以机场也对可疑的东西警戒很高。我既不能说缅甸语，也不会说英语，他们就猜想我很有可能是掸族武装的同伙。他们并不多看我的德国护照，因为他们确信那一定是个伪造品。

我在间房里等候着，心里充满了悲伤和自责。我就开始向主悔过我那未曾顺服的心，谴责自己傲慢的自尊。我含着泪，哭喊着说：“主呀，我没有听从你的劝解，是个罪人。你要对我有什么惩罚，我都愿意顺从。”

类似我 1991 年在中国的第二次入狱。我是第二次因为自己的“灯油”烧尽，不肯倾听主的警告才被逮捕的。我的“灯油”燃烧殆尽的时候，就开始相信自己的能力。这完全是因为我并没有吸取好以前的教训。你如果也是一名天国的工人，哪怕你仅仅是想过去服侍主，我就必须用我当时在审讯室里等候的时间里，写下的笔记来对你加以提醒。我用大大的字体写下了：“警醒！警醒！警醒！神的工人绝对，绝对不能不顺服神的法则！”

那些公开服侍的基督徒们最容易掉入这样的困境之中，因为他们最容易被试探，那些试探都来自人们的掌声和赞扬。你如果是一名讲师，要警醒！你必须向神哭喊，求他帮助你。只要听他的声音，而不是众人的声音，因为众人说的话仿佛轻锤你的背，他们只会把你放在宝座上。神的法则常常都与人的相反。我们想要人们倾慕我们，接受我们的时候，耶稣却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路加福音 6：26）

对神的召唤不要有所满足，对他要给你的奖赏，也不要满足。唯独要对基督耶稣满足！

很多人听到了神的声音，召唤他们为天国而捕鱼。正如门徒们听到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马可福音 4：35）等他们划到湖中

的时候，要让“*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马可福音 4：36）耶稣只要一睡着，那么，一场暴风雨就会很快到来。

你在迈出做事工步子的时候，一定不要让耶稣在你的船上睡着了！你可以试着用你自己的力气去划船，自己的才能去服侍。但是走不了多远，耶稣就会睡着。直到门徒们发现：“*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马可福音 4：37）唤醒耶稣，让他成为你所要管理的万事的主！有太多的教会和事工活动在过去曾经欢迎过耶稣到他们之中，而如今却在以自己的力量和计划运作，让耶稣在他们之中睡着了。

当时我在那间审讯室里，不一会就来了三个机场保安。他们开始问我一些问题，用了缅甸语，又说了英语，可是我都一窍不通，无以应对。我既然听不懂，看起来他们也就更恼火了。

他们又搜了一遍我的行李，找到了我的个人相册，里面装的是我们一家在缅甸留下的一些合影。有些照片里有孤儿院，还有一些朋友们，大部分都是乡村的背景。这些照片就让警察确信我就是个海外的谍报员，他们也就开始对我很粗暴。我的护照上记录了我过去的两年里，出入缅甸总共八次。我来的这八次都是探望家人才来的，但是警察却相信这是确凿的证据，证明我涉嫌了非法勾当。

除此之外，一些基督徒领袖们的名片也被他们搜了出来。紧接着第二天，全国（缅甸）的几名牧师就被当局挨个审问了一遍。他们这么做就是想调查清楚，到底我是什么身份。

当局知道我的家人住在缅甸北部后，就开始搜捕他们。警察还告诉了我：“不管你的家人躲到了哪里，我们会轻易地找到他们，他们会和你一起遭受处罚。”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夫人和女儿当天的班机被取消了，她们仍然在缅甸境内。我就对警察说：“我向你保证，我的家人已经不在本国境内了。他们已经去了德国，政府给了他们官方的邀请，欢迎了他们。”审问我的警官看到我那么自信，就相信了我的家人一定已经离开缅甸了。

我的双手被手铐从背上铐着。他们逼我一条腿站立，从我上午十一点钟被捕，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五点钟，整整站了三十个小时。他们时常拿一根长木棍，狠狠地抽我，也时不时踢我。我的双臂，双腿，还有背上，私处，脖子还有头都被无情地抽打了。有些地方肿了，甚至破皮流血了。甚至我想换一条腿站立的时候，他们都会狠狠地打我，吼道：“谁允许你用另一条腿站了？”

房间里极其闷热，潮气阵阵。三十个小时里，我不能进食，也没有人给我一滴水喝。我的嘴唇开始干裂了，我的喉咙里嘶哑地叫着，要水喝，但是没有人理我。几次，我需要用厕所的时候，警察就用一件衬衫裹住我的头，为了让我在审讯室外的地方走动时不会被他人认出来。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推进，我试着坚持用一条腿站立。警察还接着把他们的怒气撒到我的身上。我想试着顶住疼痛，聚精在主耶稣身上。我在想，我的受苦完全是为了耶稣受过的苦。主耶稣是为了遵

从天父的意愿而被抽打，相反我之所以被打是因为我没有遵从神的意愿。

其实说起来，这里挨打比不上我在中国经历的打，毕竟缅甸人不用电棍。当然，我被猜想成一个战期的间谍，他们也就不会留情。我知道，如果他们继续下去，我是可能被打死的，我的心里仍然感觉，我还没有到回归天上的日子呢。

我的心里如此沉重，就含着泪从我的魂里喊叫道：“我的主，为什么你要离弃我呢？你难道不要在用我了吗？我心里作难，求你显明你的心，父亲啊！”

他们还在打我，我就这么忏悔我的罪。我能感觉到，主的原谅一波又一波地洗刷着我。

主就让一个影像闪现在了我的灵之中。我看见摩西在旷野里，喂养他的羊，孤零零的无人对话。我立刻明白了，正是因为摩西与世隔绝地静心照看他的羊，神才信任他，让他去和法老对话。同样，神要看到，我是否能在异国他乡坚持信念。我现在不能和任何人交流，以后他才会让我再次以他的名去对着大群的民众讲话。

我心里平静了很多。主并没有离弃我。

待到拷打结束的时候，我就被关押在了一间囚室里。我坐下来，在我的日记里写下来的第一段话就是：

神呀！我感谢你为你的公义！

神呀！我感谢你为你的忠实！

神呀！我感谢你为你的怜悯！

从我内心最深处，我赞扬你！感谢你！

德玲的回忆：当我听说云又被逮捕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特别有罪，比他在中国被捕时还要有罪。毕竟，虽然神都已经警告了我丈夫，将要来临的祸事，我还同意了让他带走身份证。而他在中国被捕的时候，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这次被捕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愚蠢，而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我一直因为要去德国，很高兴。这么多年我都一直梦想着让全家团圆，平平安安地住在一起。

现在，突如其来的祸事又不可思议地，让我们的计划在最后一刻成了泡影。

我相信这样的是发生，是主要提醒我们。我们曾经想，去了西方就会万事大吉。

而他要告诉我们，不论我们走到哪里，生活都会艰难，都要应对各种麻烦。

边境的战事让我们寸步难行。云被逮捕后，当局也就知道了我们的姓名，开始四处搜查我们了。一位朋友告诉我们不要在任何时候出示身份证，不然风险会非常大。若是被逮捕，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就会被遣送回中国。回去就意味着，我们将要接受“非法越境”罪名的严惩。恐怕云从监狱里外逃，1997年离开中国的事也会算上。

我都不敢相信发生了的事。望眼欲穿地等了这么多年，想圆梦和云一起去德国。而这个梦在这一刻离我是遥不可及了。我丈夫入狱了，也难以预料在他身上又会发生什么。由于战争，以撒也音讯全无，我们没法赶到边境他那里。

接下来的两周，我们都必须东躲西藏，祈求没有人会来问我们的身份。我和以琳都藏在了一辆车的后背箱里，绕着乡村地区走了很远，才来到了邻近泰国边境的地区。在一些主内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将要尾随向导，步行走崎岖的山路越境到泰国。我们临时住在了半山腰上的一座小木棚里，每次要等走私团伙给我们送些吃的。

在小木棚里每天都是那么漫长。我们一起祷告了很多，但是局势这么紧张，也就总是让我们心神不宁。我们明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就在我们的魂里展开着。撒旦使出了浑身解数，把一切往我们身上砸了过来。

一天晚上，过了半夜我们还是合不上眼。突然有三个缅甸人赶来了，告诉我们赶快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他们说他们不能多说什么别的，让我们不要穿鞋，赤脚跟着走。

事后，我们得知这些人已经等了很久，选择了这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去减小我们被边防哨岗发现的机会。鞋子走路必然要发出很大的声音，赤脚是必须的。

那三个人用长长的弯刀砍着丛林里的障碍，在前面开一条以前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我们在夜色里蹑手蹑脚地走着。整个逃跑的过程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进行着。整个晚上，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有那么一段路里，我们需要爬过了一个瀑布边上的陡坡。几次我们都滑了下来，不得不乱抓，揪住树枝，或是攀住岩石再站起来。一夜里，我只在心里哭，却不敢出声。我默默地向主倾诉这我的感受。说起来很巧，其实那天也就是我的生日。

整个经历让我们的身体都吃不消。气温极其酷热，又十分潮湿，丛林里的潮气让我们走得大汗淋漓，直到身体严重脱水，再也没有汗能流出为止。以琳的脚在石头上划破了。我为她感到骄傲，没有多少十岁的女孩子能够像她那么忍受。不论是体力上的压力，还是出于局势的灵魂，心理压力。主让我们继续撑了下去。

在那个晚上，圣灵让我铭记了一段经卷。其实那段话，我都已经很多年没有过问了，那是以赛亚书里的话。“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 30：20-21）

你或许还能记得。在二十多年前的河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每当祷告会结束后，我都需要走夜路回家。回家的路上，我总能看到一个超自然的光。那光在我面前指引，告诉我回家的路。如今，我已经二十年都没有见到这个光了。

而现在，是 2001 年二月的这么一个凌晨。主通过以赛亚书说了那些诺言，一小会后，我再一次看到了与当年一模一样的光。它闪烁在泰国和缅甸的山间，给我指着路。这光并不连续，也就在我分不清该走哪里的时候才会出现。

我们一连走了六个多小时，直到东边泛起了鱼肚白。向导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踩在泰国的土地上了，说完就离开我们回家去了。

我们已经到了泰国了！我们身上带的东西寥寥无几，甚至连鞋子都没有，更没有该有的证件。全身的衣衫已经没有完整的了，胳膊腿上的伤口都已经被凝血和灰土裹住了。以琳的脚伤得很严重，还在流血。我的丈夫在哪？儿子呢？我都无可知晓。

泰国的主内朋友找到了我们，把我们接去了。以撒自己想了法子混进了泰国，他从更靠北的地方入境了。我们在泰国北部的城市清莱找到了他。几天之后，德方驻曼谷大使馆以旅游身份接纳了我们。我们之后就在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上登机了，飞到了德国的法兰克福。

经过了多年的凶险考验，我们最终来到了西方！

很和善的德国基督徒们为我们做了很多事，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我们搬进了云住的那所狭小的单元房里，但是没有他的日子显得那么不同。我们的心里隐隐作痛，那是向往一家团聚而生的。

服侍了主这么多年，我心里明白。他是要拿走我们的一切，才好让我们轻装上阵，启动人生的下一步。

第二十八章 落在地里的种子

我被逮捕后的第二天，对我的拷打结束了。我被带进了一所位于机场旁的警署里。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我的德国护照在调查后被确认不是伪造的。他们也在我的行李里头找到了一些中国家庭教会的文档，那是一份希尼团契领袖声明资料，证明我是希尼团契的授权代表。这么一来，他们开始相信我并不是间谍，只是个牧师而已。

希尼团契的信件被找出来，虽然帮我解了围，但是同时它也让缅甸当局对中国大使馆报了风声。说有一个来自中国牧师被扣押在看守所里。全球很多基督徒都因为我的被捕很是着急，数千以记的祷告呈到了主面前，求他不要让我落入中国政府的手里。这么多人都怕，中国会重查 1997 年我从监狱里越狱的旧账，对我实行枪决。

警署的看守长在几天后告诉我，有一位从德国大使馆来的客人要见我。这位客人是一名德国的官员，他问候了我，又给我带了一些食品和衣物。

紧接着的第二天，我就得知了，中国大使馆的代表也在翌日的上午十点的时候来。我开始心里十分紧张，祷告时向神哭喊着，求万事以他的意愿实现。

那天下午，一些缅甸的基督徒朋友们来看望我了。我就把中国大使馆官员明天要来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一位朋友就匆匆地赶到德国大使馆，也通报了那里。德方知道我在中国的背景，所以也就认识到了我面临遣送回国的危险。德国大使馆就决定，他们

一定会在中国官员明天早上赶到之前，去我的囚室。他们会借此机会通知中国官方，我的案件是牵扯到了德国，应该由德方直接处理。

看守长发觉，如果中国大使馆来与我接头，对双方的大使馆都是一件作难的事。于是，他就和中方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们不要来了。这个时期表就往后延迟了一段日子。

我和看守长面谈的时候，我就明确地告诉了他，我不想见来自中国大使馆的任何人。看守长就拿起电话，对中国大使馆那边说：“云要感谢你们对他热诚的关心，不过他现在既然已经是德国公民了，那么他就更希望由德方大使馆接手这件事。”

然而，中国大使馆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已经弄清了我的身份，也就坚持要着手我的案件。他们也试着收集了很多可供指控我的证据，想以此说服缅甸政府，把我送到他们那里。而缅甸人这时候显得前怕狼，后怕虎。一来他们想和德国人建立长久的友好关系，而来又不敢怠慢了北边的巨人邻居。

凭借着神的恩典，不论怎么说，中国当局没有得到许可来见我，甚至没有给我写任何信件。

正常的时候，囚犯在机场警署里，最多关押不会超过几天。然而，由于当局对我的案件尤其摸不着头脑，我就在那里一蹲就是一个月。这段日子里，我允许拥有我自己的圣经。我用这些时间，默背了一下撒母耳记上，以斯帖记，约翰福音，还有加拉太书。

在缅甸，囚犯从来得不到食物的提供。我们必须每天自己到监狱外面的卖铺里自己购物。我们每四天都有两分钟的冲凉时间。这两分钟一

项所有人都最期待，因为那里非常的热，又有极重的潮气。

我的缅甸朋友告诉我，不出一个月我就会从那里头放出来。然而他们的预料却和事实有所出入。我并没有在预期的时间里被释放，反而被押送到了缅甸最大的监狱里，位于仰光市的中央。这里总共关押着超过一万名囚犯，情况糟糕得难以形容。很多囚犯都染上了艾滋，监狱里呻吟声四起，绝大多数住在那里的人都是麻风病患者。腐臭侵略着每一丝空气，充斥着一个个黑暗的角落。在废旧的设施里，众多宝贵的灵魂默默地迎来了死亡。

每个囚室都拥挤地住着一百多个囚犯。极其拥挤，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允许谁去躺下睡觉。人人都得前胸贴后背地侧卧，双脚紧依着他人的头。码得真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夜里的时候，如果一名囚犯动得过头了，或者忍不住咳嗽得厉害，周围的囚犯就会毫不留情地狠狠地揍他。

我见过很多中国监狱的内部情况，但是住宿条件的恶劣程度却不能和这里比拟。仰光是全世界最潮最热的几个城市之一。每天的常温都在 35 到 40 摄氏度，湿度高达 85%到 90%度。在被蒸汽饱和的空气里，我们仍然在流汗。更可怕的是，我在这所监狱里，不允许随身携带圣经。

有些事情或许很矛盾。虽然我是因为不服从主的命令才被捕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也是他的一个计划，让我为那些绝望中的囚犯见证基督耶稣。神把我送到这个看不到希望的地方，有他的理由。

1997 年我离开中国之前，主就告诉我：“我会把你送到一块新的田野

上。你将无法理解他们语言中的一个字。”这就是恰恰是我所在的地境。不能和其他囚犯们交流，这是我在缅甸的监狱里，一直梗塞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绝望的人在我的囚室里是不少。有一名犯人，是一名毒品走私贩，被判了 387 年入狱！也有其他不少人都被判处了超过 160 年的刑罚。缅甸，作为一个佛教国家，他们都是相信轮回的。这些残酷的审判也就不仅仅针对此生，还要惩罚他们以后的几辈子。

早上五点到六点，正午到一点，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天三次所有的囚犯都得被迫盘腿坐着，对着我们每个囚室里的偶像去冥想，祈祷。缅甸政府相信，强迫犯人们去向佛祈求能让他们改邪归正。若有囚犯在这些时间里睡着了，就会有看守来无情地打他。

通过一个能讲一点汉语的囚犯，我就摇着头对看守说：“我不可能去这么做。我是个基督的牧人，哪怕你们把我拽着捆绑到那些偶像前。我也不可能崇拜它们，更不会在它们面前祈祷。”

有那么一天，其他囚犯们都在向佛祷告，冥思的时候，圣灵给了我一段简单的调子：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以路 -- 吾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以路 -- 吾亚！

我唱着唱着，主让我的心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腾了起来！洪流般的快乐洗刷着我的魂。我能看到，神也在轻抚着其他囚犯们的心扉。虽然他们丝毫不懂得我唱的是什麼，什麼意思，有几个囚犯和我一起唱开

了。很快，我看到他们的脸上泛起了笑容。这么一首简单的歌曲，让众多心如铁石的罪人之间出现了快乐和平安。

监狱的看守长赶来，对我说：“监狱里是不允许唱歌的。你要立刻闭嘴！”

我就回答说：“我是个基督的牧人。耶稣爱听到人们唱他的歌，也请你理解我的处境。允许我履行我的信仰，遵守神的话。”

全凭神的恩典，我的请求似乎很合乎情理。看守长也就答应了，允许我继续唱。

接下来的几天里，所有的囚犯们都开始加入唱“哈利路亚”的行列中。他们脸上的阴险看不到了，取代的是快乐。他们每天受到的苦难似乎也在这几个小时里得到了解脱。囚室里的气氛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他的囚犯们既然看到了耶稣在我之中，他们也就对我敬仰有加，看待我为一个认识神的人。

监狱场地里有一个附属的礼拜堂。我得到了允许，在其他囚犯跪在那里拜佛的时候，我就去了那里。我也就在那里见到几名缅甸的基督徒，他们入狱的原因各有径庭。后来我惊奇地发现，很多我的室友都跟着我来到了礼拜堂里，甚至有些是佛僧都每日来礼拜堂。他们来也就是想听我唱歌。他们知道我的心里有很多不同之处，那好奇知心让他们一定要弄个明白。当我跪下，对耶稣祈祷的时候，这些人甚至和我一起跪下了，期盼能从神那里得福呢！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从来没有机会去讲道。但是我知道，主一定会有他的法子，饱足每个人灵魂的饥渴。

每隔几周，外籍囚犯都会被带到市区的警署里接受审问。我们从警署回来的路上，有个路上停顿的机会，可供囚犯们买点各自的所需。我就用了这么一次机会，花自己的钱买了四十多根牙刷，一大堆肥皂，还有好几麻袋的食品。都是为了我的室友。有很多囚犯都因为饥饿，在死亡的边缘挣扎，这算是他们的救命粮了。

与此同时，我的案子所有相关信息都毫无头绪。我没有被指控出任何违法行为。好几次我的缅甸朋友都向我保证，我会在不久之后就获释，可是一天天似乎都没什么变化。渐渐，我明白了，我所在的局势完全处于神的掌握中。我在这个监狱里该做的事工圆满的日子，就是我将被释放的时候。不会有丝毫的提前推迟。

2001 年 4 月 9 日，我写了一封信让一位基督徒朋友捎了出去，让他作为公开信发布全球。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们都在天天为我祈祷，我就写了：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感谢你们时时为我牵挂，为我祈祷。我在缅甸的处境唯独依靠于主，我已经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心愿放在了他的心愿之中。我深深地信任我主有他自己的时辰去展开我的未来，因为他是我的救主。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国家的律师和法官身上，因为他们的心神好似秋风。我更愿意把一切交付于我主去照料。只有主知道我的明天。

在这里的生活条件甚至比中国更差，只是我能天天自由地向我主祈祷。我知道我的主耶稣会给我指引一条路出来，甚至在根本无路可行的地

方。

感谢神，我已经带着两名囚犯到了基督这里。我们一起念了悔过的祷告。我们囚室有约莫着 100 个人，而我是唯一的外国人。每个人也都知道了，我是个基督的牧人。

替我向我的家人和所有弟兄姊妹们问安，那些为我而忧虑的人们。不要因为祈祷而困乏，要时时祈祷。你们的祷告会打开一扇扇不可能打开的门。

终了，我的朋友们，愿我主能给你们快乐和平安。盼望不久后重逢！
以马内利！

云弟兄

在潮湿，肮脏的条件下，细菌滋生的疾病传播得尤其迅速。我的囚室里头，一百多号囚犯大小便都得用一个马桶。也就这样，可怕的瘟疫击打了很多囚犯，他们开始得病，死亡。病毒从所有人的肛门，泌尿系统进入了体内。有那么几天，瘟疫最严重的时候，每天早上都得从囚室里拖出去几具死尸。得病的时候，人们感觉五脏六腑都在燃烧。患者都会在地上疼得直打滚，死去活来。

那段时候，我也染上了那种瘟疫，一个多月都不能消化任何固体食物。我能做的就是和其他的很多犯人一样，并排躺着，整天上下挠着。寄生虫盘踞在了我的身体里。我有些时候盯着我的肚皮看，甚至能看到有虫子在我皮下蠕动。时常，这些虫子的尾巴都能看到，它会穿透我

皮肤上的毛孔露出来。

这是一段苦不堪言的时候，我仍然在灵魂上想保持主内的快乐。除了我以外，超过八成的囚犯都已经被病毒感染了。我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有那么五天，我都在毫无意识的状况下度过。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监狱医院的病床上。

已经入狱几个月了，对我进行判决的日子临近了。我的缅甸朋友都说，我肯定会被释放，最多判一点罚款，或者遣送出国。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

我的双手被紧铐着，从医院里被带去了法院。那名法官又复查了一遍我的案子，他的脸上毫无表情，直接了当地宣布：“七年。”

我的律师和我的缅甸朋友们听了都大惊失色。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会这么判。他们都沉默了，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我的身上，我看到他们有人在抹眼睛。而那天我被信心充满，知道万军之神和我同在，裁决结果会是如何都无所谓。我向法官的位子鞠了个躬，通过我的翻译，我说：“我要感谢你，很荣幸，你为我签发了在这个国家里住七年的签证。”

他摇了摇手，看守走过来给我戴上了手铐，带回了监狱的医院。我把判决结果告诉了一名室友，他为我好兴地跳，给我筹划未来。他在监狱里得到的判决是监禁 150 年。

我的心里盼望的是想让神快点让我重获自由。至于我没有服从神所要学习的这一课，就快点学完吧。我想都没想过，自己的判决会这么长。

我心里埋怨说：“天父呀，我有我的妻儿都在等着我呢。未曾服从你，

我心里愧疚，但是求你怜悯我，让我回家吧。”

我在回头看看，这趟缅甸的狱中之旅的确确是主交付给我的使命。神把我送到这么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没有意外。这里绝望的魂是如此的多，他们都需要认识耶稣。

我听说有五个新加坡的华人也在监牢里。他们是一伙毒品走私贩，各自被判了终身入狱加，以及额外 50 年有期徒刑的贩毒罪名。他们都还很年轻，都才三十岁左右，已经在监狱里度过几年了。还有另外一名台湾华人，四十多岁，被判了一百多年的有期徒刑。这几个人能讲汉语，我也就特别想见他们，为他们以福音分担无望的事态。

判刑终身的囚犯都得被单独监禁着。那些单间个个狭小阴暗，几乎没有光照，也不通风。这些单间与其他囚室都分隔着，想见他们一面真的是很难。

神自然有他的预备。其实不仅仅我听说过这几名华人囚犯，他们也知道有个“爱耶稣的中国牧师”被囚禁在监牢里。他们想见我一面的心情和我一样急迫。

他们后来打听到，我一直留在监狱的医院里修养。他们想见我，有一个原因是想从我这里听听外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也好制定个计划。后来他们就一个个装病，迫使看守们带着他们来医院里做检查。

我见到他们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主给我的怜悯之情。他们仿佛受伤了的野兽，灵魂饥饿的形销骨立，生活毫无根本的意义。我忍不住上前，紧紧地抱住他们。我告诉他们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有福的人！最大的宽恕已经从天上为你们降了下来！”

他们激动极了，以为我是想告诉他们，缅甸政府要为他们减刑了。他们都抱有一丝希望于国际法庭，等待获释的那一天。

我噙着泪继续说：“弟兄们，我对你们地上面临的局势丝毫不知晓，也不能告诉你们当局会怎么样。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位真正的永恒的法官。他为了你们献出了他的生命，他是宽恕一切的救主！”

他们回答我说：“我们家里世代都信佛，但是现在想想似乎佛也没有救过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接受耶稣呢？”

我把福音对他们讲了一遍，然后说：“你们有死的那一天，那时候就是一切痛苦的终结。你会在耶稣之中获得永生，只有耶稣能救得了你！”

他们中的一个人突然，跪在了地上，抓着我的脚。他绝望地哭着，问我：“噢！牧师先生，请你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得救吧！”

就在这一刻，医院里的保安跑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大吼着说：

“你们不准在这里随便谈论宗教！”然后要求他们立刻离开我的病房。我心里真的是十分沮丧，他们想说的话还有很多，我也想再告诉他们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我祈求神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相遇。

终生入狱的囚犯都得穿红色囚服。我请求我的律师，下次来见我的时候给我带一件红色衬衫。我希望能够凭借着同样颜色的衣裳，让看守们把注意力从我们几个身上移开一些。

不久后我果然又见到了这四名囚犯，我问他们说：“你们真的相信耶稣为你们死在了十字架上吗？”

他们都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相信！”

我又问：“你们准备好永远放弃偶像，接受耶稣作你们的救主吗？你们相信他的血能洗清你们所有的罪吗？”

他们再一次异口同声地回答：“相信，我们都坚信如此。”

我们就一起祷告，他们就用心接受耶稣。我看到了，他们从死亡渡到了生命这边。我明白，我们没有时间去浪费了，立刻领着他们去了洗漱间，那里头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地漏。我就以父，子，圣灵的名义为他们施洗了。我告诉他们说：“有很多人此生是自由的，却在永恒的世界里与地狱相伴。你们虽然此生入狱，而从今天起，你们的名字就已经被写在了天堂里，你们获得了自由！”

我还没有为他们全施洗完毕，就有一名看守冲了进来。他大喊：“你们都在干什么？”

我朝他喊着说：“不要怕！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是至高的神的仆人！”那名看守傻呆呆地站在那里，无话可说。

我就告诉这四位初信的门徒说：“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有了权柄为其他囚犯们祈祷，告诉他们你所领受到的奇妙的拯救！”

凭着神的恩典，我前后总共带领了十二名囚犯认识了耶稣。其中包括一名叫岳民雨的台湾人，他因为走私毒品被判了超过一百年的徒刑。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台湾也蹲过。他在那里的时候，就有过访问监狱的福音团，初次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在了他的心里。

我想尽一切办法，找机会去教初信者们一些圣经故事，还有如何祈祷。而我的病情让我在医院里又一连住了两个月。

在我染上那场横扫整个监狱的可怕瘟疫以后，我曾经在医院里不知不

觉地躺了整整五天。虽然后来我慢慢地康复了，仍然时常感冒，头痛，血压也有所提升，胃部无故地胀痛。直到后来我才理解，神要我继续病下去。这不仅仅给了我向华人传福音的机会，还有，若是我没有病，我就会被送到边疆的某个劳改场里，去服刑。

有那么好几次，医生要对我做检查，看看我是不是足够健康，可否出院医院。医生来之前的那天，我都仍然好好的。而他来检查我的时候，我就会突然血压不稳，或是胃感觉不对劲，要么感冒也会跟上来！

哪怕在监狱里，神的恩典也随着初信的基督徒们在一起，他们对神的理解越来越多。我用诗歌教了主内的弟兄们很多圣经段落。由于我们唱的歌是汉语，看守们也就没有能听懂我们是在讨论圣经。说实在的，那些看守和医师似乎对我们的诗歌很感兴趣，听得入神。这些囚犯们的生活开始有了巨大的改变，这只有耶稣做得到。原本他们都是个个充满憎恨和怒火的罪人，如今却满心的爱和怜悯。他们还向那些医院里濒死的囚犯伸出援手，花自己的钱买些食物去安慰他们。他们为那些病人祷告，想尽办法向他们传福音。每个人也都诚诚地为各自的家庭祈祷，虽然他们各自的家都远在新加坡和台湾。

他们告诉我，他们每天都在祈祷，希望我能被释放，这样我就能继续我的事工。

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我想起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要哭。神的恩典如此宏大，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拥向了他们。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虽然短暂，却感受到了亲弟兄都难以比拟的感受。我试了很多种办法，想为他们搞一本圣经到监狱里，但是我的努力却没有结出果实。我就不

停地向神哭喊，求他为这些人预备他的话语。

很多人一生都拥有自由，却在心中做着囚犯。成为罪的奴隶，被罪捆绑着。而这些人呢，他们虽然在监狱里饱受折磨，而内心却如同快乐的鸟儿在山巅翱翔。我能看得出，他们在用全心爱耶稣，从而他们“*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路加福音 7：47）

在那段奇妙的日子里，神总是和我们常在，说实在的，我真的没有怎么觉我在监狱里。我甚至没有怎么想，我将会在这个地方待上七年，因为每一天都被快乐和生命充满。那七年在心里，就像雅各为了拉结服侍拉班的那七年。“*雅各就为拉结服事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创世纪 29：20）

我知道，我的家人他们都安全地住在德国呢。我就为我的女儿以琳写了一封信：“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我的心里很愧疚。然而你爸爸我有特殊的功课在缅甸，必须为主而完成。主交给我的功课，我做完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再相见。”

七年的判决公布之后，我决定不去告诉我的家人，最少现在不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在西方的生活本来就很不容易了，因为我不在他们身边。若是告诉他们，以后的六年半，他们都不能再见到我，我怕会让他们心碎。

早些时候，我被捕一个月那会，主就把我一段经卷放到了我心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

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翰福音 12：24-25）

我心里冥想着这些经卷。回想起我在河南田间的那些日子，若没有七个月麦子种就不能从土壤里长出来，结出子实。我感觉到，主展现给我看到，我必须扎根在监狱的土壤里七个月，然后才能得释放。

我在监狱里被像种子一样埋葬的时候，耶稣教导了我很多。我明白了，真切的基督徒之路并不光华照人，使人青睐。一粒种子在土里不会舒坦。黑暗的土壤种与世隔绝，不见天日。而在这粗糙坚硬的土壤里，种子要经历严寒酷暑，被臊臭的大粪各种肥料覆盖。只有默默地忍受了这些考验，种子才能迸发出生命，带来丰收，喂养万民。

种子埋在土壤里的时候，本身毫无选择，只能耐心地等待神的时刻让它发芽。我也同样清楚，自己若是信靠人的努力，只能徒劳无功。信任人权组织提供的政治压力，还不如清楚地认识到，我的未来只掌握在神的手里。他为我预备的日子还没到来，我就不会出去。

一天，监狱看守长到我这里，对我说：“一个德国大使团代表来见你了，收拾东西去门口看看吧。”

我朝大门那边走了过去，去会见来访者。那是一位女士，她看到我就大喊着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要被释放了！你只要在这份单子上签个字，你就自由了。你只要再耐心地躺在病床上几天，我们会安排好事务，把你接到飞机场。但是从现在起，你就已经自由了。”

我签了字，走回了医院里，欢快地说着灵言。回到我病房的那一刻，

我把囚服脱了下来，扔到了地上。看守不知道我已经被释放了，就愤怒地威吓我，要惩治我。我就哈哈地笑着，告诉他说：“我再不是什么罪犯了，我就要自由地走出这里了！”

虽说耶稣已经用自己的宝血签下了他们获得自由的证明，然而想想这些负重的基督徒们，就心中有所愧疚。我们被释放的时候，我们就该像他们一样！

我的七年判决宣布以后，德国大使馆就开始请求缅甸政府加以宽恕，把我送出国好了。德国政府说，他们会承担一切责任把我从监狱里带回德国。说我的家人都在那里等我。

全凭神的恩典，他们的请愿得到的准可。

三天后，2001年9月18日上午11点，我的手铐被移民局的官员取了下来，我已站在了仰光国际机场上。相比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机场被捕的时候，他们现在是如此的和善，异常客气。

机场上，几名德国大使馆来的公务员，还有很多缅甸的朋友们都涌了过来，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其中一个叫丁凯的人，他曾经和我被关在一个囚室里。我向他传过福音，但是他当时并没有直接接受耶稣。不久后，他就出狱了。当时他说的话就是：“若是你的神能帮你离开了监牢，我就在你出来的那天，开始跟随他。”

所有人都得知我自由了的时候，就有缅甸朋友打电话通知了丁凯，把事情告诉了他。我抵达机场的时候，他跑过来拥抱了我。我们一起跪在地上，为他接受耶稣为主祈祷。神的恩典浩荡，就连我在缅甸的最后几天，也领了三人来到了基督之中。

我登上了飞往泰国首都曼谷的班机。我被释放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很多其他基督徒的耳朵里，他们都到曼谷机场来见我了。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说：“我在监狱里的工作做完了，耶稣就这么把我带了出来。我被耶稣送到那里宣讲福音，让那些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的人得听到，众人蒙救恩。”

我们拉着手站成了一个圈，低着头一起感谢神的好意，和他的怜悯。他实实在在地是一位活着的神！

很多圣经学者都说，数字七代表着神的完美。我曾经被判了七年的徒刑，然而主不同意人的判决。在他的完美计划之下，我被释放的日子恰巧在监狱里呆了七个月七日。

从曼谷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一位接我的朋友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他是从德国赶来的，专门来监狱接我。登机几个小时后，他问我：“云弟兄，你在监狱里的时候能不能听到外面的消息？”我回答：“绝对不可能。”

“那么，这里有点东西你必须看看。”他说。

他递给我几份上周发布的中文新闻报纸。起初，我被我看到的東西搞懵了。一架飞机怪异地插进来一栋高楼里。

我读完文章才明白，就在我被释放前的那个星期。2001年9月11日，世界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中。

德玲的回忆：一个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也流逝了。至于我丈夫什么时候能释放，都还不得知晓。我的信心开始软弱了下去，心里乱如麻，十分着急。四年多以前，我曾经梦想着，云会有一天热情地欢迎我们到德国来，领着我们到乡间指指点点。我们在缅甸的时候，他确实等了我们差不多两年。我做梦都

没想到，今天我们会在德国等他，而他却困在了缅甸的监狱里。

我们在德国的生活相当艰难。虽然当地的基督徒们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竭尽全力为我们调整生活。起初，我们都不懂怎么说德语。从饮食到文化，我们都感觉充满了异域风情，是那么样的陌生。我从来不懂怎么用自动取款机，看到一个机器需要放进塑料卡片，按按钮提现真的是惊奇极了！事事在我眼里都显得那么怪，不可言说！

几个月过去后，我的心情滑到了谷底。我就朝神哭喊，要他给我一个答复。

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一个梦。我看到了很多各异的数字符号，然后就看到云从监狱里放了出来。那几个数字加到一起的和是 **18**，我就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个 **18**。并且告诉孩子们，他爸爸会在 **18** 号的时候出狱。

一天早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云会在九月 **18** 日被释放出来！他监禁的时候，假通知时常有，带给了我们太多的失望。虽然我做了梦，我起初仍然不信，直到后来清楚地知道他已经安全了。

就在 **18** 日那天，我接到了一个我丈夫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就站在泰国曼谷的机场上呢，正准备登机来德国呢！神是一位伟大的真神！

第二十九章 神的应允 – 光明的未来

2001 年 9 月 19 日，早上六点钟，我所乘坐的飞机在法兰克福的柏油跑道上着地了。这一刻，从我 1997 年第一次到德国算起，整整四年。我最初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想我的家人很快就会跟着来，但是主的所思所想却是不同的。他想做的比搀拉着我的家人出国更多。他要教导我们，让我们家在同一地方团聚前，经历更多世事。

我走过德国机场海关，我发现在外面等我的人不仅仅有我的家人，还有好几十位德国的基督徒们！我们都互相拥抱了一下，畅怀大笑。就连德国的福音讲师雷哈德-布永康也在那里。神就是使用他，在非洲和世界各地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靈魂，贏取了众人直向耶穌。他来到了机场上欢迎我呢！我感觉到无比的荣幸。

我能看到我夫人德玲的快乐飞扬在脸上，孩子们高兴地说了很多话，嘴动个不停。主为我们准备的团圆，是如此的美满，奇妙。

我们回到了镇子上的家中，那就是我从基督使团那里得到的一间小单元房。我没有多少家具，就连一张合适的床也没有。但是德玲和孩子们却非常喜爱住在这间房子里。直到我回来为止，他们都没有考虑过搬家。我们到家以后，立刻关上房门开始一起跪下祷告，进行崇拜，噙着泪水感谢主的洪恩和忠心。我把手举向主，开始唱：

眼中的泪水止不住，快乐的心情要吐出。

主的手搀拉我出监牢，我跟随他，不论到了幽谷，还是山腰。

让我得胜，都凭着你那钉痕的两只手，一双脚。

离开缅甸监狱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的身体状况明显很虚弱。体检表明我身上长了很多消化系统蛔虫和皮下寄生虫，这些病状都是不干净的饮食构成的。虫子从我皮肤里往外爬的时候，我就奇痒无比。我夫人先做的就是把我的衣服都用开水烫了一遍，对我的衣物进行杀虫。在主人的看护下，我的健康慢慢地回复了。这就让我有了些时间和妻儿们一起，仔细品味一下生活。德玲一直向往的平静家庭生活，现在总算开始实现了。

我和德玲已经结婚整整二十年了。虽然说我们的婚姻离美满还差得很远，但是我可以坦然地说，每年我们的婚姻都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德玲也是一位我此生最知心的朋友。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她是一个姣美的姑娘，我问她：“神拣选了我当他的见证人，那是条充满艰险和背负他的十字架的路。我既没有钱，也时常会被掌权的人们所追赶。你真的愿意嫁给我这样的一个人吗？”

她回答我说：“那些都别担心。我和你在一起就永远不会拖你的后腿。我会和你一起服侍我们的主。”

德玲为了承诺我的这句话，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考验。至今她仍然对主无愧，对我无愧。这二十年里，有七年我都是在牢房里度过的。剩下的那些年头里，我们之间也是聚散不定，常年奔走。

德玲是一名合格的贤妻良母。她人比我精明，对于我的软弱明明白白，常常使我警醒过失。那尤其是我忙碌不堪，重担压在身上的时候，如果我固持己见，她就会指责我。她的灵魂很宁和，不多嘴，不埋怨，

从来没有因为口上的过错给教会带来过麻烦。我要赞美她拥有的恩赐，她能歌善舞，懂得怎么崇拜主。我在中国，有那么一次聚会的时候。我正要讲课，底下的人们却说：“你讲的课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我们更想听听德玲唱歌！”

如今，我们家在国外团圆了，这绝不代表着我们会永远住在他乡。我们走到这方异国，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能完成的事，目的也不是为了逃避艰苦的生活。我们之所以离开中国，只因为神清楚地告诉过我们，应当如此行。他不但这么说了，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堵死的门，对他说的话做出肯定。

我们现在既然出来了，那就要像过去一样勤奋地传福音，为重回耶路撒冷运动好好地装备。圣灵在我们前头开路，我们就知道会有很多不期而遇的事发生。好似耶稣告诉过尼哥底母说的：“*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那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 3：8）

我们若是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那就让我们不要顾及一切外界条件，也不要依靠任何人制定的计划。如果有一天，神告诉我们，让我们回到中国，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么简单。有人就会说：“这么做也未免太笨了吧！你就不知道你仍然是个通缉犯吗？你只要去，被逮捕是必然的事。”

我们既然蒙召，那就不该以人的思想去活着。所要在乎的，是去遵从神的话语，让他带领我们的路。如果神说去，我们就要去。若是他要我们停留，我们会原地不动。当我们行的事是他的意愿，世界再也

没有比这更有保障的事了。

德玲的回忆：我们结婚了二十年，如今我对我丈夫的心再了解不过了。他的内心和信念都固若磐石。他是个非常开朗进取的人，从来不惧于人。他心里有的事从来不隐藏，都会随口而出。正是由于此事，我对他从来没有过猜忌。你能看到他拥有的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不多，不少。

我敬佩他对神的爱，还有他那份决心。在他经历过的这些，我都心知肚明，但是他也有我不知晓的一面。毕竟出于局势所在，我们的婚姻从来都是离合不定。让我深感痛苦的事也有，由于他常年在外，我不得不独自承担抚养孩子们的责任。

这并不代表着万事都不顺。虽然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时常受苦，家庭生活也是零散的。但是胜利也是巨大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深爱 and 来自神的恩典。

我并不孤独，因为我的孩子们都陪伴着我。他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大地安慰了我。有了他们，我觉得忍耐贫穷，孤单，和遭外人的迫害都不是大问题。最艰难的事其实就是在教会之中，针对我丈夫的谣言越来越多。直到今天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弟兄如此扭曲事实，去编造谎言毁谤一位诚实地服侍主，又爱众人的弟兄。

云经常告诉我说：“我们都是灰土。根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有什么能力？又有什么财产可以奉献给神呢？他能用我们，完全因为他的恩典。和我们的所为，所有都毫不相干。若是神愿意达成他的目的而高抬他人，贬低我们，我们也应当毫无怨言。”

我年轻的时候仰望神，把他当作一位常常帮我的医师，医疗我的创伤。而走了这么多年的幽谷，经历了所有的试探以后，耶稣也就成了与我随时同在的朋友。他从一位历史上的神走了出来，走到了我的身边，成了一位今日的真神。在各种考验和试探中，我每每亏缺神的荣耀，但是他却依然忠实。不论何时我求告他，他都向我伸出援手。

耶稣就是所有，我们又能是什么？

每当我想一想主为我预备的未来，我就热血沸腾！我们为耶稣活着的这个年代，实在是个非凡的年代。圣灵大能地在全球各地穿梭着，大有作为。我们能在这最后的日子，收割丰收的确要归于神的宠恩。我相信我的事工，很有必要专心于重回耶路撒冷运动。最初点点滴滴的传道人离开中国，如今已经成了熙攘的激流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开泻的洪潮一般的工人们，带着福音离开中国的边关。

我继续抓紧一切机会到很多教会去讲课，到世界各地去聚会。我对西方教会讲的话就是让他们从头做起，再次聆听耶稣对他们召唤的声音。然后，我就激励世界各地的教会来声援大丰收。不仅仅是西方的教会，而是让所有圣民们都加入培训，装备工人的行列。把神的王国不仅仅安放在中国，也要去耶路撒冷这条大道的全线。

一个新的教会时代已经到来了。

我深信，西方教会能够成为我们的好伙伴，完成这项工作缺一不可。这么说，绝不是指我们需要救济金，而是彼此间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未来都有什么在等着我们？这很难说。但是我知道为我们预备未来的那一位！自从主把我这么一个孩子从苦难中救了出来，一路上都是那么精彩。想想过去，我都不曾知道等待我会的是什么。

或许有一天，我会为福音而死。这样的是可能发生在穆斯林国家，也可能在佛教国家里。你若有一天听说了这条消息，请不要为我哀哭，而是要为那数十亿被撒旦所捆绑的灵魂。他们听不到福音的见证，只能纵身为奴。死亡对于神的仆人来说绝对不是终结，而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开端。在那个生命里，只有永生，并且时刻和耶稣同在。

我若一天真的归了我天上的家，请来这里，带着福音站到我的位置上。教导世界上的万民，鞭策他们成长，直到耶稣再次来临。

我的主耶稣爱我，也是你能有的最知心的朋友。我和他之间，我看到了仁爱，对我的爱心和和善。这是这么多年的经历让我看到的，几经死阴的幽谷。

很多人都对我说过：“云，你肯定很爱耶稣。”你需要明白的就是，我

不论怎么爱耶稣，都是因为他那对我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 4：19）

真切地说，去认识耶稣，没有比这更值得去做的事了。哪怕，我们一生都为他而活着也是值得的。你若真的把你的生命交付给了耶稣，你不会有后悔的那一天。

你愿与祂同行吗？

（全文终）

鉴于中国内外教会之间对于云弟兄非议甚多，我就转载了这封信海特维所写的公开信，我完全支持本文中的内容，阿门！

本文是《天上人》作者保罗-海特维所写的公开信，没有版权，可以随意转载或者打印，只求转载完整，并注明本文来自[亚洲丰收网 \(AsiaHarvest\)](http://AsiaHarvest.com)。

我恳请各位读者能抽出宝贵的10-15分钟时间来读一读这封信。在信中，我愿意完全敞开我的心，与各位分享一段时间来，在一些基督肢体种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本人对这些事情的一些想法。

前言

首先我声明，这封信绝无攻击他人之意，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乃是在于立足真像，使基督的各肢体了解与目前遍传于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言论不同的一面。埃德蒙-勃克有句名言：“使魔鬼撒旦唯一能得逞的就是正直人袖手旁观。”同样，圣经中也提到过：“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罗马书 14：16）这节经文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在听取一些属灵长辈和亲朋好友的意见后，我感到现所在是我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的时候了。说实在的，没人逼我写这封信，我之所以写，纯粹是出于朋友的立场，为其正名。

2001年，我撰写了《天上人》一书，写的是中国基督徒云弟兄（刘振营）的见证。为了收集素材和背景资料，我到中国采访了许多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云弟兄的许多经历。我也和云弟兄度过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一起对他的故事进行了重新编排整理。

在写书的过程中，我就知道有两件事将会发生。其一，我知道因为云弟兄非同一般的见证，此书一定会感动许多人。给他们的生命带来造就和祝福。尽管云弟兄有他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却一直与神同行，而这恰恰是全世界的基督徒渴望看到的。尤其在西方教会，我看到绝望正在新途中蔓延滋长，他们对教会沉闷的传统和不温不火的现状已经深感厌倦。他们知道一名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逼自己曾经历的要丰富得多。云弟兄的生命和见证将一个谦卑虚己，忠心爱主，坚定不移的典范活生生地呈现在许多基督徒面前，触动了他们的生命。

其二，我也意料到此书将在基督徒圈子里掀起轩然大波和反对意见。其实教会是最难接受改变的地方。从教会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昏睡的教会往往宁愿去攻击那些神差遣来让其改变的使者，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教导和指正。旧约先知受神差遣来到以色列人中间却屡遭非难。而同样的状况在教会历史的当今的世代种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云弟兄的信息并不新鲜，也丝毫不具革新性，只不过和圣经

一样耳熟能详。他的信息无不集中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上，说明信心的得胜属于那些在患难迫害中依然信靠神的人。

本书的积极影响

我们先来看积极的一面。《天上人》一书被翻译成了二十几种文字，出版发行量很大。在英国，该书被评为 2003 年度“最佳基督教书籍”以及 2004 年度“最佳传记”。我因此也得到了许多祝福，各地基督徒的反响令我倍受鼓舞，给我来信的弟兄姊妹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在信中告诉我，这本书如何鞭策了他们，令他们更加愿意紧紧地跟随主。英国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在信中说，他读了这本书后，被圣灵深深地感动了。随后他便给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买了这本书。他们也被大大地挑旺了，更加自觉自愿地恒切祷告，更加热心地传福音。因着对主的这份重新被激起来的委身，教会在短期内急剧增长了一倍！

一些著名的基督徒领袖也因着这本书而蒙了祝福。德国布道家布永康写道：

“也许一开始你是躺在沙发上读《天上人》这本书，然而到最后，你一定是跪着读完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读这本书一定不会无动于衷。云弟兄的见证唤醒了我们，震撼了我们，告诉我们在残酷逼迫患难中，被圣灵充满的神的子民是所向无敌的！他们在神的仇敌面前出生入死，将基督耶稣荣耀的福音传遍各国。胜利的喜讯将响彻四方！这凯旋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会发生在世界各地。”

马来西亚读者梅嘎写道：

“神在这末世的时候将这本书赐给我们。它使你认识到自己的属灵光景是多么的荒凉。这本书以及书中云弟兄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心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你一定要认真读此书，如果不读，那么你就错过了神赐下的美好礼物。愿神赐福给你，愿祂对你说话，就像祂籍着此书对我说话一样。”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的读者安德烈：

“从读第一章起，我就被强烈地震撼了！除了圣经以外，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够这样震撼我，令我知罪。我越来越感到认识主耶稣是多么地有福，祂在全地以及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何等的尊贵全能。这本书使我更加愿意为主摆上一切，我更加视圣经为瑰宝，对列国更加有负担。它重新更新了我对圣灵的渴慕与同行。我强烈推荐这本书。”

菲律宾宿务市读者里昂纳多写道：

“我真希望给这本书评上六个星或者七个星！很少有书能够实实在在地把你的人生改变得更加美好，而这绝对是一本这样的书！它是当今时代的经典之作，它或许将挑旺你的信心和生命，你读过其它书都无法与之比拟。这才是基督教的精髓所在。这本书实在是宝贝，千万别错过。”

最后，美国俄亥俄州阿克郎的读者劳伦斯写道：

“我是去非洲短宣的途中读这本书的。尽管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可我还是见缝

插针地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四百多页的书。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书。我在非洲中部读这本书，它给我带来了无比的祝福。读完这本书，我强烈地感到无论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都甚愿看到神之国度的降临。云弟兄的故事和生命历程激起了我心中无法抑制的情感，我要去中国！明年六月我就要到中国去了。我向任何一个人极力推荐这本书。再多的无神论者也会被云弟兄的生命见证，以及他为神之国度的付出所震撼。”

数以千计读者的感受我们可以从这一小部分见证种窥见一斑，我们为此向神献上感恩。愿荣耀归于祂！

“烟火”理论

就在这些振奋人心的鼓舞日进展现的同时，我也看到了一股硝烟正逐步弥漫开来，那是一些针对云弟兄的品格和他的见证的诽谤。起初我并没有将这些攻击太当回事，以为任何侍奉神的人多少都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反对。我认识云弟兄多年，也曾看到他忍受过诽谤和反对，其中也有一些是不同寻常的。

这些攻击主要源自于一名居住在德国汉堡的中国男子所主办的网站。他在网站上生成自己名叫林慕实，而他的真实姓名是潘天成。该网站所有的目的就是拆毁一个人——云弟兄。网站分别由中文，英文和德文组成，其目的是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破坏云弟兄的声誉，损害他的形象。里面充斥着各种谎言，诽谤，断章取义，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还在上面发表捏造的中国信徒的来信来抨击云弟兄。当这些中国信徒被问及之时，他们个个震惊不已，无不为自己的名字被他人盗用去诽谤他们一直深深敬爱的主内肢体而感到哀伤。八位颇有威望的中国牧者经过慎重调查后，联名在一下网站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将调查结果公诸于众：

“我们愿意遵照圣经真理，为众教会合一的缘故，在此公开见证我们所搭配侍奉与深入认识刘振营弟兄，乃是谦卑诚实，单靠福音养生的忠心神仆。刘弟兄自年少蒙召以来，无日不为其信奉之独一真神，及所领受之全备福音尽心竭力。并一直为在惦念中国大陆受苦，为爱主的信徒效力。他对于金钱及圣徒的奉献忠心处理，绝不私留为己用。在职份上，也没有自夸或者高举自己的事，更从未自命为中国家庭教会之唯一合法代表。然而，不幸有居住德国汉堡之某氏擅自散发损害刘弟兄名誉的信件，卡带和光盘给各个教会。查其内容，全是歪曲杜撰，毫无凭据。其内中被引用之人士亦否认他们有任何中伤刘弟兄的举动，并表示该某氏的段章纂剪不但未经本人同意，也与事实相违。此事不但关系个人名节之荣辱成败。而且关系基督国度之见证与合一。吾人不能袖手旁观，并坚决反对，特此声明，以正视听。同时切盼教会悉心分辨查验，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破坏欧洲福音事工的进展。所以我们决议联名致函向海内外各教会，澄清事实，支持刘振营弟兄在各地之福音事工，并号召世界众圣徒，合一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等候主荣耀的再临。”

著名的香港基督教复兴教会牧师包德宁牧师说道：

“我知道潘天成攻击云弟兄的事情，也知道背后的原因。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强烈反对这些恶意的中伤，也多次对潘天成言明了我的立场。我为他执意任凭教会

的仇敌用的这种方式透过他来破坏主内肢体的声誉而感到难过和遗憾。他曾经说的和正在传达的所有言论纯属捏造。我们祷告祈求神在真诚的人心中做工，使他们看到事实的真像，并支持神高举的仆人云弟兄。”

这些诬告颇匪夷所思，许多基督徒居然都对此深信不疑。更令人费解是，甚至一些知名的教会高层领导人也受其蒙蔽。各种批评论断和对立言论不断涌现，有些人还极尽编造之能事，用流言蜚语含沙射影地破坏云弟兄的声誉，不经调查核实就以讹传讹，还乐此不疲。这些谣传不仅在中国基督徒中如星星之火般迅速蔓延，而且使得西方教会的宣教士和牧者们也信以为真。尽管他们“想要作教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定论的。”（提摩太前书 1: 7）几乎每天都有不少道听途说的人向我打听这些事，他们也是听别人说的，而别人也是从网上看到的！这种逻辑推断是完全不符合圣经原则的，神的子民一旦沉湎于此是极其危险的。撒旦如果想要破坏某个神的孩子的声誉，他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开始制造一点点谣言而已。他知道只需挑个头，自会有信徒来帮他完成其余的散布工作！发生在云弟兄身上的情况就是如此。不知何故，在中国这样的罪尤其普遍。难得看到有谁称许别人，说别人好话的人并不多见。我认为这是中国教会最大的弊病之一，也是阻碍教会在这个世代蒙神祝福，迎接极大复兴的主要威胁之一。

许多人相信这样的一种说法：“有烟冒出来的地方肯定有火在烧。”意思是说假如人们对一个弟兄说三道四，那就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多少都有些真的。这种理论完全与圣经不符合，而且极度危险。如果这个林论成立，那么耶稣俨然就是个罪人了！祂被法力赛人以及许多人强烈谴责，他们把各种罪名都堆到祂的头上。祂一直是人们竞相争论的焦点人物。耶稣周围弥漫着太多的“烟雾”，而实际上却没有火点着。唯一点着的是祂心中对丧失灵魂的那份爱！还有其他诸多圣经人物同样也蒙受过各样的不白之冤，比如摩西，亚伦，以赛亚，耶利米，尼希米，约书亚使徒保罗等人，此处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

教会中的“友军开火”

最近几年来，在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国士兵们引用了一个新词来形容在战斗中牺牲或负伤得最糟糕的情景。他们解释说，假如他们是被敌人的枪弹打死打伤，那是极大的光荣。可是最糟糕，最令他们感到窝囊的就是自己的占有“友军开火”得枪弹误伤打中。那被自己的战友误伤的感觉简直太可怕了！

不幸且更悲惨的是，这种“友军开火”如今却在神的子民中打响！像云弟兄这样的基督徒人为如果他在地球的某个偏远角落传福音，因而遭到穆斯林或某个原始部落族群的击杀，他会将之视为击打的荣耀。可如果被原本应该和自己并肩作战的主内肢体射杀，那是何等悲惨和可怕的光景啊！

令人伤痛的是，有些基督徒总把那些素未谋面，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人往最坏的地方去想。假如一个新来的传道人宣讲了一篇从神得着的新信息，随后各种对他的动机和人品的猜忌和就会接踵而至。比如：“他们肯定是为了敛财。”“他想用假信息来招摇撞骗。”

圣灵对此番情景该有多么痛心忧伤啊！

尽管“友军开火”是一个新兴名词。但不幸的是，它实际上从使徒行传时代教会诞生时就已经为信徒所熟用了。纵观基督教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降下的复兴之火往往是被那些教会领导人因着无知和盲目的热情，为了“保护”福音而熄灭

的。然而他们时常逼迫的正是他们自己不了解的。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基督徒领袖大都成了其他基督徒残酷攻击的对象。记者亚历克斯-布珊对此发表了一些看法，文章刊登在 1997 年 11 月 21 日的基督教刊物《指南针》上。布珊的文章报道的是某教会的一位知名带领人遭到另一名带领人诽谤攻击的事情。文章写道：

“他的反应或许对我感触更深，因为几天前在我读有关教父的文章时也有同感。当读到伟大的德士良（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大约于公元 193 年依附基督教，约 207 年与天主教教会分裂，并建立了自己的分裂性教派。他的著作对西方神学影响很大。）对异端分子普罗修斯进行残忍攻击时，我瞠目结舌。其程度之残忍令人发指，无法想象。我怀着激起失望的心情读到所谓‘仁慈医生’的圣-奥古斯丁彻头彻尾的冷漠无情，他使多纳图斯教徒（多纳图斯派宗教严格主义者，主张分裂的基督教派，受到圣-奥古斯丁强烈反对。公元四世纪于北非兴起，认为圣洁是成为教会成员和圣事实行的必须条件）遭到了军队的镇压。”

看来这是个事实。许多属灵伟人在被神的爱所激发的同时，对他们所认为的神仇敌的恨意也非常强烈，他们心中当然也因此备受煎熬。

欲参阅全文，请点击[这里](#)。（英文）

令人遗憾的是，“友军开火”在中国也屡见不鲜。最近，我在为一本新书做研究时读到一些文章，讲的是 1305 年在北京的景教教徒如何强烈抨击门诺会的约翰（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修士，约翰以教廷使节身份来中国，在主后 1294 年抵达大都，获准在中国居留及传教。约翰的传教工作虽然遭到了景教徒的一些阻挠，但大致上仍顺利开展，教堂及信徒人数均有增长。）的记载。约翰在以前的数年间为六千人施洗，却被心怀妒忌的景教教徒诋毁为“间谍，巫师，骗子”。约翰后来评论说：“若不是因为这些诽谤，我施洗的人应该可以超过三万。”

二十世纪早期的威尔士大复兴时期，神使用一个名叫伊凡-罗伯茨的年轻人作为祂的器皿，为这个灵魂干渴的国家带来了祝福。然而，当时威尔士绝大多数的神职人员强烈反对罗伯茨的事工，害怕他带来的影响将危及到“他们的”教廷。威尔士几十名神甫联名在报纸上刊登了长达数页的整版公告，公然指控伊凡-罗伯茨为异端分子和骗子。而今，伊凡-罗伯茨这个名字却因着神使用他在一百多年前给威尔士带来的复兴而为全世界的人所纪念，而那些中伤他的人的名字如今却一个都没留下。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奋兴家查尔斯-芬尼和慕迪身上，他们同样也遭到了其他基督徒领袖的公然诋毁。

首先我们应该认清谁才是这场攻击神子民的真正幕后黑手。圣经说道：“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那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 6：12）我们多么盲目无知啊！我们不可能既与黑暗势力交战，同时自己人之间又互相争斗。因此，撒旦知道一旦他能使基督徒反对基督徒，那么他已经赢了，他的阴谋已经得逞了。使徒保罗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向哥林多教会指出这一点了：“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哥林多前书 6：7）

对云弟兄的攻击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一个在德国汉堡居住的名叫潘天成的中国男子设立了一个网站，在网站上他自称“林慕实”。他恶毒地声称云弟兄是骗子，窃贼。在此我只想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如此醉心于除掉另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会不会觉得这有点儿不太对劲，是不是值得怀疑？

对云弟兄的诽谤攻击以各种形式层出不穷，有互联网，电子邮报，录像带，录音带，影碟等。可谓种类繁多。而所有这些，皆源自同一出处。潘天成何故这么做？其动机不值得去下结论。我一直都在试图联系他，可所有的去信都如石沉大海。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九十年代末潘天成却是云弟兄的热心拥护者，他甚至是第一个在西方极力推广云弟兄及其见证的人。

所有这些攻击一开始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直到那个德国的网站说服三位德高望重的中国教会领袖林献羔，谢模善，袁相忱写了一封反对云弟兄的联名信后才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在信中要云弟兄“赶紧趁早认罪悔改”。林献羔甚至还写了一篇名为《中国大骗子天上人》的短文，以中英文形式分发给前去他广州教会的每一个人。

许多人认为，连这三位德高望重的属灵前辈都说云弟兄是个骗子，那他肯定就是个骗子无疑。毕竟林献羔老先生为福音的缘故蹲了二十几年大牢，被视为教会蒙受逼迫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基督徒的敬仰。若非情况属实，像他那样受人爱戴的人当然不会平白无故发表言论反对另一个弟兄的。

首先，我认为让教会对行骗使诈者和异端分子保持警惕当然是一件好事。圣经实际上也告诫我们要如此行，而且这样败坏堕落的现象也是末世的征兆之一。倘若云弟兄真的犯有那些可怕的罪，即或只是一点点，那么其他人当然有责任去警告他。不过，圣经中也清楚地指明，如果有人犯了罪危及他人，别人当以什么样方式去揭发他。如果有人不严格依照圣经原则来执行，那么他就是蓄意破坏他人名誉，制造谣言，散布谣言。通常有的是搬弄是非，嚼舌头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圣经对此类情况首先指出的就是：一旦有谁犯了错，应当向他当面提出。耶稣教导我们：“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马太福音 18：15-17）使徒保罗对如何对待陷在罪里的弟兄是这样教导的：“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拉太书 6：1）

那么在反对云弟兄的事情上，有没有人遵循这些“有人犯罪，当面提出”的圣经原则呢？

显然没有！

你或许不相信，林献羔老牧师自己都承认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云弟兄，也没有度过他的书。事实上，除了从潘天成那里听来的以外，林老牧师对云弟兄的生活或事工知之甚少。因此，他的攻击显然毫无意义。诚然，一个人如果素未谋面就对另一个人进行人格攻击，那么他的言辞必定也丝毫没有可信之处。

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我自己在林献羔的教会里与林老牧师本人见面不下十五次。就在最近，2005年6月27日上午，我还和他谈了话。他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笑容可掬。他承认以前从未见过云弟兄，即便有机会，他也会拒绝和云见面，因为云是个“坏人”。林老牧师还说他是从德国的林慕实那里听说的那些事。当我

提出他的信息来源可能有误时，林老牧师只是笑笑，不置可否。当我问他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进行公然抨击是否正确时，他依然和善地笑笑，没有回答。同时他还在向来到他教会的人派发他的《骗子》一文。我的同工也试图与居住北京的谢模善和袁相忱老弟兄谈及此事，可他们同样也不愿意解释为什么要在那封信上签名。这两位令人尊敬的前辈承认他们在许多年前曾见过云弟兄，可后来再也没见过。

就算是不信主的人也不会听信他们这样的说法；就算是属世的法官也不会接受一个对素未谋面的人的指控！这实在是无稽之谈，可就是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居然仅仅因着这三位属灵老前辈的声望而不假思索地认为针对云弟兄的指控是属实的。可悲的是这种人身攻击和人格损毁在当今的中国实在是太普遍了。2004年12月，一名神曾使用的祝福过中国的美国弟兄给众多中国教会带领人写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为同样的事情谴责他们，说他们不应该在基督徒圈子里散布谣言、诽谤他人。这位弟兄写道：

“有些人认为把他们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并把听来的消息重复给别人听是自己的‘事工’。我接受的则是这样的教导——我们要为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虚妄的话在神面前有交代。如今有一种危险的征兆，似乎人们都缺乏敬畏神的心，特别是中国教会……有些似乎是以打击别人为乐事。我们时常会需要有点故事去说说，或者要有点什么事去反对反对。而所有这些会令我们成为搬弄是非的人。”

“为什么人们到中国来，还计划见一些教会领袖们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呢？即便有弟兄犯了罪，那么他所做的没有显露出来的，不仅今生，也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昭然若揭。圣灵并不需要你我在世界上作祂的代言人，去警告我们的弟兄犯了什么罪……其实，人为的控告对神仆人的生命或者事工效果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神并没有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我。唯有祂自己才是全能的。”

一位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及前苏联有过多年工作经验的作家来到中国时，也略微谈到共产主义国家中基督徒工作的另一令人深思的方面。实际上，有些教会带领人已经向政府妥协，成了政府手中的工具。结果，政府利用那些被他们收买的牧者和教会带领人制造出一些最为恶毒的攻击和诽谤。他说道：

“在共产主义国家，即使你得到的消息来自一百个可靠渠道，那也可能是假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也清楚地教导我们当怎样来处理此类事情……中国家庭教会里安插着许多奸细，我们不能太天真了。”

眼看着云弟兄面临如此众多的争战，我却惊讶地看到他对所有这些针对他的抨击都报之以敬虔的回应。他非但没有进行任何公开的争辩，反而完全宽恕了所有逼迫他的人，一点都不忌恨。

那么云弟兄对那三位中国教会的属灵前辈又是如何反应的呢？他心里有没有苦毒？会不会报复？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云弟兄是怎么说的吧：

“在主面前，我想说的是，对写我文章的那几位神的仆人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敌视，我已经完全原谅了他们。其实，我心中对他们的深深敬意并没有因这些文章而丝毫减少。

我深知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相会，在我们的父神面前握手言欢。当我们一起敬拜神羔羊的时刻，一切的误解终将化为乌有。

如果任何人对于我的经历有任何问题或质疑，我非常愿意在公开场合或私下和大家见面，并回答大家的任何问题。

让我们摒弃一切障碍，为了神的国度而共同携手前进吧！”

轩然大波

互联网上公开传播的这些反对云弟兄的虚假言论正中某些人的下怀，他们早就想看到云弟兄因此而被击垮。几家基督教刊物还对这些谣传大肆渲染，就连好些西方和亚洲国家的教会领袖也人云亦云，信以为真。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曾被云弟兄的见证所激励，所祝福，然而当他们看到这三位中国教会前辈公然质疑云弟兄，说他的见证是捏造后，他们的心情该有多么低落！我都能想象出此刻魔鬼正在一旁窃笑的得意模样！多少信徒在读云弟兄的书时心中涌起的灵里的感动及被挑旺的信心被这些指控泯灭了。

在美国，谣言和捏造的传闻已经开始在教会团体中广为传播。现在韩国众多的教会领袖也打算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云弟兄为异端分子和骗子，尽管云弟兄从未去过韩国，而其打算发表声明的人也从未见过云弟兄，也没和他交谈过。

感谢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匆忙地盲目做出不符合圣经原则的论断。马来西亚的一个大教会在处理这个事件时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去年下半年，云弟兄曾受邀在马来西亚作了一系列的巡回演讲，他的书影响了当地几千人的生命。此次巡回演讲是由当地人所熟知和尊敬的全国性教会团体“马来西亚全国基督徒福音团契”（NECF）承办的。

在演讲会上，马来西亚全国有一千二百多人第一次决心委身跟随基督！许多人认罪悔改，得到了神的怜悯和恩典，成了神的儿女。几千名基督徒因着云弟兄的见证而倍受鼓舞，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信心被挑旺，得蒙了造就。

如今在马来西亚，在大多数云弟兄的所到之处，好与坏并存！

在神使用云弟兄为主耶稣感动更多生命的同时，在那些读过云弟兄谣传的众教会领袖中也兴起了一股反对云弟兄的强烈热潮，他们都不遗余力地企图破坏聚会的举行。云弟兄每到一处，就有一大堆一大堆的来信已经先期到达，抗议聚会的举行，谴责云弟兄在许多其他事情上是个假先知。毕竟他们已经在网上读到了关于云弟兄的众多言论，他们相信那一定都是真的。

这些反对舆论置 NECF 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一方面聚会都已经安排好了。另一方面，反对演讲嘉宾的风暴正席卷而来，舆论纷纷就一系列的事情谴责他。就连一些接待云弟兄住在他们家的随同云弟兄马来西亚之行的 NECF 秘书长王金康牧师事后写道：

“天上人的马来西亚之行在八打灵交也，吉隆坡，槟榔屿，怡保及新山激起了强烈反响。在他由北向南跨越马来西亚半岛的巡回演讲结束之际，许多人对他发出的各项挑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挑战人们接受耶稣为救主，投身于福音事工，或参与‘回耶路撒冷运动’，将福音带回到中国和耶路撒冷之间的众多国家和地区。

刘振营，这位大家所熟知的云弟兄，实在是神放在我们面前的有力见证。当然，他的到访的确引起了诸多争论。就连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攻击他，质疑他真实性的电子邮件也在迅速传播，其中绝大多数都指向一个出处——那个专为驳斥他的见证而设立的网站。该网站断言云弟兄是个争权谋利的骗子，还刊登了诸如林献羔，谢模善，以及袁相忱等几位中国教会领袖在呼吁云弟兄认罪悔改的信上签名的照片。”

感谢主，王牧师和“马来西亚全国基督徒福音团契”实在是一群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在云弟兄的事情上并没有以反对他的舆论来做为依据，而是凭着他基督般的品格和他事工所结出的美好果子来看待他。王牧师后来还写了另一篇题为《讲员筛选》的文章，文中就他们这个团体在对有争议的受邀讲员的事情上列举了一些圣经的原则和步骤：

假如候选讲员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或有名声不佳之嫌该怎么办？

王牧师指出：“首先我们将查明谣传的依据，还要时刻提醒自己，现今社会电子邮件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媒体已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滥用，以此来伤害及诽谤他人。

人格诋毁背后的原因可能有许多，例如性格差异，神学见解和事工方向的不同，事工间的争竞，嫉妒，或许根本就只是恶作剧。

我们基督徒也和任何一个常人一样，会受肉体情欲的试探，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考虑到原被告之间是否也存在着这些问题。”

他如此警告道：

“对于针对某讲员的信息或指控一定要经过多方仔细的调查研究，不能单单听取一面之词，一定要确保有一个公正的听证。‘我们还将就该讲员广泛听取多人的意见。比如此次在云弟兄的事情上，两位世界上受人尊敬的传道人领袖大卫-鲍森及包德宁都对云弟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愿其他教会的领袖在作决定的时候也能够运用同样的智慧！

云弟兄人品的见证

我和云弟兄接触得比较多，所以相对比较了解情况。在我看来，在诸多教会中闹得沸沸扬扬的争议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不了解云弟兄的人和了解云弟兄的人。

全世界和云弟兄有过接触的有几千人都发现他人很好，谦卑，仁爱，总渴望在基督里给别人带来祝福和造就。那些参加过他聚会的人能凭着自己的见解来判断此人究竟是个爱耶稣基督的人还是个为己牟利的大骗子。

当然我也可以向你坦言，云弟兄并非完人，他也像我们任何一个人一样有缺点和不足之处。然而他远还没有像批评他为人的那些人所指控的那样卑鄙败坏。以我的经验来看，那些遇见过云弟兄的人无不看到了他的谦卑和对耶稣的热心。在他所到之处，从他生命结出的美好果实比比皆是：不信的人们重生得救；原本已经信主的则对主越来越委身。

毋庸置疑，无论云弟兄到哪里传福音，哪里就有他为主留下的美好果子。耶稣说过：“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马太福音 7：16-17）

一名英国牧师哥顿-希克森说道：

“几年来，我一直和云弟兄在回耶路撒冷项目上亲密地配搭同工。在此期间，我曾为云弟兄在整个英国组织了许多的聚会。对于那些认识云弟兄的以及了解他的聚会是如何组织的人来说，如此责难他滥用金钱简直太可笑了。事实上：在世界

各地举办的云弟兄的聚会中，云弟兄自己从来没有碰到过捐赠钱款中的一分钱，而且向来如此。他从不强调捐款，除了请求代祷以外，他从不向任何人要过什么。在英国和欧洲各地，云弟兄让我们认识到的没有别的，只有榜样，这是我们的榜样。他个人对英国的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书以及他举办的许多聚会上提出的观点唤醒了英国教会对自身使命的呼召和责任。我们非常敬重他的人品，他的谦卑，他的负责以及在财政上的明了。他各人没有直接接触过聚会的收入，所有这些收入全部用于‘回耶路撒冷’的事工。”

德国牧师瓦尔德马-萨达祖克是著名欧洲宣教团体的会长。他最近证实道：

“云弟兄一家人曾经和我们一起在德国尼达居住多年，我们对他和妻子都非常熟悉。他们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是与神同行的一个伟大见证。多年前我曾在中国见过云弟兄，当时我绝没有想到可能会在德国见到他。但是神将他带出来，让他成为整个世界教会的一个祝福。就像所有蒙神使用的神仆一样，云弟兄也成了众多诽谤，攻击和嫉妒的对象.....云弟兄实在是个大大的祝福，他是神的仆人，神使用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中国基督徒的境遇。”

无数反对云弟兄的指控在到处传播着，可我依然等待着以任何方式来和一个被他错待的人会面。

对具体指控的解答

我听到的各种各样关于云弟兄的责难和谣传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没办法全都记住！有些简直太荒谬太幼稚了，根本不值得一答，诸如“云弟兄从来不祷告”，“他再也不跟随主了”，“他因为走私黄金而被捕”等等。我持续听到的指控主要有十条，所以在此我一一作答：

1. “云弟兄是个百万富翁，在西方过着帝王般的奢靡生活。”

事实是，云弟兄和他的家人在德国过着简朴的生活。一个叫 AVC 的宣教团体为云弟兄及其家人提供住所已经好几年了，而且一直在照顾他们的生活。在上面我已经提到，德国牧师瓦尔德马-萨达祖克在今年早些时候分享了云弟兄日常生活的见证：

“我可以分享一些云弟兄和他家人日常生活中的见证.....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家人都没开过车，也不曾拥有过一辆车。他们的全部精力都在侍奉主，很少关心物质层次。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行为以及他的家庭都与圣经的教导一致。云弟兄对于所有关于他的谎言，诽谤和指控的反应让我们很欣赏，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他祖国遭受逼迫的基督徒，没有一丝追求各人利益或荣耀的欲望。”

2. “云弟兄窃取他在世界各地举行的聚会上募集的款项。”

这种指控简直荒谬至极！云弟兄从不经手从任何地方募集来的一分钱！早在几年前，云弟兄就已经决定，他的巡回演讲一定要有那些已经在中国参与事工的现有

事工团体以及具有良好声誉的人来主办。一直以来他们就是那么做的，这就意味着捐赠款项均有主办方来支配。得知这些钱款最终将用于祝福中国的信徒，云很高兴。比如，最近云在欧洲举办了将近 20 场聚会，主办方是一事工团体。他们将所募集的捐赠用于该团体在中国现有的福音事工，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已经开展了 15-20 年。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云演讲的其他世界各国。有些聚会的捐赠则直接进入到中国的工作中，通常所得款项先集中到一个香港的机构，随后按照预先指定的汇往中国。而该机构的财务是独立审核的。从云弟兄在世界各地的聚会所得捐赠我了解到，成千上万册圣经被印刷；上百名传道人得到了支持；训练中心被建立；另外，许多援助纷纷以各种方式前来帮助建立中国的教会。而这些指控可怕就可怕在通过打击云弟兄，在中国展开的各项工作也就遭到了间接的破坏。

3. “云和他的同工妄称已经有十万名中国宣教士被派出中国，或准备离开中国。”

云从来没有这样宣称过。十万名中国宣教士是一个梦想，可能要经过许多年以后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天上人》一书及《回耶路撒冷》一书均有清楚的陈述。其中的一本书在提到关于这个梦想的时间时这么说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表。我们只想遵循神的旨意，把进度留给祂。”我看到十万这个数字和圣经中约书亚和加勒的境遇有相似之处。有人看到的是中国福音事工运动的潜能，尽管目前还处在初期阶段，而有人看到的只是问题。这令我想起“青年事工”创始人劳伦-昆宁翰的初创时期。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成千上万青年人在全世界的禾场上侍奉主耶稣。尽管当时的现实和这个梦想丝毫不符，但他仍在各教会中公开分享他的梦想。一些教会领袖甚至谴责昆宁翰在撒谎，这和如今人们对云弟兄做的如出一辙。

4. “从中国差派出十万个宣教士纯属夸大其辞，根本无法实现。”

当今中国绝大多数教会对于信徒的数字的估算介于五千万至一亿之间。我们暂且保守一点，以较低的五千万作为相对精确的数字。这一代的中国教会从每 500 名信徒中差派一名宣教士出去难道不可能实现吗？最近基于菲律宾的一个跨宗派机构“菲律宾事工动员运动”宣布他们的梦想是向外差派二十万名菲律宾宣教士！在人口仅为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的韩国基督教会也已经向海外输送了一万两千名宣教士。

5. “《天上人》一书及《回耶路撒冷》一书导致了中国信徒蒙受更大的逼迫。”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从未听说有哪一个人因为这两本书中的任何一本而被捕。事实上，自这两本书出版的过去几年中，去中国被捕的信徒数字已经下降。

6. “1984 年，云弟兄从来没有在监狱里禁食过 74 天。”

我当然清楚这个见证超乎寻常，而且以人类的条件确实完全不可能。不过耶稣说过：“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是都能”（马可福音 10：27）云弟

兄禁食结束时身体状况是有目击证人的，包括他的同工，他的妻子德玲，以及其他亲属都在监狱亲眼目睹了他萎缩的身体，而那些指责他的人当时却不在场。我也听到过云确实于 1984 年在狱中禁食 74 天的有力证据。云在狱中禁食 74 天迄今为止已经广为人知许多年了。香港复兴教会的包德宁牧师说道：

“1991 年我翻译了一本名为《荆棘中的百合花》的书。其作者丹云其实是一家庭教会的领袖，他花费了两年时间仔细地调查研究了书中所描述的那些见证。他和河南教会的一位受过教育的作家一起撰写了我翻译的那部书稿。我自己也作了相当多的调查研究来确保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书中有一章题为“天上人”，长达 57 页的内容讲述了云弟兄的故事，这一部分的细节与保罗·海特维所著《天上人》一书的开头部分完全吻合。素材的来源不同，而内容则相同。很早以前云就为人所熟知，或者已经有了关于他见证的争论。在河南，人们曾公开谈论他在狱中的见证，禁食和祷告，以及其它一些如今已经广为人知的细节。”

人的看法实在是有意思。有些信徒奚落这个见证，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我和来自印度东北部那加兰邦一偏远地区的几名牧师分享此事时，却没人对此感到惊讶或怀疑。后来一名牧师向我道明了原因。他说在六十年代一阵强有力的复兴到来时，大家都知道有一名牧师禁食了一百天！

7. “1997 年，云弟兄从未奇迹般地从监狱逃出。”

这是林献羔牧师攻击云弟兄的主要论点之一。在我为写云弟兄的书做调查时，我采访了三位目击者。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神奇经过。他们都是教会的带领人，和云一起在同一个聚会被捕，当时也被关在同一所监狱。即使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进行的采访，然而他们的描述却是一致的。另外我们还有云越狱后利己前往那个家庭的见证。作为《天上人》这本书的作者，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个见证放进了云的书里。这一边是我有一群目击证人，他们的见证都和云有直接关系。而另一边的见证人当时并不在场，而且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经过。我在此公开声明我仍然确信我在《天上人》一书中所写的见证是真实准确的。

8. “云弟兄不是全中国教会的领袖。”

阿门！他从来没这么宣称过，谁要敢这么说，那肯定是疯了。耶稣基督才是全中国教会的领袖。云离开中国后，由家庭教会领导人组成的希尼团契长老们推举云作为希尼团契的“全权代表”，并写信证实了这一点。说云是一中国家庭教会网络的主要领袖这一断言可能是由别人错误杜撰出来的，当然从来没有从云弟兄口里说出来。其实任何一个了解云的人都意识到他并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在过去的几年中，他要求在介绍他时只简单地称其为“从中国来的一名基督徒弟兄”。说云自称是什么大领袖的谎言是从一个专为诋毁他而设立的网站上传出来的，根本没有现实依据。

9. “云弟兄从来不是中国主流家庭教会的领导人。”

这一点完全正确！云的确不是全国主流家庭教会网络的领导人之一，而且他也从未如此宣称过。在他的书中也没有这样的暗示。云是个传道人，之所以颇有声望，是因为神赐给他能力带领许多人归主。就像他书中所清晰描绘的那样。他还参与领导当地一些培训中心的事工和聚会，可从来没有当自己是中国教会的大领袖之一。他始终是一名服侍神子民的仆人。大家都能看到，他的努力给各家庭教会的带领人之间带来了合一，而且他从来没有将自己放在任何这一切之前。

10. “云弟兄被外国人利用，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这种说法暗示云有点愚昧无知，被人愚弄，受人利用。他可不是这样的人。在西方和云一起配搭服侍的基督徒，比如他的翻译和其他同工和他有着多年的莫逆之交。他在国内而后出国后，他们一直和他保持这长期友谊的关系。有着很深的信赖。他们共同为主面临许多征战。另外，和云一起作巡回布道的西方人并不是不负责任的，他们的事工都有董事会监督他们的人品和行为。再说一次，这个谴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云弟兄现在怎么样？

我相信那些反对云的人要更不高兴了，因为他们的诽谤与攻击非但没有达到目的，而且还提高了云为主做工的能见度，为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之门！云靠着神的恩典并没有退缩。

法力赛迦玛列对于他不能明白的事情并没有意欲阻止，反而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使徒行传 5:38-39）假如我们都像他那样有智慧岂不是好？

若是云的事工不是出于神，那就必定要败坏。若神与他同在，攻击他的那些人所谋的也必定不会有长久的影响。

耶稣《天上人》一书的评论人洪大卫的总结最为贴切：

“我很惊骇有人企图诽谤这位弟兄及其见证。他们的指控是极度的假冒伪善……要么就是另一个事工机构中有部分人不赞同云弟兄的神奇见证。愿主严厉地处置所有这些作假见证诋毁这位弟兄的人。他已经体验了天国的滋味，也领略了哪位天国的创造者。他的确是热爱耶稣的天上人。我竭力推荐这本书。请不要听信围绕这个人的虚假指控，而要在灵里祷告，自己来验证这些事情。他是真实的。赞美主！”

当马来西亚的一家基督徒杂志就如何回答“对你的指控，说你是个骗子，你的见证是个大谎言”向云弟兄提出疑问时，他照常言简意赅地直指要点：

“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着果子，你就可以认出这是好树还是坏树。人们怎么说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自己是谁。我知道我在侍奉谁。其实我不太喜欢对那些攻击作出解释或澄清什么，因为按照神的话，每个人都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而对于那些攻击我的人，我绝

对没有任何敌意。”

最近云弟兄就“回归耶路撒冷”这一梦想和他的同工们作了如下分享：

“在遭遇巨大反对与艰难困苦之后，圣经说：‘大卫却倚靠耶和華他的神，心里坚固。’（撒母耳记上 30：6）神始终是我们前进的道路，祂永远是那黑暗隧道尽头的亮光和我们猛烈风暴中的拯救。纵然魔鬼用最猛烈的风暴来击垮我们，然而我们却能够靠主来抵挡！在祂里面我们有内心的力量，平安和满溢的喜乐！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事情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攻向我们的炮火再猛烈也无法触及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内在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名殉道者无论遭受了多么残酷的折磨，依然英勇赴死的原因。我们里面隐藏着一个奥秘，人手摸不到，火焰烧不着……

当神赐下命令的时候，地狱的魔鬼无法阻止神话语的传播。我绝对相信神已经向中国的教会赐下命令，要在中东，中亚，东南亚以及基督之名未被高举的每一处角落广传福音，建立神的国度……如今你听到了神的命令，我祷告无论神把你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愿你都立场坚定，奋勇向前。不要放弃，不要向反对势力屈服。这只不过是神在考验我们，锤炼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成为神手中更加有力的武器。使徒保罗在他的事工中总有双重因素影响：反对和效果。在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写道：‘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哥林多前书 16：9）若没有人反对，我们就不会像神希望的那样有力。若没有逼迫，中国就不会有复兴。若基督没有被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的大能。

让我们共同祈求进一步的异象和决心，始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悦，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希伯来书 12：2-3）”

到这里我的“公开信”也将近尾声。感谢您花时间读这封信，了解了发生在一个神的仆人身上的故事。他对神和对人的爱超过了一切，我很荣幸和他读过了美好的时光。

我不打算再为此事耗费更多的笔墨了，因为我觉得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接受不接受都是人的自由。

撒旦利用所有这些愚蠢的事情想把我们的眼睛从神国的工作上移开，让我们为此认罪悔改，重新再一次把自己奉上，为主做工。如此猛烈的谣言，诽谤和争议风潮向这位质朴爱主的人涌来，由此绝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云弟兄在国内为信仰经历了众多的磨难和逼迫。如今他出了国，倘若部分基督的肢体取代了中国监狱首位和警察曾经扮演的角色，而我们居然也成了用言语和误传来进行人格诋毁的始作俑者，这是怎样的一场悲剧啊！这就是如今发生在云弟兄身上的真实写照。让我们把自己放在他的立场上想想，那一定是何等的艰难。

假如您对云弟兄的见证和他的人品（或对此事的其他方面）有任何疑问，请您鼓起勇气，按照圣经所教导的，直接和他联系，不要依赖任何二手或道听途说的信息。云弟兄始终愿意坐下来回答您的任何问题。至今我还没有见到有谁花时间和云弟兄一同祷告后仍然认为他是个骗子或说谎者而转身离去的。我们听到关于某人的不好的事情，我相信除非我们存心要与这个人作对，否则我们无权把这些事情重复给别人听。或许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又告诉你们，犯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

定你有罪。”（马太福音 12：37）

最后，我愿意把包德宁牧师为云弟兄写的声明作为结束。正如许多真心爱云弟兄的弟兄姊妹一样，他们都很尊重云弟兄，知道他是个为人正直，敬畏神，全心热爱耶稣的人：

“我自八十年代初期就跟云弟兄很熟悉了，很久以前西方教会就知道他了。我仔细观察过他的事工，在许多场合和他一起周游全中国。我也认识他的家人，也知道他在其他中国传道人之中所做的见证。他在欧洲服侍期间我也和他在一起，我听到过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说许多人因着他的服侍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作为属神的人，他为人正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一直都在为神的国度作贡献。我全力支持他。”

本文编辑者的几段话

各位姊妹弟兄，四方邻里：

首先我要感谢你阅读我所翻译的《天上人见证 – 神爱中国》。若没有你的支持，我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我叫 Derrick，是一名住在新西兰的基督徒。我读了此书，有很多感慨。虽然此书本是中文，但是由于中国大陆市场不能畅销，故而翻译此书，希望以此激励各位。主耶稣来人世没有别的意愿，就是要从罪恶之中，拯救祂所爱的子民。这本书是一则多么了不起的见证呀！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孩子，16岁蒙主拣选，为了对主的爱和对众人的爱，经历了我们能想象的一切。在主之中是多么有福，那圣灵把恩典挥洒在神州大地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复兴。神爱中国！

鉴于本书拥有版权，所以请大家不要出于商业用途而随意打印本文或使用其中的照片，但是欢迎各位多多互相传发此文，我相信读到的人都会从某种程度上蒙福。如果你想支持书中云弟兄的事工，请你多多祈祷。也请你在[“回耶路撒冷网”](#)（此站为英文，中国大陆境内可能会难以打开）进行适量的奉献。

由于云弟兄曾经遭人诋毁，在中国很多教会里仍然被错误地认为是“异端分子”，所以我也在正文外附加了《天上人》作者保罗-海特维所著的一封公开信，请阅读。我可以在这里保证，云弟兄确实是一位谦卑爱主的主内弟兄，绝非传闻中的“异端分子”。

愿各位都从此书中而蒙福，若是觉得此书好，请转发给你的亲友们。

多多转发，让我们把神的爱播撒到更远更宽阔的土壤里去！

当然，我相信我翻译的此文仍然不是完美，或许还有很多文法，用词，打字错误。如果你发现了某些错误，请务必用 QQ 联系我。我的 QQ 是：771501370

也欢迎到我的 QQ 空间里进行留言提醒我错误之处。若有其它问题，或者想和我交朋友都欢迎。

让我们携手一起走天上的路！阿门。

新西兰 奥克兰 北岸 City Impact Church 教会的弟兄 Derrick

最后一次全文校正

2009 年 10 月 29 日

